BL
1403
.T34
v.9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入道篇第十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欣猒部　鬀髮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由善惡不等報應不均欲覩仁義盛德之風當尋禮儀(元)軌之範而能割愛辭親棄榮勢位節飡滋味蔬食苦行麤服蓋形不顧飾玩隨用安身不存名利抑過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

儀五百戒相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萬修多十二部
別敷演投機隨時利物可謂人天之楷模入道之舟
航者也

欣猒部第二

如文殊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功德不與出
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出家者無量功
德故住家者有障礙出家者無障礙住家者行諸惡
法出家者離諸惡法住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
垢處住家者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隨
愚人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命出家者

得其正命住家者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歡喜處住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家者有貪利苦出家者無貪利苦住家者是憒鬧處出家者是寂靜處住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家者爲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住家者常爲他人出家者常爲自身住家者以苦爲樂出家者出離爲樂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住家者成就小法出家者成就大法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者爲三乘毀呰出家者爲三乘稱歎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

住家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爲人僕使出家者爲僕使主住家者是黑闇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增長憍慢處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出家者心質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家者是眞實法住家者多散亂出家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處出家者非流轉處住家者如毒藥出家者如甘露住家者失內思惟出家者得內思惟住家者無歸依處出家者有歸依處住家者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慈

悲住家者有重擔出家者捨重擔住家者有罪過出家者無罪過住家者流轉生死出家者有齊限住家者以財物爲寶出家者以功德爲寶住家者隨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死住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住家者爲纏所縛出家者離於纏縛住家者爲國王教誡出家者爲佛法教誡住家者伴侶易得出家者伴侶難得住家者傷害爲勝出家者攝受爲勝住家者增長煩惱出家者出離煩惱住家者如刺林出家者出刺林文殊師利若我毀呰住家讚歎出家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患出家功德又

涅槃經云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人內則憂念妻兒外則王役驅馳若富貴高勝則放逸縱情貧苦下賤則飢寒失志公私擾擾晝夜孜孜衆務牽纏何暇修道又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之人多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繫常思財色貪求無猒得時守護多諸憂慮流轉六趣遠離佛法當作怨家惡知識想應猒家活生出家心無有在家修習無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無上道在家塵汙出家妙好在家繫縛出家解脫在家多苦出家快樂在家下賤出家

尊貴在家奴僕出家爲主在家由人出家自在在家多憂出家無憂在家重擔出家捨擔在家忽務出家閑靜又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四天下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爲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緣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僧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千六十歲三塗苦又出家功德經云若爲出家苦作留礙破壞抑制此人即斷佛種諸惡集身猶如大海現得癩病死入黑闇

地獄無有出期又迦葉經云爾時大王太子聞出家
功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無一衆生在
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彼諸衆生既出家已不須
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秔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
諸天供侍給使又佛藏經云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
勿念衣食有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末代
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又賢愚經云如百盲人有
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
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
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宏大

剃髮部第三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二是阿闍梨請法律如薩婆多論云若先請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不聞死受戒得成闍梨應同又淸信士度人經云若欲剃髮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周圓七尺內四角懸旛安一高座擬出家者坐復施二勝座擬二師坐欲出家者著本俗服拜辭父母尊親等訖口說偈言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爲
眞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香湯洗浴除白
衣氣度人經云雖著出家衣只得著泥洹僧及僧祇
支未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尚前胡跪和尚
應生兒想不得生惡賤心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
供養和尚向爲種種說法誡勗其心已來向闍黎前坐
善見論云以香湯灌頂上說偈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云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爲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爲剃髮度人經云爲剃髮時傍人爲誦出家唄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宏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剃髮時當頂留五三髮來至和尚前胡跪和尚問言今爲汝除去頂髮許不荅言好然後和尚爲著袈裟當正著時依善見論復說偈讚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衆生

又度人經云旣著袈裟已禮佛行道道俗從後遶三帀已復自說偈生陳荷意云

善哉值佛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帀已又禮大衆及二師竟然後在下行坐受六親拜荷出家離俗意心懷歡喜父母諸親皆爲作禮悅其道意應中前剃髮最後令及得齋依毗尼母論云剃髮著袈裟已然後和尚爲受三歸五戒等自外法用不可具述臨時斟酌生善彌勝

引證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女人荅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猒惡婬欲今故出家我在家時以端正故早蒙處分一生男兒兒遂長大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之由狀兒不肯道爲問不止兒不獲巳而語母言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止欲具道無顏之甚即語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以欲不得故是以病耳母即語言自古以來何有此事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將上牀

地即劈裂我子即時生身陷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
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
是故出家又智度論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
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
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讚
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
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爲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
破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荅
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
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種種衣

服而說雜語或時作比丘尼衣以爲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破禁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道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敕阿難與剃頭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怖己身忽爲比丘即便走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之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

家功德大也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陀羨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時彼國法諸為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為儛初舉手時王素善相覩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人白王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彈琴自起為儛用為歡樂有何不適捨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荅慇懃不已王以實荅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

王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當聽汝去不
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語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
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
得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
七日旦即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來
詣王所光明熾盛徧照王宮時王問言汝爲是誰天
即荅言我是王婦有相天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座天
荅之言我今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故來見王王
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
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

不出家我曾聞説天一爪甲直一閻浮提地我此一
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
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嚴身　不如鴻鶴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兄弟二人居世富貴資財無量
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爲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義
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恒嫌恨之共爲兄弟
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
沙門豈能與汝衣食財寳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人

所嗤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爲孝耳兄報之曰五
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爲孝耳道俗相反自
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
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眞卿
今所樂苦惱之僞豈知苦辛其弟含恚掉頭不信兄
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爲貴吾好經道以
慧爲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
常卒至爲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見兄意志
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而作沙門夙夜精進坐
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瞋恚更盛弟

貪家業未曾爲法其後壽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賈客買取載鹽販之往還數遲牛遂羸頓不能復前轉增困頓躃臥不起賈人撾打搖頭纔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遥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爲所在而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命即自識知淚出自責由行不善慳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信兄語觝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爲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衆賈客各自念言我等治生

不能施與不識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
棄所珍玩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觀之
世間財寶不益於人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
又付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闍夜多將諸弟子詣德
叉尸羅城到其城已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烏
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尊者荅曰我初至城
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飢急語我我母入城爲我求食
與母別來經五百歲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
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始入城便見彼母具
說子意鬼母荅我吾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一

人涕唾我旣新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諸鬼奪我今
值一人遇得少唾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
力鬼神畏不敢出唯願尊者延我出城我即將出令
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鬼荅我言吾見此城七
反成壞我聞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
彼烏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我
於爾時爲長者子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
母不聽强爲娉妻旣得妻已復求出家父母語我若
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
復欲去父母教兒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誰

見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我時於子起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爲汝故不復出家由彼兒故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烏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有人障他出家此人罪報常在惡道受極苦痛無得解脱惡道罪畢若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若見有人欲出家者應勤方便勸令成就勿作留難又出家功德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羨那與諸婇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

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巳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爲北天王毗沙門子與諸婇女受五欲樂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爲帝釋子壽天千歲次生炎摩復爲王子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爲王子壽四千歲次生化樂爲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爲天王子與諸婇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盡天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返而無中天一日出家滿二十劫不墮惡道常生天

上受福自然最後人中生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已過臨老猒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毗流帝梨廣度天人不可限量以是因縁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爲喻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槃各爲起塔華香瓔珞種種供養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爲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家之法眞可尊貴不得以少財色貪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又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此云天熱以其生時人天等衆心皆驚熱因以名焉）又無性攝論云提婆者（此云天授亦云天與謂從天乞得故云天授也）又增一阿含經

云提婆達多白佛言願聽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爲沙門實爲不易復再三白佛復告不宜出家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宜自剃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語爲提婆後犯五逆罪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起生繞提婆身爲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佛然不究竟便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在地獄中爲經幾時佛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

獄中見提婆達多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
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罪
人目連如屈申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
達多獄卒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
多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
多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
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
說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
提婆達多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臥阿鼻獄中
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

達多報以熱鐵輪鑠我身壞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
黒暴象蹈蹋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者袈裟化
爲銅鍱極爲熾盛今寄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
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多
弟子名俱迦離謗舍利弗及目犍連命終墮蓮華地
獄中又本起經名衢和離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
去久遠不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後於
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爾時比丘常患蟣
虱即便告虱而作約言我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
住其虱如法於後一時有土蚤來至虱邊問言汝云

何身體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修習其法虱言能爾隨意爾時比丘尋便坐禪爾時土蚤聞血肉香即便食噉爾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以火燒之佛言爾時坐禪比丘者今迦葉是爾時土蚤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虱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為利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為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不盡又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弟孫陀羅難陀舍會值難陀與婦

作糚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
如來使我額上糚未乾頭便還入來難陀即出見佛
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爲取過與阿難亦不
爲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
佛至尼拘屢精舍佛即敕剃髮師與難陀剃髮難陀
不肯怒搒而語剃髮人言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
可剃其髮耶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荅言畏故不敢
爲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畏故不敢不剃雖得
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當
守房而自歡喜今眞得便可還家去待佛衆僧都去

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爲汲水令滿
澡瓶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翻如是
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
自汲我今但著瓶屋中而去適即閉門適一扇開一
扇復開適閉一戸一戸復開更作是念俱不可閉但
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即
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
佛知其意亦從異道來遥見佛來至大樹後藏樹神
舉樹在虚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舍而問
之言汝念婦耶荅言實爾即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

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荅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獮
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獮猴耶
難陀懊惱便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
以我之婦比瞎獮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徧諸天宮
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
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往問難
陀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
諸女荅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
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爲我天子難陀荅言即我
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天

路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往便還佛所以
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
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
閻浮提難陀爲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難爾時爲說
偈言

譬如羯羊鬬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煮人唯見一鑊
吹沸空停怪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
難陀即往問獄卒言諸鑊盡皆煮治罪人此鑊何故

空無所煮荅言閻浮提内有如來弟子名爲難陀以
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
墮此地獄是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陀難陀聞已恐怖
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唯願將我
擁護還至閻浮提内佛語難陀汝能勤持戒修汝天
福不難陀荅言不用生天今唯願我不墮此獄佛爲
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
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
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爲我說佛言昔迦尸
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婬女端正殊妙爾時

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婬
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
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
彼國王約敕婬女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好悉具足
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
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
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
索荅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
歷多日王心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
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

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猴衆皆共瞋呵責此雌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衆皆共追逐旣到城內發屋壞牆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汝獼猴破亂我國那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荅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婬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汝而活爲一婬女云何捐棄

國事大王當知婬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熱
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淨如彼屎聚欲現
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
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如廁生華欲
如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
合謂爲有味脣齒破盡不知猒足欲如渴人飲於鹹
水愈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
死其患甚大爾時獼猴王者我身是也爾時王者難
陀是也爾時婬女者孫陀利是也我於爾時欲淤泥
中拔出難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未曾有經云羅睺

羅年至九歲出家爲沙彌王敕豪族諸公王子五十人隨逐羅睺悉皆出家舍利弗爲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棃與授十戒羅睺母耶輪陀羅爲太子婦未滿三年即捨出家自餘弟子事廣繁多不可具述且逐要略疏三五也沙彌者耶舍傳云此云勞之小者以修道爲勞也又翻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萬物也又創佛法俗情猶存須息惡行慈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出家者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海皆從阿耨泉出又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沙門者息惡也又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等亦皆

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爲釋子彌勒者姓也此云慈氏觀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允裔繼哲姻婭重疊并緣發曠劫故能翼讚靈化又四河入溟俱名爲海四族歸道并號曰釋可謂總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頌曰

宿祐因熟　今蒙出度　棄俗遺塵　超然欣悟
慧在恬虛　妙不以數　感時會道　絕羇纏務
精勤慕學　服玆世露　功業弗墜　感聖嘉護
肅肅靈儀　依依神步　彼我無他　法侶相遇

感應緣略引五驗

宋沙門智嚴

宋沙門求那跋摩

宋尼釋曇輝

宋居士趙習

宋東官命二女

宋京師枳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諮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寺譯出不受別請分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眼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

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呼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更無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荅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

入彼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辯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宋京師祇洹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是剎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機辯儁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狥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

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持不殺戒亦眾矣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宏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乃敕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存高

僧傳並文義詳允胡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
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
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
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奉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
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
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人不滿且令
學宋語别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
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
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
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然

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即趺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并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尸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以香薪闍維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氤氳麗空四部羣集哀聲動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右二驗出梁高僧傳録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玉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嘗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

奔問巫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曇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者以輝禪旣有分欲勸化令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旣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尙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并召綱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歎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廣陵

時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爲衛軍府佐疾病經時

憂必不濟恒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
者自屋梁上以小裹物及剃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
刀病必即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
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
宋元嘉元年東官俞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
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并失所在三日而歸麤
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
胡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
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禱神鬼經月乃返
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

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緣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旣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禪誦每見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等皆迎敬異云云 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音釋

憒古對切心亂也 秔古行切不黏稻也 鬀他計切鬄髮也 唄蒲拜切梵頌也 觝丁禮切觸也 娉匹正切娶問也 鑠式灼切銷鑠也 蟣居里切 虱所櫛切 佞乃定切巧

諂姬衣嫁切兩壻𡰥居例雋祖峻切巫覡巫武夫
也姬相謂曰姬　𡰥切　敢也　覡切覡胡
的切巫覡祝也在
女曰巫在男曰覡

山東候補知縣歸安楊春階妻吳秦姮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慚愧篇第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世輪轉六道旋環若有一片神明無不經歷多處既其稟生無定有智有愚受性不同爲善爲惡爲善故有慚有愧爲惡故無慚無愧但凡夫之法相感居懷若未得治道斷除理應日夜勵己策修慚愧冥空辭謝幽顯從來無智不識至眞致使煩惱森然結

漏縶擁冀藉一善消除萬累排蕩重昏豁然清淨是
故大聖慇懃制諸道俗深慚應供橫受福田之名仰
愧沙門虛當乞士之號進無菩薩兼濟之能退乏聲
聞自調之德玷辱師僧孤負檀越不堪行國王之地
無以報父母之恩事等破瓶義同焦種亦如多羅既
斷(寧)可重生析石已離終無還合鬼恒掃迹唱是惡
人如來敕言非我弟子不能爲世福田豈可勝他禮
拜近障人天遠妨聖道如斯罪累何可言陳在道尙
然居俗(寧)救是以一失人身動經累劫再逢服本還
同遇木今當以慚愧水洗浴識塵執發露刀割覆藏

網仰愧先賢深慚後德盡誠懺謝徹窮來際見一切
凡聖敬同佛想自勒己心卑如賤想所有諸過不起
一念私隱之心所有諸善常生修學之意麤陳此心
是名慚愧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自
不作惡愧者不教他造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
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有慚愧故則能恭
敬父母師長一切道俗人及非人便能敬重三寶滅
諸惡業又迦延論云何名無慚荅曰可慚不慚可避

不避不善恭敬不善往來旣謂無慚云何名無愧可羞不羞可畏不畏惡事不畏故稱無愧又不善往來名無慚惡事不見畏稱無愧翻此前名故云慚愧又新婆沙論云世間有情見無慚者言是無愧見無愧者言是無慚則謂此二其體是一今欲顯示性相差別令彼疑者得决定解問無慚無愧有何差別答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不恭敬是無慚不怖畏是無愧復不猒賤煩惱是無慚不猒賤惡行是無愧復作惡不自顧是無慚作惡不顧他是無愧復作惡不自羞是無慚作惡不

恥他是無愧復作惡不羞恥是無慚作惡而傲逸是
無愧復獨一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對他造罪而不
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少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
對衆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惡趣有情造
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
是無愧復若對愚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智
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卑者造罪而不羞
恥是無慚若對尊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
在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出家者造罪而
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非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

是無慚若對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作惡時不羞天者是無慚若作惡時不恥人者是無愧復若於諸惡因不能訶毀是無慚於諸惡果不能猒怖是無愧復貪等流是無慚於癡等流是無愧是謂無慚無愧差別如是二法唯欲界繫唯是不善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徧相應唯除自性（各翻前惡是名慚愧）又瑜伽論云云何無慚無愧謂觀於自他無所羞恥故思毀犯犯已不能如法出離好爲種種鬬訟違諍是名無慚無愧也又遺教經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慚愧無得暫替若離慚愧則失諸功

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又智度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沈沒於五情　著鎧持刀杖　見敵而退走
如是怯弱人　舉世所輕賤　比丘爲乞士
除髮著袈裟　五情馬所制　取笑亦如是
又如豪貴人　衣服以嚴身　而行乞衣食
取笑於衆人　比丘除飾好　毀形以攝心
而更求欲樂　取笑亦如是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如是貪欲人　不知觀本願　亦不識好醜
狂醉於渴愛　慚愧尊重法　一切皆巳棄
賢智所不親　愚癡所愛近　諸欲求時苦
得之多怖畏　失時懷愁惱　一切無樂處
諸欲患如是　以何當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爲所欺　欲樂著無猒　以何能滅除
若得不淨觀　此心自然無

又正法念經云若破戒多欲而行惡法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猶如野干著師子皮如虛僞寶內空無物又莊嚴論偈云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豎眼張其目
蹙眉復聚頻　而起瞋恚相　瞋恚於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麤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業　鬪諍怨害門
惡名稱牀褥　暴速作惡本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相應　爲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爲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此身不淸淨
九孔恒流汗　臭穢甚可惡　乃是衆苦器
是身極鄙陋　癰瘡之所聚　若共振觸時
生於大苦惱　身如彼箭的　有的箭即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蚊虻蠅毒蟲
皆能蜇殺人　應當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故知上來所録若道若俗常須作意正念現前不得
微解少法便起慢心不生慚愧如四果人等雖不可
受總報別報猶受故賢愚經云如鴦崛魔羅由殺九
百九十九人雖值佛成羅漢居在房中地獄之火從

毛孔出極患苦痛何況外凡未起對治隨造一業決定墮三惡道但人身難得遇惡因緣則便易失以惡多善少一日之中罪念百千善念無一又淨度三昧經云罪福相累重數分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失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十萬雜類之身百年之中種後世栽甚爲難數魂神逐種受形徧三千大千剎土體骨皮毛徧大千剎土地間無空處又菩薩處胎經偈云

吾從無數劫　往來生死道　捨身復受身

不離胞胎法　計我所經歷　記一不說餘
純作白狗形　積骨億須彌　以利針地種
無不值我體　何況雜色狗　其數不可量
吾故攝其心　不貪著放逸
又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胎經世尊說偈云
盲龜浮木孔　時時猶可值　人一失命根
億劫復難是　海水深廣大　三百三十六
一針投海中　求之尚可得　一失人身命

難得過於是
又大莊嚴論偈云
離諸難亦難　生於人閒難　既得離諸難
應當常精進
我昔聞有一小兒經中說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生獸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爲喻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眼日百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得值即爲說

偈云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値甚爲難　我今池水小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値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値甚爲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値亦如是
我今値人身　應當不放逸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値遇　今日得諮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爲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于
歷劫極久長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險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今我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又罪業報應經偈云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故知人身難遇易失以易失故不須生著當知人身念念近死如牽猪羊詣於屠所故涅槃經云觀是壽命常爲無量怨讎所遶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如暴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又摩耶經偈云

譬如栴陀羅　驅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

人命疾過是

自大聖已還體未圓明雖復分證無生猶爲三相遷流況於凡愚理隔淨境善惡雜糅明白未分豈能免玷累之愆愛染之失今聞出家入道之美不得便言

無惡聞白衣在家之過不得都無其善若內修其行則如出家之美若內乖其信徒爲剪落在家之人有諸眷屬公私擾擾資待所須尚不應慳沙門淨行塊然獨立止須三衣六物極至百一供身自外妨緣何須蓄積經律具訶明在聖教若慳悋法財不惠愚貧智積不成便失聖胎乃至小罪猶懷大懼常應謙肅恭敬大小不得自大輕慢前人若具犯大罪廣蓄田宅過分貯積勤營俗事此等極惡何須述之今且略論中下之人薄學淺識謂智過人起大憍慢放誕形容陵蔑一切籠罩天地踑踞師長之前叱吒尊人之

側道本和合恭順爲僧旣心形乖反豈成僧寳也或有專讀外典歌詠琴碁諷誦詩書徒消日月內教法藥救生爲急文奧理深辭華祕博能解一句演無量義新舊經論卷軸數千曾不窺檢一句之義外書不急之事日夜勤學若恐白衣笑我無知不學世典者何如俗人問我經義不能荅耶居內不閑於外未足可羞在內不解於內恥辱彌甚良由時將末法人命轉促無常交臂朝不謀夕恐一入幽塗累劫難出再遇佛法想見無由雖有經律許一分學外爲伏外道且爲上品聰叡者說先詣於內兼令知外機辯鋒芒

出言關典內外博究堪爲師匠得如經說爲伏外道
今自量身觸事無能神識常閑愚戇恒開自救無聊
何能利物色香不通何辯菽麥願自私退省己爲學
故涅槃經云佛語諸比丘出家之人應修慧學尋究
經典不得披讀外道典籍路伽耶等常處山澤空閑
靜室修禪禮誦斷邪顯正是汝所宗又叔迦經中說
叔迦婆羅門子白佛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
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我於此中不定荅出家或有
不修善根則不如在家在家能修則勝出家又三千
威儀云出家人所作業務者一者坐禪二者誦經法

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作三業者是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又百喩經云昔有一人事須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澡罐盛水置於火上後欲取火而火都滅欲取冷水而水復熱火及冷水二事俱失世間之人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既得出家還念妻子五欲之樂由是之故失其功德之火兼失持戒之水念欲之人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言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鬬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貿易瓦木以

金易鍮石以銀易白鑞以絹易氀褐以甘露易於惡毒又遺教經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依是行道可得四沙門果乃至菩提如是行者堪爲師範眞良福田得消信施又婆沙論云如人觀日眼不明淨外道書論思求之時便慧眼不淨如人觀月眼則明淨佛法經論思求之時令慧眼明淨若思求外俗如瓶獮猴唯出不淨若思求佛法如鍊眞金多鍊多淨又菩薩戒經云菩薩不讀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疏者得罪

不犯者若爲論義破於邪見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何以故爲知外典是虛妄法佛法眞實故爲知世事故不爲世人所輕慢故以此文證佛法學人若一廢内尋外則便得罪縱解理行唯可暫習爲伏外道還須猒離進修内業務令增勝若偏耽著則壞正法故地持論云若菩薩於佛所說棄捨不學反習外道邪論世俗經典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上聰明人能速受學得不動智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受學佛法一分外典是名不犯若於世典外道邪教愛樂不捨不作棄想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頌曰

冬狐理豐毳　春蠶緒輕絲　形骸翻爲阻
心識還自欺　齠齔歌鼓腹　平生少年時
驅車追俠客　酌酒弄妖姬　但念目前好
安知後世悲　惕然一以愧　永與情愛辭
願識眞妄本　汰淨自分離　羞慚滯五蓋
焉知同四依

獎導篇第十五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生信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貴賤靡恒貧富無定譬水火更王寒暑遞來故見
有財富室溫衣豐食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見有
貧苦飢弊役力馳求晨起夜寐形骸爲之沮悴心情
爲之勞擾縱有所獲百方散失終日願於富饒而富
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所以勸獎令其惠施力厲修
福若復有人衣裘服玩鮮華香潔春秋氣序寒温冷
暖四時變改隨須無闕而復見有尺布不完丈帛殘
弊垢穢塵墨臭膩朽爛炎暑不識絺綌冰雪不知緡
纊乃至形骸不蔽男女露雜非唯可恥實亦奇苦若
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衣服及

以室宇豈不見衆人皆有而我獨無是故應須勇猛
修習若復有人食則甘味並薦珍羞備舉連机重案
滿牀亘席芳脂芬馥馨香具列而復有脫粟之飯不
充藜藿之羹常乏鹽梅早自兩無魚菜久已雙闕乃
至并日而湌糜粥相係雜以水果加以草菜萎黃困
荼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
福應施飲食及以水漿豈可衆人皆足而我獨困是
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
意自在行則天人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卑
鄙猥賤人所不齒生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塗炭溝

渠之側坐臥糞壤之中雖有叱咄之聲反致捶撲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而我恒賤是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人形貌端整言音風吐常存廣利仁慈博愛語不傷物而復有人而狀矬醜所言險暴唯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所以致勝多瞋恚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瞋恚奉行忍辱豈可以令衆人恒處勝地而我永隔淨緣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意力強幹素少病疾常堪行道無

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瘵多患氣力弊苶動輒增困眠坐不安見有此等惡實宜捨遠所以勸奬令其修福應施醫藥隨時賑救豈可衆人常無疾頓而我永嬰沈滯是故應須勇猛修習凡是如此之事實最應勸若不相勸則學者不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居家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冤家而能一日一夜受持淸禁六時行道兼年常三長月恒六齋菜蔬節味檢斂身口意不馳外專崇出俗高慕佛法俯仰無虧坐臥無失夜係明相

晝思淨法深敬沙門悲心利俗若能如是雖居在家可得度苦故經云佛法欲盡白衣護法修善上生天上如空中雪墮比丘違於戒律墮陷惡道如雨從天落當知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是以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言可驗幸願省之又法句經偈云

熱無過婬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獸依附左右常得安隱一者鴿二者烏三者毒蛇四者鹿

是四禽獸者晝行求食暮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
問言世閒之苦何者爲重烏言飢渴最苦飢渴之時
身羸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顧鋒刃我等喪身
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飢渴爲苦鴿言婬欲最苦色欲
熾盛無所顧念失身滅命莫不由之毒蛇言瞋恚最
苦毒意一起不避親踈亦能殺人復亦自殺鹿言驚
怖最苦我在林野心恒怵惕畏懼獵師及諸豺狼髣
髴有聲奔投坑岸母子相捐肝膽掉悸以此言之驚
怖爲苦比丘聞之即荅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耳不
究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爲苦器憂畏無量吾

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苦源志存泥洹是故知身爲大苦本故書云大患莫若於身也

生信部第三

如那先比丘問佛經云時有彌蘭王問羅漢那先比丘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欲死死時念佛死後生天我不信是語復言殺一生死即入泥犂中我亦不信是也那先比丘問王如人持小石置在水上石浮耶沒耶王言其石沒也那先言如令持百枚大石置在舩上其舩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舩中百枚大石

因舩故不得沒人雖有大惡一時念佛用是不入泥犁便生天上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死後便入泥犁何不信耶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言如兩人俱死一人生第七梵天一人生罽賓國此二人遠近雖異死則一時俱到如有一雙飛鳥一於高樹上止一於卑樹上止兩鳥一時俱飛其影俱到地耳那先比丘言如愚人作惡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爲燒鐵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手爛大知者小作惡示爾愚者不能自悔故其殃得大智者作惡知不當爲日自悔

過故其殃少耳又四品學經云凡俗之人或有不如
畜生畜生或勝於人所以者何人作罪不止死入地
獄罪畢始爲餓鬼餓鬼罪畢轉爲畜生畜生罪畢乃
還爲人以畜生中畢罪便得爲人是故當作善奉三
尊之教長離三惡道受天人福後長解脫又四十二
章經云佛言天下有五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
判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又雜譬喻經
有十八事於世甚難一值佛世難二正使值佛得爲
人難三正使成人在中國生難四正使在中國生種
姓家難五正使在種姓家四支六情完具難六正使

四支六情完具得財産難七正使得財産值善知識難八正使得善知識具智慧難九正使得智慧具善心難十正使得善心能布施難十一正使能布施欲得賢善有德人難十二正使得賢善值有德人往至其所難十三正使至其所得宜適難十四正使得宜適得受聽說難十五正使聽說得正解智慧難十六正使得解能受深經難十七正使能受深經得如說修行難十八正使能受深經得如說修行得證聖果難是爲十八事難

業因部第四

佛說太子刷護經云阿闍世王太子名爲刷護白佛
言菩薩何因緣得顏貌端正何因緣不入女人腹於
蓮華中化生何因緣故能知宿命之事佛告太子由
能忍辱故即爲姝好不婬佚故即能化生人生七日
便知宿命無數世事復何因緣身有三十二相復何
因緣有八十種好復何因緣見佛身者視之無猒佛
告太子本爲菩薩好喜布施種種雜物與諸佛菩薩
及師父母人民索用故得三十二相常有慈心哀念
十方蜎動之類如視赤子皆欲度脫故得八十種好
見怨如視父母等心無異故視佛無猒復何因緣知

深經慧及陀羅尼行復何因緣知三昧定意得安隱
復何因緣佛所說善其有聞者皆喜信受佛告太子
菩薩喜書寫經卷信受諷誦學問是故知深經智慧
及得陀羅尼行復常專心意用是故得三昧安隱所
說至誠是故所語人皆信向聞者歡喜復何因緣不
生惡處復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不貪愛欲佛
告太子菩薩世世信佛法僧用是故不生入惡處由
持戒不缺是故生天由知經法本空是故不貪欲復
何因緣菩薩身口心行所念皆淨復何因緣魔不得
便復何因緣不敢誹謗三寶佛告太子菩薩喜愛三

寶是故得淨精勤不懈是故魔不得便所皆至誠是故衆人不敢誹謗三寶復何因緣菩薩得好高聲如梵天聲復何因緣有八種音復何因緣知衆人念皆悉能報佛告太子菩薩世世至誠不欺是故得好高聲如梵天聲由世世不惡口是故得八種音由世世不兩舌不妄語是故衆人所念悉皆能報復何因緣得壽命長復何因緣身得無病復何因緣家室和順不令別離佛告太子由不殺生是故爲人壽命得長由不持刀杖擊人是故後生爲人無病由是鬭和解令喜是故後生爲人不得別離復何因緣得財不離

復何因緣不爲刼盜復何因緣得處尊高佛告太子由不貪人財是故富樂喜施不慳是故不亡財物心不嫉妬是故生得尊高復何因緣得天眼洞視復何因緣得天耳徹聽復何因緣知世間生死之事佛告太子由好意然燈供於佛前是故得天眼洞視由喜持妓樂於佛寺前是故得天耳徹聽由喜定意是故知世間死生之變復何因緣得飛行四禪復何因緣知前世無數刧來之事復何因緣得三佛身便般涅槃佛告太子由喜施車馬舩等與三寶人用是故得飛行四禪足由常專念諸佛三昧善行教人是故得

念前世無數劫事由菩薩得阿唯越致道是故得斷死生之根得佛道已便般涅槃頌曰

茫茫荒宇　蠢蠢迷昉　居苦謂樂　靡勤靡獎
不遵厥理　空傳妄想　外順情塵　内乖心朗
慈誘返迷　扣誠發爽　靈通吐曜　冥資妙響
歸心正覺　津悟福賞　撫之有會　功超由曩

感應緣 略引三驗

晉竺長舒

宋邢懷明

宋王叔達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貲貨爲富人竺居晉元康中內徙洛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鄰比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風自計火已逼近政復出物所全無幾乃勑家人不得輦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火燒其鄰屋與長舒隔籬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爲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爇其屋能令不然者可也其後天甚旱燥風起亦駛少年輩密共束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乃大驚懼各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

稽顙辭謝長舒荅曰我了無神政誦念觀世音當是
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鄰里鄉黨咸
敬異焉

宋邢懷明河間人宋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
脩之北伐俱見陷沒於是伺候閒隙俱得逃歸夜行
晝伏已經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即數日
不還一夕將雨陰闇所遣人將曉忽至至乃驚曰向
遥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闇脩等怪愕
懷明先奉法自征後頭上恒戴觀世音經轉讀不廢
爾夕亦正暗誦咸疑是經神力於是常共祈心遂以

得免居于京師元嘉十七年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殊有血氣宜移避之語畢便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沒意甚惡之經二旬鄰人張景秀傷父及殺父妾懷明以爲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敬文比門連接同在一巷其年並以劉湛之黨同被誅夷云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也爲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著一重鎖釘鍱堅固球先精進既在囹圄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

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安行品并諸菩薩
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
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鎖皆斷
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到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
被原宥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說聽篇第十六此有九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儀式部
違法部　簡衆部　漸頓部
法施部　報恩部　利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師資義重慧學爲勝修以義方多聞爲善故馬鳴振將絕之網龍樹興大小之辯慧蹤昭然淸論英出信可該領名數藻雪舊疑然學而不說尼父所憂於義不了釋尊所誡故經曰法之供養勝諸供養故外書云善人是不善人之師不善人是善人之資受說無違則理超情府如說聽乖宗則尠難通會是以一象既虧則六爻斯墜一言有失則累劫受殃故知傳法不易受聽極難良由去聖日久微言漸昧而一說一受固亦難行恐名利關心垢情難淨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論偈云

眞法及說者　聽者難得故　如是則生死

非有邊無邊

又十地論云由說聽二人不稱法故各有兩過一不平說過二佛不隨喜過故大集經偈云

若諸衆生無法器　如來於彼修捨心

設大方便待時節　爲令彼得眞解脫

大莊嚴論偈云

隨聞而得覺　未聞愼勿毀　無量餘未聞

謗者成癡業

寶性論偈云

愚癡及我慢　樂行於小法　謗法及法師

則爲諸佛呵　外現威儀相　不識如來教

謗法及法師　則爲諸佛呵

今見初學黒白幼童發足守迷於文義中生知足想自恃陵他轉加輕侮故地持論云隨文取義有五種過一無正信二退勇猛三誑衆生四輕法五謗法能說之人尚垢自心況所聽之人能生信乎若淨心說法縱是生死變爲涅槃若染心說法縱是涅槃變爲生死又涅槃經云大乘爲甘露亦名爲毒藥能消即

爲甘不消即成毒如人置毒乳中則能殺人故實性論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則爲毒

又十輪經云如刹利旃陀羅等見有依我法中出家若聲聞辟支佛乃至大乘說法法師誹謗罵辱欺誑正法而作留難惱亂法師以是因緣墮阿鼻地獄若見依我法中而出家者於此人所數數瞋恚罵辱我所說法不肯信受破壞塔寺僧坊堂舍殺害比丘先所修習一切善根皆悉滅盡命欲終時支節皆疼如

火焚燒其人舌根如被繫縛於多日中口不能語命
終之後墮阿鼻地獄
儀式部第三
如三千威儀云上高座讀經有五事一當先禮佛二
當禮經法上座三當先一足躡阿僧提上正住坐四
當還向上座五先手安坐乃却坐已坐有五事一當
正法衣安坐二揵椎聲絶當先讚偈唄三當隨因緣
讀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
施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牀問
二不得共坐問三有解不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

外因緣五說解頭面著地作禮反向出戸又十住毗
婆沙論云法師處師子座有四種法何等爲四一者
欲昇高座先應恭敬禮拜大衆然後昇座二者衆有
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
顏色和悅人皆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
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復有四法一於諸衆生作饒
益想二於諸衆生不生我想三於諸文字不生法想
四願諸衆生從我聞法於阿耨菩提而不退轉復有
四法一不自輕身二不輕聽者三不輕所說四不爲
利養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四衆於

何時中不得作聲或身口木石及諸餘聲佛告文殊師利於六時中不得作聲禮佛時聽法時衆和合時乞食時正食時大小便時何故是時不得作聲佛告文殊於是時中有諸天來彼諸天等常淸淨心無染心空心隨波羅蜜心觀佛法心以彼聲故令心不定以不定故悉皆還去以諸天去故諸惡鬼來作不饒益不安隱事彼入於此生諸諂患人民飢餓更相侵犯是故文殊應寂靜禮佛佛說祇夜云

不作身口聲　木石餘音聲　寂靜禮佛者

如來所讚歎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請於諸根闇鈍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說其法從今以後若請說法應請妙行具足之人於諸衆內勝行成就多解修多羅及解毗尼解摩登伽人應選擇文字分明具足辯才者說法是等比丘從下座次第差遣爲衆說法若一乏者更請第二第二疲乏應請第三第三疲乏之應請第四第四疲乏之應請第五乃至若干堪說法者次第應請爲衆說法爾時衆人見彼法師辯才具足能演說法即持香華而散其上時諸比丘不受其法而生猒離何以故以佛斷故出家之人

不得將持塗香末香及諸香鬘時諸人輩聞見此事毀呰說言是等比丘如是供養尚不堪受況復勝者時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諸白衣檀越以歡喜心以吉祥故持種種香華塗香末香及諸華鬘散法師上者應當受之是白衣諸檀越等遂將種種資財寶物及袈裟等供養法師是諸比丘恐懼慚愧不受彼物世諸人輩毀呰談說是輩沙門諸釋子等若干輕物尚不堪受況復勝者爾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俗人持諸財物及袈裟

等奉施法師爲歡喜故我許捨施若有須者聽其受
取若不須者我許送還時諸比丘取經中要略義味
而爲他說不依次第於時比丘慚愧恐怖慮違經律
具以白佛於時佛告諸比丘言我許隨便於諸經中
擇取要義安比文句爲人說法但取中義莫壞經本
文佛本行經云時諸比丘集一堂內有二比丘演說
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二堂之內各別說法猶故相
妨此堂之內將引比丘往詣彼堂彼堂之處有諸比
丘迭相誘接令詣此堂往來交雜遂乃亂衆人或云
來法事斷絶或有比丘於此法門不喜聞說時諸比

丘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堂二人說法亦復不得二一堂相近使聲相接以相妨礙亦復不得彼詬此衆此詬彼衆亦復不得憎惡法門不喜聞說若憎惡者須如法治之又四分律亦不許同一堂內二法師說法高座相近並坐而說歌詠聲說雙聲合唄並皆不許餘律亦不許法師高座受白衣散華華若著身即須振却又善見律云若法師爲人說法女人聽者以扇遮面愼勿露齒笑若有笑者驅出何以故三藐三佛陀憐愍衆生金口所說汝等應生慚愧心而聽何以笑之驅出

違法部第四

如佛藏經云佛言舍利弗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衆歡樂惡魔爾時助惑衆人障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若復有人好讀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人不安隱是諸人等爲魔所感覆障慧眼深貪利養看諸外書猶如羣盲爲誑所欺皆使令墮深坑而死復次舍利弗不淨說法者不知如來隨冝意趣自不善解而爲人說是人現世得五過失何等爲五一說法時心懷怖畏恐人難我二內懷憂怖而外爲他說三是凡夫無有眞智四所說不淨但有言辭五言無次第處處抄撮是故在衆心

懷恐怖如是凡夫無有智慧心無決定但求名聞疑
悔在心而爲人說是故舍利弗身未證法而在高座
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墮地獄又增一阿含經云爾
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知有此四鳥云何爲四一或有
鳥聲好而形醜謂拘翅羅鳥是也二或有鳥形好而
聲醜謂鷲鳥是也三或有鳥聲醜形亦醜謂土梟是
也四或有鳥聲好形亦好謂孔雀鳥是也世間亦有
四人當共觀知云何爲四一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
儀成就然不能有所諷誦諸法初中後善是謂此人
形好聲不好二或有人聲好而形醜出入行來威儀

不成而好廣說精進持戒初中後善義理深邃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三或有人聲醜形亦醜謂有人犯戒不精進復不多聞所聞便失是謂此人聲醜形亦醜四或有人聲好形亦好謂比丘顏貌端正威儀具足然復精進修行善法多聞不忘初中後善善能諷誦是謂此人聲好形亦好也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雲云何爲四一或有雲雷而不雨二或有雲雨而不雷三或有雲亦雨亦雷四或有雲不雨不雷是四種雲而像世間四種人一云何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高聲誦習十二部經諷誦

不失其義然不廣與人說法是謂雷而不雨二云何
雨而不雷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皆具然不多聞
高聲誦習十二部經復從他受亦不妄失好與善知
識相隨亦好與他人說法是謂雨而不雷三云何不
雨不雷或有人顏色不端威儀不具不修善法亦不
多聞復不與他人說法是謂此人不雨不雷四云何
亦雨亦雷或有人顏色端正威儀皆具好喜學問亦
好與他說法勸進他人令便承受是謂此人亦雨亦
雷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音釋

振直庚切觸也 嵐盧含切 蹊堅奚切蹺也 戇陟降切愚也 鑞盧合切錫也 氈力朱切褐毛衣也 抓丁叶切打也俗作捐 毳此芮切細毛也 齠徒聊切始毁齒也 俠胡頰切挾也以權力俠輔人者 藿虛郭切荳名 猥烏賄切鄙也 矬昨禾切短也 瘵側界切病也 荼奴叶切疲貌 怵惕怵丑律切惕他的切怵惕憂懼也 刷所滑切 蠕乳兗切蟲動貌 蠢尺尹切擾動也 昉分兩切 隟去戟切釁也 涪房鳩切 蹴直列切跡也 搙女角切柱也 藻子皓切 迭杜結切更互也 鷙支義切鳥之勇者曰鷙

翰林院侍讀山東學政吳縣吳慈鶴妻盛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之二說聽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簡衆部第五

夫法師昇座先須禮敬三寶自淨其心觀時擇人具慈悲意救生利物然後爲說故報恩經云聽者坐說者立不應爲說若聽者求說者過不應爲說若聽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義依不了義經不依了義經依識不依智並不應爲說何以故是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淸淨法故若說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宗敬至心聽受不生輕慢是名淸淨說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心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踴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爲說
又五分律云除其貪心不自輕心不輕大衆心慈心
喜心利益心不動心立此等心乃至宣說一四句偈
令前人如實解者長夜安樂利益無量又涅槃經云
若有受持讀誦書寫宣說非時非國不請而說輕心
輕他自歎隨處而說反滅佛法乃至令無量人死墮
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又十誦律云有五種人問
法皆不應爲說一試問二無疑問三不爲悔所犯故
問四不受語故問五語難故問並不得荅若前人實

有好心不具前意為欲生善滅惡者法師隨機方便
好心為說若自解未明或於法有疑者則不得為說
恐令前人有錯傳之失彼此得罪又百喻經及毗曇
論問荅有四一有決定荅譬如人問一切有生皆死
此是決定荅二問死者必有生是應分別荅愛盡者
無生有愛者必有生是名分別荅三有問人為最勝
不此應反問言汝問三惡道為問諸天若問三惡道
人實為最勝若問於諸天人必為不如如是等義名
反問荅四若問十四難若問世界及衆生有邊無邊
有始終無始終如是等義名置荅論問若論諸外道

愚癡自以爲智不閑四論唯作一分別論又優婆塞
戒經云佛言如法住者能自他利不如法住者則不
得名自利利他如法住者有八智何等爲八一法智
二義智三時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衆智七根智
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是八智凡有所說具十六事
一時說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隨義說六
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衆說九不訶衆說十如法
說十一自他利說十二不散亂說十三合義說十四
眞正說十五說巳不生憍慢十六說巳不求來世報
如是之人能從他聽從他聽時具十六事一時聽二

樂聽三至心聽四恭敬聽五不求過聽六不爲論議
聽七不爲勝聽八聽時不輕說者九聽時不輕於法
十聽時終不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爲
受持讀誦十三聽時爲除五欲十四聽時爲具信心
十五聽時爲調衆生十六聽時爲斷聞根善男子具
八智者能說能聽如是之人能自他利不具足者則
不得名自利利他復次能說法者復有二種一者清
淨二者不淸淨不淸淨者復有五事一爲利故說二
爲報而說三爲勝地說四爲十報說五疑說淸淨說
者復有五事一先施食然後爲說二爲增長三寶故

說三斷自他煩惱故說四爲分別邪正故說五爲聽
者得最勝故說善男子不淨說法者名曰垢穢名爲
賣法亦名汙辱亦名錯說亦名失意淸淨說者翻前
即是又法句喻經云於是世尊即說偈云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又大法炬陀羅尼經云若受法人欲行呪法令不斷
者彼諸法師欲說法時歛容端坐先誦呪曰

怛他　陀迦那　阿迦勇迦那　迦那迦　那那迦

迦迦那迦　阿迦迦那迦　迦那阿迦那　迦那
阿迦那　迦迦那婆鼻煞帝　夜他婆鼻煞帝　夜
他伽伽那多他婆鼻煞帝　多他摩迦舍那迦舍那
迦那　迦迦舍
法師爾時眷屬圍遶即得成此加護方便令彼法師
心不動亂說法不斷滅除欲執令諸羅剎女等所有
聽衆不爲留難法師所須不爲障礙
漸頓部第六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中有好
美水王敕村人常使日日送其美水村人疲苦悉欲

移避遠此村去時彼村主語諸人言汝等莫去我當爲汝白王改五由旬作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卽往白王王爲改之作三由旬衆人聞已便大歡喜有人語言此故是本五由旬更無有異雖聞此言信王語故終不肯捨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修行正法度於五道向涅槃城心生疲倦便欲捨離頓駕生死不能復進如來法王有大力便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之人聞之歡喜以爲易行修善進德求度生死後聞人說無有三乘故是一乘以信佛語終不肯捨如彼村人亦復如是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日出先照

一切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寶山然後普
照一切大地日光不作是念我應先照諸大山王次
第乃至普照大地但彼山地有高下故照有先後如
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成就無量無邊法界智慧
日輪常放無量無礙智慧光明先照菩薩等諸大山
王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善根衆生隨應受
化然後悉照一切衆生乃至邪定爲作未來饒益因
緣如來智慧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菩薩乃至邪
定但放大智日光普照一切佛子譬如日月出現世
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如來智慧日月亦復如

是普照一切無不明了但衆生悕望善根不同故如
來智光種種差別

法施部第七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若菩薩欲以法施衆生者應如
決定王大乘經中稱法師功德及說法義戒律隨順
修學謂說法者應行四法何等爲四一者廣博多學
能持一切言辭章句二者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
法生滅相三者得禪定慧於諸經法隨順無諍四者
不增不損如所說行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正行
善業爲邪見人說一偈法令淨信佛命終生應當天

受種種樂從天還退隨業流轉若爲財物故與人説
法不以悲心利益衆生而取財物或用飲酒或與女
人共飲共食如伎兒法自賣求財如是法施其果甚
少生於天上作智慧鳥能説偈頌是則名曰下品法
施也云何名爲中品法施耶爲名聞故爲勝他故爲
勝餘大法師故爲人説法或以妬心爲人説法如是
法施得報亦少生於天中受中果報或生人中是則
名曰中品法施也云何名爲上品法施耶以清淨心
爲欲增長衆生智慧而爲説法不爲財利爲令邪見
衆生等住於正法如是法施自利利人無上最勝乃

至涅槃其福不盡是則名曰上品法施也又迦葉經

爾時世尊而說偈頌曰

三千大世界　珍寶滿其中　以此用布施
所得功德少　若說一偈法　功德爲甚多
三界諸樂具　盡持施一人　不如一偈施
功德爲最勝　此功德勝彼　能離諸苦惱
若恒沙世界　珍寶滿其中　以施諸如來
不如一法施　施寶福雖多　不及一法施
一偈福尚勝　況多難思議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

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人以聽法者於在家人信心淺薄故又在家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達爲人解說在衆無畏非在家者之所能及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又欲說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如偈說曰

先自修行法　然後教餘人　乃可作是言
汝隨我所行　身自行不善　安能令彼善
自不得寂滅　何能令人寂

又出家之人苦行財施則妨餘善遠離阿練若處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發起三毒於六度等

心薄乃至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爲死或能反戒易起重罪是名死等諸煩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又金光明經云說法者有五種事一者法施彼我兼利財施不爾二者法施能令衆生出於三界財施者不出欲界三者法施利益法身財施之者長養色身四者法施增長無窮財施必有竭盡五者法施能斷無明財施只伏貪心故知財施不及法也就法施中自有階漸若有所解不用他知恐他勝己祕而不說則自未來常不聞法又智度論云若慳惜法則常生邊地無佛法處

由慳法故障他慧明此則不如賣法他人反勝過此
又成實論云若人但能為他說法是名利他是人雖
不自隨法行為他說故自亦得利於此施門略有三
品下法施者說布施法不說智慧中法施者說於持
戒上法施者說於智慧以說智慧教人觀理得斷惑
智二障出離生死遠成菩提涅槃樂果乃至但能唯
說小乘教化一人令觀生空信解依行雖未得道亦
勝教化一閻浮中所有衆生令行十善以信解人解
修聖道則有出因要得涅槃又諸法勇王經云閻浮
提中所有水陸空行衆生盡得人身若有一人教是

諸人令其安住五戒十善所得功德不如有人教誨一人令得信行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有四法能退失智慧菩薩所應遠離何等爲四一不敬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祕匿恡惜三樂法者爲作障礙壞其聽心四懷憍慢自高卑人復有四法得其智慧應常修習何等爲四一恭敬法及說法者二如所聞法及所讀誦爲他人說其心清淨不求利養三如從多聞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頭然四如所聞法受持不忘貴如說行不貴言說

報恩部第八

如善恭敬經云佛告阿難若有從他聞一四句偈或抄或寫書之竹帛所有名字於若干劫取彼和尙阿闍黎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或以項戴常負行者復將一切音樂之具供養是師作如是事尙自不能具報師恩若當來世於師和尙所起不敬心恒說於過我說愚癡極受多苦於當來世必墮惡道是故阿難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當得如是勝上之法所謂愛重三寶甚深之法又梵網經云若佛子見大乘法師同見同行來入僧坊舍宅城邑若百里千里來者即迎來送去禮拜供養日日三時供養日食三

兩金百味飲食牀座供養法師一切所須盡給與之常請法師三時說法日日三時禮拜不生瞋心恚惱之心爲法滅身請法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六重戒已四十里中有講法處不能往聽得失意罪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若有父母妻子不放此人至於道場者此人應向父母等前燒種種香長跪合掌應作是言我今欲至道場哀愍聽許亦應種種諫曉隨宜說法亦應三請若不聽者此人應於舍宅默自思惟誦持經典又正法念經云若人供養說法法師當知是人即爲供

養現在世尊其人如是隨所供養所願成就乃至得阿耨菩提以能供養說法法師故何以故以聞法故心得調伏以調伏故能斷無知流轉之闇若離聞法無有一法能調伏心又勝思惟經云不起罪業不起福業不起無動業者是名供養佛又華手經云若以華香衣食湯藥等供養諸佛不名爲眞供養如來坐道場所得微妙法隨能修學者是名眞供養故說偈云

若以華塗香　衣食及湯藥　以此諸供養
不名爲眞供　如來坐道場　所得微妙法

若人能修學　是眞供養佛

又十住婆沙論云佛告阿難天雨香華不名供養恭敬如來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心不放逸親近修集聖法是名眞供養佛又寶雲經云不以財施供養於佛何以故如來法身不得財施唯以法施供養於佛爲具佛道以法供養爲最第一又善恭敬經云佛言若有比丘雖復有夏不能鬫解如是法句彼亦應當從他依止所以者何自尚不解況欲與他作依止師假令耆舊百夏比丘而不能解沙門祕密之事不解法律等亦應說依止若有比丘從他受法

於彼師邊應起尊貴敬重之心欲受法時當在師前不得輕笑不得露齒不得交足不得視足不得動足不得蹎脚師不發問不得輒言凡有所使勿得違命勿視師面離師三肘令坐即坐勿得違教於彼師所應起慈心若有所疑先應諮白若見師許然後請決當知一日三時應參進止若三時間不參進止是師應當如法治之若參師不見應持土塊或木或草以爲記驗若當見師在房室内是時學者應起至心遶房三帀向師頂禮爾乃方還若不見師衆務皆止不得爲也除大小便又復弟子於其師所不得麤言師

所呵責不應反報師坐臥牀應先敷拭令無塵汙蟲蟻之屬若師坐臥乃至師起應修誦業時彼學者至日東方便到師所善知時已數往師邊諮問所須我作何事又復弟子在於師前不得涕唾若行寺内恭敬師故勿以袈裟覆於肩髆不得籠頭天時若熱日别三時以扇扇師三度授水授令洗浴又復三時應獻冷飲師所營事應盡身而營助之佛告阿難若將來世有諸比丘或於師所不起恭敬說於師僧長短之者彼人則非是須陀洹亦非凡夫彼愚癡人應如是治師實有過尚不得說況當無也若有比丘於其

師邊不恭敬者我說別有一小地獄名爲推撲當墮
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
猛焰熾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
鉤嘴彼諸毒蟲常噉舌根時彼癡人從彼捨身生畜
生中皆由往昔罵辱於師舌根過故恒食屎尿捨彼
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具足惡法雖得人身皮不
似人不能具足人之形色常被輕賤誹謗陵辱離佛
世尊恒無智慧從彼死已還墮地獄更得無量無邊
苦患之法
利益部第九

如正法念經云說法有十功德多所利益何等爲十一時處具足二分別易解三與法相應四非爲利養五爲調伏心六隨順說法七說施有報八說生死法多諸障礙九說天退歿十說有業果若說法人有此十法令聞法者得多功德利益安樂乃至涅槃若聞法功德成就深心信根清淨一向淨心信於三寶詣聽法處爲聞正法隨舉一足皆生梵福又大菩薩藏經云於諸菩薩起深愛樂猶如大師於正法所起愛樂心如自己身於如來所起愛樂心如自己命於尊重師起愛樂心猶如父母於諸衆生起愛樂心視如

一子於阿遮利耶受教師所起愛樂心敬如眼目於諸正行起愛樂心猶如耳目身首於波羅蜜起愛敬心猶如手足於說法師起愛樂心如衆重寶所求正法起愛樂心猶如良藥於能舉罪及憶念者起愛樂心猶如良醫又僧伽吒經云爾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衆生聞此法者壽命幾劫佛言壽命滿八十劫一切勇白佛言劫以何量佛言譬大城縱廣十二由旬高三由旬盛滿胡麻有長壽人過百歲已取一而去如是城中胡麻悉盡劫猶不盡又如大山縱廣二十五由旬高十二由旬有長壽人過一百歲

以輕緝帛一往拂之如是山盡劫猶不盡是名劫量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一發誓願尚得如是福德之聚壽命八十劫何況於佛法中廣修諸行又涅槃經云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爲四一親近善友二專心聽法三繫念思惟四如法修行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開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無目（譬凡夫人）二者一目（譬聲聞人）三者二目（譬諸菩薩）言無目者常不聞法一目之人雖暫聞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

給孤精舍爲諸天人民說法時波斯匿王有一寡女
名曰金剛父母哀愍別爲作好舍宅給五百妓女以
娛樂之衆共有一長老靑衣名曰度勝恒行市買脂
粉香華時見男女無數大衆各齎香華出城詣佛即
問行人欲何所至衆人荅言佛出於世三界之尊度
脫衆生皆得泥洹度勝聞之心悅意喜即自念言今
老見佛宿世之福便分香直持買好華隨衆人輩往
到佛所作禮却立散華燒香一心聽法已過市取香
因聽法功宿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前嫌其遲晚
而共詰之度勝奉道即如事言世有聖師三界之尊

擊無上法鼓震動三千往聽法者無央數人實隨聽法是以稽遲金剛之徒聞說世尊法義殊妙非世所聞悚然心歡而自歎曰吾等何罪獨隔不聞即報度勝試爲我說之度勝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宣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敕具宣聖言五百侍女皆大歡喜各脫衣服一領積爲高座度勝洗浴承佛威神如應說法金剛之等五百侍女疑結破惡得須陀洹道說法甚美不覺失火一時燒死即生天上王將人從來欲救火見之已然收拾棺斂葬送畢已往過佛所爲佛作禮叉手言曰金剛不幸不覺失火大小燒

盡適棺斂訖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大王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有長者婦皆姝女五百人至城外大祠祀其法難急他性之人不得到邊無問親踈其有來者擲著火中時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羅處在山中晨來分衛暮輒還山迦羅分衛來趣郊祠長者婦見之忿然瞋恚共捉迦羅撲著火中舉身焦爛更現神足飛昇虛空衆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而自陳曰女人愚惷不識至眞羣迷長慢毀辱神靈自惟過釁罪惡如山願降尊德以消重殃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佛爲

大王而說偈言

愚惷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不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佛告大王爾時長者婦者今王女金剛是五百侍女者今度勝等五百妓女是罪福追人久無不彰善惡隨人如影隨形說是法時諸來大小即得道迹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使道人說法時以步障遮諸婦女使其聽法爾時法師爲諸婦女說法恒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有一婦女分犯王法發慕向法師前問法師言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諸法時覺悟施

戒耶更悟餘法耶法師荅言佛覺一切有漏法皆苦
猶若融鐵此苦因從集而生猶如毒樹修八正道以
滅苦集是女人得聞此語獲得須陀洹道以刀繫頸
往到王所白王言我今日犯王重法願王以法治我
王問言汝犯何事荅言我破王禁制至道人所譬如
渴牛不避於死我實渴於佛法是以默突聽法王問
言汝聽法時頗有所得不荅言得法見四眞諦解陰
入界及以諸大皆知無我遂得法眼王聞是語踊躍
歡喜即爲作禮便唱令言自今已後不聽作障隔樂
聽法者聽直至法師所對面聽法歎言奇哉我宮內

乃出人寶以是因緣當知聽法有大利益又雜寶藏
經云爾時般遮羅國以五百白鴈獻波斯匿王王令
送著祇桓精舍衆僧食時人人乞食鴈見僧聚來在
前立佛以一音說法衆生各得類解當時羣鴈亦解
僧語聞法歡喜鳴聲相和還於池水後毛羽轉長飛
至餘處獵師以網都覆殺之一鴈作聲諸鴈皆和謂
聽法時聲秉是善心生忉利大生天之法法有三念
一念本所從來二念定生何處三念先作何業得來
生天便自思惟自見宿因更無餘善唯佛僧邊聽法
作是念已五百天子即時來下在如來邊佛爲說法

悉得須陀洹波斯匿王遇到佛所常見五百鴈羅列
佛前是日不見便問佛言此中諸鴈向何處去佛言
欲見諸鴈者先鴈飛去他處爲獵師所殺命終生天
今此五百諸天子等著好天冠端正殊特者是今日
聽法皆得須陀洹王問佛言此羣鴈以何業縁墮於
畜生命終生天今日得道佛言昔伽葉佛時五百女
人盡共受戒用心不堅毀所受戒犯戒因縁墮畜生
中作此鴈身以受戒故得値如來聞法獲道以鴈身
中聽法因縁生於天上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
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

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歡喜後作比丘尼應得眞道

頌曰

王猷外釐　神道內綏　皇覺正法　斯極宗師
敬承元教　崇德振輝　師弟說受　芳業秀滋
四諦感悟　三達熙怡　啓鏡金牒　開訓神機
空有齊較　元門洞微　遣于無遣　至道非彌

感應緣 略引九驗

宋沙門竺道生

宋居士費崇先

魏沙門天竺勒那
齊沙門釋僧範
隋沙門釋曇延
隋沙門釋慧遠
隋沙門釋法彥
唐沙門釋道宗
唐沙門釋道愻

宋長安龍光寺有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也少小出家聰銳神異年在志學便登法座吐納宮商道俗高伏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

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靑園寺宋太祖文皇帝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後校閱眞俗研思因果乃立善惡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龍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

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
洞入幽微乃說阿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
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
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
說反於經義者請現於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
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初投
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
佛殿龍昇於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
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
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

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
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
於法座神色開明德音俊發論義數番窮理盡妙觀
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
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
近悲涕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媿追而信服其神鑒
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
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眞嚴觀窪流得慧
義彭亨進寇淵于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眞之目故
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生

乃更發深言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有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龍光寺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元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慧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少頗信法至三十際精勤彌
至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惠遠家二十四日
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鑪置膝前初齋三夕
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鑪將去崇先視膝前鑪猶
在其處更詳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
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旣使去
壺即復見此人還鑪坐前未至席頃猶見兩鑪旣即
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鑪影乎崇先又當聞
人說福遠寺有僧欽尼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
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夜三更中忽見一尼容儀

端嚴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及崇先後覩此尼色貌被服即窻前所覩者也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元魏時有中天竺沙門勒那魏云寶意是西國人不知氏族徧通三藏妙入總持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每請講華嚴經披閱精義無廢一日正處高座忽有一人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來從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皆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

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
四人亦同時殞魏境道俗聞見斯異無不嗟歎
齊鄴東大覺寺沙門僧範姓李平鄉人也善解羣書
時稱府庫晚年出家經論語委言行相輔祥徵屢降
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
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
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
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
有一鴟鳥飛來入聽講訖便去又有一僧懷忿加毀
罵云伽叔汝何所知當夜有神打而幾死自非道洽

冥符何能感應如是以天保十六年三月二日卒於大
覺寺年八十矣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姓王蒲州業泉人也世家豪
族宦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敘探悟元言洞曉
無差欲著涅槃大疏恐滯凡情每祈誠寤寐願得嘉
徵乃欲夜夢有人被白服乘於白馬騣尾拂地而導
授經言延手執馬騣與之請論寤後惟曰此必馬鳴
菩薩授我義端執騣知其宗言抵事可覿耳雖感此
瑞猶恐不合理更持經疏於陳州治仁壽寺舍利塔
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

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
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
又放光明三日三夜輝光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
合境望光皆來謁拜既感徵祥衆伏傳受君臣重望
罕有斯人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延興寺
春秋七十有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姓李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
都焉三藏備通九流洞曉天縱踈朗儀止沖和講導
爲業天下同歸昔在淸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開皇
七年敕召入京鵝在本寺棲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共

慜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寺大門放之鳴叫騰躍徑入遠房依前馴聽不避寒暑但聞法集鍾聲不問旦夕皆入講堂靜聲伏聽僧徒梵散出堂翔鳴若値白黑布薩鳴鍾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及餘語便鳴翔而出信知道藉人宏靈鳥嘉應不可非其身未證法輒昇法座定墮地獄此亦別時之意不得雷同總撥也以開皇年中卒於淨影寺

隋西京眞寂道場釋法彥姓張寓居洺州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遠齊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

遊涉法會莫敢抗言開皇十六年下敕以彥爲大論
衆主住眞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於
汝州四年又敕送舍利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餘乃
得金沙濤汰成純凡有二升光耀奪日又感黃牛自
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像
一拜及入石函于時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
餘丈闊三四丈四遶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
自午至未方乃歇滅滅後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
前瑞又感㊁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
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

蛇盤屈函外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
刺史鄭善果以表奏聞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
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弗懈
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元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
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
聲教盡一含宏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
塔基六處並得異砂炫曜相暉俱同金寶牛爲禮拜
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蛇形雜彩盤旋
塔基鶴颺元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
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

斯美慶致招靈異帝乃大悅著于別記以大業三年
卒於所住春秋六十矣
唐西京勝光寺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也三
藏通明大論尤精每講大論天雨衆華遶旋講堂飛
流戸內旣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覩斯瑞武
德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
唐蒲州仁壽寺釋道愻俗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
器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雖通羣典偏
以涅槃攝論爲棲神之宅也至貞觀二年冬月有請
講涅槃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鄭重延之不

兇來意赴請登座發題告諸四衆悲歎而言自惟去
聖遥遠微言隱絶庸愚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歸
向自當識悟今席講説止於云何偈後但世界法爾
不久當終時日既促願各用心遂依文敘恰至偈初
即覺失悆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年十二
月送往王城谷中南山之陰闍境同號若喪考妣當
夜降雪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
異華遶屍周帀備地涌出可五百枝長二尺許上發
鮮榮似凝冬華而形相全異七衆驚慟悲慶諠山有
折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至來年五月猶不萎悴

自非宿祐所資豈感冥祥嘉應也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愻感乃造山覓唯覩空處自悔哀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逢奇瑞獨何無感必有神道願示徵祥言訖地涌奇華還長二尺欣慰嘉應發心永固 右此七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音釋

詰去吉切問也 愻蘇困切 罷罩罷盧紅切罩都教切 窪烏瓜切 檄胡狄切猶今之長牒也 赭章也切赤色也 殞于敏切歿也 鄴魚怯切地名 屢良遇切頻也

鴞于嬌切鳥名 騣子紅切鬣也 抵都禮切凡也 砥諸氏切厲也 炫胡畎切光明也 颺餘亮切飛也

知府銜山東運河同知盧氏莫夢齡妻陳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見解篇第十七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識運變厥理無恒解感相翻聖人何迹澄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悟道緣機然後神化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聖變隨方該羅法界非六通之至聖孰能垂化於五道者也

引證部第二

B.L 1403 .T34 v.10

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廣爲四部各説第一者乃爲將來遺法之中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稱爲尊餘人爲甲如是之輩不可稱計故預防於未然開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爲其最星宿之中月爲其最川流之中海爲其最六天之中波旬以爲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以爲其最九十六部之中釋僧以爲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爲其最如五百聲聞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可具列第一如拘鄰比丘初化受法善來之首故稱第一如憍梵鉢提比丘善護譏嫌藏身天上故稱第一故功德論云

牛脚比丘以二事不得居世間何者此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呞以是二事不得居世若外道見謂諸沙門食無時節生誹謗心是以佛遣上天在善法講堂坐禪善覺比丘常爲衆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後迦葉鳴椎大集衆僧命阿那律徧觀世間誰不來者阿那律即觀世界盡來唯有憍梵比丘今在天上即遣善覺命召使來善覺到三十三天見在善法講堂入滅盡定彈指覺之曰世尊涅槃巳十四日迦葉集衆遣我相命可下世間至衆集所憍梵荅曰世間巳空我不忍還欲取涅槃即以衣鉢付於善覺還歸衆僧

便取涅槃以是因緣善護其身安處天上故稱第一
也第二論云憂留毗迦葉所以稱第一者乃宿世以
來兄弟三人常有千弟子相隨今遇佛得度俱得羅
漢四事供養由此而興將護聖衆故供養中第一也
第三論云舍利弗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
身子智慧多少者以須彌爲硯子四大海水爲墨以
四天下竹木爲筆滿四天下人爲書師欲寫身子智
慧者猶不能盡況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故稱智慧
第一也第四論云大目揵連所以稱神足第一者世
尊證說三災流行人民大飢欲反大地取地下肥以

供民命佛止不聽恐損衆生又欲一手執衆生一手
反地佛復不許故知神足第一也如密迹金剛力士
經云目連承佛聖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
光明王現在說法目連到彼聽佛語見其身長四千
里諸菩薩身長二千里其諸菩薩所食鉢器其高一
里目連行鉢際上時諸菩薩白世尊曰唯然大聖此
蟲從何而來被沙門服行鉢際上於時彼佛言諸族
姓子慎勿發心輕慢此賢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
目連是釋迦文佛聲聞弟子中神足第一時光明佛
告大目連吾土菩薩及諸聲聞見卿身小咸發輕慢

仁當顯神足力承釋迦文威德目連稽首足下遶佛
七帀踊身在空廣現神足已復住佛前諸菩薩歎未
曾有佛言欲試釋迦文佛音響遠近故到此土仁者
不宜試如來音響如來音響無限無遠無近廣遠無
量不可爲喻世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
是世尊釋迦文佛威德所立當遥禮釋迦文佛自當
至彼假使卿身以己神足欲還本國一劫不至目連
右膝著地向於東方禮釋迦文佛叉手自歸屈申臂
頃即時得至故知目連神足中第一也第五論云阿
那律所以稱第一者時佛爲大會說法那律坐眠佛

見謂曰今如來說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意閉塞與死何異那律慙愧尅心自誓不敢復眠不眠遂久眼便失明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視色二睡眠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根乃全以眼失食故喪眼根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巳失肉眼無所復覩五百弟子各棄馳散倩人貫針捫摸補衣線盡重貫無人可倩左右唱曰誰求福者與我貫針世尊忽然到前取來吾與汝貫問曰是誰曰我是佛也曰佛巳福足復欲求福耶曰福德可得猒耶那律思惟佛尚求福況於凡人耶心中感結馳向佛視以至

心故忽得天眼重復思惟便得羅漢凡得羅漢皆有
三眼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三眼視者恐肉眼亂天
眼爭功精麤以雜觀故專用天眼觀大千界精麤悉
覩故言天眼第一也第六論云迦旃延所以稱善分
別義第一者將欲撰集法藏心中惟曰爲人間憒閙
精思不專故隱地中七日撰集大法已訖呈佛稱曰
善哉聖所印可以爲一藏此義微妙降伏外道故稱
第一又佛稱仁者辯才析理解義第一也第七論云
所以稱婆拘羅壽命極長者以曩昔曾供養六萬佛
於諸佛所常行慈心蜎飛蠕動有形命類恒加慈愍

無有毫釐殺害之想佛告阿難如我今日正壽八十
者如來隨世欲適衆生不現其異故壽八十婆拘羅
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故年壽加倍一百六十復昔
毗婆尸如來出世時有長者居明貞修稟性良謙請
佛及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求索藥長者
問曰何所患苦荅曰頭痛長者荅曰此必膈上有水
仰攻其頭是以頭痛即施一阿梨勒果因服病除緣
是福報九十一劫未曾病患阿難問婆拘羅何以不
爲人說法爲無四辯智慧而不說耶荅曰我於四辯
捷疾之智非爲不足直自樂靜不善憒鬧故不說法

故長命省事第一也第八論云所以稱優波離持律第一者是五百釋子剃髮師不輕不重泯然除盡佛命善來即成沙門佛即授戒得阿羅漢次授五百釋子戒優波離爲上座諸釋子言此我家僕何緣禮之佛言不爾法無貴賤先達爲兄俛仰不已制意爲禮即時天地大動諸天於上讚曰善哉善哉今日諸釋降伏貢高此意難勝故地爲動當五百釋子爲道時亦有九萬九千人出家爲道優波離自從佛受戒已來未曾犯如毫氂故稱持律第一又祇園精舍北有一比丘得病經六年不差波離往問何所患苦欲何

所須曰我有所須以違佛教故不可說曰但說無苦
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愈優波離曰且住我爲汝
問佛還即問佛有比丘病須酒爲藥不審可得飲不
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優波離即還索酒與病
比丘病即除愈重與說法得羅漢道佛讚波羅汝問
此事使病比丘得蒙除差又使得道若不得度後墮
三塗無有出期乃爲將來比丘能設禁法使知輕重
得濟危厄汝眞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示以
沙彌白衣復稱第一也第九論云所以稱難陀丘比
端正第一者餘諸比丘各名有相舍利弗有七相目

連有五相阿難有二十相猶難陀有三十相難陀金
色阿難銀色衣服光耀金縷履屣執瑠璃鉢入城乞
食其有見者無不欣悅自捨如來餘諸弟子無能及
者故稱端正第一柰女請佛於外見難陀愛樂情深
援足爲禮以手摩之雖覩美姿寂無情想形形相感
則失不淨柰女不達疑有欲心佛知其意告柰女曰
勿生疑心難陀却後七日當得羅漢以是言之知心
不變故稱第一第十論云所以稱婆陀比丘解人疑
滯第一者三世諸佛皆共八萬四千以爲行法衆生
得道不必徧行衆行隨其所悟處以爲宗趣何者衆

生結使不同病有多少垢有厚薄是故如來設教若干或有一藥治衆病或有衆藥治一病猶六度相統一行爲主衆行悉從一行不專衆病隨起隨病所起對藥應之若計常起以無常對之若計有心起以空心對之當其無常領行萬行皆無常也猶施造八萬八萬皆爲施所造也亦猶如來八音中一音統八響一響統百教一教統百義一一相領至千萬億一音報萬億其變如是略說統行其喻亦爾此比丘專以略說爲主故稱第一也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一王者

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提出王者種所言天者爲五
百世中常生天上化應聲聞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
曾匱乏佛還本國佛敕出家約身守節麤衣惡食草
蓐爲牀大小便爲藥此比丘聞佛切教退欲還家佛
受波斯匿王請即詣佛所辭退而還阿難語曰君且
住一宿須菩提曰道人屋舍如何止止且至白衣家
寄止一宿明當還歸阿難曰但住今當嚴辦即往王
所種種坐具旛華香油嚴飾皆備此比丘便於中止
宿以適本心意便得定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即得羅
漢阿難白佛天須菩提已得羅漢飛在虛空佛語阿

難夫衣有二種可親不可親若著好衣益其道心此可親近若損道心此不可親近也是故阿難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弊惡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之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第十一論云所以稱羅雲持戒不毀第一者或云羅雲喜妄語好瞋佛捨輪王之位而作沙門東西行乞不可羞耶以嫌如來故作妄語若有人問如來所在實在祇舍而云在耆闍園實在耆闍園而言在祇園反覆妄語誑於來人阿難白佛羅雲妄語佛喚羅雲來卿實妄語耶對曰實爾我所以捨聖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歸無

常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況復聖王而可恃耶佛語羅雲我前後捨此不可稱計而汝今時方恨我耶佛語羅雲汝取水來羅雲即盛滿鉢水授與如來如來執鉢水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已見佛言此水滿鉢無所減者喻持戒完具無所損落復瀉半棄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見之佛言此水失半喻戒不具足復瀉水盡示羅雲曰見此空鉢不荅曰已見佛言犯戒都盡喻如空鉢復以鉢覆地示曰汝見此不荅曰已見佛言已犯戒盡當墮地獄喻鉢口向地也羅雲自被約敕以後未曾復犯如毫氂戒故稱

持戒第一也忍行亦爲第一故舍利弗將羅雲入舍
衛城乞食時有婆羅門見羅雲在後行即與惡意打
羅雲頭破血流汙面羅雲即生惡念要當方便報此
怨家舍利弗已知心念爲其拭血謂羅雲曰當憶汝
父昔爲王時人來索眼即挑眼與截手截足亦不悔
恨若爲象時以牙與人亦不猒倦汝今云何起此惡
念羅雲聞說即自尅責我今云何惡心向彼即忍如
地不起害心如毛髮許時打羅雲者墮無擇地獄中
以是因緣持戒忍行最爲第一也第十三論云所以
稱般陀比丘暗鈍然能變形第一者良由佛教使誦

掃箒得箒忘掃得掃忘箒六年之中專心誦此意遂
解悟而自惟曰箒者篲掃者除篲者即喻八正道糞
者喻三毒垢也以八正道篲掃三毒垢所謂掃箒義
者止謂此耶深思此理心即開解得阿羅漢道復有
婆羅門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覽羣籍圖書祕讖天
文地理無不關練故名世典自以德高命共論議謂
般陀曰能與我共論耶般陀曰我尚能與汝祖父梵
天共論何況汝盲無目人乎梵志尋言即語曰盲與
無目有何等異般陀默然不對無以相訓即以神足
相荅騰空去地四丈九尺結跏趺坐梵志仰瞻敬情

內發時舍利弗知其辭匱現變相荅若不往屈梵志不度即以神足作般陀形便使般陀本形不現化形問曰汝爲是天是人乎荅曰是人又問人爲是男子不曰是男子又問男子與人有何等異荅曰不異又問人者統名男子據形何得不異向言盲者謂不見今世後世善惡之報無目者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梵志心解即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般陀變形爲第一也（此之羅漢且偏據一長而云第一若論實德神解並皆第一也）如增一阿含經云時世尊於十五日說戒時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衆從祇洹沒詣阿耨達池時龍王至世尊所頭面

禮足在一面坐觀衆空無舍利弗今無此坐佛告目
連言汝速至舍利弗所以我聲告目連承教往舍衛
城語舍利弗言佛呼汝來阿耨達龍王欲得相見舍
利弗自解祇支帶著目連前謂目連曰汝有神足舉
此衣帶結目連執帶不能移動盡力欲舉地皆大動
舍利弗便舉目連著東弗于逮又以帶纏須彌山目
連便舉動須彌山舍利弗復以此帶纏如來座目連
遂不能動捨帶還龍王所遥見舍利弗已在前至結
跏趺坐繫念在前目連白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
故舍利弗後沒先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有大智慧佛

告目連衆多比丘無恭敬心於汝言舍利弗神足勝汝汝可於此衆中現其威力對曰承教即於座起往須彌山頂以一足蹈山頂舉一足著梵天上蹴須彌山使地六反震動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目連說偈時六十比丘因此漏盡意解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告跋陀羅菩薩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華從母右脇出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酬對唯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楞嚴三昧佛涅槃後四百五

十歲當至雪山爲五百仙人宣揚十二部經教化令
住不退巳至本生地於空野澤尼拘樓陀樹下結跏
趺坐入首楞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光徧照十方
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圓光嚴顯面
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五百化佛有五化菩
薩以爲侍者佛告跋陀波羅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
通變現不可具說若有衆生但聞文殊師利名除却
十二億劫生死之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之處恒生
佛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嚴稱文殊師利名一日
至七日文殊必來至其人所若有宿業障者夢中得

見夢中見者於現在身若求聲聞以見文殊師利故
得須陀洹乃至阿那含若出家人見者以得見故一
日一夜成阿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王子於
禪定中爲說深法亂心多者於其夢中爲說實義令
其堅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我滅度後一切衆生其
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
道若有受持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
鼻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淸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
忍又賢愚經云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羅柰王
名波羅摩達王有輔相生一男兒相好備滿身色紫

金姿容挺特輔相見子倍增怡悅其母素性不能良善懷妊已來悲矜苦厄悲潤黎庶等心護養父召相師令占相之相師見喜因為立字號曰彌勒其兒殊稱合土宣聞國王聞懼恐大奪位聞其未長當預除滅即敕輔相聞汝有子容相有異汝可將來吾欲得見時宮內人及父知王欲圖甚懷湯火餘經權計即報王言近遣向南天國外舅家養來奉侍王其兒有舅名波婆梨在波婆富羅國為彼國師聰明高博智達殊才五百弟子恒逐諮稟於時輔相憐愛其子懼被其害密計遣人乘象送之舅見彌勒觀其色好加意愛養敬視在懷其年漸大

教使學問一日諮受勝餘終年學未經歲普通經書時波婆梨見其外甥學旣不久通達諸書欲爲作會顯揚其美遣一弟子至波羅柰語於輔相許兒所學索於珍寶欲爲設會其弟子往至於中道聞人說佛無量德行思慕欲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爲虎所噉乘其善心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竭所有爲設大會一切都集設會已訖大施達嚫人得五百金錢財物罄盡有一婆羅門名勞度差最於後至獨不得食唯與五百金錢勞度差言聞汝設施云何空爾若必拒逆不見給者汝更七日頭破七段時波婆梨恐有惡

祝及餘蠱道事不可輕深以爲懼前使弟子終生天
者遥見其師愁領無賴即從天下來到其前問其師
言何故愁憂師具廣說天白師言勞度差者未識頂
法愚癡迷網惡邪之人竟何所能而乃憂此今惟有
佛最解頂法無極法王特可歸依時波婆梨聞天說
佛即重問之佛是何人天即說佛功德智慧不可稱
計今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婆梨聞歎佛德自思
必是我書所說佛星下現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
有此即敕彌勒等十六人往看相好心念難之我師
波婆梨爲有幾相我師年幾我師是何種姓我師有

幾弟子若荅如數斯必是佛汝等必爲弟子遣一人
語我消息時彌勒等進趣王舍近到鷲山見佛光明
種種神異衆相赫然益以歡喜即奉師教遥以心難
佛遥荅之一一無差深生敬仰頭面禮訖佛爲說法
其十五人得法眼淨求索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
法衣在身重爲說法成阿羅漢十六人中時有一人
字賔祈奇是波婆姊子即遣往白消息還到本國具
以聞見廣爲說之波婆聞喜即從坐起長跪合掌向
王舍城誠心請佛唯願屈神來見接濟如來遥知屈
申臂頃來到其前禮已舉頭見佛驚喜佛爲說法逮

阿那含於時世尊尋還鷲山唯彌勒一人不取小果誓發大願志趣菩提也
佛告諸比丘於未來世此閻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
博無有山川地生輭草猶如天衣爾時人民壽八萬
四千歲身長八丈端正殊妙人性仁和具修十善彼
時當有轉輪聖王名曰勝伽晉言具也彼時有婆羅門家
生一男兒字曰彌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衆好畢滿
光明殊赫出家學道成最正覺廣爲衆生轉妙法輪
其第一大會度九十三億衆生之類第二大會度九
十一億第三大會度九十億如是三會說法得蒙度
者悉我遺法種福衆生皆得在彼三會之中阿難白

佛不審從何造起名爲彌勒佛言過去久遠習慈三昧定意柔輭更無害心故字彌勒梵云彌勒此曰慈氏故彌勒者亦是姓也餘經云過去有佛巳字彌勒值佛立願同名彌勒字阿逸多者此云無能勝智過於人故云無能勝也

頌曰

賢人執(元)度　弱喪升虛遷　師通資自發
神光照有緣　應變各殊別　聖録同靈篇
乘乾因九五　逸響亮三千　法鼓振(元)教
龍飛應人天　恬智冥微妙　縹眇詠重(元)
磬紆七七紀　嘉運莅中旛　挺此四八姿

映蔚華林園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晉沙門竺鳩摩羅什

宋沙門釋法顯

晉長安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羅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皆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

以妻焉旣而懷什什在胎中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
大寺名德旣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
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
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
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
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
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
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
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
不嘗進即敕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

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度辛頭河至罽賓國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材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

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
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隻秔麵各三斗酥六升此
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
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
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好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
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
護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
數人與優波掬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止可才
明儁乂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
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

其故荅云兒心有分别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門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内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厲二龜玆王必謂出我國而彼尊之是我尊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玆王果遣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荅等事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筭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

符契爲性率達什初學小乘後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論等頃之隨母進到温宿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温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温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有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乃更設大集請問方等經奥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

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皆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鑪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爲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

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禮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宏)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

有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織師織錦極令細好織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織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效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尙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尙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州時苻堅

僞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部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

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其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諫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

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
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
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
定也後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
宏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
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
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
請興宏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
變爲茝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
破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

迎什入關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
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
則窮年忘倦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
漸多而天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鋭志講
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
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故不與梵本相應興使
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
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
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

欣贊翼以佛道沖邃其行惟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
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
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
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
講說新經續出大小乘經論凡有三百九十餘卷名
在別傳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於時四方義士萬里
必集盛業久大於今式仰諸方道俗英賢之徒如釋
慧遠等學貫羣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
決乃封以諮什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
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

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
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
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淸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
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
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
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
二卷并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改刪辭喻婉約莫
非(元)奧什爲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罕有
其匹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勌姚主
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

可使法種無嗣於是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省覺四大不愈口云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宏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時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宏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宋江陵辛寺有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志勵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

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摽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葱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雪山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顫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

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
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
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
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
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
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
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
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
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
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

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儁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
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荅
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
横石塞於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
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
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
蛇兩耳悉白衆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
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
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
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綫經

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二年學胡語胡書方躬自書寫
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
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
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
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
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黒風水入衆皆惶
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
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
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
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此沙門使

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若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俛仰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藋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可測何方即乘舩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信敬志聞沙門遠至躬自迎慰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宏通何期未果不得久停

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䭾跋陀於道場寺翻譯經律論等百餘萬言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二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音釋

呴抽知切噍也　氂呂支切十毫曰氂　屣踈士切履屬　篲徐醉切帚也　蹴子六切踐也　嚫初搥切施也　蠱公戶切師巫以左道惑人也　眇亡沼切　倜儻倜他歷切儻他朗切倜儻卓異貌也　隙綺戟切璺也孔也　惋烏貫切懊歎也　腊思亦切乾肉也　窅烏皎切深遠也　鄯時戰切　狼狽狼盧當切狽邦妹切　揆渠委切度也　縞古老切白也　茝齒改切香草也　紕匹夷切䟽也　翮下革切鳥之勁羽也　翹渠堯切企也

前署山東濟陽縣知縣蘭陽主簿南豐劉彬母張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宿命篇第十八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宿習部
五通部

述意部第一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脩短明昧之理無恒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拆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惑見

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豈能永斷習

因感茲勝報也

引證部第二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

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

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由器故有

勝覩相聞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

映蔽故評日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

趣於理無違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

知他心等何故不說荅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

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爲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因至出胎時又復不爲産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悟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

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天）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

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脩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即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脩羅共鬬定當須我作是念已即便向彼帝釋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上香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須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三十二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莖蓮華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

七寶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内有七天女一
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妓女一一妓女皆
作天樂作是化巳屈伸臂頃往詣帝釋殿前而往帝
釋見巳即與眷屬升其常頭之上自餘三十三天輔
臣各將眷屬升餘三十二頭之上升巳即便舉身凌
空迅疾往詣遊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比知非是正
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
未盡如下狼知女心殺兒而去此即下亦知上何言
下不知上耶且處從多而說上得知下下不得知上
若細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又新婆沙論云如王

舍城內有一屠兒名曰伽吒是未生怨王少小知友
曾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恣汝請
後未生怨害父自立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
隨汝意求伽吒白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獨行屠殺
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
屠兒白王諸善惡業皆無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
汝云何知伽吒白王我憶過去六生於此王舍城中
當行屠殺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
歿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爲知友故知善惡其果定
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

皃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王舍城
内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
業與果今盡却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
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復有說者此極
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餓
鬼趣念彼所受飢渴苦時徧身流汗深心怖惱息諸
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
過去五百生中墮地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
孔中徧皆血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穢每日詣水澡浴
浣衣衆人謂之計水爲淨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宿

命智有何差别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超知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來是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偏通五趣然有強弱三塗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爲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

有修禪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爲此等智之所覆隱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如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見險隘處修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業力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餘說若諸有情施他種種大妙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不造惱害他業恒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不爲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是故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胎及出胎時不受衆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第三鬼趣中亦有生

處得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爲鬼所魅羸瘦將死呪師問鬼汝今何爲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嘗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嘗害彼命怨怨相報於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呪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見已趁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即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嘗食我兒

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子此乃怨讎相報理當
法爾何以生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害
者我即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怨心時狼即便起
坐思惟觀彼女人之心仍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
言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兒命而去此乃自
識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心此爲良驗自餘鬼及天
趣並識宿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篇經論具說不煩重
述然此二智非是種智論他心宿命二種智唯據靜
慮禪定發得此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第五地
獄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智生荅如涅槃經中五

百婆羅門爲彼仙育國王殺巳至於地獄發三善念
憶本所作即其驗也又如論說地獄衆生亦能念知
獄卒等心亦是其驗也

宿習部第三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爾時衆
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開緣樹上
下聲如獼猴或旋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
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猴
聲耆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

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兒戲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獸而作非法如是惡聲徧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敕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鄉園中爲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時歡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爲作何等臣所不知爾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遥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時諸獼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

奉上大王者大王見巳與諸大衆俱至佛所爲佛作禮右遶三帀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殖何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爲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猴使外道笑惟願世尊爲我分別令我開解佛告大王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彼佛滅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

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如沙門法偏袒
右肩手擎香鑪遶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
獼猴有好善心即爲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
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
起復採華散比丘上爾時比丘即爲獼猴說三歸依
爾時獼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
比丘爲受三歸已次當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能
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慇勤三爲懺已告獼猴言法
子汝今淸淨是名菩薩汝今盡形壽受五戒已求阿
耨菩提爾時獼猴依教受巳發願巳竟踊躍歡喜走

上高山懸樹墜死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即生兜率天上值一生補處菩薩爲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華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巳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　處處隨取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獮猴　從於犯戒生　持戒生天梯
破戒爲鑊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閣　諸天爲給使　衆寶爲牀帳
摩尼華瓔珞　值遇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墮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臥在鐵牀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獄
鐵丸飲融銅　如是等苦事　常爲身瓔珞
若欲脫衆難　不墮三惡道　遊處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白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荅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

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爲親友邪命
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如蓮華數滿十
八隔具受諸苦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
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融銅
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復墮牛猪狗猴中各五百
身緣前供養持戒結誓要重今復遇我得生天上持
戒比丘即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獼猴天子聞
此語已心驚毛竪懺悔前罪即還天上佛告大王彼
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
前功德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補

處菩薩從是巳後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號師子月如來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言即起合掌偏體流汗悲泣雨淚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為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柰國拘睒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視之如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為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

尼見諸惡人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昇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恒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爲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爲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戒尼罵羅漢尼者今者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汙彼比丘尼者今瞿迦黎及王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

可不愼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求佛出家並成羅漢餘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遶佛千帀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上值遇彌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光同名並金光明如來又處處經云佛言有憍梵鉢提巳得阿羅漢道反作牛齝弟子問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三十世作牛

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齝食若依智度論問何以作牛苔由過去世經他穀田取五六粒粟口嚐吐地以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脚齝食也

五通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爾時有妙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徹見一閻浮內衆生之類麤細好醜城郭樹木或有人眼能觀二三四天下不須眼通生便觀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能別知一不修耳通

一一曉了或有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某處來生此間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有人不修習神通知他人心行善惡趣向生處有緣衆生無緣衆生並悉能知或有人身能飛行周旋往來不修身通身便能飛無所觸礙履空如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見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或有聞一天下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悉能曉了或有人除去識垢內外無瑕得意聖通自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

母眷屬國土清淨悉能識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法性強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心念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悟意想如空便能舉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千大千剎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所罣礙或有人臨當成佛以智慧力除衆生垢坐樹王下不起於座故得成佛六通清徹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凡夫所得通　猶如諸飛鳥　有近亦有遠
不離生死道　佛通無礙法　眞實無垢穢

念則到十方　往返不疲倦　以慈念衆生
得通無罣礙　仙人無通慧　轉退不成就
我通堅固法　要入涅槃門
爾時座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識法是一是若干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遊諸佛刹爲識致身爲身致識若身致識則無六通若識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惟願世尊報我此義佛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爲第一義問爲世俗義問若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無識何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

著汝問金色此有爲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義我今爲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軛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識共俱無有前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頌曰

善惡宿熏習　感報各殊方　曾爲鬼害怨

或作狼雔殃　屠兒憶殺業　須蜜戲獮鄉

宿祐除患者　在處遊天堂　觸類興淸遘

目擊洞兼忘　凡聖欽嘉會　賢愚慶流芳

四生行善業　六趣感神光　苦樂雖殊别

同知命短長

感應緣略引九驗

晉羊太傅

晉瑯琊王練

晉河内向靖

宋釋曇諦

魏釋乘師

隋崔彥武

唐釋道綽

唐劉善經

魏釋元高

晉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祜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祜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氏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

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説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爲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其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爲荆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敘説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殷懃重也

晉王練字(元)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悦之輒語

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爲弟子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之奇珍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云

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喪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乃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

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録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

右三驗出冥祥記

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甞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

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䂬道人忽喚䂬名䂬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䂬經為宏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䂬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䂬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宏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宏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記周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

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元魏之時有北代秉禪師常受持法華精勤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爲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其第五郎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秉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靈机可速除却弟子聞驗抱師悲慟哀傷人衆道俗奇怪將爲大徵父母戀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猒離恒樂靜居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望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爲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脩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容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曰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穴中

試令人採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尚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盧文勵說亦大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録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并州元中寺釋道綽姓衛并州文水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昔鸞師專崇習業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於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當成但餘報未盡并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士女等衆以裾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插者經七日乃萎及餘

善相不可殫記至年七十忽然亂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斯嘉應也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母所撫育其母平生恒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悅忽之間見其母曰我爲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即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恒以母禮事之隰州沙門善

撫與善經知舊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爲余令言之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元)高俗姓趙氏其兒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弟信乃以墨點兒左肋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於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僧慧永法眞等說之 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音釋

拓他各切開也　迫窄迫博陌切窄側革切迫窄猶狹也　趁丑刃切逐也　券去願切契也　睒失冉切　齝丑之切食巳復出嚼也　軛於革切轅端橫木也　遘古候切遇也　祜胡古切　瑯琊瑯魯當切琊以遮切　琰以冉切　靖疾郢切　麈之乳切麈屬尾能生風　鏤盧候切刻也　䂮離灼切　萇直良切　机居矣切几案也　殫多安切盡也　齓初覲切毀齒也　輟朱劣切止也　滏扶雨切　娠失人切孕也

直隸天津府同知金匱秦承霈妻楊芸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至誠篇第十九（此有八部）

述意部　求寶部　求戒部
求忍部　求進部　求定部
求果部　濟難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機不赴勵己尅意盡未來際所以一一宏誓莫不忍智相應心心廣博皆在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松筠起願逾於金

石歿命護持深心救濟㊄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
有此則功被三祇果周十地也
求寶部第二
大意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旃
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
我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爲衆
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
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復至金城
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至水精城龍王
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瑠璃城龍王

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龍王遂發願言後得道
時願我為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大
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
言我海中雖多衆珠名寶無有此珠便敕海神要處
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
寧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
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難保我幸得之今為
此子所奪非趣也即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
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抒盡海水海神
知之問言卿志奇高海深三百三十六萬由旬其廣

無涯柰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束日尙可墮風尙可攬大海水不可抒令竭也大意笑荅之言我今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彌山其血流過五河尙欲斷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可抒我昔供養諸佛誓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便一心以器抒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抒水三分已二於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知其

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復飢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昔大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致此四珠衆寶隨之佛言乃昔維衛佛時大意常以四寶爲佛起塔供養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共起寺或懸繒蓋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說者今皆值佛並悉得度故僧祇律云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終不能減毛髮許感其專精即還其寶是時海神爲婆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力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求戒部第三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荅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賣幾錢荅金錢一千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蓑眼如赤丁舉體鱗甲

更互開口如魚鼓鰓仰接飛鷀蹈地沒膝口熱血流羣衆數千直捉薩薄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捲拳之捲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蹹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唯背得動羅刹以偈語薩薄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踉復何爲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攝心如金后

終不爲汝猥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　爲人多力膂　從來食汝輩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爲自寛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

當以乞此羅刹作頓飽食即說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乘　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

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乘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閒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爲服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剥其皮龍自念言

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
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
此人爲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旣以失皮赤肉
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
其身爲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我此身以施諸
蟲爲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
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尙能堅持禁戒至
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故犯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
過去有一黑蛇蟄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羖
羊呪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犢子前然火呪

之化成火蜂入蛇穴中燒蛇蛇不堪痛然後出穴羖
羊以角抄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舐毒不爾投此
火中黒蛇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甲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爾時黒蛇者今舍利
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況今更取所棄之樂

求進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於迦尸國毗
提醯國二國中間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

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將五百商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商主語言慎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於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荅言我聞汝名故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杖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右手託右手亦著以右脚踏右脚亦著以左脚踏左脚亦著又以頭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

汝以手脚及與頭　一切諸物悉以著
餘外何物而不著　商主說偈而荅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　一切財錢及刀杖
此諸雜物雖入沒　唯有精進不著汝
精進若當不休息　與汝鬪諍終不廢
我今精進不休息　終不於汝生怖畏
時鬼荅言今爲汝等故五百賈客盡皆放去

求定部第六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提樹端身不動誓取菩提遠出自宮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剎帝利子可起此座今濁惡時衆生剛強定不能證無上菩提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以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

汝今所言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大地
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起此座者定無是處
後魔將三十六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執持戰
具色類無邊徧三十六踰繕那量俱時奔趣菩提樹
下惱亂菩薩皆不能得菩薩身心不動逾於蘇迷山
也

求果部第七

如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
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
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

心生美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
我諸少比丘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
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餚饍請少比
丘求乞四果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
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爾果時老比
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毱打其頭
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
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爾須陀洹果然
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當與爾斯陀含果時
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復移坐諸少比丘復

以毱打頭而語之言與爾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爾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毱打而語之言我今與爾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信受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爾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毱撩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爾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餚饍種

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況至心也又雜寶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誠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齋食已記求老比丘爲我說法獨敷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愚闇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

思惟有爲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已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己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慙恥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恩來蒙得道果故齎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尅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濟難部第八

如僧伽羅剎經云昔者菩薩現爲鸚鵡常處於樹風吹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鵡思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

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
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
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爲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
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
疲乏不以爲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荅曰
我救此林愍衆生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
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
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爲期天帝
言誰爲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
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宏誓即爲滅火始終常茂不

爲火燒紲紲云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其言驗矣頌曰

志誠抱氷雪　暮齒追桑榆　太息波川迅
悲哉人代拘　歲聿皆採穫　冬晩懼嚴枯
精誠求施戒　忍精定慧眸　結侶同共遠
勝地心相符　商人不顧死　羅刹未能逾
求寶竭大海　神怖捧明珠　寄言求道者
立志菩提株

感應緣詳夫古今無問道俗但有至誠尅必感徵但列外中有三內中十一內外合說略述

一十四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元)

楚熊渠夜行射石
楚干將莫耶藏劍
宋韓馮妻康王奪
宋伏萬壽念觀音
宋顧邁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
宋韓徽念觀音
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服松吞石
唐董雄念觀音

唐沙門道積誄志

唐沙門法誠誦經驗

唐比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元元謂持刀者曰我頭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絶尋後見元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含元緩我少時而死 右一驗出冤魂志

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

石爲之開況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
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干將莫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其
劍有雄雌其妻重身當産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
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
戸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
楚王楚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雄雌雌來雄不來王
怒誅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
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
我語汝子出戸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

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
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
眉間廣尺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
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
莫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
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
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僵
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
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
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

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
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三皆俱爛不可識別分其湯肉
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宋時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因之論
爲城旦妻密遺馮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
日出當心旣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
臣賀對曰其雨淫淫言秋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
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乃
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
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

屍骨賜馮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冢相望也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木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睢陽有韓馮城其歌謠至今存焉右三驗出搜神記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行參軍假訖返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

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
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
也迴舳趣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
方悟神力至設齋會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爲衛府行參軍元嘉十
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后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
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船
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
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
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宋沙門慧和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爲白衣隷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完整袴褶易其衣提藍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荅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但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旣而軍人揮刃屢趺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支江其叔幼宗宋末

爲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於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斯而巳徽本嘗事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巳而視其鎖鑵然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鍱徽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通感即免釋之徽今尚在勤業殊至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未雖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縣吏杜道策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形而已道策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腳外而械雍猶在焉道策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策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

知必已尙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珍）族兄璉親識子喬及道策聞二人說皆同如此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棲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麪三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脯雜果體畏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恒來意亦不耐毒醬蒜以却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住抱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

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開既至居於昭德佛圖服縷麤弊背脛恒袒於屋内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爲帳褌於其中絶穀七載常御雜藥藥有松脂茯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之許昌昇平三年來至建業復適番禺住羅浮山蔭臥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遺言露屍林裏弟子從之陳郡袁彦伯興寧元年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登遊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 右六驗出冥祥記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為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韋琮鞫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元司直王欣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欣元欣元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鉤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開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欣元等至明告李敬元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元素不信佛法其妻

讀經常謂曰何爲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欣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徧晝鎖解落視之如雄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免 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既莅元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産之苗裔矣昔子産生初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用好學該富宗尙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博通經綸大小洞明成匠道俗並聞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

重愼譏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衆曰女爲戒垢
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汙心况復
面對無染且道貴淸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
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汲齒未登參
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己淸貞高蹈河東英
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滿初初於普濟寺創營
大像百丈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
者父請積繼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寶而崇
樹之修建十年雕裝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
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

相續不絕既寤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弈相臨園磑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撝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贍退靜歸閑爲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元）寂寵居上宰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

癖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
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元）素同
憂無能忤者積憤歡内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
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其文斯在且沙門塵外之
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爲禦侮之卒乎遂引沙
門道遜神素等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
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
益是可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
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
隆平魏重干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

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聖誠言行道禮誦爲國崇福冥益百姓神鬼護助(寧)可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縱以殘生遍充步甲者則未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傍爲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目直視曰異哉值斯人乎何爲心氣太重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屈詞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驕其毒心加又舉意輕凌雖復當時獲寢而禍作其兆卒爲城人薛宗所害但積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爲魚肉既出

家後呵責本緣挫拉元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
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
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可自知將
委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
十九矣何遽辭乎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吾將
年七十剌史完吾增爲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尅
厲視吾所行又曰經不聞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
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慕惜罕疇
唐終南山悟眞寺釋法誠俗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
幼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和爲師和亦鄉

族所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
火騰焰昇帳遂即追悔和性潔無染人或弄之密以
羊骨水洗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爲
若此也誠奉佩訓勗常誦法華用爲恒式法華三昧
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温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
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智於即入淨行
道重覼匠工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
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陻山閒谷列棟開甍前對重
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寔奇觀也又竭其
精志書寫受持宏文學士張孝靜者是張璜父時號

銀鉤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戒潔齋洗淨身口含香汁身服新衣然靜長途寫經紙別不盈五十誠倍與值募令精好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已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其尅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儛下至經案復上香鑪攝靜住看自然馴狎久之翔逝來年經了將事與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唳哀號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營齋供慶日次中時怪其不來誠顧山峯曰鳥既不至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顯施輕薄致使無徵言已

歘然飛來旋還鳴囀入香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逝前後呈祥重疊難述誠素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惡略經偈妙辭自寫令誦皆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忘以收舉忽屬洪雨滂注溝澗走往看之案乾獨燥餘並流波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寤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刹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

浣訖又索終畢傍自檢校不許營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假絃歌顧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好住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至憂悔也言已出口光明照於楹內又聞異香苾芬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誠之誦業一夏法華斷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徧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度訖不共他言略計十年之功一萬餘徧 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

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慙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旣而開視文字如故故知抄寫深如潔淨比來無驗只爲不殷 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音釋

抒神與切引而泄之也鰓蘇來切魚領下也鷁於句切鳥名扠初加切挾取也蹹
徒合切踐也羈居宜切係也跳踉跳田聊切踉呂張切跳踉躍也棍胡本切緊也
膂力舉切脊骨也腥臊腥桑經切臊蘇遭切蜇陟列切螫也羖公戶切牡羊也舐
甚尒切舌取物也嗤赤脂切笑也餚饍餚胡交切凡非穀而食日餚饍時戰切具食也
毱居六切毬也穫胡郭切刈也眸莫浮切目珠子也鏃千木切矢鏑也砥諸氏
切購居候切以財有所求也僵居良切仆也踔楚教切越也躓支義切睢
宣佳切睢陽邑名舳直六切舩後持柁處也諜達協切游偵也褶席入切袴也爆

布佼切火裂也吒丑亞切噴也鏙七罪切鍱胡頰切鐵鍱也齧魚列切噬也蒜
蘇貫切葷菜菅居顏切草名鞫居六切窮理罪人也蒞力地切臨也裔以制切種
族也磑魚胃切磨也擐胡慣切貫也拉落合切折也䞋初覲切施財也陻伊眞
切塞也甍眉庚切屋棟也瞰苦濫切俯視也瓚才贊切瘞於戲切埋也

內閣中書舍人東鄉吳嵩梁妻蔣徽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神異篇第二十此有五部

述意部　勔通部　降邪部

胎孕部　雜異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凶鋭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后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遥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後

空靈迹怪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若其夸衒方伎左道亂時因藥石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天上雞鳴雲中狗吠蛇鶴不死龜蔡千年稱爲是異未可較其聖變也今之集者且録聲聞三五之神異若論諸佛菩薩聖德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局此章矣

勱通部第二一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荅阿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滅一劫如是爲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等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爲說法安住正法爾時阿難念言我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旣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云何手擎阿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

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
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
終不能知我身所在爾時大迦葉荅阿難言我念一
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諸
山之屬以口一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
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
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
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
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
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能令大火

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
爾時彌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
化華聚若須彌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
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爾
時富樓那䓁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
者便爲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
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
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
手迴轉不以爲難又我能以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
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

生有損減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爲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爲我宣說隨機獲益無有滯礙爾時羅睺羅荅阿難曰我念往昔以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害一切水聚各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即於東北至一佛界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栴檀香還持供佛香氣徧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爾時須菩提荅阿

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宏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已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宴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諸佛昔所未見今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彌頂天帝釋邊撮取一掬栴檀末香往彼無量諸世

界中供養向時爾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
住是閻浮供養承事

降邪部第三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
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集撰選宿
舊取五百人皆誦四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
集議言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髮頭禿人我等宿
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祝婆羅
門語諸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
祝力作魔醯首羅身飛行至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

從我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
共然可到七日頭善祝婆羅門即自祝身化作魔醯
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頭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
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
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
立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
廂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魔醯首羅何
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荅言須飲食即敕廚中
擎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
巳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荅言先不約敕不知

當食何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食剃頭
禿人阿恕伽王即敕一臣汝往到雞頭末寺語尊者
耶奢王宮内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
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黎來爲我
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
備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恕伽王有
五百婆羅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
汝沙門作食上座耶奢即語維那鳴椎集僧起辭衆
僧言我年以老耄我爲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
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

所堪能惟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奢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不待即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荅言更相推致令及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爲此

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荅言此
魔醯首羅欲得阿闍梨爲食隨阿闍梨欲爲作食不
爲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
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勑廚宰擎食來與食一案食
悉皆都盡如是擎五百案食與皆都未足王復勑廚
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擎來與沙彌得食忽爾都盡問
言足未荅言未足飢渴如本廚監白王飲食都盡王
言庫中麨脯乾食一切都來儵忽都盡王問言足未
荅言猶未足王荅言一切飲食悉皆多盡更無有食
沙彌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噉盡如

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醯首
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彌即時座上舉手從
虛空中攝頭復噉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
使盡復不噉我以不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
佛法檀越終無損減慎莫驚怕即語王言王能共至
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
沙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
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
被著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
頭魔醯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慙愧

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大衆而共角力猶如鶴尾俟於鑪炭猶如蚊子與金翅鳥角飛遲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角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慙愧得須陀洹道

胎孕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舐即便有身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

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要此女言遶我舍七帀當與汝火若去時亦遶七帀莫行本跡異道而還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遶舍周帀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此妙華彼具荅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爲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師占言當生千子王大夫人聞巳生妬漸作計挍恩厚招喻鹿女左右

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人以物縵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籃裏擲於河中還爲解眼而語之言看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爲生何物而荅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即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徒衆從夫人婇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下見有一籃即便接取開而看之見千葉蓮華葉葉

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
歲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
作何等時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
有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況有千子常貢獻
他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
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
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却
夫人荅言但爲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
作臺已竟夫人在上而坐爾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
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愼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

千子問言何以爲驗母荅子言我若構乳一乳有五百岐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即時兩手構乳一乳之中有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衆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讎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爾時嫉妬夫人縵他目者文鱗瞽目龍是也爾時父者白淨王是也爾時母者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爲王夫人佛言

此女過去世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并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佛女取草採華爲之敷草座散華著上待辟支坐女怪母遲上一高處遥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急疾鹿驟而來母既至已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訖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我將來恒生聖十如今聖人以是業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

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騾故生鹿鹿腹中脚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一華生以軟草故常得爲王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巳歡喜奉行又分别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嫁女在家向火煖氣入身遂使有軀父母驚怪詰其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母重問加諸杖楚其辭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責辭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煞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試見枉如是王即檢

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爲王即內之宮裏隨時贍養日月遂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允)神即許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者栴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荅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食此米斗用之無盡甘露蜜瓶食之無滅而消百病珍寶之囊

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不可筭計國王聞之即遣衆兵欲往攻奪其人擎杖飛遊擊敵摧破強衆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患

雜異部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著地中前至春温開窖取種了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旹無有手足亦無頭目如頑鈍肉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著平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蟲即語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

皋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人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黃駐車而呼穀賊汝爲何在是間荅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久便辭别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荅言是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掘即得甕金家室歡喜輦載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福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現又譬喻經云王舍城東南嵎有一汪水城內溝瀆汙穢屎尿盡趣其

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汪水內身長數丈無有手足而宛轉低仰戲汪水中觀者數千阿難分衛見而往觀蟲即跳踉波浪動涌具以啓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爲衆會說蟲本末以釋衆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囑寺主言曰足以吾珠供僧比丘

言諾即皆受之後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爲供衆衆
僧問言前賈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
施我耳若欲奪吾糞可施汝若不時去劓汝手足投
於糞坑衆愍其癡默然各去故知惡祝不可不慎又
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
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復有一鬼逐來瞋罵云死人我
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
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
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
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便語言前鬼擔來者是

後鬼大瞋捉其人手拔出著地前鬼愍之急取死人
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脚頭脇舉身皆易於是
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
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空我今定有身
耶爲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
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爲我身
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爲道得阿羅漢果
又善信經云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陀祇主猒天下萬
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
有黒頭蟲身長丈五蟲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

前嚙大蟲蛇聞藥香屈頭欲走蛇身羅藥樹身即中
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
衆惡毒氣皆悉消滅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
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
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
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脩羅鬬時碎落閻浮提
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旣滅盡變成此
珠以爲利益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
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
龍神不能得見唯娑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

寶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爲酪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爲酥火珠光明能然海酥究竟無餘光明能然海酥永盡無餘頌曰

至聖冥運　罔慮罔識　神功掩暉　賢愚難測

善惡共居　昇沈同色　對事思悟　知之神匿

處染不涅　遺塵攸息　匪伊元覽　敦肩其極
省己愚惰　高慕齊德　萬代揚名　千齡福力

感應緣（畧引十八驗）

晉沙門釋曇邃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仕行
晉沙門釋耆域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揵陀勒
晉居士抵世常

宋參軍程德度

齊沙門釋宏明

齊沙門釋法獻

隋沙門釋普安

隋沙門釋法安

隋沙門釋慧侶

唐沙門釋轉明

唐沙門釋賈逸

唐沙門釋法順

唐兗州鄒縣人張忘字

諸傳雜明神異記

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徧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戸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其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邃終不知所在

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許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元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救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矣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晉沙門仕行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字沈正循心直語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

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日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烟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冝爲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旣而一積煨燼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齎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闍維之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眞得道法當

毀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也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舡北渡舡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舡達北達耆域亦上舉舡皆驚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日無所應荅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爲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眞誠但爲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

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爲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爲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擧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尙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臥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梵唄三偈訖爲梵呪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擧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差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脚風攣經年域爲呪

應時得申數日起行滿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愠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旛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與一納袈裟隨身謂

法興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洛陽寺中中食訖取道人有其日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中又域所遺估客及駱駝奴達燉煌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弟子潔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款曲計其旬日又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尚純朴不表辭飾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

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麤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尙旦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齎乾飯數升還恒有餘有人甞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橫臥窟前調語曰我奪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曰天地長久尙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涕流調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終後

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問和尙尙在此耶荅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見其屍

晉揵陀勒不知何國人也嘗遊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焉後語人曰盤鵄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旣至唯草木深蕪莫知基趺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竈開鑿尋求皆如

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旣修勒爲僧主去洛百里毎
朝至洛邑赴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復
去來早晚未曾失中晡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
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
吾袈裟可以不倦旣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
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

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
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
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丘姿形頑
陋衣服塵敝跣涉塗濘來造世常常出爲作禮命奴

取水爲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見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歎自撲泥中時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度爲衞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鵜窠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

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儵然而滅得度甚祕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於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右六驗出冥祥記

齊永興柏林寺有釋宏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内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荅曰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

今墮圖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以齊永明四年卒于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齊南海荊山有釋法獻是廣州人始居此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薇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藏薇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斷何不早治獻驚起往視垂

將委地中其手接得無所損後不知所終

隋終南山楩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涇陽人也

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沒齒

栖遲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釋卷遵修苦行

亡身爲物常遊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嗅而不食

常懷耿耿不副情願值周廢教恒共頎德三十餘僧

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雖被間徹

皆獲免難時有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窟

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覲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

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

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歷佛教大興廣募遣僧依舊安置時楩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住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

息怒限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甕受五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得動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挾取油甕如語得脫又龕南張鄉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

欲棺斂安時先往鄮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遥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公死矣無由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其至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傍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忽起匍匐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筥答以當佛坐令和遶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揺逸道俗崇向其側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故於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卧失音百有餘日指撝男女

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旣見不覺下迎
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苦于時聲名更振村聚
齊集欲設大齋大萬村中有田遺生者家徒壁立而
有四女妻著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迥無覆身大
女名華嚴年巳二十唯有麤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
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
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周徧求物買無
一物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縻用塞明孔挽取
抖擻得穀十粒挼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旣
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遥擲

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困由昔
種慳業今得窮報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用希來報
作此願已以此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
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柰何
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
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是因田遺生女
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濟之女辦法衣仍
度華嚴送入京寺爾後聲名重振(宏)悟難述安居處
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
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社縛猪三頭

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價索錢十千安曰貧道現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儛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時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脞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尚噉之況人食米理至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遶安三匝以鼻啄觸若有愛敬故使效之南西五十里内雞猪絶祠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彌勵開皇八年頻敕入京為

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矣

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鶉觚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敝衣卒于終老到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更住慧日王所遊履必齎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致爾荅

王力使爾及從王人蹟達于泥海中應遭變怪皆預
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
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宏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
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
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
在講堂上手憑鵄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荅曰此太
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録至大業之始
帝彌重之威轢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
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志公澄公杯度一時
揔萃慧日道場有道藝者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

爲首又於東都爲立寳楊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十有八初將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宮內彌須愼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怪送柩太白賁奉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床前口出流涎毎有升餘將呈所表各獲靈徵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姓陽晉陵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眞佛毎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没命救之後

往嶺南歸心眞諦專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棲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禮接足將還山寺請見神力偘云許復何難即從牕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于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偘終日以三衣襆遥擲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

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

僧儀貌非宏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慍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洛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下敕放之而明雖被拘縶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曰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爲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敕乃揔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

大笑而受都無愛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
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縶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
還自在而恒居乾陽門内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
三衞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
計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衞嚴設又兼恒度至
開明二年即當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
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僞都之將敗故西達京師太
武皇帝夙奉音問深知神異特與禮敬敕住化度寺
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八
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徧國周

訪了無所獲有所諮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記諸道俗過未苦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揔持顧僧衆曰此寺不久當有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該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録戮之都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

唐安州沙門賈逸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讖形服改變遊涉不定或緇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經爲無識所恥有方等寺沙門慧暠學行通博因行遇之以紙五十張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諍

起舄被引禁官司責問列辯而荅紙盡事了如符本契徵應所合例皆如此未至一家云承鄉有女欲爲婚媾此家初許因往市肆唱令告乞云某家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婚數往彼門揚聲陳唱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屍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凊晏逸與諸羣小戲水側或騎橋檻手把弄之云抑羊頭捩羊頭衆人觀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楊家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

性柔和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斥重邃堪爲靈窟有因聖寺僧珍禪師本是順受業師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白足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旣有斯異四方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覩其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搆勸民設會供限五百臨時倍來供主懼少順曰莫遮通給千人供足猶有餘剩常有張河江張宏暢家畜牛馬性本憋惡人皆患之

責無取者順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善更無觝嚙
又毎年夏中引衆驪山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
恐有損就地指示令蟲移徙不久往示恰無蟲矣又
順患腫膿潰流逸有敬嗽之或以帛拭尋即除愈餘
膿發香氣氤氳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又有三原
縣八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兼有張蘇等亦患瘂順聞
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好人永即痊復又有武功縣僧
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龍遂陰託病
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嬈尋即釋放但有
瘴癘魔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呪術福力如是其

不測者謂有陰德所感故使感靈偏敬致言所所教多抑浮詞顯直正理敦實爲懷見有樹神廟室多即焚除汎愛道俗貴賤皆投讃毀兩途開胷莫二似如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漲無人敢度岸復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溢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通事多非一財帛靡悋通用無主但服麤弊卒無兼副朝野知委聞徹皇帝引入内宮崇敬致禮合宮歸仰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後承用言訖如常跏趺坐卒終於南郊義善寺春秋

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哀驚切因即坐送
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伏人馬
亘野悲號慟地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
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注屍所往者同聞學侶
門徒恐有外侵乃藏龕內不懼外竊四衆良辰赴供
彌滿右八驗出唐高僧傳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仕縣尉貞觀十六年欲
詣京赴選途經太山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
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徧禮拜訖至於第四子
傍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呪曰但得四郎交

遊詩賦舉措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垂殷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須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呪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胜髆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張云相隨過

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迴陵虛雉堞參差非常壯麗侍
衛嚴峻有同王者所居張旣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
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趨走而進
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絶張時戰懼不敢
仰視判官判官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侍宣
曰汝乃能與我兒交遊深爲善道宜停一二日讌聚
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别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
絲竹奏樂歌吹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
張至明旦因而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
其妻於衆官人前著枷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

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堦並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嘗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張與四郎涕泣而別立之仍囑張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

又知巳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
坐辴然笑曰爲憶男女忽怪先行於是巳死經六七
日而蘇也兖州士人說之云爾右一驗出冥報記
述征記曰桓沖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
異旣陟崇巘有一湖帀生桑樹有羣白鵠湖中有敗
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鬐向之使
者不敢飲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滿無
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鱧而目赤晝在湖中夜
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
食之可以愈邪病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

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絶香冷冬至甜温長老相傳云昔有採材人臨溪洗器流失酒杯後出於井中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牆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脱隻履若屐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槃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孔鄉子云井里之厥又云玉人

琢之爲天下寶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金鷄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遥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

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白緦武帝不許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論地鏡圖曰山上有薤必有金博物志曰妊娠者不可食薑令兒盈指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

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
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
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
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鮮
不足充餔㊀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
樹精爲青羊萬歲之樹精爲青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音釋

韜土刀切藏也 詭古委切詭異也 醯呼雞切 儵式竹切急疾也 䑛神紙切舌䑛也

擾如羊切卻退也 窖古孝切地藏也 莒居呂切 甕烏貢切甖也 嵎語俱切陬也

闐徒年切于闐國名 燎力小切縱火也 浚私閏切 紵直呂切綦屬 慍於問切心

所組積而怒也 漯吐盍切 盪徒朗切滌也 鴟昌脂切 礎創祖切負櫨石也 濘

乃定切泥濘也 闔胡閤切揔合也 葺七入切修補也 窯余昭切猶穴也 譪依改切 鄠

胡古切邑名 撝許爲切手指麾也 閴許鵙切寂也 揉耳由切以手挻也 甑子孕

切甗也 磧資昔切水渚有石者 轢郎擊切陵踐也 偘空旱切 偲相咨切 襆房玉

切 撼胡感切搖動也 梟古堯切 暠古老切 媾古候切合也 捩郎計切 驪

呂支切 潰胡對切自壞也 瘴癘瘴之亮切癘郎制切瘴癘熱也 漲知亮切泛溢也 脹

丑刃切笑貌 陟竹力切登也 巘語蹇切山形似甑者 艑婢免切舟也 鬐渠脂切

雩羽俱切 繐以歲切

候選通判仁和沈繹之妻蔣珩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11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感通篇第二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　聖迹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釋教肇自漢明繼至皇唐政流歷代年將六百輶軒繼接備盡觀方手有餘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雖霑餘潤幽言未圓夷夏殊音文義頗備推究聖蹤難以致盡故此土諸僧各懷鬱怏時有大唐

沙門(元)奘法師慨大道之不通愍釋教之抑泰故以貞觀三年季春三月弔影單身西尋聖迹從初京邑漸達沙州獨陟險塞伊吾高昌備經危難時値高昌王麴氏爲給貨資傳送突厥葉護衙所又被將送雪山以北諸蕃梵國具觀佛化又東南出大雪山昔人云葱嶺停雪即是雪山奘親目覩過此雪山即達印度經十年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具歷諸國東歸于闐婁蘭等凡經一百五十餘國備歷艱辛人理莫比至貞觀十九年冬初方達京師奉詔譯經兼敕令撰出西域行傳一十二卷至今龍朔三年翻譯經論未

似裝法師遊國博聞翻經最多依奘法師行傳王(元)
策傳及西域道俗住土所宜非無靈異勅令文學士
等揔集詳撰勒成六十卷號爲西國志圖畫四十卷
合成一百卷從于闐國至波斯國巳來大唐揔置都
督府及州縣折衝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是都督
府八十所是州一百三十三所是縣一百四十七所
是折衝府四洲所宜人物别異者並簡配諸篇非此
所明今之所録者直取佛法聖迹住持别成一卷餘
之不盡者具存大本冀後殷鑒知有廣略矣

聖迹部第二

西域傳云奘師發迹長安旣漸至高昌得蒙厚禮從高昌給乘傳送至瞿薩旦那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彼土自謂于道國也東二百餘里有媲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疾者隨痛以金薄貼像上痛便即愈其像本在憍賞彌國是鄔陀衍那王所造陵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毎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坌羅漢乃告敬信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乃雨寶滿街至七日夜累雨土塡略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時王都城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壤形大

如蝟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兵箭斷壞自然走退都城西五里許寺有浮圖高百餘尺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羅漢以右手舉浮圖安之函内乃下之無傾動也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稜伽山此云牛角山有寺像現光明佛曾遊此爲天人說法山巖石室有一羅漢入滅心定待彌勒佛其國南界接東女國又從國城西越山谷行八百餘里至斫句迦國即是沮渠處也國南有山立多羅漢塔松林鬱茂石室深淨有三羅漢現入滅定鬚髮恒長僧常剃之其五印度僧有證果者多止此室又

從國西北上大沙嶺度徙多河舊名新頭河行五百里至
佉沙國舊名疏勒國其俗生子押頭令匾遞從此南行五
百里至烏鎩國都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
數百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冥目而坐形甚偉大
鬚髮下垂覆于肩面國王以酥灌之擊犍椎此比丘
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佛在耶荅曰無今始聞已入涅
槃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曰已滅度矣即昇空化火
焚身又西南逾大葱嶺八百餘里至朅盤陀國其國
東南有大石室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定已經七百歲
其鬚髮長年别爲剃又越三國行四千餘里至達摩

鐵悉帝國都城寺內有石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飾
之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便止四周石壁莫測其
然有說聖力使之然也自高昌至于鐵門凡經一十
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者即是
漢之西屏鐵門之關見漢門扇一豎一臥外鐵裹木
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實惟天固南出斯門千餘里東
據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
境西流即經所謂博叉河其境自分爲二十國不可
具列名字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
安居坐至春分以其温熱雨多故也又順北下從呾

蜜國越十三國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
舍城國近葉護南衙也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
罐可容升許雜色炫曜金石難名又有佛牙長寸餘
廣八九分色黃白而光淨兼有佛掃箒用迦奢草長
二尺餘圍可七寸雜寶飾柄三物齋日法俗所感放
大光明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提謂城王城正北四
十餘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圖高三丈許各表靈迹即
釋迦初成道時元獻蜜麨長者本邑之髮爪塔也又
有佛僧伽胝鬱多羅僧僧腳崎又覆盋豎錫杖次第
立塔又度兩國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國度大雪

山東寺有佛齒及劫初獨覺齒長五寸廣四寸又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又有商諾迦縛娑舊云商那和脩傳法第三師大阿羅漢鐵鉢可受九斗并九條僧伽胝絳赤色設諾草皮之所績成以其先世於解夏日持此草施僧由此福力所被五百世來于中陰身生恒服之從胎俱出逐身而長阿難當度時變爲法服受具已後又變爲九條其齒鉢等並用金緘之羅漢從證滅定入邊際智以願力故留袈裟待遺法盡方乃變壞今已有少損信有徵矣又東入雪山逾黑嶺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王恒歲造丈八銀像自修供之王

城東三里北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有大寶藏近有外王逐僧欲掘取其神冠中鸚鵡鳥像奮羽鳴呼地動王軍皆仆起謝而歸寺北嶺上有數石室亦多寶藏欲私開者即有藥叉舊云夜叉變爲師子蛇蟲來震怒之室西三里大嶺上有觀自在像誠願者像亦現妙身安言行者城東南四十餘里曷邏怙羅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浮圖高百餘尺昔臣夜夢令造浮圖從王請舍利也及旦至宮有人持舍利瓶臣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鉢自開安舍利訖王使追之石已合矣齋日放光流出黑油

夜聞音樂王都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
山下爲龍立寺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有時煙起
或如火猛焰漸滅之時方見舍利狀如白珠繞柱入
雲還下塔中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齡
齓齒長一寸餘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
廣二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
使人王元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宫内供養又此寺有
佛髮青色螺旋右縈引長丈餘卷可寸許又西南古
王妃寺金銅浮圖高百餘尺舍利升餘每十五日夜
旋光繞盤曉入塔中城西南北羅婆路山頂盤石上

有塔高百餘尺舍利升餘山北巖泉是佛受山神飯巳漱口嚼揚枝因生今爲茂林寺號揚枝又從龍池東行六百餘里越雪山度黑嶺至北印度界巳前並是胡國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爲邊國蔑烈車此云垢濁種也至此方合中道又東行至濫波國即是印度之北境言印度者即是天竺之正名亦名身毒賢豆此並訛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萬九千里七十餘國依一王命又東行百餘里逾大嶺大河至那伽羅曷國屬北印度名花氏城城東二里有石塔高三百尺編石峙起雕鏤非常此

即昔時值然燈佛授記敷鹿皮衣髮布掩泥之地經
劫猶存此無憂王建此石塔每於齋日天輒雨華又
城內大塔故基舊有佛齒別塔高三丈餘云從空而
來既非人工實多靈異城西南十餘里有塔是佛自
中印度淩空來降迹處次東有塔是昔值然燈佛買
華處又城東二十餘里小石嶺上有塔高二百餘尺
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所居昔佛於此化龍留影
煥若眞形至誠請者乃暫明現塔外方石有佛足迹
輪相發光窟西北隅塔者佛經行處又側有髮爪塔
窟西石上有濯袈裟處又城東三十餘里有醯羅城

中有重閣上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色黃白髮孔分明欲知善惡用香泥印之及觀香泥隨心而現又有佛髑髏狀如荷葉色同頂骨有佛眼睛大如柰許清白映徹並用七寶瓶盛前三迹又以寶函盛而緘封有佛大衣細氎黃色置寶函中微有壞相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栴檀爲笴寶銅盛之斯五聖迹王令五淨行者執持掌護有須見者稅一金錢請印稅五科寶乃重觀禮彌縈閣西北有小塔而多靈異人以手觸基上塔鈴便大震動又東南山谷行五百里至健陀邏國屬北印度有大論師如脇尊者造毗婆沙處又

有菩薩捨千眼處又有佛化鬼子母處又有商莫迦
菩薩舊云睒子是也被王射處又有彈多落迦舊云檀特山也山嶺
上是蘇達拏棲隱之所婆羅門捶男女處流血塗地
今現草木皆同絳色巖間后室妃習定處又有獨角
大仙爲女亂處又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餘里至烏仗
那國此北印度之正國也舊云烏長王都城東五里有大
塔多有祥瑞佛昔作忍仙爲羯利此云鬬諍王支解之處
又有方后上佛足迹相放光照寺爲天說本生處又
有佛昔聞法析骨寫經處又有昔尸毗迦王割身代
鴿處又有佛昔爲慈力王刺血飲五藥叉處又大寺

中有刻木梅呾麗耶（舊云彌勒）菩薩像金色晃朗高百餘尺是末田底迦阿羅漢所造（舊云末田地羅漢也）羅漢以通力引匠昇覩史多天三返觀相乃成其好大有靈相不可具述又隔一國度河至呾义始羅國屬北印度王都城西北七十里有兩山間塔高百餘尺佛昔說慈氏興世四大藏者此地出一又城北十二里有月光王塔於齋日常放神光仙華天樂近有癩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潔即是昔佛為戰達羅鉢剌婆王（舊云月光）以頭施處凡經千施又有伊羅鉢龍王聽經之池月光抉目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

又有薩埵王子捨身飼虎處以竹自刺血啗獸處地及草木今猶絳色又有佛化藥叉不食肉處又隔二國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屬北印度舊云罽賓國內有四浮圖各有舍利一升餘佛滅度後第四百年有脇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證無學果將五百羅漢來此造鄔波弟鑠釋素呾纜藏舊名優婆提捨論文造毗柰耶毗婆沙論文造阿毗達摩論此三論各有十萬頌凡有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兼有佛牙長寸半色黃白齋日便放光又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有願見者斷食便覩又隔三國東行至那僕底國屬北

印度都城東南五百餘里至暗林寺周二十餘里佛舍利塔數百千區并石室等有賢劫千佛立此說法釋迦滅後第三百年迦多衍那（舊名迦旃延）於此造大智論寺塔高二十餘丈有四佛行坐迹處又隔四國東行至秣菟羅國屬中印度（舊名摩偷羅國）王都城內有三塔四佛遺迹甚多及舍利子沒特伽羅子（舊名目連）滿慈子（舊名富婁那）優婆釐（舊名優波離）阿難陀羅怙羅曼殊室利等諸塔每三長月六齋日諸僧尼集供養諸塔有阿毗達摩衆供養舍利遺塔有習定衆供養目連塔有誦經衆供養滿慈塔有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離塔有尼

衆供養阿難塔有未具衆供養羅怙羅塔有大衆供
養諸菩薩塔尋此諸塔未必遺身但應立像設供呈心如羅怙羅文殊室利等依經未滅度唯可知也城東六里有山崖寺是尊者烏波毱多之所造
中有佛指爪塔寺北有石室室東南二十餘里有大
涸池池側有塔佛曾遊此有獼猴持蜜獻佛令水和
徧衆同飲獼猴喜墮坑而死便生人中池北林中有
四佛行處大有遺迹又隔一國東北四百餘里至窣
祿勒那國屬中印度東境臨殑伽河舊名恒河北接大山
城東南閻牟那河從國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
東臨閻牟河河西大寺東門外塔佛曾于此說法度

人其側有佛髮爪塔閻牟河東八百餘里至殑伽源
廣三四里東南入海廣十餘里水色滄浪味甘沙細
隨水而流俗謂福水有沐除罪或有輕命自沈乞願
生天受樂尅有靈感又隔六國於此東南行至劫比
他國屬中印度中有天祠十所同事大自在天皆作
天像其狀人根形甚長偉俗人不以爲惡謂諸衆生
從天根生也王都城東二十餘里大寺側大垣內有
天帝釋爲佛造三道寶階中皆附黃金左以水精右
用白銀南北而列東西下地是佛從逝多林舊云祇陀林
昇天至善法堂爲母三月說法下降處百年已前階

尙猶在今並沒盡後王倣之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
舍石側有柱光潤映現隨其罪福影出柱中育王所
造階側有浮圖四佛行坐迹處又有佛澡浴處立塔
其所有佛入室精舍又其側佛經行石基長五十步
高七尺足可覆處皆有蓮華文又基左右小塔梵王
所造次前是蓮華尼化爲輪王先見佛處佛告尼曰
非汝先也有蘇部底舊云須菩提宴坐石室知諸法空此
先見吾法身也又從此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
是中印度曲女城也都城西近殑伽河長二十餘里
廣四五里即統五印度之都王也王前尸羅逸多唐云

戒日吠奢姓初欲登位於殑伽岸有觀自在像乃請告日汝本北林蘭若比丘金耳月王既滅佛法王當重興愍物在懷方王五境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號也王乃共童子王子殄外道月王徒衆又約嚴令有噉肉者當截舌殺生者當斬手乃與寡妹共知國事於殑伽側建千餘浮圖各高百餘尺二十年來五年一會傾竭府藏拯濟羣有唯留兵器用備不虞初作會日集諸國僧三七日中四事供養令相議論若戒行貞固道德優洽者昇師子座王便受戒清淨無學示有崇仰穢行彰露者驅出國界城西北育王所造

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其側有髮爪塔四佛行坐迹又
南臨殑伽寺有佛牙長寸半光色變改寶函盛之遠
近瞻者日有百千守者煩擾重稅金寶而樂禮者不
辭重貨齋日便出置高座上散華雖積牙齒不沒又
城東南百餘里有塔佛曾七日說法處中有舍利時
放光明其側有佛行坐迹寺北四里臨殑伽河有塔
佛曾七日說法五百餓鬼解悟生天其側又有髮爪
塔次側又有四佛行坐迹又至阿輸陀國屬中印度
都城北五里殑伽河岸大寺中塔佛爲天人三月于
此說法有四佛行坐迹次西五里有佛髮爪塔城西

南五里大庵沒羅林中故寺是阿僧伽菩薩夜昇天宮於彌勒所受瑜伽莊嚴大乘經論及中邊論等書下爲衆說之林西北百餘步有佛髮爪塔城東南臨殑伽有塔佛曾三月說法處有髮爪靑石塔有四佛行坐迹又隔二國東南行至鉢羅伽耶國屬中印度王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中有塔佛曾於此降外道處有髮爪塔經行迹處又有提婆菩薩作廣百論處城中有天祠堂前大樹枝葉蒙密有食人鬼依之左右遺骸爲積人至祠中無不輕命上樹投下爲鬼所誘城東兩河閒交廣十餘里土地平豐細沙彌布古今

王豪諸貴諸有捨施莫不止焉號爲大施場戒日大王亦修此業場東合流口日數人自溺而死彼俗名爲生天所也有欲行此法者於七日中絶粒自沈中流遠近相趣乃至山猿野獸羣鹿等亦遊水濵絶食沈死當戒日王行施之時有二獮猴雌爲狗殺雄者負屍擲此河中雄者又自餓累日而死又從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里至憍償彌國屬中印度王城内故宮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即鄔陀衍那王（舊云憂陀延王唐云出愛）之所造也靈光間起諸王以力欲舉終莫之移昔佛爲母上天說法王請目連神力

接工就天摸相及佛下天像便起迎佛慰喻曰方為
佛事舍東百餘步四佛行坐迹佛浴室井今猶充汲
城內東南隅有具史羅長者宅有佛精舍髮爪塔有
四佛行坐迹城西九里石室有佛降毒龍處側有大
塔高二十餘丈有佛經行迹及有髮爪塔病求多愈
又有釋迦遺法滅盡在此國中貴賤入境自然感傷
窟東北行七百里度殑伽北岸至伽奢布羅城是護
法菩薩伏外道處佛曾於此六月說法有佛經行迹
及有髮爪塔又從此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
屬中印度王城南有寺塔高二十餘丈佛曾於此六

年說法其側有奇樹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淨齒木葉而茂生諸邪外道兢欲殘伐尋生如故伐者受殃側有四佛行坐迹并有髮爪塔基角相連林池交影又從此東北五百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屬中印度舊云舍衛國也都城荒毀故殿東基上有小塔是鉢羅犀那恃多王舊云波斯匿唐言勝軍也比丘尼造精舍處次東塔是蘇達多此云善施之故宅也側有大塔是鴦窶利摩羅此云指鬘捨邪處城南六里許有逝多林是給孤園太子所造寺也今荒廢之尚有石柱高七十餘尺育王造之甎室一存餘並湮滅室中有為母說法金像東北有佛

洗病僧塔西北有目連舉身子衣塔不遠有井塔佛可汲用又有舍利弗與佛經行道說法處並有表塔靈樂異香常降其所又有外道殺女以陰謗佛立塔表處寺東百餘步大深坑是調達欲毒害佛生身陷處又南有大坑是瞿伽離比丘毀佛生身陷處又南八百步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佛生身陷處此三大坑皆深洞達無底縱有洪雨大注終無停偃寺東七十步有精舍名曰影覆高六十尺中有東面坐像與外道論處次東天祠量同精舍初日影西不蔽佛舍晚日蔭東遂覆天祠又東四里大涸池是毗

盧釋迦王舊云瑠璃王也陷入地處後人立記之又有身子
初造寺時與外道捔處亦立塔記寺西北四里有得
眼林中有佛經行迹塔其緣勝軍王抉五百賊眼聞
佛慈力一時平復捨杖遂生城西北六十里故城是
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處其北即是此佛全
身舍利之所育王造塔表記之處又東南行五百里
至劫比羅伐窣堵國屬中印度舊云迦毗羅國故城無人住
城內正殿基上精舍中作王像其側是摩訶摩耶唐云大術
夫人寢殿基上精舍作夫人像其側精舍中作菩
薩像神降之相彼執不同上座部云當唐國五月十

五日諸部又云當此土五月八日此蓋見聞之異耳城南有塔是太子捔力擲象越城墮地爲大坑處其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處其傍有精舍是妃寢處作耶輸陀羅并羅怙羅像別本云太子初夜開城北門出云又城東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凌空踰城處四城門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門像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佛得道與夫人說法之所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駄佛本生城城東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於前建立石柱高三丈又東北三千餘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四萬歲

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城東北塔即此佛遺身處
無憂王爲建立石柱銘記之高二丈餘城東北四十
餘里有太子生樹下塔大城西北數百千塔是誅釋
子塔有四釋子拒王軍衆瑠璃王退城人不受被罰
出境至今不絕城南尼拘律樹塔是佛初來見父王
處城南門外塔是太子兄弟捔射處東南三十餘里
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流俗傳箭泉病飲多愈或
持泥附額隨苦皆愈又東北九十里臘伐尼林釋種
浴池華水相映其北二十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
悴佛本誕處有說云當此三月八日者上座部云當

此三月十五日者亦東有塔二龍浴太子處佛初生已不扶而行四方各七步所蹈之處出大蓮華旣右脇生天帝衣接四王捧之置金几上凡施四塔并立石柱表之傍有小河東南而流俗號油河是太子産已天化此池光潤令沐以除風虛今變水河尙膩如油又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荒林中至藍摩國屬中印度都城空城東南有佛塔滅百尺昔初八分之一分舍利也靈光時起其側有淸池龍變爲蚍出繞其塔有野象採華以散之無憂王欲開龍護不許又東大林百餘里大塔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末尼珠付闡

鐸迦還父王處又東有瞻部樹枯株尚在有小塔是
太子以餘衣易麤布處其側塔者剃髮處年自不定
或云十九二十九者又東南行百九十里尼拘陀林
塔高三丈是昔人於佛焚地收餘灰炭於此起塔病
者祈愈亦有四佛行坐迹塔高百餘尺左右數百小
塔又從此東北大林踈險行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羅
國屬中印度城荒人少城內東北角塔是純陀故宅
其井猶美營供所穿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
唐云有金近西岸娑羅林兩林中間相去數十步中有四
樹特高作大甎精舍中造佛涅槃像北面而臥傍高

二百餘尺前有石柱記佛滅相有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說有部云當此九月八日諸部異議云至今龍朔三年則經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百年或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其精舍側有佛昔爲雉王救火及鹿救生各立一塔次西塔者是蘇跋陀羅（唐云善現）滅證處次有一塔是執金剛神躃地處次側一塔是停棺七日處次側一塔是阿泥樓陀上天告母降來哭佛處城北度尸連禪那河三百步塔者是佛涅槃般那處（唐云焚燒）地今黃黑土雜灰炭有祈感者剋獲舍利次側一塔

佛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次有一塔前立石柱刻記
八國分舍利事又從此西南大林行五百里至婆羅
痆斯國屬中印度舊云波羅柰也都城西臨殑伽河城居人
滿城東北有婆羅痆河河東北十餘里是鹿野寺又
西南塔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洞徹淸淨
誠感像現隨其善惡佛成道巳初轉法輪處其側三
塔即昔三佛行坐處傍有諸塔是五百獨覺入滅度
處又側一塔是慈氏菩薩受記處又西一塔是佛過
去爲護明菩薩迦葉波佛授今佛成道處次南有四
佛經行處長五十步高七尺靑石積成上作釋迦經

行像其形特異肉髻上鬚髮頭抽出神而有徵寺迹
極多精舍浮圖乃有數百事難述盡寺西有淸池周
三百步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嘗滌器處次北小池
佛嘗有浣衣處次之三池龍止其中味甘且淨有懷
觸者金毗羅獸即而害之次側有方石上有佛袈裟
文迹外道凶人有輕蹈者池龍輒興風雨害之次側
有浮圖佛曾作六牙象王見獵師者被法衣故拔牙
與處次又一塔佛昔爲象與猴相問大小處又大林
中塔佛與調達昔爲鹿王佛代孕鹿命處鹿野之號
因此得名寺西南三里有一塔是五人迎佛處又大

林東三里有塔佛昔爲兔與諸獸聚自知形小燒身
饋之因感天帝下來讚故使月輪有兔像現又東順
殑伽河行三百里至戰王國都城大滿城臨殑伽河
城西北有寺塔佛舍利一升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并
四佛行處河北有佛降鬼塔半已陷地又有佛爲噉
人鬼說法處又東南度河百餘里塔者即分舍利瓶
及餘舍利齋日放光又東北度殑伽河行百五十餘
里至吠舍釐國屬中印度（舊云毗舍離國）都城頹毀故基周
七十里少人居住宮城周五里宮西北六里有寺塔
是說維摩經處又東是舍利子證果塔又東大塔是

王得一分舍利一斛許無憂王取九升均造餘塔後更有王欲開地震遂止次南有獮猴爲佛穿池池西羣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佛蜜處各有塔記寺東北四里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壘甎傳云積石即是說法現疾處也于大唐顯慶年中敕使衞長史王元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并長者寶積宅菴羅女宅佛姨母入滅處皆立表記寺北四里有塔佛將往拘尸天人送往立處次後一塔是佛最後觀城邑處次是菴羅女以園施佛處其側一塔是佛三告

阿難涅槃處又側一塔是千子見父母處即賢劫千佛也東故重閣講堂基塔時放光明是佛說普門住處城東南十五里大塔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塔是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又隔一國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羅國屬北印度都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阿耆波㳮水周二十步旱潦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徧池火起烟焰數尺以水灑火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即然盡無問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煮食立熟賢德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

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彌勒下生擬著不可得也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疊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人取食犯者滅門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即東女國與吐蕃接界唐梵相去可一萬餘里又從南行百五十里度殑伽河至摩揭陀國屬中印度城少人居邑落極多故城在王舍城山北倚東二百四十里北臨殑伽河故宮北石柱高數丈昔無憂王作地獄處是頻婆娑羅王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聓也所治城名華氏城王宮多華故因名焉石柱南有大

塔即八萬四千之塔一數也安佛舍利一升時有光
瑞即是無憂王造近護羅漢役鬼神所營其側精舍
中有大后是佛欲涅槃北趣拘尸南顧摩揭故蹈后
上之雙足迹長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華文十指各異
近爲惡王金耳毀壞佛迹鑿已還平文采如故乃捐
殑伽河中尋復本處貞觀二十三年有使圖寫迹來
夾側有四佛行坐迹塔故城東南有龍猛菩薩伏外
道處夾北有鬼辨塔馬鳴事又西南度尼連禪河有
伽耶城少人物可千餘家城西南六里許至伽耶山
谿谷杳冥世謂靈岳自古君王封告成也頂有后塔

高百餘尺時放竒光佛于此說寶雲等經山東南尼
連河減二里許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正覺佛時證
先登因名也佛自東北岡上頂欲入金剛定振地搖
山神懼告佛又至西南半崖中面澗坐石地山又震
淨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畢鉢羅樹下
金剛座處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此成正覺佛方就
之仍爲石室龍留影也世稱名地其菩提樹周垣甎
壘以崇固之東西闊周可五百四十步竒樹名花連
陰列植正門東開對尼連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阸險
固北門通大寺其院内聖迹諸塔列多樹垣正中金

剛座上者賢劫初成與大地俱大千界中下極金輪
上至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千佛同坐入金剛定
故因號焉即證道之處又曰道場大地震時獨無搖
也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
日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垣牆高四丈壘甎
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與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
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如人指節舍利者大
如眞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也
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
樹院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

供養凡有兩意謂覩光瑞及取樹葉其樹青翠冬夏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一時彫落通夕新抽與舊齊等後為無憂王妃伐截于西數千步聚而燒之用以祠天煙焰未止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同榮因謂號為灰菩提樹王覩生信以香乳漑餘根者至旦樹生如本王妃忿之又夜重伐王重祈請以乳灌之不日還生壘石周垣其高丈餘近為金耳國月王又伐此樹掘至泉水不盡根底乃縱火焚之又以甘蔗澆之令其爛絶其本也數月之後為補剌拏伐摩王此言滿胄即先無憂王之(元)孫也聞樹被誅舉

身投地請僧七日經行繞樹大坑以數千牛乳灌之六日夜樹生丈餘恐後翦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樹今出于石壁上二丈餘圍三尺餘樹東靑甎精舍高百六十餘尺基廣二十餘步上有石鉤欄繞之高一丈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諸天仙上頂金銅阿摩勒迦果（此謂寶瓶即寶臺也）東却接爲重閣三層簷宇特異並金銀飾鏤三重門外龕中左觀自在右慈氏像並鑄銀成高一丈許是無憂王造精舍初小後巨廣之依王（元）策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錄摩訶菩提樹像云昔師子國王名尸迷佉拔摩（唐云功德雲）梵王遣二比

丘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諵此云大名小者優波此云授記其
二比丘禮菩提樹金剛座訖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
乃還其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來靈瑞云何
比丘報云閻浮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
寶使送與此國王三藐陀羅崛多因此以來即是師
子國比丘又金剛座上尊像元造之時有一外客來
告大衆云我聞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衆
語云所須何物其人云唯須香及水及料燈油艾料
旣足語寺僧云吾須閉門營造限至六月慎莫開門
亦不勞飲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不滿六

月大衆評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狹窄復是漏身因何
累月不開見出疑其所爲遂開塔門乃不見匠人其
像已成唯右㚢上有少許未竟後有空神驚誡大衆
云我是彌勒菩薩像身東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
肩闊六尺二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剛座高四尺
三寸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造石鉤欄塔
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兄名王主弟名梵主兄造其
塔高百肘弟造其寺其像自彌勒造成以來一切道
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有寫得王使至彼請諸僧
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

方得圖畫彷佛周盡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
將傳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
京都道俗競摸裝師傳云像右乳上圖飾未周更塡
衆寶遥看其相終以不滿像坐跏趺右足跏上左手
斂右手垂所以垂手者像佛初成道時佛與魔王指
地爲證近被月王伐樹令臣毀像王自東返臣本信
心乃于像前横施甎障心愧暗故置燈于內外畫自
在天像功成報命月王聞懼舉身生皰肌膚皆裂尋
即喪沒大臣馳報即除壁障往還多日燈猶不滅今
在深室晨持鏡照乃覩其相見者悲戀敬仰忘返又

依王元策傳云比漢使奉敕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

昔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猶尚北勒闐顏東村不到大唐牢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皇帝愍其忠款遐彰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衞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元策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寺其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觀嚴飾相好具若真

容靈塔淨地巧窮天外此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爰命使人屆斯瞻仰此絶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爲銘曰

大唐撫運　膺圖壽昌　化行六合　威稜八荒
身毒稽顙　道俗來王　爰發明使　瞻斯道場
金剛之座　千佛代居　尊容相好　彌勒規模
靈塔壯麗　道樹扶踈　歷劫不朽　神力焉如

又裝師傳云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道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時年三十者或云三十五者斯

之差互彼自不同由用(歷)前後故有此異由神州(歷)
筭元各不同三代定正延縮何足怪乎且據一相取
悟便止樹西大精舍內有鍮石像東面立飾以珍奇
前有靑石奇文如來初成道日梵王起七寶堂帝釋
起七寶座佛據上七日思惟放光照樹令寶爲石樹
南浮圖高百餘尺初佛於河沐已將坐念草帝釋化
人以始尸草此云吉祥草以奉佛坐育王造塔表之次東
北有塔是佛證果時有羣靑雀來繞世尊亦有羣鹿
呈祥之處樹東大路左右各有一塔是魔王嬈佛衰
退處樹西北有精舍中迦葉波佛時放光明俗云至

誠七遶生得宿命智又垣西北有鬱金香泥塔高一丈四尺樹垣東南隅有尼拘律樹樹側有塔精舍中有坐像初證果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垣內四隅皆有塔初佛受草趣樹先至西南地動又向西北又東北又東南並爲地動即西北至樹下東面坐金剛座上地方安靜故立塔記垣外西南有二牧牛女宅處其側有煮乳糜處又側有佛受糜處皆立表塔樹南門外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澄魚龍所宅次南有池是帝釋所造爲佛濯衣池西大石是帝釋雪山持來爲佛曬衣次側有塔是佛納故衣處次南林中一塔是

佛受貧母施故衣處化池東林龍池清潔其水甘美
岸西有小精舍中像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龍王
遶佛七帀化多頭蓋佛處龍池東林精舍作佛羸瘦
形像其側有經行迹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
往來攀而後起即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處今
有疾者以香油塗像多愈又有五比丘住處又東南
有塔是佛入尼連河浴處又近河有佛食乳糜處其
側有二塔是長者獻蜜麨處樹東南塔是四天王奉
佛石鉢處其側有塔是佛成道後爲母說法處又度
迦葉兄弟千人處樹垣北門外即是摩訶菩提寺庭

宇六院觀閣三重周垣高五丈有佛舍利大如指節光潤鮮白通徹内外肉舍利者大如青珠形帶紅色毎年至佛大神變月出以示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於唐國當正月十五日於此之時放光雨華大起深信其寺常有千僧習大乘上座部法儀清肅是南海僧伽羅國王請立經令四百年寺多有師子國人毎年比丘解安居訖四方道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香華妓樂徧林供養印度諸僧以唐國五月十六日入夏安居以唐國八月十五日解夏斯亦隨方用歷不同不可一定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者意以一

年之內多溫熱處制三月住就中前後一月延促不定若據修道何時不安故律制三時遊行通結有罪必有善緣亦開兼濟樹院東度河大林中塔北池者佛昔爲香象子侍育象母處前建石柱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側有四佛行坐迹林中小石柱是鬱頭藍發惡願處又東度黃河百餘里至屈屈吒播陀山舊名雞足直上三峯狀如雞足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於中寂定處也初佛以姨母織成金縷大衣袈裟傳付彌勒令度遺法四部弟子迦葉承佛教言佛涅槃後第二十年捧衣入山以待彌勒山

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奘法師至彼每思登踐取進無由奘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王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奘往山禮拜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罅散華供養又依王元策傳云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内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元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即巡省佛

鄉覽觀遺蹤聖迹神化在處感徵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目縱觀傍眺罔極自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覩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宏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辭曰

大唐出震膺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羲高懸玉鏡垂拱無爲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葉裔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二神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

於天百億日月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其三鬱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峯竚遺趾於巖阿其四參差嶺嶂重疊巖廊鏗鏘寶鐸氛氳異香覽華山之神縱勒貞碑於崇崗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其五

又奘師傳云從此山東行六十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北門外有塔佛舒手現五師子伏提婆醉象處又東北塔是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說法證聖處塔北大坑傍塔是室利毱多設火坑以害佛處又東至姞栗

陀羅矩吒山此云鷲峯亦云鷲臺舊云耆闍崛山傍有大石高丈四五
廣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擲佛處其南崖下有塔佛
此處說法華經處南山崖有大石室佛舊入定阿難
別室被魔怖之以手通石摩頂現有通穴精舍東北
大石是佛曬衣處衣文明徹石內傍有佛迹山城北
門西有毗布羅山西南崖昔有五百溫泉今猶數十
泉西畢鉢羅石室佛昔恒居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
山北門外一里至迦蘭竹園精舍東大塔是阿闍多
設吐路唐云未生怨也即是阿闍世王也竹園西南五六里許
南山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

於此集三藏處僧中上座即號爲上座部石室西北塔是阿難受責證果處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姞利嗢唐言新王舍城南門外道左塔者度羅怗羅處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云施無猒寺贍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閒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甎壘其最下壁猶厚六尺外墎三重牆亦甎壘高五丈許中閒各遶極深池塹備有華香嚴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姤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

有窮竭故復號施無猒也中及左右聖迹重壘不可
殫記有諸論師智識淸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
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
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巳西彼
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迫師都無隔礙王
雖守國不敢遮障又東行入山二百餘里至伊爛拏
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有
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華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
八寸強闊六寸許又隔七國西北行至羯羅拏國邪
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是調達部僧也又西南

行七百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旅停於海濱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是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暉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彌篤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黒蜂山是昔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舊云龍樹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彼達上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傳無數古

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南行至案達羅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南二百餘里孤山嶺上石塔即是陳那菩薩造因明論處又南行千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屬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昔王爲佛造殿山跡石製極華博賢聖遊息佛滅未有千年前其處有千凡僧安居罷日皆證無學凌空飛去今寂無人其處有婆毗吠伽論師（唐云明辯）即是般若燈論主也於觀自在前絕粒而飲水三年立志祈請

待見彌勒觀自在乃爲現色身又在城南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呪三年神授方云此巖石内有阿素洛宮如法祈請石壁當開可即入中待彌勒出我當相報又經三年然呪芥子擊於石壁豁即洞開時百千衆觀覩驚歎論師跨門再三顧命唯有六人從入餘者謂是毒蛇窟也當即石門還合如壁又復南行六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即贍部最南際海濵境也山出龍腦香及有白檀香樹又有羯薩羅香樹松身無葉香如氷雪即龍腦香也從此南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舊云觀世音菩薩也臨海有城即是

古師子國入海中可三千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國東南隅數千里那羅稽羅洲人長三尺鳥喙唯食那子文至摩訶剌他國其王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餘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禮謁見者無不歎異傳云羅漢願力所持或云藥呪術力所持又越二國西北至摩臘婆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北二十餘里有大婆羅門邑側大陷坑水流無滿是昔大慢婆羅門謗大乘生陷入地獄處又西

北至阿吒釐國屬南印度此國出胡椒熏陸香樹葉如棠又周巡西北越十餘國至波剌斯國非印度所攝此國多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死多棄屍佛鉢在王宮中西北接拂壈國出白狗子本赤頭鴨生於穴中案梁貢職圖云去波斯北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非印度攝拂壈年別送男夫配焉略陳聖迹依如前述具列俗紀備存大本頌曰

希音遠流　乃眷東顧　欣風慕道　仰規西度

妙盡毫端　運微輕素　託采虛凝　殆映霄霧

迹流衆像　理深其趣　寄興開襟　引凡聖路

千佛同化　萬賢來曙　皇情有感　緇素同遇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音釋

輶于求切　麴苦匊切　蕃甫元切　娓古魂切　蜎于位切蟲似豪猪而小者　匾方緬切狹小也　鏾桑轄切　鑵古玩切　盋北末切食器　績則歷切紡績也　邏郎佐切　齡呂經切謂年齒也　齓初覲切毀齒也　峙池爾切屹立貌　雕都聊切刻也　笴古旱切　鑠書藥切　秣莫葛切　菟同都切　涸下各切　積資四切聚也　鞞府移切　鴦於良切　窶其矩切　湮於眞切沒也　搉古岳切校也　窣蘇骨切　踰羊朱切越也　蓋章陵切　嶮虚儉切危也　疕女黠切　饋求位切進食以餉也

鼞呂支切頹徒回切擢也沵郎計切阨於革切迫也漑古代切灌也艾五蓋切軫章忍切動也嬈而沼切擾亂也罅呼嫁切孔也懿乙冀切美也竚除呂切立也趾諸市切基也鏗口莖切鏗鏘金玉聲也姞渠乙切磔陟革切跨苦化切過也距也壈力感切曙常恕也

戶部江西司郎中諸城劉喜海妻馬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住持篇第二十二此有十部

述意部　治罰部　思愼部

說聽部　菩薩部　羅漢部

僧尼部　長者部　天王部

鬼神部

述意部第一

夫法不自宏宏之在人人通邪正法逐人訛將欲住持三寶必須德行內充律教一宗兼先諳究不憚勞

苦不好聲譽令退遁道俗欣心有據界中行者慕崇進業緇素相依法得久住故四分律云非制不制是制便行如是漸漸令法久住若法出恒情言無規矩翻同鄙俗何成匡衆宜自私退省己爲人故律云非制而制是制便斷如是漸漸令法速滅數見朝貴門首多有療病僧尼或有行醫針灸求貪名利或有蒱愽歌戲不護容儀或有婚姻相託媒嫁男女或有科斂酒肉公然聚會或有服玩奢華馳騁衣馬或有執腕抵掌類同賤俗或有結搆惡友朋伏麤人致使穢響盈路汙染俗情貴勝同知聞徹天聽於是雷同揔

撥狂濫淸無量直僧尼不依聖教亦由白衣不識賢
良實因一二凡僧毀謗無量好衆或有勤求學問博
知三藏或有講道利生無闕四時或有專居禪思常
坐不臥或有讀誦經論常勤匪懈或有六時行懺晝
夜行道或有納衣乞食儉素無爲或有山居蘭若頭
陀苦行或有專營福利供養三寶或有興建齋講化
俗入道或有營造經像締構伽藍如是略列疇能殫
記此之名德常依道場專行福智寸陰不遺無暇染
俗或以公貴不識唯共鄙徒結友情密染習既久以
非爲是縱覩聖僧將爲凡衆唯生瞋慢何曾加敬靜

思此事豈非濫歟

治罰部第二

自大聖西隱正教東流佛法付囑國王令加護持但王法寖移日就衰羸持犯憲章漸將殆盡若聞說者反被凌辱以道俗濫惡情乖日久設欲治罰改惡就善持官勢力枉壓清人僧衆無力反汙淨心其懷轉彂實難挫伏致使大教息用遺風訛替故大集經云若未有諸王四姓爲護法故能捨身命寧護一如法比丘不護無量諸惡比丘是王捨身生淨土中若隨惡者是王無量世中不復人身王等不治則斷三寶

奪衆生眼雖無量世修施戒慧則爲滅失又犯過比
丘應須治者一月兩月苦使或不與語不與共坐或
擯出一國乃至四國有佛法處治如是等惡比丘諸
善比丘安樂受法故是佛法久住不滅又薩婆多論
云違王制故得突吉羅罪又勝鬘經云世尊應折伏
者而折伏之應攝受者而攝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攝
受故令正法得久住天人充滿惡道減少於如來所
轉法輪而得隨轉又涅槃經云善男子諦聽諦聽當
爲汝說如來所得長壽之業菩薩以是業因緣故得
壽命長欲得長壽應當慇念一切衆生同於子想生

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受不殺戒教修善法亦當安置
一切衆生於五戒十善復入地獄餓鬼畜生阿脩羅
等一切諸惡趣拔濟是中苦惱衆生脫未脫者度未
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諸恐怖者以如
是等業因緣故菩薩則得壽命長遠於諸智慧而得
自在隨所壽終生於天上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於
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毀正法者云何當於如
是等人同子想耶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國王諸羣
臣等有犯王法隨罪誅戮而不捨置如來世尊不如
是也於毀法者與驅遣羯磨訶責羯磨置羯磨舉罪

羯磨不可見羯磨滅擯羯磨未捨惡見羯磨善男子
如來世尊與謗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爲欲示諸
行惡之人有果報故我涅槃已隨其方面有持戒比
丘威儀具足護持正法見壞法者即能驅遣訶責徵
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不可稱計乃至若善比丘見
壞法者置不訶責驅遣舉處當知是人佛法中怨若
能驅遣訶責舉處是我弟子眞聲聞也又云如來今
以無上正法付囑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是諸國王及四部衆應當勸勵諸學人等
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

毀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衆應當苦治又經云若
有比丘供身之具亦當豐足復能護持所受禁戒能
師子吼廣說妙法謂修多羅乃至阿浮陀達磨以如
是等九部經典爲他廣說利益安樂諸衆生故唱如
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
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物者應當治之如來
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
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
吼時有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師是說
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緣故我聽

國王羣臣宰相諸優婆塞等護說法人經中廣明覺
德比丘護正法時制諸比丘不得破戒畜非法物破
戒徒衆聞是語巳便來害之時有國王名曰有德沒
命護持覺德比丘與共戰鬬救得法師從是之後常
得值佛乃至二人皆得成佛自指云爾時王者則我
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爲護法故皆得成就是金
剛身又云我涅槃後濁惡之世國土荒亂互相抄掠
人民飢餓爾時多有爲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
名爲禿人是禿人輩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淸淨比丘
護持正法驅逐令出若殺若害迦葉菩薩白佛言世

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遊行村落城邑教
化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若依諸白衣持刀杖者
以爲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爲護法故
雖持刀杖我說是等名爲持戒雖持刀杖不應斷命
若能如是即得名爲第一持戒又云我於經中亦說
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衆生
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衆生雖有
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菩提
又偈云
比丘若修集　戒定及智慧　當知則不久

親近大涅槃

又月燈偈云

雖廣讀衆經　恃多聞毀禁　多聞不能救

破戒地獄苦

又十輪經佛說偈云

有眞善刹利　供養於正法　三乘得熾盛

當獲功德海　具足七寶等　徧滿閻浮提

持用施諸佛　其福猶有限　乃至四天下

造僧房供養　彼雖得大福　不如護正法

假使爲諸佛　滿中造塔廟　彼雖得大福

不如護正法　譬如五日出　能竭於大海
若護我法者　則竭煩惱結　譬如風災起
悉摧一切山　若護正法者　亦滅諸煩惱
譬如水災起　漂蕩壞大地　若護正法者
亦消諸煩惱

思愼部第三

夫欲成大醫（宏）其三藏先須當機自療已患然後治他法得久住不得爲名利故空談名教不修一行遂同狂醉故大莊嚴論云有二種醉一者家色財等成就時醉二者他稱讚時辭此之二醉前一多是在家

人等富貴時醉鬧放逸門造地獄因後一多是出家
人等貪學名利輕賤自身希望他讚便生憍慢昏於
志趣失於聖意盲不見道流浪三塗故涅槃經云佛
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沮壞我
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
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優婆夷像亦化作須陀洹
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
形作無漏形壞我正法又經云若有比丘以利養故
爲他說法是人所有徒衆眷屬亦效是師貪求利養
是人如是便自壞衆又云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爲利

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
破戒亦名雜僧又云復有常沒非一闡提何者是也
如人爲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沒故經云善男子有四
善事獲得惡果何等爲四一者爲勝他故讀誦經典
二者爲利養故受持淨戒三者爲他眷屬故而行布
施四者爲非想非非想處繫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惡
果報又云是一闡提滅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
百千萬歳聽受如是大涅槃經終不能發菩提之心
所以者何無善心故又經云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
百千歳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

有比丘像似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身所衣服麤陋醜惡形容顦顇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步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啞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滅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飲酒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

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雜寶與諸技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樂作唱妓樂香華治身摴蒱圍碁諸工巧等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眞我弟子若反習是事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及諸女人高聲大笑或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惑多語妄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好著妙衣如是種種不淨之物於施主前躬自讚歎出入遊行不淨之處所謂沽酒婬妷博弈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比丘中應當休

道還俗役使譬如稗稊悉滅無餘當知是等經律所制悉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乃至經云破戒比丘當於百千億萬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又云樂視婦女不附男子乃至憎持戒者親附破戒常讚布施不讚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不讚寂滅遠離獨處常好議論持戒者過亦不稱讚行頭陀者或指其事惡口橫加又經云善男子如來正法將

欲滅盡爾時多有惡行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懶惰懈怠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正法譬如癡賊棄捨眞寶擔負草䔍不解如來微密藏故於是經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險當來之世甚可怖畏苦哉衆生不勤聽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於是經取眞實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爲衆生說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人爲欲賣乳貪利多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人得已復加二分轉賣與近城女人得已復加二分復轉賣與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時有一人爲子納婦當

須好乳以贍賔客至市欲買是賣乳者多索價數是人荅言汝乳多水不直爾許正直爾許我今贍待賔客是故當取取已還家煮用作糜都無乳味雖復無味於苦味中千倍爲勝何以故乳之爲味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多有諸惡比丘抄掠是經分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讀誦如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閒莊嚴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侶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而

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唯以世語錯定是經令多衆生不得正說正寫正取尊重讚歎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爲利養故不能廣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貧窮女人展轉薄淡無有氣味雖無氣味猶勝餘經足一千倍如彼乳味於諸苦味爲千倍勝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聲聞經最爲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勝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說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

演說是涅槃經莫非時說莫非國說莫不請說莫輕心說莫處處說莫自歎說莫輕他說莫滅佛法說莫熾然世法說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說者人當輕訶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而說若持經者作如是說當知是經爲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爲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令無量衆生墮於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爲利養五欲名聞而說經者事同貿易速滅正法又涅槃經云云何栴檀貿易凡木如我

弟子爲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法白衣情逸不喜
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兼以種種餚饍飲食而供
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栴檀貿易凡木云何以金貿易
鍮石鍮石譬色聲香味觸金譬於戒我諸弟子以色
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貿易鍮石云何以銀貿易
白鑞銀譬十善鑞譬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
惡法是名以銀貿易白鑞云何以絹貿易氀褐氀褐
以譬無慚無愧絹譬慚愧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
慚愧是名以絹貿易氀褐云何甘露貿易毒藥毒藥
以譬種種供養甘露以譬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爲利

養故向諸白衣若自譽讚言得無漏是名甘露貿易
毒藥又法華經云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
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及造世俗文
筆讚詠外書乃至田獵魚捕諸惡律儀不親近求聲
聞人又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爲說法亦
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亦復
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爲親友不獨入他家若有因
緣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爲女人說法不露齒笑
不現胷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畜年
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於空閑

處修攝其心又佛藏經云不淨說法有五種一者自言盡知佛法二者說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三者於諸法中心疑不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五者爲利養故爲人說法如是說者我說此人當墮地獄不至涅槃又云我失勤苦求是法寶而此惡人捨置不說但以經相違語義互相是非不順正法於聖法中畜心自大隨意而說爲求利養若比丘說法雜外道義者有善比丘應從坐去若不爾者非善比丘亦復不名隨佛教者如是說者我說此人名爲外道尼乾弟子非佛弟子謂是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身

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墮地獄又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衆歡樂惡魔爾時助惑衆人障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若有人好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心安隱又如聾盲人捨所得物欲詣大施而墮深坑我諸弟子亦復如是捨麤衣食而逐大施求好供養以世利故失大智慧而墮深坑阿鼻地獄又云不淨說法得罪極多亦爲衆生作惡知識亦謗過去未來今佛若人悉奪三千大千世界衆生命不淨說法罪多於此何以故是人皆破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助

魔事亦使衆生於百千世受諸衰惱但能作縛不能令解當知是人於諸衆生爲惡知識爲是妄語於大衆中謗毀諸佛以是因緣墮大地獄教多衆生以邪見事是故名爲惡邪見者又云舍利弗爾時破戒比丘乃至爲得一杯酒故與諸白衣演說佛法於意云何多貪恚癡多樂讀經貪外經利行不淸淨舍利弗若有比丘耆年有德比丘中能有深智慧是人能信無所有自相空法無我無人法何以故是人不樂衆閙雜語不樂睡眠多事不爲白衣營執事務不爲使命持送文書不行醫行不讀醫方不爲販賣不樂論

說世間語言但樂欲說出世間法舍利弗我今明了
告汝求自利已善比丘等當爾之時不應入衆乃至
一宿唯除阿羅漢煩惱已斷及病比丘於中有緣何
以故舍利弗當爾時人貪欲瞋恚愚癡毒盛不悟怖
畏常所逼切求利善人常應自處山林空靜乃至畢
命如野獸死又云我此眞法不久住世何以故衆生
福德善根已盡濁世在近又大集月藏經云若有衆
生唯依讀誦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人多
喜著於世俗以世俗故尚不能調伏已心煩惱何能
調伏他人煩惱善男子樂著讀誦求菩提者便有嫉

妬求於名利高心自恃輕慢毀他尙不能得欲界善根何況能得色無色界一切善根又摩訶衍大寶嚴經云譬如藥師持藥遊行而自身病不能療治多聞之人有煩惱病亦復如是雖有多聞不制煩惱不能自利徒無所用譬如死人著金瓔珞多聞破戒被服法衣受他供養亦復如是又方廣十輪經云若有衆生起於麤弊愚癡惡口自謂爲智乃至不離邪見爲求他利而生嫉妬貪著名稱自舉輕他不能守護身口意等心常念惡恒作是語而自稱說是大乘人亦教他讀誦但自讚已非毀於他以是義故讚歎大乘

自不調伏於大乘道而欲教他修行大乘乃至云得人身甚難失聲聞辟支佛乘常趣惡道不欲親近諸有智者而唱是言作師子吼我是大乘善男子譬如有驢著師子皮自以爲師子有人遠見亦謂師子驢未鳴時無能分別既出聲已遠近皆知非實師子謂人見者皆悉唖言此弊惡驢非師子耶乃至毀犯禁戒作惡行者於一切處不成法器若自說言我是大乘能破一切衆生煩惱塵勞大陣亦爲衆生住八正道入無畏城則無是處又佛藏經云過去世時有五比丘一名普事二名苦岸三名薩和多四名將去五

名跋難陀是五比丘爲大衆師其普事者知佛所説眞實空義無所得法餘四比丘皆墮邪道倒説誘人普事比丘爲四部所輕無有勢力多人惡賤四惡比丘教諸人衆以邪見道於佛法中不相恭敬相違逆故以滅佛法乃至云是諸惡人滅佛正法亦與多人大衰惱事又是惡人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仰臥九百萬億歲伏臥九百萬億歲左右臥亦然於熱鐵上燒然焦爛是中退死更生炙地獄大炙地獄活地獄黑繩地獄皆如上歲數受諸苦惱於黑繩地獄死還生阿鼻大地獄中乃至云親近是人及善知識并諸

檀越凡有六百四萬億人與此四師俱生俱死在大
地獄受諸燒煮乃至云如是展轉一切受苦大劫將
燒故在地獄又說大劫若燒是四惡人及六百四萬
億人從此阿鼻大地獄中轉生他方在大地獄何以
故舍利弗重罪具足其報不少在於他方無數百千
萬億那由他歲受大苦惱世界還生是四罪人及六
百四萬億人并及餘人罪未畢者於彼命終還生此
間大地獄中又云久久雖免地獄苦惱得生人中於
五百世從生而盲然後得值一切相佛乃至云於彼
佛法出家十萬億歲勤行精進如救頭然不得順忍

況得道果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智度論云提婆達多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述曰此之二人皆不修方便道中眞佛性觀四念處等行法觀察五陰無常苦空非我我所貪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已起大逆罪誹謗如來由斯義故此之二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中受無窮苦如是流例述難可盡

菩薩部第五

如迦葉經云爾時佛告摩訶迦葉如來不久當般涅槃迦葉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住世一劫若減一劫守護正法佛告迦葉彼愚癡人假使千佛出世種種

神通說法教化彼愚癡人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衆生具足善根其心清淨能報佛恩守護我法迦葉白佛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淺如持重擔我不能堪唯有菩薩堪能荷負如斯重擔譬如有人年耆極老年百二十身瘦長病不能起止時有一人巨富饒財齎持珍寶至病人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爲我守護待我還時汝當歸我彼老病人無有子息唯獨一身彼人去已未久之間困至命終所寄財物悉皆散失彼人行還求索無所世尊聲聞之人亦復如是智慧微淺

修行甚少又無伴侶不能久住在於世間若付正去不久散滅佛讚迦葉我已了知而故付汝令彼癡人得聞此已生於悔心爾時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說第二譬喻譬如有人身力盛壯無諸患苦壽命無量百千萬歲生大種姓具足財寶善持淨戒有大慈悲內懷歡喜利益多人命得安樂時有一人齎持寶物來至其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當好守護若十年還若二十年還待我來時當見相還其人得寶藏積守護彼人行還即便歸之世尊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以法寶付諸菩薩無量千

億那由他劫終無失壞利益無量無邊衆生不斷三寶世尊如是之事我不能持唯有菩薩乃能堪受世尊此彌勒菩薩摩訶薩俱在此會如來付之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如來所集之法悉能守護流演廣說何以故此彌勒菩薩於當來世當證阿耨菩提譬如國王第一太子當爲王事如法治世彌勒菩薩亦復如是治法王位守護正法爾時佛讚迦葉如汝所說即伸右手摩彌勒頂作如是言彌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爾時如來摩彌勒頂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光明徧滿大千世界爾時地天及虛空天
上至阿迦膩吒天悉皆合掌白彌勒菩薩摩訶薩言
如來以法付囑聖者唯願聖者爲利一切諸天人故
受此正法爾時彌勒菩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
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爲利益一切衆生尚
受無量億劫之苦況復如來付我正法而當不受世
尊我爾時受持於當來世演說如來無量阿僧祇劫
所集阿耨菩提法彌勒菩薩說此語時三千世界六
種震動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上首彌勒及賢劫
中一切菩薩摩訶薩言諸善男子我昔行菩薩道時

曾於過去諸佛如來作是供養以此善根與我作於
三菩提因我今憐愍諸衆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
留一分自受第二分者於我滅後與禪解脫三昧堅
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第三分者與彼破戒讀誦經
與相應聲聞正法像法剃頭著袈裟者令無所乏彌
勒我今復以三業相應諸聲聞衆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寄付汝手勿令乏少孤獨而終及以正法
像法毀破禁戒著袈裟者寄付汝手勿令彼等於諸
資具乏少而終亦勿令有旃陀羅王共相惱害身心
受苦我今復以彼諸施主寄付汝手我今所有器以

受器爲我出家而供養者汝等亦當護持養育彌勒
若於現在及未來世讀誦受持此法門者彼等當得
十種淸淨功德何等爲十始從身淸淨故離殺生乃
至離邪見是爲十種功德從是以後百千萬生常得
如是十種淸淨功德若有至心聽此法門者是人住
如實際得於八種淸淨功德何等爲八一長壽二端
正三富貴四名稱五常爲諸天守護六所須常無所
乏七盡諸業障八命欲終時有十方佛及諸大衆放
大光明照其眼自令其人見得生善處於百千萬生
常得如是八種功德我今更復略說是人當得十三

種淸淨功德何爲十三一生死流轉終不更起顚倒
惡見二不生五濁無佛國土三常得見佛四常聞正
法五常得供養衆僧六値善知識七常與六波羅蜜
相應八不墮小乘九常以大慈大悲大方便力成熟
衆生十常發勝願十一乃至菩提而常不離如上等
法十二速能滿足六波羅蜜十三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成正覺若有受持書寫讀誦爲他解說如
說修行此月藏法門者所得功德如前所說又大集
經云爾時無勝意童子白佛言世尊他方佛土所有
人民常作是言娑婆世界雜穢然我今者常見淸淨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又此世界諸菩薩等或作種種天人畜生之像遊閻浮提教化如是種類衆生若爲人天調伏衆生是不爲難若爲畜生調伏衆生是乃爲難閻浮提外東方海中有瑠璃山名之爲湖具種種寶其山有窟名種種色是昔菩薩所住之處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無死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馬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善住處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羊修聲聞慈其山樹神名曰無勝有羅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

外南方海中有玻瓈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獮猴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誓願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鷄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法牀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犬修聲聞慈中有火神有羅刹女名曰眼見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供養是三鳥獸閻浮提外西方海中有一銀山名曰菩提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剛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猪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香功德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鼠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高功德亦是菩薩本所住處中有一牛修聲聞

慈山有鳳神名曰動風有羅刹女名曰天護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北方海中有一金山名曰功德相中有一窟名爲明星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師子（此方名虎）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淨道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兔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喜樂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龍修聲聞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羅刹女名修慚愧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是十二獸晝夜常行閻浮提內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於諸佛所發深重願一日一夜常令一獸

遊行教化餘十一獸安住修慈周而復始七月一日鼠初遊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鼠身令離惡業勸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復還行如是乃至盡十二月至十二歲亦復如是常爲調伏諸衆生故是故此土多有功德乃至畜獸亦能教化演說無上菩提之道是故他方諸菩薩等常應恭敬此佛世界述曰此之十二獸並是菩薩慈悲化導故作種種人畜等形住持世界令不斷絕故人道初生當此菩薩住窟即屬此獸護持得益是故漢地十二辰獸依此而行不異經也

羅漢部第六

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

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旣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又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釋迦佛所付大衣廣現神變然後涅槃又于闐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羅漢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鬚髮又案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令傳佛法毎三天下福利羣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羅漢及九十九億羅漢

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新翻大阿羅漢難提蜜多
羅所說法住記云薄伽梵般涅槃後八百年中執師
子國勝軍王都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此云慶友化緣
既畢將般涅槃集諸苾芻苾芻尼等但有疑者應可
速問承告涕噎良久乃問我等未知世尊釋迦牟尼
與上正法當住幾時時尊者告曰汝等諦聽如來先
已說法住經今當爲汝麤更宣說佛薄伽梵般涅槃
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其護
持使不滅沒及敕其身與諸施主作眞福田令彼施
者得大果報時諸大衆聞是語已少解憂悲復重請

言所說十六大阿羅漢我輩不知其名何等慶友荅
言第一尊者名賓度羅跋羅惰闍與自眷屬千阿羅
漢多分住地西瞿陀尼洲第二尊者名迦諾迦伐蹉
與自眷屬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方迦濕彌羅國
第三尊者名迦諾跋釐惰闍與自眷屬六百阿羅漢
多分住在東勝身洲第四尊者名蘇頻陀與自眷屬
七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俱盧洲第五尊者名諾詎
羅與自眷屬八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南贍部洲第六
尊者名跋陀羅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躭
沒羅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

住在僧迦荼洲第八尊者名伐闍羅弗多羅與自眷
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鉢剌拏洲第九尊者名
戍博迦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香醉山中
第十尊者名半託迦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
住在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名羅怙羅與自眷屬千
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畢利颺瞿洲第十二尊者名
那伽犀那與自眷屬千二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半度
波山第十三尊者名因揭陀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
漢多分住在廣脇山中第十四尊者名伐那婆斯與
自眷屬千四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

尊者名阿氏多與自眷屬千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
鷲峯山中第十六尊者名注茶半託迦與自眷屬千
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持軸山中加是十六大阿羅
漢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離三界
染誦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敕故以神通力延自壽
量乃至世尊正法應住常隨護持及與施主作眞福
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若此世界一切國王輔相大
臣長者居士若男若女發殷淨心爲四方僧設大施
會或設五年無遮施會或慶寺慶像慶經旛等施設
大會或延請僧至所住處設大福會或詣寺中經行

處等安布上妙諸坐臥具衣藥飲食奉施僧衆時此
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隨其所應分散往赴現種
種形蔽隱聖儀同常凡衆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
果報如是十六大阿羅漢護持正法饒益有情至此
南贍部洲人壽極長至於十歲刀兵劫起互相誅戮
佛法爾時當暫滅沒刀兵劫後人壽漸增至百歲位
此洲人等猒前刀兵殘害苦惱復樂修善時此十六
大阿羅漢與諸眷屬復來人中稱揚顯說無上正法
度無量衆令其出家爲諸有情作饒益事如是乃在
此洲人壽六萬歲時無上正法流行世間熾然無息

後至人壽七萬歲時無上正法方永滅沒時此十六
大阿羅漢與諸眷屬於此洲地俱來集會以神通力
用諸七寶造窣堵波嚴麗高廣釋迦牟尼如來應正
等覺所有遺身馱都皆集其內爾時十六大阿羅漢
與諸眷屬遶窣堵波以諸香華持用供養恭敬讚歎
繞百千帀瞻仰禮已俱昇虛空向窣堵波作如是言
敬禮世尊釋迦如來應正等覺我先受敕護持正法
及與天人作諸饒益法藏已沒有緣已周今辭滅度
說是語已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
如燈焰滅骸骨無遺時窣堵波便陷入地至金剛際

方乃停住爾時世尊釋迦牟尼無上正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永滅不現從此無間此佛土中有七百俱胝獨覺一時出現至人壽八萬歲時獨覺聖衆復皆滅度次後彌勒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贍部洲廣博嚴淨具如經說

僧尼部第七

如毗尼母經云若出家僧尼有五法因縁得令正法不速隱沒一者所誦習經文句具足前後次第所有義味悉能究盡復教徒衆弟子同巳所知如此人者能令佛法久住於世二者廣習三藏文義具足復能

爲四部之衆如所解教之其身雖滅令後代正法相續不絶如此人者能使正法不墜於地三者僧中若有大德上座爲四部所重者能勤修三業捨營世事其徒衆弟子迭代相續皆亦如是此亦復令正法久住四者若有比丘其性柔和言無違逆聞善從之聞惡遠避若有高才智德者訓誨其言奉而修行是亦能令佛法久住五者若比丘共相和順不爲形勢利養朋黨相助共諍是非如此五事能令正法流轉不絶是名說法中上座

長者部第八

如優婆塞戒經云爾時會中有長者子名曰善生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常演說法教衆生言若能晨朝敬禮六方則得增長壽命與財何以故東方之土屬于帝釋有供養者則爲護助南方之土屬閻羅王有供養者則爲護助西方之土屬婆摟那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北方之土屬拘毗羅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下方之土屬于火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上方之土屬于風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佛法之中頗有如是六方不耶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謂六波羅蜜東方即是檀那何以故始初出者爲出智

慧光因緣故彼東方者屬衆生心若有衆生能供養
彼檀那則爲增長壽命與財南方即是尸羅何以故
尸羅名之爲右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與財西方
即是羼提何以故彼西方者名之爲後一切惡法棄
於後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壽命與財北方即是毗
黎何以故北方名號勝諸惡法若人供養亦得增長
命之與財下方即是禪定何以故能正觀察三惡道
故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命之與財上方即是般若何
以故上方即是無上無上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命
之與財善男子是六方者屬衆生心非如外道六師

所說如是六方誰能供養善男子唯有菩薩乃能供養

天王部第九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釋及四天王云我不久滅度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我法我去世後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般歎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微薄雖發信心不得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專至累年不如佛在世時一念之善故彌勒下生聽汝泥洹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天帝釋及四天王

言如來不久當以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正法我滅度後過於千歲教法滅時當有非法出現世間十善悉壞閻浮提中多諸患難如來頂骨佛牙佛鉢安置東方此是末後付囑天王帝釋四王六欲備在經文不可具說又勝天王經云或有衆生見此菩薩今始成道或見菩薩久遠成道或見一世界四天王獻鉢或見十方恒河沙世界四天王獻鉢舍利弗菩薩爾時度衆生故即受衆鉢重疊掌中合而爲一 其諸天王又不相見皆謂世尊獨用我鉢又依鉢記云釋迦如來在世之時所用青石之鉢其形可容三斗有餘佛泥洹後

此鉢隨緣往福衆生最後遺化與於漢境此記從北
天竺來有兩紙許甲子歲三月至石澗寺僧伽耶舍
小禪師使於漢土宣示令知

鬼神部第十

如大集經云爾時一切諸天一切諸龍乃至一切迦
吒富單那等於三寶中得增上信作如是言我等一
切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見有如是爲佛出
家受持禁戒乃至爲佛剃鬚髮片不受禁戒受而毀
犯無可積聚如其事緣治其身罪鞭打之者我等不
復護持養育如是國王捨離彼國以捨離故令其國

土而有種種諂詐鬬諍疫病飢饉刀兵俱起非時風雨亢旱毒熱傷害苗稼令其國土所有世尊聲聞弟子悉向他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若有世尊聲聞弟子乃至但著袈裟片者若有宰官鞭打彼等其刹利王不遮護者我等亦當出其國土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以震旦國付囑毗首羯磨天子五千眷屬迦毗羅夜叉大將五千眷屬乃至雙瞳目大天女十七大將各領五千眷屬汝等賢首皆共護持震旦國土於彼所有一切觸惱鬬諍怨讎忿競言訟兩陣交戰飢饉疫病非時風雨氷寒毒熱悉令休息遮障不善諸

惡衆生瞋恚麤獷苦辛澁觸無味等物悉令休息令

我法眼得久住故紹三寶種不斷絶故頌曰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非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賁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實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幷　物有取捨　善惡虧盈

八邪馳鋭　四句爭名　識非鑒是　法住安寧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音釋

蒱薄胡切蒱蒱戲也　捥烏貫切腕手腕也　締丁計切締結也　莠云九切禾下葳草也　夔

羊即切氊夌如切氊
麦麩也氊褐吒布也

戶部江西司郎中諸城劉喜海妾胡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潛遁篇第二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聖賢應世影跡無方所止之國莫非利益俗士封其吉凶上智悟其善惡正心而俟則與天同量矣昔晉武之世有天竺者域宋武之初有彭城杯度並顯示徵瑞昭悟甿俗齊梁之有沙門寶誌者始現於永明之初晦智若狂體同緇庶而藏往知來毒中靈

驗勳容發辭鮮有遺策士庶響赴所在如雲跡拘塵
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毒雖復限
以九關身終無礙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
則遁仙高士世有可善故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
惡應之可謂懸於日月藏於金石者矣無疆之福於
斯見焉

引證部第二

如生經云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中姊弟二
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見帑藏中奇寶好
物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藏物多少(寧)可共取用解

貧之伺夜人定鑿作地穴盜取官物不可筭數明監
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
知聞舅甥盜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後日必復重來
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
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今年尊
體羸力少若爲守者所得不得自脫我力強盛當濟
挽舅舅適入窟爲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捉不
制畏明識之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
聞王又詔曰轝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
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人馬塡噎塞路奔

突其賊射鬧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啓王王詔候
伺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教童執炬舞戲人
衆總鬧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
又詔曰若鬧維更增嚴伺其來取骨則是元首甥又
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釀厚詣守備者微而語之遺守
者連昔飢渴見酒聚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酒瓶盛
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
不級獲其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寶飾安
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
趣女者逆抱投喚令人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

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
見株杌如是連昔數數不變守者睡眠甥即乘株到
女房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爲牽衣可捉我臂甥
素兇黠預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捉臂而大
稱叫遲守者寤甥得脱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
方便獨自無雙久捕不得當柰之何女即懷妊十月
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徧國中有人見嗚便
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就嗚者甥爲餅師住餅爐下小
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見兒嗚具
以白王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荅曰小兒飢啼餅

師授餅因而嗚之不識是賊何因白之王又使母更抱兒出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沽美酒呼母伺者勸酒醉眠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旣不得賊復亡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荅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兒若吾之兒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本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自以爲子遣使求彼王女王即可之即遣使者欲迎王女敕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甥

爲賊臣甥懷恐懼若到彼國王必覺我見執不疑便
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
可迎婦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
乘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
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爲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叵得稽
首荅曰實爾是也王曰卿之聰黠天下無雙卿之所
願以女配之得爲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外甥
者則吾身是外國王者舍利弗是其舅者今調達是
女婦翁者輸頭檀王是婦母者摩耶夫人是其婦者
拘夷是其子者羅雲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又智度

論云菩薩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
諸結譬如國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言
取無脂肥羊來汝若不得者當與汝罪大臣有智繫
一大羊以草穀好養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雖得養
肥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無脂王問云
何得爾荅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
結脂消諸功德肉肥又賢愚經云爾時摩竭國中有
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甚可愛敬其生之日藏
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喜因瑞立號名曰象護兒
漸長大象亦隨大旣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

不相離若意不用便住在內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
是因緣庫藏寶滿象護長大恒騎東西遲疾隨意甚
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王
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麤略談
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在此莫將出
耶象護感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沒於
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慮王見害投佛出
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間思惟其金象者恒在目
前舍衛國人聞有金象競集觀之總鬧不靜妨廢行
道時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此致煩遣之令

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
不用汝如是至三象當滅去爾時象護奉教語之是
時金象即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
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有
菩薩本從兜率天乘象下入胎彼時象身有少剥破
時有一人見破治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恒處尊貴
財用無乏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命下生世間
常在尊貴恒有金象隨侍衛護爾時治象人者今象
護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值
我得道又雜寶藏經云昔難陁王聰明博通事無不

練以己所知謂無酬敵羣臣無對時諸臣等即白王
言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聰明絕倫今在山中王欲試
之即使人賚一瓶酥湛然盈滿王意以爲我智滿足
誰加於我斯那獲酥即解其意於弟子中斂針五百
用刺酥中酥亦不溢尋遣歸王王既獲已即知其意
尋遣使請斯那即赴延入宮中王與麤食食三五匙
便言已足後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
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荅言我向足麤未足於細
即語王王言今者殿上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即喚人
充塞徧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欲上殿諸人畏故

盡皆攝伏其中轉寬乃容多人斯那爾時即語王言
麤飯如民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問言
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荅言二俱得道王復問言
若二俱得道何用出家斯那荅言譬如去此三千餘
里若遣少健乘馬齎糧捉於器仗得速達不王荅言
得若遣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糧食爲可達不王言縱
令齎糧由恐不達況無糧也斯那荅言出家得道喻
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
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
短斯那荅言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

路遠行遲照于金山故長而暑熱日於冬時行於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極寒頌曰

潛遁巧變　善弄冥馳　偉哉仁智　官捕推移
羊肥無脂　象護天隨　福應所感　冥運投機
靜也冲默　動也神輝　緜緜違御　亹亹長斐
反宗元象　光潛影離　隱顯叵測　眞僞難議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三驗

西晉沙門劉薩何

西晉沙門釋杯度

西晉沙門竺佛圖澄

西晉沙門釋道進
宋沙門釋曇始
宋沙門法朗
宋沙門釋邵碩
宋沙門釋慧安
齊帝高洋
齊沙門釋僧慧
梁沙門釋寶誌
吳居士徐光
搜神雜傳地仙等記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而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莊麗備盡諸飾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穌日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士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

止過午巳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
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佛想然表異迹生信逾
隆晝在高塔為衆說法夜入蠒中以自沈隱旦從蠒
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蠒也
以從蠒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
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乞願粹者
不一每年正月輦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
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
則少不欲去者十八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
一歲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為候俗亦以為觀世

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
梵語讀者自解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八
州之地無不奉敬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
立土塔上施相剎繫以蠶蠒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
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
禾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磧而卒形
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
災障者就磧覓之得以凶亡不得告喪有人覓既不
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
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

西晉杯度沙門不知何許人出自冀州年可七十許隱匿姓字不甚修行時人未重也嘗寄宿一家家有金像杯度晨興輒持而去主人策馬追之度自徐行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杯以過孟津因號曰杯度後在彭城人每見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處所在擔一蘧篨行止自隨或於凝雪之辰叩氷盥浴膚色輝然不以寒慘義熙中暫在廣陵刺史沛國劉蕃素聞其名因人要來猶擔此篨使人舉視重不能勝蕃自起看政有敗納衣耳度辭去一手挈篨若提鴻毛永嘉初中卒羅什聞度在彭城歎曰我與此子戲別

巳數百年矣於時乃悟什亦神人也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人左脅孔圍
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巳內
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羣藉與諸學
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至永嘉中遊洛下時后勒
屯兵河北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
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減虐省刑故中州
免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搆隙以問澄澄曰可
生擒耳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見之曜被執朱繩縛
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

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賜以鑾輦入出乘焉所有祥感其相極多略而不述虎末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開棺唯見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西晉鄴中有佛圖澄弟子名道進學通內外爲石虎

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輦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睆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

懸矣後秦州兵亂輌弟子以牛負輌西奔運追禽并
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
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宋僞魏長安有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
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齎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
授三乘及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
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
泥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
忽見形還將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
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衆僧唯

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嗟之並放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陁之行後託跋燾復尅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損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燬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閑絶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

而入𦾔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𦾔𦾔大怒自以
所佩劒斫之體無餘異唯劒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
時北園養虎于檻𦾔令以始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
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𦾔始知佛化尊高黃老
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信失始爲說
法明辯因果𦾔大生愧懼遂感厲疾崔寇二人次發
惡病𦾔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
國中興復正教俄而𦾔卒孫濬襲位方大㊉佛法盛
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也
宋高昌有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

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
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荅云從戶
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即爲
設食唯聞匕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
袈裟遺進進即以爲嚫朗云衆僧已去别日當取之
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
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
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
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
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涌泉直上于天衆歎

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
宋岷山通雲寺有沙門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
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初出家入道自稱碩公
出入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
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人咸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
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郡縣亦見
碩作師子形乃悟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
並挹事之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
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
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

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嘉元年九月一日卒
岷山通靈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
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
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頠公在市中一脚著履
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
沙彌荅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
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宋江陵琵琶寺有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
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
列坐輒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

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常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綰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别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華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舩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燄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

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
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禮之
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
齊帝諱洋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
暴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將歴窮洋築壇
於南郊筮遇大壯大吉漢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
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
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
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絶時稠禪師箴帝曰
檀越羅刹治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從於是

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宰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遶其疾如風受戒於昭元大統法師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遥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在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齊荊州有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
南陽劉虬在陟屺寺請以屈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
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
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
親表存亡之意慧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
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
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檢
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過寶誌誌撫
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荊遇見鎮西長史劉
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

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長沙寺

梁京師有釋寳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住建康既旦人見其入市鄴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轝食來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内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撿失所閤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廣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寤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膾人爲辦竟

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衞尉胡諧病請誌誌注䟽云胡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胡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絹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乃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遥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

末旬事發偃叛往殊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荊子甚急旣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令得後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求降雨誌忽上啓云

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白於官應得鞭杖願於
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
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如刀其上俄而雨大降
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
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
旨荅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
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荅云安樂禁識者
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
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荅云世諦故有
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

此亦不可解雖可解其辭言隱没類皆如此陳征虜
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眞形光相如菩薩像
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
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
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
後閤舍人吳慶卽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
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
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
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

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右十一驗出梁高僧傳

徐光在吳世常行幻術於市鄽閒種棗橘栗立得食之而市肆賣者皆已秏失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裳而趨左右唾唆或問其故荅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綝聞而怒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蔣陵有大飄風如廩從空中墜綝車上車爲之傾頓顧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撝嗤笑之綝問左右無見者綝惡之俄而景帝誅綝兄第四八一旦爲戮出冤魂志

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陽楚國苦縣瀨鄉曲仁
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也雖受氣於天然見生
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是天
之魂精靈之屬或云其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
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言其母夫老
子氏母家或老子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老子生
而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
尹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
有老聃之號皆不然也今案九變及先生十二化經
老子未出關時固以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聃

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三五經及元辰經人生各有
厄會到其時其易名字以隨生氣之音則可以延年
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在周乃二百餘年二
百餘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
殷時彭祖諱鏗帝顓頊之元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
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靖不恤世務不營名
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其壽以爲大
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
雲母糧粉麋角常有少容閉氣内息從平旦至日中
乃免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服氣數十乃以起

行言笑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固所患心在存身頭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毛髮皆令其在覺其氣雲行體中起於鼻口下達十指王自詣問訊安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彭祖皆受以恤貧賤者略無所留又有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形神方年二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婇女具受諸要法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欲殺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氣力丁

壯如五十時後得郞女妖婬王失道而殂洛間相傳言彭祖之道教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時年七百歲非壽終也右此二驗出神仙傳

漢時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顛墜恍惚良久穌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徒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粇米香噉之芬美即裹而爲糧復齎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廣食所

齋盡便入一都郡郭修整宮館莊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苦飢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噉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荅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閒人便復隨穴出交州還洛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

後者充飢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
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
徑十三日糧乏盡飢餒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樹大
有子實永無登路攀縁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數枚而
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嗽見蕪菁葉從山
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糝便共没水
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邊有二女子姿質
妙絶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
杯來晨肇既不識之縁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
相見而悉問來何晚因邀還家其家銅瓦屋南壁及

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
錯牀頭各有十侍婢敕云劉阮二郎經涉山岨向雖
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
甚甘美食畢行酒有一羣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而
言賀汝壻來酒酣作樂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
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
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牽君當可如
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
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相識問訊得
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

復去不知何所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
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
犬行甚遲原絶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
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墻迴帀原隨犬入門列房
櫳戶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
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閤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
伺見原相視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壻也一人留一
人入閤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眞夫人白黃郎有一女
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旣暮引原入內內有南向

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
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
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
勢至明日解珮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
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
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車髣髴若飛
右此三驗出幽明録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
眄杳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猛將弟子
登山遊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

甘露與猛猛徧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厦玉宇金房琳琅焜耀暉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名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

又述異記云獨角者邑郡江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項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言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

穀城鄉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爲

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卒輒在缺門山上大呼
言卒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
之但見卒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
冀州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復時入碭水中取龍子與
諸弟子期日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星祠果乘赤
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
水
冠先宋人也以釣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
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

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右三驗出搜神異記）

妖怪篇第二十四（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妖怪者干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昇降化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此是俗情之近見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徵變乃是衆生宿業之雜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相會

物理必然故有斯徵未足可怪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居陀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糧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備諸舡舶雇得五舡師求覓珍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舡舫至羅刹國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欲到彼國大風飄搏舡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

彼岸時羅刹女聞彼大海有舩破壞羅刹女等即往救接一時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娛歡喜踴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置一鐵城既安置已變化本形令使端正可喜過人人纔不及用天香湯澡浴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纓絡莊嚴妙華天冠懸以寶鈴捷疾走行詣商人所語諸人言是諸聖子莫有恐也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臂來過汝腕來是時商人窮極護命恐怖畏死遂於彼所起實女想與其手臂時羅刹女度諸商人慈言哀愍從何遠來可為我夫憐愍我等為我作主我等無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

我等憂愁煩惱爲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承事不令虧失爾時商人咸共惻愴舉聲啼哭各吐熱氣共相慰喻迭互安心詣羅刹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有一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樹林華果枝葉扶疎諸鳥遊集如是無量復有雜華池沼花鳥滿中觀者欣悅能滅憂煩其羅刹城四壁潔白狀如珂雪又如冰山其城在地若遥觀者乃見彼城如白雲隊從地涌出其城粧飾如經具述爾時諸羅刹女將諸商人向彼城已教脱舊衣以諸香湯沐浴身體令坐種種妙勝之座以五欲具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而作經於

爾時受大快樂後時諸羅刹女等告諸商人善哉聖子是城南面不得從彼出向某處有一商人智慧深細聰明利見即生疑念作是想惟以何等故不聽南過我應伺諸女睡臥之時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善惡之事爾時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諸羅刹女等臥睡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即執力從家而出尋逐意趣漸漸前進至於少地見一微徑恐怖之所無有草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叫喚聲狀如叫喚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已身毛皆豎默然而住良久喘定還詣彼道漸進其路見一鐵城其城高峻[illegible]

出之處詣城巡行而不見門到於北面見有一樹名曰合歡近城而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斯樹已即上其樹觀看城內見彼城中多有人死百有餘數或有死者巳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飢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如井底星迷悶在地頭髮蓬亂塵土坌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噉食之以是因緣作大叫喚如閻羅王所居之處見諸衆生受大苦惱是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即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巳舉樹枝葉互相撲觸而有聲出爾時受苦諸人聞是聲

已仰觀城上見彼商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耶爲天爲龍爲夜叉爲帝釋爲大梵王等耶在於厄難憐愍我輩故來至此救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輩合十指掌頭頂遥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仰如是白善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之所耶爾時商主從彼苦人聞是語已鬱怏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是諸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乃至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輩從閻浮提興生至此爲求財故入於大海我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舡舶破散值諸婦女來至我邊濟拔我等從爾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

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
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輩即荅言曰善哉善
人我等今者亦復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舡破至
岸亦遭羅刹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輩置鐵城中入此
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
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
婉媚但彼女等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還食盡汝諸
人輩愼莫共彼愛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
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有方便得脫難不
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爲說

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月與卯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曰雞尸隋云多髮形貌端正見者樂觀白如珂貝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停處乃有粇米自無糠糩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人聲而作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苦水如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即得免難唯有此事更無餘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泄此言商主復問汝等頗曾見馬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初從誰聞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是聲而有

信者尋虛空聲語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言汝等去來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我欲上城城即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等是處無解脫期我輩必爲羅刹女食何當得見彼親眷屬汝等人輩愼莫放逸隨意所去速詣父母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心意和合我等本生某處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彼處爲我等輩問訊父母諸親朋友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後時更莫發心向彼大海何以故大海內有諸恐怖但在

彼處隨宜活命得共父母妻子眷屬不復分離能行
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戒是爲第一是時商主聞彼
語已生大恐怖遂即下樹時彼諸人一時發聲叫喚
啼哭嗚呼極苦閻浮提内微妙之地何當得見若本
知是厄處寧住在彼餐噉牛糞用爲活命不爲求財
而來此也爾時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
諸羅刹女猶故睡眠商主爾時還即眠卧至於天曉
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輒出言
是即漏泄若其漏泄羅刹諸女恐將我等至厄難處
我之此語應須隱默乃至四月臨當節會馬王來日

乃告彼等所以者何昔有偈說

凡於知識處　輕陳心實者　其事當漏泄
聞者各各傳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輕不漏其言

爾時商主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歡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戀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飯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我今密語時諸商人聞商主說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有諸凡獸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時彼商人過彼日巳

遂至夜内見彼羅刹一切諸女躭著睡眠安隱而臥
私密盜竊從臥牀起咸共詣彼期處詣彼處已白商
主言善哉商主所見之者願爲我說爾時商主即告
彼等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白商主言善哉
商主我等今當冝可速至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置
得達閻浮提内本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所爾
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人音聲而三唱告誰
欲樂度鹹水彼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令到彼岸時
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竪合十
指掌頂禮馬王作如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

彼岸願濟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爾時馬王告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爲彼羅刹之所噉食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女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相送速到彼岸作是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我身分脚足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爾時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風爾時彼諸羅刹女輩聞彼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

睡覺覓彼商人悉皆不見處處觀看乃遥見商人乘
馬王上乘空而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
於海岸發慈愍聲哀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言汝
諸聖子今者捨我欲何所去今我無主汝是我主汝
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我等度汝唯願汝等與
我爲夫汝等今者捨背於我欲詣何所無恩無義何
故相棄若有違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去不作諸惡如
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去時羅刹女雖作如
是慈流言語雞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得
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諸比丘於意云何時雞尸馬

王豈異人乎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是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難處救其厄難達到彼岸今者還復至刪闍耶見之處舍利弗化已將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脫度生死海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生尊重恭敬之心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五道人俱行逢雪遇一神祠中宿舍中有鬼神像形國人所奉客四人言今夕大寒可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事不可敗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噉食人自相

與語言正啗彼一人一人畏我餘四人惡不可放之
其不敢破者夜聞鬼語起呼伴去餘四人言何不破
像用炊然乎便取燒之噉人鬼怕即奔走去夫人學
道亦復如是常須堅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悞損人
也故維摩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也又菩薩
處胎經云爾時世尊告智淨菩薩曰一生補處菩薩
以權方便在卑賤家生欲得示現除無明結十月在
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父母覩見謂爲是鬼捐棄曠
野不使人見其後數日母復懷身具滿十月生一男
兒端正殊妙世之希有晝生夜死父母號哭椎胷向

天山神樹神何不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捐棄曠野今生一子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復晝生夜死心肝斷絕當復柰何復經數月母漸懷妊十月具滿生一男兒三頭八脚四眼八臂覩者毛豎父母眷屬捨而欲去菩薩權見令不得去父母問曰爲是天耶爲是龍鬼神耶爾時所生兒即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須倫迦樓羅　爲母除愚闇
權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頭八手脚　何爲捨我去　徑向地獄門

焚燒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今我還復體
現本端正形　守戒不失願　託生父母家
前後捨身命　其數如微塵　衆生病非一
投於甘露藥　趣使入道險　不令入邪徑
諸天受福樂　甘露除病藥　不違聖教藥
解脫涅槃藥
頌曰
求寶失舟濟　飄浮思救形　幻媚多方趣
妖魅誑人情　假接度海難　虛發親愛聲
自非馬王負　危苦詎安寧

感應緣 略引二十七驗

東陽留寵爲血怪

魯昭公時龍怪

漢惠帝時龍怪

漢武帝時蛇怪

漢桓帝時蛇怪

晉太康中有魚怪

漢成帝時鼠怪

漢景帝時犬怪

漢章帝時魅怪

賈誼見鵩鳥怪
安陽城有亭廟怪
東越閩中蛇怪
中山王周南鼠怪
桂陽張遺樹怪
南陽宋大賢亭怪
吳時廬陵郡亭中鬼怪
建安中東郡界老公怪
晉時有老貍作父怪
晉南京寺記烏巢殿怪

晉時有貍作人婦怪

晉時有貍作人女產兒怪

晉時張春女邪魅怪

宋時梁道修宅内鬼魅怪

瑯琊王騁之妻怪

西方山中人食鰕蟹怪

宋時王家作蟹斷有材怪

唐時逆人張亮霹靂怪

東陽留寵字道宏居于湖孰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

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龍所殺

魯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鬭其邑中也

漢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蘭陵庭東坐温陵井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行刑甚惡黑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現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

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又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及惠帝之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人也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廢故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啣黃蘽柏葉

上民塚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屎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起鼠盜竊小獸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象也桐柏衞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衞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犬與家豕交時趙王遂與六國共反外結匈奴以爲援五行志以爲趙王昏亂豕類外交之異匈奴犬豕之類也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

其形其縣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時大蛇數丈死於門外有大樹樹有精人止者死鳥過者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閒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能此小怪耳帝僞使人爲之侯劾三人三人登時著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解之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鵩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

定志焉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荅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荅如前復喑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荅如前

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赤冠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捉索函來吾與卿取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也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

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
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
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
用九女爾復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
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
母無相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
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
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
終不聽去寄自潛嚴不可禁止寄乃行告貴請好劍
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

石米餈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
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
寄從後所得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
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
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
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
復妖邪之物其歌謡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事
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
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

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
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視俱如常鼠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昇高居鄢陵田中有大樹十
餘圍蓋六畝枝葉扶踈盤地不生穀草遣客斫之斧
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昇高昇高怒曰老樹汁
赤此何得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昇高更斫枝有一
空處白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趁昇高昇高以刀逆
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昇高神慮
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

石之怪夔蝄蜽者乎其伐樹年中昇高作辟司空御
史兗州刺史
南陽宋名大賢西鄂有一亭不可止止則害人大賢
以正道不可干且上樓鼓琴而已不設兵仗至於夜
半時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惡大
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
寧可行小熟啗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
吾暮臥無枕正當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
手摶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大賢前便逆捉其脅鬼但
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因止亭

毒更無害怖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時丹陽人姓湯名應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止此應不隨諫盡遣所將人還外止宿應唯持一口大刀臥至三更中聞有扣閤者應遥問誰荅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而去經須臾聞復有扣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皂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頃復扣閤言是部郡府君詣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府君部郡不應同行知是鬼魅持刀迎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

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之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所傷數下去其處巳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迹追之皆得云稱府君者是老狐魅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後遂絕永無妖怪

建安中東郡界家有怪者無數盆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焉槃案在前忽然便失之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甚疾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藏戶間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便閉戶周旋室中更無所見爲闇但以杖撾地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呼曰咟

哂冥死開戶視之得一老公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
當貌狀頗欲類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上得其家人
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復更失之聞在
陳留界復作妖怪如此時人猶以爲此公也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作時見父來罵詈打
拍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
令兒所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
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語
家二兒已得殺奴矣兒暮歸共相慶賀遂積年不覺
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候有大邪氣兒以

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大老狸入牀下遂得之往所殺者乃眞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右一十八驗出搜神記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新林青陵昔晉咸安二年簡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時歷陽郡烏江寺尼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福世傳爲聖慶咸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使常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即遣使至烏江迎聖慶問此吉凶焉在慶曰脩德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障帝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羣烏運巢而去一時淨盡帝

深加敬信因爲聖慶起此寺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志孝結墳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未作竟婦人毎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止有一狸即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縛孝子付官應償死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荅云性畏犬亦

不别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巳還成狸

晋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訪問二情旣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分别期更尅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壻若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在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齧婦及兒

並成狸緡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
晉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嫁女未及升車忽
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乘云不樂嫁女家事俗巫云是
邪魅將女至江右此三驗出幽明錄
宋時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坊間桓徐州故
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籬聲令婢子
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
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遇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頭人
躯舉視眼𢯱擲灑糞穢清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
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猿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

地奄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進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障塵后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遇一鬼著衣幘乘馬衞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汚荅曰糞汚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須之清果爲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淸厭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甦讀呪支諸鬼怖懅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萬一人戴幘送書麤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登阿儂孔雀樓遙聞

鳳凰鼓下我鄮山頭髣髴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荅弔不異世人鬼傳教僧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牋以弔其叔喪敘致哀情甚有詮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剎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淸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淸有婢産於此便斷

瑯琊王聘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爲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大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旣窆及虞與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瞋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

駢之云非爲永葬故不具儀耳右二驗出異苑

周仲尼謂季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韋昭注曰木石謂山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𤢖或言獨足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右出國語

史記曰秦始皇云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𤢖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箸火中爆音熚音扑畢而山𤢖皆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亦鬼魅類耳所在山中皆有之○右出神異經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

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内蟹籠中擊頭擔歸云至家當斧破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王迴頭不應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荅去家

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
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
山㺐亦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
人自免右一驗出述異記
唐逆人張亮昔爲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
像相好圓滿遂別供養亮遇霹靂其堂柱迸木擊亮
額角而不甚傷及就寺禮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
記又貞觀年中其像忽然繞頸有痕跡大如線焉時
人咸以爲不祥之兆未幾亮果以罪被誅其痕于今
見在出冥報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音釋

甿謨耕切　舁羊諸切兩手對舉也　夾尼教切不靜也　黠胡八切慧也　騃語駭切癡也　亹無匪切亹亹不倦之意也　隰席入切隰州名　歷郎狄切歷與櫟同　篅淳沿切圖也　脅虛業切腋下也　搆居候切成也　睆戶版切笑貌　燾徒到切　燬虎委切火焚也　餧於僞切飤也　濬私閏切　龜茲龜音丘茲音慈龜茲國名　讖楚禁切符讖也　匍匐匍薄胡切匐薄墨切匍匐手行也　嗷牛刀切嗷嗷衆口愁也　虯渠幽切　[illegible]如佳切　鬘莫班切　唆子睃切　聃他甘切　顓頊顓朱緣切頊虛玉切顓頊五帝名　搦女角切按也　舐甚爾切舐餂也　輜軿輜莊持切軿蒲眠切輜軿婦人車有障蔽者

秔古行切不黏稻也　肇直紹切　糝桑感切米粒也　岨莊所切水隔日岨　婉於阮
切順也　髣髴髣妃兩切髴敷勿切髣髴若似也　眄莫見切視也　煶湖本切光也
眩熒絹切目無常主也　碭徒郎切　珂丘柯切石次玉潔白如雪　紺古暗切深青也　舶
薄陌切海舩也　坌蒲悶切塵埍也　摚抽庚切距也　糠糩糠丘剛切穀皮也糩苦會切麤
糠也　鵩房六切鶂屬　淯洴淯羽軌切洴蒲丁切　邯鄲邯河干切鄲都寒切邯鄲趙地
名　隟乞逆切與隙同　緹縈緹杜兮切縈於營切緹縈漢太倉令淳于公女名也　咋陟格
切齧也　咤陟駕切叱怒也　鄢於虔切邑名　夒渠龜切木石之怪也　訇呼宏切大聲也
㦜正作懊於到切悔恨也　麼眉波切麼尼也　齚陟格切與咋同　髀部禮切股也　氎
達協也毛布也　燉煌燉徒孫切煌胡光切燉煌郡名　瘞於罽切　㺑所斬切

候選知縣寧化伊念曾妻胡秀雲出貲重刻

BL
1403
.T3?
v.12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變化篇第二十五（此有三部）

述意部　通變部　猒欲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人之用元通無礙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麤以麤應細以細應麤細隨機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接邪歸正者復須隨縁通變量稱物情不可以妙理通悟指事而變現不

思議之形質用遮不思議之頑見也譬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同於鹿馬哉若不異於鹿馬應時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

通變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佛子如一如來一化身轉如是等不可說譬喻法輪雲一切法界虛空界等世界悉以毛端周徧度量一一毛端處於念念中化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身乃至盡未來際劫一一化佛身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頭一一頭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舌一一舌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

塵等音聲一一音聲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
脩多羅一一脩多羅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
法一一法中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句身味
身復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劫說異句身味身
音聲充滿法界一切衆生無不聞者盡未來際常轉
法轉如來音聲無異無斷不可窮盡是爲一切諸佛
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法又華嚴經云一切諸佛悉
有八種微妙音聲一一音聲悉有五百妙音聲眷屬
不可稱數百千音聲以爲莊嚴無量無邊妙音聲妓
樂皆悉清淨普能演說一切諸佛正法義味悉離恐

怖安住無畏大師子吼悉令一切法界一切衆生聞其音聲隨其本行種種善根皆令開解是爲一切諸佛最勝無上口業莊嚴又處處經云爾時佛笑口中有五色光出者有五因緣一欲令人有所問因所問有益故二恐人言佛不知笑故三爲現口中光故四笑諸不至誠故五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光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又佛說心明經云爾時世尊爲梵志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夫欲至人心喜令餓鬼飽地獄痛息畜生意開罪除尋光來詣佛所諸佛笑法皆有常瑞若授菩薩決

徧照十方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入面門授聲聞決光入肩井說生天事光從臍入說降人中光從膝入說趣三苦光從足心入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瞋笑不以癡笑不放逸笑不利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今佛普等愍傷羣生行大慈笑無斯七也又智度論云如佛初轉法輪時應持菩薩從他方來欲量佛身上過虛空無量佛刹至華上世界見佛身如故而說偈言

虛空無有邊　佛功德亦爾　設欲量佛身

唐勞不能盡　上過虛空界　無量諸佛土

見釋師子身　如故而不異　佛身如金山
演出大光明　相好自莊嚴　猶如春華敷

又處處經云佛在世時諸天鬼神龍人民皆到佛所聽經數百千重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何佛前世時言語無前後故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臥皆隨佛所首向佛尊故

猒欲部第三

如大莊嚴法門經云爾時王舍城中有婬女女名金色光明威德彼女宿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衆相具足身眞金色光明照耀容儀媚麗世所希有神慧聰

敢辯才無礙音辭清妙深邃柔軟言常含笑隨所行處皆金光照所著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衆見者繫心愛著無捨隨所遊處皆悉隨從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爲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車乘莊嚴往詣園林爾時金色女宿緣冥感爲文殊師利化令入道神變自在故以頭枕彼威德膝上而睡即以神力於其臥處現爲死相膖脹臭爛難可附近須臾腹破肝腸剖裂五臟露現臭穢可惡大小便道流溢不淨諸根支節蠅蛆唼食不可稱說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大恐怖身毛皆豎而作是念我今無救徧觀四方無歸

依處倍增怖畏發大怖聲彼長者子二因緣故生大
怖畏一昔所未見如是惡事是故生怖二大衆知我
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謂我故殺阿闍世王不鑒
此理橫見加戮是故生怖時長者子獨於此林不見
一人一切凡聖誰能救者彼長者子過去善根雖熟
以不聞見文殊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即以
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長者聞已心大歡喜深自
慶幸捨棄死屍從林而出即往佛所具說怖緣爾時
佛告長者子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畏汝歸佛
者一切無怖長者白佛一切怖畏從何而生佛言從

貪瞋癡因緣故畏當知一切諸怖無主無作無有執者汝先欲覺今何所在長者子言此中所見好色惡覺凡夫貪著於聖法中無如是事於是佛爲種種方便說法時長者子得順法忍時金色女知長者子受教化已莊嚴五百馬車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却住一面爾時文殊問長者子言汝識此妹不長者子言我今實識文殊師利言汝云何識時長者子即向文殊而說偈言

見色如水沫　諸受悉如泡　觀想同陽燄

如是我識彼　見行如芭蕉　知識猶如幻

女名假施設　如是我識彼　身無覺如木
亦如草瓦礫　心則不可見　如是我識彼
諸凡夫如醉　顛倒生惡覺　智者所不染
如是我識彼　如彼林中屍　臭爛惡不淨
身體性如是　如是我識彼　過去本不滅
未來亦不生　現在不暫住　如是我識彼
文殊當善聽　彼恩難可報　我本多貪欲
見不淨解脫　彼身實不死　爲化我現死
愍衆故示現　誰見不發心　如是貪瞋癡
及一切煩惱　如是體法性　善哉甚微妙

爾時佛告阿難此金色女上威德男巳於過去教化
令發菩提今更聞法得順法忍此金色女於當來世
過九十百千劫當得作佛號曰寶光如來威德長者
於寶光佛所得菩薩身名曰德光寶光滅後當得作
佛號曰寶炎如來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阿難我昔
夏安居時波羅柰國有一婬女在高樓上有女名妙
意昔日於佛有緣爾時世尊化三童子年皆十五面
貌端正勝諸世間一切人類此女見巳身心歡喜白
言丈夫我今此舍如功德天富力自在衆寶莊嚴我
今以身及與奴婢奉上丈夫可備灑掃若能顧納隨

我所願一切供給無所愛惜作是語已化人就牀未
及食頃女前親近白言丈夫願遂我意化人不違隨
已所欲旣附近已一日一夜心不疲猒至二日時愛
心漸息至三日時白言丈夫可起飲食化人即起纏
縣不已女生猒悔白言丈夫異人乃爾化人告言我
先世法凡與女通經十二日爾乃休息女聞此語如
人食噎旣不得吐又不得咽身體苦痛如被杵擣至
四日時如被車轢至五日時如鐵丸入體至六日時
支節悉痛如箭入心女作念言我聞人說迦毗羅城
淨飯王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慜諸盲冥救濟苦人

恒在此城常行福度放金色光濟一切人今日何故不來救我我從今日乃至壽終終不貪色寧與虎狼同處一穴不貪色欲受此苦惱化人亦瞋嗤弊惡婦女廢我事業我今共汝合體一處不如早死父母宗親若來覓我處自藏我寧經死不堪恥辱女言弊物我不用爾欲死隨意是時化人取刀刺頸血流滂沱塗汙女身萎陀在地女不能勝二日青淤三日膖脹四日爛潰五日漸爛六日肉落七日唯有臭骨如膠如漆黏著女身一切大小便利及諸惡蟲迸血諸膿塗漫女身女極惡猒而不得離女發誓願若諸天神

及與仙人淨飯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寶以用給施作是念時佛將阿難難陀帝釋在前梵王在後佛放常光照耀天地一切大衆皆見如來詣此女樓時女見佛心懷慚愧藏骸無處取諸白氎纏裹臰屍臭氣如故不可覆藏女見世尊爲佛作禮以慚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女極慚愧流淚而言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能令我離此苦者願爲弟子心終不退佛神力故臭骨不現女大歡喜爲佛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爲呪願梵音流暢女聞呪願心大歡喜應時即得須陀洹道五

百侍女聞佛音聲皆發無上菩提道心無量梵衆見
佛神變得無生忍帝釋所將諸天有發菩提心者有
得阿那含者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衞城中有一
長者婦產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惡鬼有人見者捨
之而去年漸長大父母猒惡驅令遠棄乃至畜生見
此醜陋尙懷怖懼何況人類又於一時詣林採果以
自存活飛鳥走獸無不怖走絕迹無住世尊慈念將
諸比丘到林欲度見佛避走佛以神力使不得去時
諸比丘各在樹下跏趺繫念世尊化作醜陋人執持
應器盛滿中食漸向醜人形狀類已心懷喜悅今此

人者眞是我伴尋來共語同器而食食已時彼化人
忽然端正醜陋問言汝今何以忽然端正化人荅言
我食此食以善心觀彼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正醜
陋聞已尋復敎之尋得端正心懷喜悅即向化人深
生信解於是化人還復本形醜陋見佛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
即爲其種種說法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求索出家
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
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爲說宿
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

日弗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及彌勒俱爲菩薩到彼佛所種種供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偈讚佛

天上世間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有
世界所有悉能見　無有能及如佛者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時彼山中有一鬼神作醜陋形來恐怖我我以神力令彼行處懸崖嶮岨不能得過時彼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惡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行處嶮難不可得過今當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尋即往詣懺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比丘欲知彼山神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陋見者驚走由彼懺

悔故今遭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頌曰

大聖神變　隨事啓朦　含英秀發　開悟相應

服以邪道　化現神通　隱顯利物　乃軌高蹤

羣生息謗　感悟興隆　潛運自在　見者生恭

罕逢斯聖　絕代靈龍　含生有福　遇此休徵

感應緣 略引二十五驗

通敘神化多種之變

周時有左慈能變

古墟山有帝女能變

夏鯀及趙王如意變

魏襄王年中有女變

漢建平中有男子變

漢建安中有男子變

晉元康中有女變

晉惠懷時有男女變

漢景帝時有人變

漢宣帝時有雞變

晉太康年中有彭蚑及蟹變

孔子於陳絃歌館中有鯷魚變

晉豫章郡吏易拔變

晉宜陽縣有女姓彭名蛾變
晉太末縣吳道宗母變
晉復陽縣有牛變
炎帝之女變
諸傳雜記之變
秦時有江南宮亭廟神變
秦時南方有落民飛頭變
高陽氏同産夫婦變
魏時尋陽縣北山蠻人作術變
魏時淸河宋士宗母因浴變

梁朝居士韋英妻梁氏嫁變

夫慈濟之道震古式瞻通化之方由來難測此是方外之大聖非是域中之凡能窮之不可原究之不可盡然凡聖雖別變化有同良由智有淺深障有麤細機有大小化有寬狹蓋達生死之本可以言變化矣若依佛教明信因果因緣相假方成變化矣據外俗未達大方唯信緣起不賴因成故干寶記云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義水精則智土精則恩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

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
也苟禀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
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
肉者勇敢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
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
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牡
牝寄生因夫高木女蘿託乎茯苓木株於土萍植於
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
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則
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

蛤千歲龜黿能語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蛩也麥之爲蛺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麞也蛇之爲鼈也蛬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於上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質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

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將入搏而食之當其爲人不知將爲虎當其爲虎不知常爲人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禽傷於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於鼻中元康中歷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㲉備文甲皆具唯中藥已死夫毒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已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蛺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夜聖人理萬物

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今所覺事者固未足以究其變化之極也此乃由衆生本識雜業熏成因種既熟緣假外形情與非情隨緣興變若先無種縱遇其緣緣䟽力弱亦未能獨變故因假緣故種不獨成緣假因故緣不獨辦因緣和合力用相齊萬類由生一非能建庶將來哲豈猜餘卜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恨不得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可得也求銅盤貯水放以竹竿餌釣盤中須臾引一鱸出公大撫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座席得兩爲佳放乃復

餌鈎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目前膾
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旣得鱸恨不得蜀生薑耳放曰
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
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
於錦肆下見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
果增市二端錦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
公敕敕之增市二端錦後公近郊士人從者百許人
放乃齎酒一罌脯一片手自傾罌行酒百官百官皆
醉飽公還驗之酤賣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惡之陰
欲殺元放元放在公座將收之放却入壁中霍然不

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乃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後或見放於陽城山頭行人逐之放入於羣羊行人知放在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成君術既驗但欲與相見羊中忽有一大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即云此羊是競往欲取而羣羊數百皆爲羝羊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草其葉蕞成其華黃色其

實如菟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萇宏見殺蜀人藏其血故三年而爲碧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現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黿肉又吳寶鼎元年六月晦日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池浴化爲黿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坑瀉水其黿入水中遊戲一二日間恒延頸出亦望伺戶小

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能意
爲蒼狗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爲丈夫與妻生子故京
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
化爲女子茲爲陰勝陽厥咎亡也
漢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
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生一子者將復一
世乃絕也故使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簒焉
漢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曰哀帝時

爾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晉惠懷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有男女二體亦能兩幸而尤好婬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當中興之間又有女子其陰在腹肚居在揚州亦性好婬色故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生故京房易傳曰冢宰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也其後有七國之難起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廄中雌雞化爲雄雞毛衣亦變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化爲雄雞冠距鳴將至永光年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彭蜞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

數日之後則皆爲牝至十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閒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絶糧從者病乎

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右十三驗出搜神記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反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裝束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仍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麓變成三足大虎所

豎之脚即成其尾右此一驗出異苑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强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巳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隱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入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爲娥潭右此一驗出幽明録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未有婦兒宗賃不在家鄰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屋中鄉里驚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當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白鷹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暝哭臨之右此一驗出齊諧記

晉復陽縣里民有一家兒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賔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右此一驗出顧徽廣州記録

炎帝之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化爲精衛其狀如烏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堙者塞也其音日因○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河涸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右此二驗出山海經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巢所作未詳

此二說孰是神農本草經云取雞卵殼黃白渾雜者熟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旣堅內著粉中佳者亂眞此世所恒用無作不成○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老雀爲雀老蒲爲葦○搜神記曰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蜩蜼細腰之類其爲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産常負桑蟲之子育之則皆化成己子也

秦周訪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訪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宴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遂擒之化爲雄鴨訪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右此一驗出述異記

秦時南方有落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牕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平和桓以爲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大怪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昔者高陽氏有同産而爲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

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
二頭四足手是爲蒙雙氏 右二驗出搜神記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
介身悉如眞虎餘鄉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
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
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
草出奮迅吼喚甚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
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
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
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

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録之奴旣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羅有一蠻師云有此術以三尺布一升米精一赤雄雞一升酒受得此法也

魏時有淸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盡出戶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闚不見人木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柰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解自捉出戶外其去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復數

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尙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梁時開善寺京師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内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乗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怪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成茅馬從者數人盡爲蒲人梁氏惶懼遂捨爲寺見洛陽寺記傳

眠夢篇第二十六此有五部

述意部　三性部　善性部
不善部　無記部

述意部第一

原是一心積爲三界癡流慢惰昬滯沈淈欲討其際難測其本所以遠自無始至於今身生死輪轉塵劫莫之比明闇遞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器月難保且夫盛衰之道與時交搆睡夢之途因心而動動由內識境由外熏緣熏好醜夢通三性若宿有善惡則夢有吉凶此爲有記若習無善惡汎覩平事此爲無記若晝緣靑黃夢想還同此爲想夢若見升沈水火

交侵此爲病夢雖夢通三性然有報無報欲知斯事
如下經說

三性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云何四大不和夢眠時夢見山崩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虛而不實云何先見夢荅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則夢見是名先見夢此亦不實云何天人夢荅若善知識天人爲現善夢令人得善若惡知識者爲現惡夢此即眞實云何想夢者荅此人前身或有

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現善夢罪者現惡夢如菩
薩母初欲入母胎時夢見白象從忉利天下入其右
脇此是想夢也若夢禮佛誦經持戒布施種種功德
此亦想夢問夢爲善不善無記耶荅亦善不善無記
若夢見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盜婬
此是不善夢若夢見青黃赤白色等此是無記夢也
問曰若爾者應受果報荅曰不受果報何以故以心
業羸弱故不感報是故律云除夢中不犯也又迦延
論云云何一切睡眠相應耶荅曰或睡不眠相應如
未眠時身不軟心不軟身重心重身瞪瞢心瞪瞢身

憒心憒身睡心睡爲睡所纏是謂睡不眠相應云何眠不睡相應答曰不染汚心眠夢是謂眠不睡相應云何睡眠相應答曰染汚心眠夢是謂睡眠相應云何不睡不眠答曰除上爾所事問眠當言善不善無記耶答曰眠或善或不善或無記云何爲善答曰善心眠夢云何不善答曰不善心眠夢云何無記答曰除上爾所事如夢中施與作福持戒守齋如善心眠時所作福當言餘福迴是名善云何眠時所作不福當言迴耶答曰如夢中殺盜等如不善心眠餘不福心迴是名不善云何眠時所作福不福不當言迴答

曰如眠時非福心非不福心迴如無記心眠時所作福非福不當言迴是名無記問夢名何等法荅曰是五蓋中無明蓋也

善性部第三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爾時世尊告迦葉婆羅門言汝善男子有四種善夢得於勝法何等爲四所謂於睡眠中夢見蓮華或見傘蓋或見月輪及見佛形如是見已應自慶幸我遇勝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睡夢見蓮華　及以夢見於傘蓋
或復夢裏見月輪　應當獲得大利益

若有夢見佛形像　諸相具足莊嚴身
衆生見者應歡喜　念當必作調御師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惡生王爲行殘暴無悲邪見如
來遣迦旃延化其本國惡生王及夫人皆得生信王
大夫人號爲尸婆具沙後生太子字喬波羅時王於
寢夢見八事一頭上火然二兩蛇絞腰三細鐵網纏
身四見二赤魚吞其雙足五有四白鶴飛來向王六
血泥中行泥沒其脛七登太白山八鸛雀屋頭於夢
寤已以爲不祥愁憂慘悴尋即問諸外道婆羅門外
道聞王此夢素嫌於王兼嫉尊者迦旃延因王此夢

言大不吉不禳猒之禍及王身王聞其語信以爲然
益增憂惱即問之言若禳猒時當須何物諸婆羅門
言所須用者王所珍愛我若說者王必不能時王荅
言此夢甚惡但恐大禍殃及我身除我以往餘無所
惜請爲我說所須之物諸婆羅門等見其慇懃知其
心至即語王言所可用者此夢有八還須八種可得
禳災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二殺王所愛太子
喬婆羅三殺輔相大臣四殺王所有烏臣五殺王一
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駝七殺
王良馬八殺王所敬禿頭迦旃延却後七日若殺此

八聚集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災王聞其言以己命
重即便許可還至宮中愁憂懊惱夫人問王何故如
是王荅夫人具陳說上不祥之夢并道婆羅門禳夢
所須夫人聞已而作是言但使王身平安無患妾之
賤身豈足貴耶復白王言却後七日我歸當死聽我
往彼尊者迦旃延所六日之中受齋聽法王言不得
汝若至彼或語其實彼若知者捨我飛去夫人慇懃
王不能免即便聽往夫人到彼尊者所禮拜問訊遂
經三日尊者怪問王之夫人未曾至此經停信宿何
故今者不同於常夫人具說王之惡夢却後七日當

殺我等用禳災患餘命未幾故來聽法因向尊者說
王所夢尊者迦旃延言此夢甚吉當有歡慶不足爲
憂一頭上火然者寶主之國當有天冠直十萬兩金
來貢於王正爲斯夢夫人心急七日向滿爲王所害
懼其來晚問尊者言何時來到尊者荅言日晡時必
當來至二兩蛇絞腰者月支國王當獻雙劒價直十
萬兩金今日當至三細鐵網纏身者大秦國王當獻
珠纓價直十萬兩金後日凌晨當至四赤魚呑足者
師子國王當獻毗瑠璃寶跂價直十萬兩金後日食
時當至五四白鶴來者跋者國王當獻金寶後日日

中當至六血泥中行者安息國王當獻鹿毛欽婆羅衣價直十萬兩金後日日昳當至七登太白山者曠野國王當獻大象後日晡時當至八鸖雀屋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私密之事事至後日自當知之夫人白王良以果如尊者所言期限既至諸國所獻一切皆到王大歡喜尸婆具沙夫人先有天冠著重寶主國所獻天冠王因技戲脫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著金鬘夫人頭上時夫人瞋恚而言若有惡事我先當之今得天冠與彼而著尋以酪器擲王頭上王頭盡汚王大瞋忿拔劒欲所夫人夫人畏王走入房

中即閉房戶王不得前王尋自悟尊者占夢云有私密事正此是耳王及夫人尋至尊者迦旃延所具論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幾於尊者妻子大臣所愛之物行大惡事今蒙尊者離於惡事即詣尊者敬奉供養驅諸外道婆羅門等遠其國界即問尊者有何因緣如此諸國各有所珍奉獻於我尊者荅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爾時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出時有一國名曰槃頭王之太子信樂精進至彼佛所供養禮拜即以所著天冠寶劒瓔珞大象寶車欽婆羅衣上獻彼佛緣是福慶生生尊貴所欲珍寶不求自至王

聞是巳於三寶所深生敬信作禮還宮

不善部第四

如發覺淨心經云佛告彌勒菩薩言菩薩當觀二十種睡眠諸患何等二十一樂睡眠者當有嬾惰二身體沈重三膚皮不淨四皮肉麤澀五諸大穢濁威德薄少六飲食不消七體生瘡皰八多有懈怠九增長癡網十智慧羸弱十一善欲疲倦十二當趣黒暗十三不行恭敬十四稟質愚癡十五多諸煩惱心向諸使十六於善法中而不生欲十七一切白法能令滅少十八恒行驚怖之中十九見精進者而毀辱之二

十至於大衆被他輕賤又國王不黎先泥十夢經云
佛在世時時有國王名不黎先泥夜夢十事一夢見
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
二夢見馬口食尻亦食三夢見小樹生葉四夢見小
樹生果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六夢
見狐坐於金牀上於金器中食七夢見大牛還從犢
子乳八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鬬當合未合
不知牛處九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十夢見大
谿水流正赤王夢見是事已即寤大怖恐亡其國及
身妻子王至明日即召公卿大臣及諸道人曉解夢

者問言昨夜夢見十事寤即恐怖意中不樂誰能解夢有一婆羅門言我爲王解之恐王聞者愁憂不樂王言如卿所說之勿有所諱婆羅門言王夢皆惡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邊親近侍人奴婢皆殺以祠天王可得無他王有臥具及著身珍寶好物皆當燒已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無他王聞此語轉加愁憂即入齋房思念是事王正夫人名摩尼列王所問王言何爲入齋房愁憂不樂耶我身有過於王耶王言汝無過於我我自愁耳夫人復問王言汝莫問我聞者令汝不樂夫人復言我是王半身設有善惡王

應語我云何不相語耶王便爲夫人具說夜夢十事
夫人言王莫愁憂如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色自
見於后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國不遠何不往問如佛
所解王當隨之王即敇羣臣嚴駕而出到佛所頭面
禮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夢見十事具如前述所
夢如是寤即恐怖恐亡我國及身妻子唯佛爲解所
夢十事願聞教誡佛言王莫恐怖夢者無他乃爲後
世當來之事非今世惡此後世人當不畏法禁婬泆
貪利嫉妬不知猒足少義無慈喜怒無慚愧佛言第
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

空瓶中者此後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親貧者王
夢瓶併正謂是耳王莫恐怖於國於太子於夫人皆
亦無他佛言第二王夢見馬口食尻亦食者此後世
人作帝王及大臣稟食縣官俸祿復採萬民不知猒
足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三夢見小樹生華者
此後世人年未滿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婬多欲年少
強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四王夢見小樹生
果者此後世人年未滿十五行嫁抱兒而歸不知慚
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五王夢見一人索繩
人後有羊羊主食繩者此後世人夫壻出行賈作其

婦於後便與他家男子交通貪其財物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六王夢見狐坐金牀上於金器中食此後世人下賤便尊貴有財産衆人敬畏公矦子孫更經貧賤處於下坐飲食在後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七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子乳者此後世人無有禮義母反爲女作媒誘㜏他家男子與女交通嫁女求財以自供給不知慚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八王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鬬當合未合不知牛處者此後世帝王長吏及人民皆無至誠之心更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是故雨澤不時

長吏人民請禱求雨天當四面起雲雷電有聲長吏
人民咸言當雨須臾之間雲散不墮所以者何帝王
長吏人民無有忠正慈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
第九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此後世中國
當擾亂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國面
當平清人民和穆孝順二親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
言第十王夢見大谿水流正赤者此後世諸國忿爭
興軍聚衆更相攻伐當作車兵步兵騎兵共鬬相殺
傷不可數死者於路血流正赤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於國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王聞長跪心即歡喜今

受佛恩令得安隱作禮還歸重賜宮臣從今已後不信諸異外道及婆羅門

無記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有比丘衆中睡佛言聽水洗頭猶睡不可佛令比丘以五法用水洗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他三者睡眠四者頭倚牆壁五者舒脚坐猶睡不止聽以手摚若故睡不止佛聽以毱擲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杖者若取禪杖時應生敬心以兩手捉杖放戴頂上若坐睡不止應起看餘睡者以禪杖築築已還坐若無睡者還以禪杖著本處已坐若故睡不止

佛聽用禪鎮安孔作之以繩貫孔中繩頭施紐掛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鎮時禪鎮墮地佛言禪鎮墮者應起庠行如鵝行法

頌曰

昏沈睡蓋　遊想妄現　親族虛聚　徒需美醲
既寤空無　妄生愛戀　雖通三性　終成七變

感應緣略引六驗

漢甘陵府丞文穎

宋陳秀遠

宋太守諸葛覆

宋馬虔伯

齊沙門釋僧護

唐沙門釋智輿

漢南陽文穎字叔良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鼓三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燥然無以自温聞君在此故來相依屈明日暫住須臾幸之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中愴然即寤寤巳語左右左右曰夢爲虛耳何足可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柰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

子爲是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注送民之神頴曰子棺今爲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墓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頴荅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頴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頴即起率之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頴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爲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醱而去之右一驗出搜神記

宋陳秀遠者頴川人也甞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

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
中於昏夕閒閑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
惟己身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
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冏然明照流飛而去
俄而一室盡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晝秀遠遽起坐合
掌端念頃見中宁四五丈上有一橋閣焉又欄檻朱
彩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動之時而已自見乎坐
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填衢衣服粧束不異世人末
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
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爲偏環

髻手持華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汝欲覩前身即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故得轉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去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也（右一驗出冥祥記）

宋瑯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爲九眞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欷不能自勝

又云行遠疲極困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問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託二徐檢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舩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達都 右一驗出冤魂志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甞作宣漢縣宰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仞空中告

曰汝厄在荊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尅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土中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為梁州西曹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虔伯耳荊楚之言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遥見西面有三人形可二丈前

一人衣幘垂鬟項光圓明後二一人姿質金曜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虞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瘥虞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環曜皆是珍寶於是所患悉以復右一驗出冥祥記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麤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

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
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八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
僧以瓦木土墼壘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
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
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幡蓋者夢丈八
人入室責之賊遂慚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在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緣宋氏洺州人也謙約
成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心口相弔不輟
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依時僧徒無
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

亡初無凶告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述誰知吾苦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匹早奉與之并陳吾意冀禮殷誠從眠驚寤怪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入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寺主恭禪師等合寺大德咸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

含經鳴鐘偈福敬遵此事輙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
皮肉僧給羔袖用執鐘椎與自勵意露手鳴椎掌中
傷破不以爲苦兼鳴鐘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
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
諸惡趣聞此鐘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志
常奉修豈欲徹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倍驗非謬以
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召諸
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音釋

邃雖遂切深也膖脹膖匹降切脹知亮切蛆七余切蛆蟲也唼作苔切齧也礫
郎狄切小石也轢郎狄切車踐也臰尺救切腐氣也翹祈堯切舉也鯀古本切鯷
啼弟二音鮎魚也憨呼甘切愚癡甚也牝婢忍切母畜也蹠之石切踐也蟄直立
切蟲藏也蛬渠容切蟋蟀也⿱加虫古牙切米中蟲也眚所景切災也虺許偉切蝮蛇也
瘕公遐切腹中病也㲉正作殼克角切皮甲也羝都黎切牡羊也蜮影逼切短弧似
鼈萇仲良切姓也黃能能囊來切黃能三足鼈也嶲息委切越嶲郡名輅軨
輅魯故切車也軨盧經切車轄間小橫木也砰礚砰披耕切礚克盍切砰礚石相築聲也
闚缺規切門中視也娃烏瓜切美女也螺蠃螺古火切蠃魯果切⿰虫因⿰虫雍⿰虫因⿰虫雍正作
蠮螉蠮一結切螉音翁瞪瞢瞪澄應切瞢母亘切瞪瞢不明貌⿸尸垔於姓切大便也皰

皮教切尻苦高切株衛株劣二古歷切巫覡
瘡皰也脽也酘切祭酹酒也墼土磚也
巫微夫切覡刑狄
切女曰巫男曰覡

福建候補知縣大興方履籛母馮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興福篇第二十七此有八部

述意部　興福部　生信部

校量部　修造部　䞋施部

雜福部　洗僧部

述意部第一

昔優塡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眞容工圖
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
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

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甁炭二所於是十刹興焉
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髮髭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碣神異爾後百有餘年
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
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
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鐫石鎔金圖寫神
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
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𩇕釋迦於是
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
洎于梁代遺光粤盛但法身無像因感故形感見有

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眞儀隔化情
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庾爲之生
銘丁蘭温凊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
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
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宏神由物感豈曰虚哉是以祭
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
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
二翼倏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
勗哉

興福部第二

如佛說福田經云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爲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四者作牢堅船濟渡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是爲七事得梵天福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即白佛言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波羅奈國爲長者子於大道邊起立精舍牀臥粮糧供給衆僧行路頓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爲天帝釋下生世間爲轉輪王各三十六返典領天

人九十一劫足下生毛蹋空而遊食福自然今值世尊顧臨衆生鄙我愚濁妄以淨慧生死栽枯號曰眞人功報成諦其爲然矣復有一比丘名曰波拘盧即白佛言憶念我昔生拘那竭國爲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法聞法歡喜將一藥果名訶黎勒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逮得應眞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維耶離國爲小民家子時世無佛衆僧敬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

聞法歡喜即舉瓶酪布施衆僧得呪願福益懷欣躍
緣此福德命終生天上下生世間恒處尊貴九十一
劫末後餘僣下生世間母妊數月得病命終埋母塚
中月滿乃生塚中七年飲死母乳用自濟活微福值
佛逮得眞諦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即白世尊曰憶
念我昔生羅閱祇國爲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差
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
瘡亦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
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
瘡尋蒙除愈緣是功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塵

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僧德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除逮得應眞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白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羅柰國爲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圃乞求果蓏當以施佛乞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衆僧佛知至意呪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命終生天得爲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天帝即從座起爲

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拘留大國爲長者子靑衣抱行入城遊觀偶值衆僧街巷分衞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衆僧不亦快乎即解珠瓔布施衆僧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是因緣壽終生天得爲天帝九十一劫永離八難佛告天帝及諸大衆聽我自說宿命所行昔我前世於波羅柰國近大道邊安設圊廁國中人衆得輕安者莫不感羡緣此功德世世淸淨累劫行道穢涂不汙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中佛道最尊九十六

種法中佛法最眞九十六種僧中佛僧最政所以者何由如來從阿僧祇劫發願誠諦殞命積德誓爲衆生六度四等衆善普備得慧成滿三界天尊無能及者其有衆生發一敬心向如來者勝獲大千世界珍寶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別罪福言皆至誠開三乘教皆得奉行聞者歡喜樂作沙門信佛行法志尚清高捨世貪諍導世間福天人路通衆僧之由矣是爲最尊無上之道

生信部第三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

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以飯著佛鉢中却行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來荅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樹高幾許耶荅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荅如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荅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爾何況人是有情歡喜特一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

得須陀洹道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文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潘淀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乞所棄潘淀婢即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當時佛邊有一婆羅門聞佛此語即語佛言汝是淨飯王之太子何故爲食而作

妄語是時佛即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而語之言汝頗見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若舌覆鼻尚不妄語何況覆面上至髮際即生信心而白佛言我今不解小施報多佛即告言汝頗曾見希有事否婆羅門言我曾行見尼拘陀樹其蔭徧覆五百乘車佛即問言樹種大小彼荅言大如芥子三分之一佛復語言誰當信汝婆羅門言實爾世尊我眼見之非妄語也佛即語言我見此女淨心施佛得大果報亦如此樹因少報多時婆羅門心開意解向佛懺悔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即時舉手大唱聲言一切衆人甘露

門開如何不出諸人聞巳皆送五百金錢與王請佛
供養即破制限王與羣臣亦歸依佛佛爲說法悉獲
道果以是因緣如來所說無有虛妄善惡果報必受
不差一切衆生應當信受又譬喻經云昔有二比丘
俱得須陀洹果一人常行教化乞丐以用作福布施
飯僧一人但直坐禪自守不樂作福時坐禪者語乞
者言何不坐禪空自勤苦修福者言佛常亦說比丘
云當修行布施後俱命終生長者家乞作福者爲長
者家子奴婢承給衣食自然快樂無極其坐禪者生
爲婢子在地獨坐飢渴啼哭俱知宿命時長者子語

婢子言我本語汝汝當布施不肯用語是汝自過何爲啼哭其長者子長大騎乘出行遊觀一切奴客及以婢子皆侍從出後時二人俱求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其長者子常直端坐人皆競送衣食來與其婢子者在外乞求人無與者常受飢渴以是因緣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禪誦而已亦當布施作諸福德故大愛道經佛說偈云

夙夜不學　日無所覓　動入罪中　宛轉益深

自沒其體　其亦苦辛　往而不返　投命太山

地獄之罪　難可堪任　生時不學　死當入淵

老不止淫　塵滅世間　呼吸而盡　何足自珍
能自改悔　守命良眞　今世滅罪　後世得申
有財不施　世世受貧

校量部第四

如須達經云世尊告須達長者曰有居士行施不信施與不隨時與不自手與不往而施與亦不知亦不信亦不知有因緣行業果報而行施與當知彼受報意不妙反前爲妙昔有過去世有鞞藍大婆羅門大富多財彼作大施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銀滿中彼行大施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金鉢滿中碎金

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銀八十四千象象白如雪八
十四千馬金飾交露八十四千牛聲乳滿器八十四
千玉女端正殊妙諸瓔嚴飾如是行施餘不可數彼
居士鞞藍大富作如是大施與閻浮提凡夫人亭施
與彼一仙人得福多雖與仙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此
得福多雖與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含雖與斯陀
含不如施一阿那含雖與阿那含不如施與阿羅漢
百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含雖與百斯陀含不如
施與一阿那含雖與百阿那含不如施與一阿羅漢
雖與百阿羅漢不如施與一辟支佛雖與百辟支佛

不如施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此得福多彼居士作
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
招提僧得福增多雖與招提僧不如以清淨意作三
自歸佛法僧受具戒此得福多雖受三歸受戒不如
於一衆生行於慈悲至犛牛頃此得福多雖於一切
衆生分別行慈下至犛牛頃謂不如一切行無常苦
空無我思惟念者下至一彈指頃此得福多又增一
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梵福云何爲四
若有信人未曾起偷婆處塔是也於中能起偷婆者是
初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

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和合聖衆者是謂第三受梵天之福若佛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第四受梵天之福爾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衆生所有功德如是展轉行從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求其福此是其量也又薩婆多論云有檀越與闍那比丘三十萬錢作大房即日成即日崩倒功用甚大檀越心退諸比丘爲檀越說法房雖崩倒功德成就房未壞時佛已到此房中即是受用佛是無上福田佛既受用功德深廣不可測量

又房始成有一新受戒年少比丘戒德淸淨入此房中巳畢檀越信施之德若起億數種種房閣莊嚴下至金剛地際高廣嚴飾猶如須彌設有一淨戒比丘暫時受用巳畢施恩以戒非世間是向泥洹門不同房舍臥具飲食湯藥是世間法非是離世難得之法

修造部第五

若欲修造理須如法造作雖少得福無量若不依法縱多無益故佛在金棺敬福經云經像主莫論道顧經像之匠莫云客作造佛布施二人獲福不可度量欲說其福窮劫不盡若受約敕是佛眞子如是精誠

造少福多問工匠之法作經像得物合取直不佛言不得取價直如賣父母取財者逆過三千眞是天魔急離吾佛法非我眷屬飲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聖教雖造經像數如塵沙其福甚少蓋不足言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宮勞而少功不敬之罪死入地獄主匠無益諸天不祐不如不造直心禮拜得福無量如向所列造多福少若像師造像不具相者五百萬世中諸根不具第一盡心爲上妙果先昇又罪福決疑經云僧尼白衣等或自捨財及勸化得物擬佛受用經營人將此物造作鳥獸形像安佛檠上者計損滿

五錢犯逆罪究竟不還一劫墮阿鼻地獄贖香油燈供養者無犯佛不求利無人堪消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前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生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

述曰此謂施主決定入佛受用所以須贖若如今時齋上尋出佛盤飲食情通彼此不局情者食訖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如七月十五日獻佛及僧無佛僧受用即須贖用也又觀佛三昧經云時優闐王戀慕世

尊鑄金爲像聞佛當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爾
時金像從象上下猶如生佛足步虛空足下雨華亦
放光明來迎世尊合掌叉手爲佛作禮爾時世尊亦
復長跪合掌向像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
像爾時世尊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
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
言若有衆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
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又外國記云佛上忉利天爲
母說法經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刻牛頭栴檀
作如來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

還坐吾般涅槃後可爲四部衆作諸法式像即還坐
此像是衆像之始也佛移住兩邊小精舍與像異處
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重諸國競興供養不
絕堂内長明燈鼠銜燈炷燒諸旛蓋遂及精舍七重
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檀像已燒巳後四五
日開東邊小精舍戸忽見本像移在彼房衆大歡喜
共治精舍得作兩重移像本處又優闐王作佛形像
經云昔佛在世時跋耆國王名優闐來至佛所頭面
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
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

量不可稱計世世所生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
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眼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
足奇絕妙好常爲衆人之所愛敬若生人中常生帝
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所生之處豪貴巨富財産珍
寶不可稱數常爲父母兄弟宗親之所愛重若作帝
王王中特尊爲諸國王之所歸仰乃至得轉輪聖王
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飛升天上無所不至
若生天上天中最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於六天中
尊貴第一若生梵天作大梵王端正無比勝諸梵天
常爲諸梵之所尊敬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

最尊第一過無數劫當得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又法華經偈云

若人爲佛故　建立諸形像　乃至童子戲

若草木及筆　或有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又造立形像福報經云佛至拘羅懼國時國王名優闐王年始十四聞佛當來即敕傍臣左右皆悉迎佛到已頭面禮佛長跪叉手白佛言天上人中無能及佛者光明巍巍乃能如是恐佛去已後慮不復見今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得何福報願佛哀愍爲我説

之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王諦聽吾說　福地灰上土　福德無過者

作佛形像報　恒生大富家　尊貴無極珍

眷屬常恭敬　作佛形像報　常得天眼報

無比紺青色　作佛形像報　父母見歡喜

端正威德重　愛樂終無猒　作佛形像報

金色身餤光　猶妙師子像　衆生見歡喜

作佛形像報　閻浮提大姓　刹利婆羅門

福人於中生　作佛形像報　不生邊地國

不盲不醜陋　六情常完具　作佛形像報

臨終識宿命　見佛在其前　不覺死苦時
作佛形像報　作大名聞王　金輪飛行帝
典主四天下　作佛形像報　作釋天名因
神足典第一　三十三天奉　作佛形像報
此過出欲界　作梵梵天王　迦夷衆梵恭
作佛形像報　受福正如是　若能刻畫作
天地尚可稱　此福不可量　是故供養佛
華香香汁塗　供養大士者　得漏盡無爲
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
後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

色少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丐得一金珠見像面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持往倩令修造金師聞福歡喜爲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爲夫婦身眞金色恒受勝樂從是以來九十一劫身眞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倶律陀過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瓶沙王千倍爲勝瓶沙王有金犂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畏招罪咎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犂唯少一具其家有氎最下之者其價猶直百千兩金有六

箪金粟一箪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
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子多
年無應瞋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復無驗必
定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釋觀閻浮提
無堪彼子即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即以天眼徧
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即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
教即來託生滿足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眞金
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
家父母聞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
意覆自思惟世所耽著唯有美色當爲娉娶端正好

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爲娉妻語父母言我志清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計語父母言能爲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徧行娉求諸婆羅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轝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得見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壻身眞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體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見即爲娉得既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欲

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荅言有蛇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即指蛇示之婦意乃悟夫婦節操深猒世間啓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遂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爲說法即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世亦得羅漢迦葉在世常與如來對坐說法佛滅度後所有

法藏悉付迦葉後時結集三藏竟至雞足山入般涅槃全身不散後彌勒佛出世之時從山而出在大衆中作十八變度人無量然後滅身未來成佛號曰光明六十簞金粟者出薩婆多傳未來成佛出法華經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迦葉毗羅衞城中淨飯王子佛弟難陀身體端正有三十相王爲納婦字孫陀利面首端正世間少雙難陀晝夜愛敬婦故不欲出家佛以方便化令出家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比丘見已而白佛言難陀比丘宿植何福與佛同生有三十相身體端正世間無比又捨豪貴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

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爾時爲大長者於辟支佛塔廟之中靑黛塗壁而以畫作辟支佛像因而發願願我世世生尊貴家恒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緣此善根發願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豪尊富貴快樂無極乃至今日與我同生出家得道

䞋施部第十六

如輪轉五道經云佛言凡作功德隨身之行燒香然燈得福甚多燒香作福及以轉經不得倩人而不䞋願如倩人食豈得自飽燒香潔淨然燈續明燒香齋

食讀經達嚫以爲常法布施得福諸天接將萬惡皆却衆魔降伏懈怠之人不得精進一朝疾病又不吉利便欲燒香方始作福諸天未降諸魔在前競來嬈觸作諸變怪以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隨形種植福田如尼俱類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佛言阿難施一得萬倍言不虛也佛時說偈言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諸十方

雜福部第七

如薩婆多論云若作僧房及以塔像曠路作井及作
橋梁舡此人功德一切時生常資施主除三因緣一
前事毀壞二此人若死三若起惡邪無此三因緣者
福德常生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
五事不得其福云何爲五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
三以野牛施人四以婬女施人五造作神祠是謂有
此五施不得其福復有五施人天得福云何爲五一
造作園觀二造作林樹三造作橋梁四造作大舡五
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有此五事令得其
福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度人民
並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又僧祇律有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曠路作好井　種植園果施　樹林施清涼
橋船度人民　布施脩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施人美水或覆井泉恐諸
毒蛇墮於井中行人飲之而致苦惱命終生三管箜
篌天受五欲樂從此命終若得人身王所愛重若見
病因咽喉出聲餘命未盡施其漿飲或施其財以續
彼命命終生深水天如帝釋快樂從天命終隨業流
轉不墮三途得受人身從生至生不遭病苦無有惱
亂若有衆生持戒見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涼讀
誦經法命終生風行天香氣來吹悅樂無比若有衆
生於河津濟造立橋船以善心渡持戒人兼渡餘人
不作衆惡命終生持鬘天受五欲樂命盡人中爲王

典藏又譬喻經云昔有母子三人常作三事一作大舩置於河中以渡百姓二於都市造立好井以供萬民三於四門各作圊廁給人便利緣是功德命終之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設此微福尚獲果報巍巍無量何況有人廣修功德造立塔寺分檀布施作諸福業百千萬倍復勝於此不可計量故成實論引經偈云

若種樹園林　造井橋梁等　是人所爲福

晝夜常增長

又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

上菩提何等爲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
塊若泥乃至一塼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
塔造像爲作念佛善福之緣塔中畫作若轉法輪及
出家相乃至雙樹入涅槃相三者若見有比丘僧二
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
讀誦說乃至一偈令法不絕爲護法故敬養法師專
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
輪聖王得大身力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
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
無上道是故智者欲求佛道當作是學又放牛經出

增一阿含別品同譯佛告諸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兒不知放牛便冝不曉養牛何等爲十一一者放牛兒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刷四者不知護瘡五者不知作煙六者不知擇道行七者不知處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草十者不知聲牛不遺殘十一者不知分別養可用不可用如是十一事放牛兒不曉養護其牛者牛終不滋息日日有滅此喻比丘亦有十一種損益不可具述佛於是頌曰

放牛兒審諦　牛生有福德　六頭牛六年

成六十不滅　放牛兒聰明　知分別諸相

如此放牛兒　先世佛所譽

洗僧部第八

如譬喩經云佛以臘月八日神通降伏六師六師不如投水而死仍廣說法度諸外道外道伏化白佛言佛以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請僧洗浴以除身穢仍爲常緣也（今臘月八日洗僧唯出此經文）又摩訶刹頭經亦名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去家學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得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般泥洹

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爲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普生毒氣未行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諸天下人民共念佛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時以示天下人佛言我爲菩薩時三十六返爲天王帝釋三十六返作金輪王三十六返作飛行皇帝今日諸賢誰有好心念釋迦佛恩德者以香華浴佛形像求第一福者諸天鬼神所證明知四月八日浴佛法時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納香合三種草香挼而漬之此則青色水若香少者可以紺黛秦皮權代之又用鬱金香手挼漬之於水中挼之以作赤

水以水淸淨用灌像訖以白練拭之斷後自占更灌名曰淸淨其福第一也又温室經云佛告祇域長者澡浴之法當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報何謂爲七物一者然火二者淨水三者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灰六者楊枝七者內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謂除七病一者四大安隱二者除風三者除濕痺四者除寒冰五者除熱氣六者除垢穢七者身體輕便眼目淸明是爲除七病得七福者一者四大無病所生常安二者所生淸淨面首端正三者身體常香衣服淨潔四者肌體濡澤威光德大五者饒多人從拂拭塵垢六

者口齒香好所說肅用七者所生之處自然衣服又
十誦律云洗浴得五利一除塵垢二治身皮膚令一
色三破寒熱四下風氣調五少病痛舍利弗夏盛熱
時有一客作人園中汲水灌樹見舍利弗發小信心
喚舍利弗脫衣樹下以水澆洗身得輕涼作人後命
終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爲功雖少以遇良田獲
報甚多即下詣舍利弗所散華供養舍利弗因其信
心爲說法要得須陀洹果又賢愚經云爾時首陀會
天下閻浮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
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温室暖水調適酥油浣

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處是時阿難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爲貧家子恒行庸作以供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佛授記曰於未來世兩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號曰淨身十號具足又雜譬

喻經云昔佛弟難陀乃往昔維衞佛時人一洗衆僧
之福功德自追生在釋種身佩五六之相神容晃昱
金色乘前之福與佛同世硏精進塲便得六通古人
施一猶有㊛報況今檀越能多行者普等之行必逮
尊號加增歡喜廣度一切又福田經云有比丘名阿
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爲庶民子身生
惡瘡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
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
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以
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

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淸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
垢消滅逺得應眞又十誦律云外國浴室形圓猶如
圓倉開戸通煙下作伏瀆出外内施三擎閣齊人所
及處以瓦盛水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
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淨水耳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
五功德云何爲五一除風二病得瘥三除去塵垢四
身體輕便五得肥白若有四部之衆欲求此五功德
者當求造浴室又僧祇律云若欲浴時使園民等掃
灑令淨辦其薪炭温暖得所乃打揵椎應知入浴各

以腰帶繫衣作幭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掉兩臂而入
一手遮前而入若欲與師揩者當先白已無罪非不得
一時舉兩手當先令揩一臂一手覆前竟次揩一臂
一手及餘內外已閉戶而坐令身汗出籌量用水一
得多用若池水洗自恣無罪非不聽露地裸形而浴若
水齊腰腋得用無罪若坐水中至臍亦得出已取已
衣著正理而去

述曰因明洗僧遂申歎德恐邊遠道俗不閑法用故
畧明法事以標厥致耳竊惟尼連河裏非有垢而見
除藍毗園內實無塵而示蕩故知洗沐是淸昇之本

灌濼爲澄潔之原可謂垂香範於前修振芳猷於後
業所以東國泛七華之水以濯一乘之賔西方瑩八
德之池用滌九品之輩故使醫王念念發造温室之
心長者晨言敬申洗僧之願遂蒙如來善巧近說七
物之儀大覺垂慈遠記五天之報然今此處有摩訶
施主某官斯乃運廣大心行無上業生生恒修佛事
世世常轉法輪故能信正法於羣邪敬緇徒於像季
深知講宣四句價重隋珠飯沐一僧田高異道遂使
共相率勵勸課等侶各捨淨財同崇此福於是辦七
物於嘉時洗三尊於此日又能屈請高德某法師講

宣溫室洗浴衆僧經一部法師乃時稱學海世號詞
宗出㊀義而似雲屯泱衆難而方泉涌能使俗徒開
解猶朗日之闢重昏法侶除疑等嚴霜之卷零葉今
既㊀章盡軸座停雷梵之八音澡浴時臻次歎洗僧
之七物一者鴻爐熾火巨鑊氛氳密室既已除寒龍
泉自然乏熱二者輕清德水流湛金池蕩垢皎若蓮
紅身首霑便玉潤三者銀光豆屑細滑逼於兜羅却
膩既若雲披潔體方開露白四者八味酥膏五香芬
馥排風去痺末謝摩祇瑩質光顏何慙妙藥五者玉
管神灰雪華霜潔邪風遇便息扇亂想賴巳恬凝六

者垂楊細柳緑幹輕條去熱則口發幽蘭淨齒則氣含優鉢七者齊縑魏素持作内衣蔭患并得身安蕩報自然光飾七物並皆精備一心奉上惟衆慈悲爲讚歎呪願念佛法僧○夫欲超居淨國必須預蕩十力之形迴託天宮先當澡彼六和之衆譬若聲調響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授然今施主等仰襲醫王建斯温室營辦七物洗浴三尊奬率有緣宏揚妙典以茲殊勝莫大善根先用莊嚴今日某法師等有大勢力生生常轉法輪獲大神通世世恒修佛事長幼受無窮之智眷屬極不夭之年障累

與朝霧俱消嘉處共繁星等列諸施主等願高臨八
正趣大道於菩提富有七珍惠蒼生而無盡又願片
時營佐之者除七病而莫遺分毫助讃之徒獲七福
而無竭見聞隨喜咸趣法城叩頭彈指齊昇佛果○
敷揚㊇教已自周圓嚴儀洗具後皆備訖唯衆一心
奉請三寶○稽首歸依上請十方諸佛三世慈尊五
分法身眞應兩體九十八使惑纏巳盡三十二相微
妙莊嚴實無四求假同四事爲衆生故有感便來唯
願各各乘摩尼寶殿坐碼碯雲中放百億光明照三
千刹土梵王持蓋帝釋布華降此道場入温室浴○

次請發心已上補處已還歡喜離垢之人善慧法雲之士三賢十聖一切諸菩薩惟願運天人於掌內安法界於毛端齊馭四足之靈鵬俱騁六通之神驥不見相而見不來相而來降此道場入温室浴○次請山中宴坐獨覺大人言下證眞四果高士及向趣聖僧賓頭上座等惟願空中振錫戲六神通雲內持瓶具十八變發波斯之正信伏勞度之邪心及此現前和合大衆百千臘已下乃至無臘並入温室浴○次請宏慈本誓誓度四生方便善權權形六道隨聲即至如影赴身不念即彰不請之友並入温室浴○次

請三界天衆四海龍王八部鬼神一切含識有形之
類蠕動之流並入溫室浴歎請既周大衆和合唄讚
持香依次行道頌曰
三寶冥與　四生標式　慈蔭十方　恩流萬德
智抱八藏　化周百億　酬恩義重　斯由福力
彩畫雕形　傳經建福　舟濟橋梁　興齋沐浴
不顧身命　精誠何抑　盛哉勝集　功成難測
感應緣略引十一驗
晉大司馬桓溫
晉王凝之夫人謝氏

隋沙門釋慧達
唐沙門釋住力
唐沙門釋志超
唐沙門釋慧震
唐沙門釋惠雲
唐沙門釋道英
唐沙門釋乂德
唐沙門釋通達
唐上柱國王懷智
晉大司馬桓温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

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温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
敬待居之門内尼毎浴必至移時温疑而窺之見尼
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温怪駭而
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實問尼荅云若遂
淩君上刑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
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晉瑯琊王凝之妻晉左將軍夫人謝氏奕之女也甞
頻亾二男悼惜過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
兒俱還皆著鎻械慰勉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
垂哀憐可爲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右二驗出冥祥

記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措心營造安處寺宇爲僧行道至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至所到村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惠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耀鮮華初造之日誓用黃楠闔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

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其有徵松變爲楠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内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黄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途中灘覆簰筏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搆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存達形服麤弊殆不可覩傍觀沈伏似不能言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斯即變藥不撓固其人也大業十六

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卧異香入室則旋繞如雲閣中尊像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縣人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於本寺四部王公共造高閣並二挾樓妙盡奇工即年成立寺衆三百同皆歡喜至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摸寫瑞像並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

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儔啜菽飲水再離寒暑雖耆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褫落周帀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雪泣見者哀歎往往革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宏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祏負阻繕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祏僞號稱尊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全不顧遂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江宜齊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

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跏趺面西引火自燒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掌凝然更足闍維一時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時有羣鵲哀鳴其聲甚切右繞七帀方始飛去及身歿後像果南遷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疇昔焉門人慧安智賾師資義重甥舅恩深爲樹高碑于寺之内東宮庶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閣迄今猶在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精厲不羣雅度標遠至武德七年止於汾州抱腹山僧徒

僅百徧貧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
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恠而檢覆止磨兩石據量
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空來往雖無音問儀
形可驗同住憶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
響石泉上涌隨人用足靈瑞多感寔由超福至貞觀
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忽因遘疾卒於城寺春秋七十
有一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姓龎身長八尺聽暠師三論
元悟逾藍每年正月轉藏經千僧袈裟周足奉施無
闕常宏三論聽僧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

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龕造像兩邊
泉流即命石上鐫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
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
大白光遠近同覩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
馬並死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
日震聞毛竪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
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
師傾財物無留於後於身無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
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
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

内外同集至於八日香氣不歇從旦至午寺内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覩奇瑞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䞋施早令食訖手執香爐遶盧舍那三帀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錢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萬餘悲泣相結

唐京師宏福寺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冠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時年二十五有達

禪師江淮內外所在興造雲爲寺廟毀壞故邀達營
造得周至隋季末年中表咸亂有林士宏者結衆豫
章僞稱楚帝僞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
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山東林寺文殊瑞像以雲有
出衆之奇令監鑪錘光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
時衆未悟其年秀才僞敕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
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
念誦銅珠一貫遺才爲信行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
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舩沒財物蕩盡唯人達
岸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未絕誓

願不成深爲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既獲像金舉衆大叫欣慶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怪驚異靈感及才遇害刃開頸脇恰符像焉祁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擔以避難不免爲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私發願曰若鎔金日誓然一臂雲爲模樣早成遂前成日李氏不知已鑄像了乃夢像曰汝先願燒臂如何違信耶李氏

夢寤因始知之即往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纏骨燒而
供養天香垂下像放光照異種奇瑞不可述盡雲以
貞觀年初因事入京值首律師伏膺律業宰貴覩其
德高請奏令住宏福至貞觀二十年思慕本鄉還歸
九江本寺身今現在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時年
十八叔休律師化令出家父母戀逼取妻英割愛辭
親示同脫屣在俗不染色聲出家經論洞明乃曰法
相可知心惑須曉至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
栢梯寺修學止觀忽然發解人法二空深悟心首坐

處樹枝下映四表兼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
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攝大乘論學徒五百英解獨
俊禪師歎曰學徒極多雖通文義得其旨歸唯道英
乎常依華嚴發願供僧因事呈理調伏心行自爾儀
服飲噉不守章篇頗爲譏目佐違也營僧之外禪誦
無廢窮尋理性心眼洞明至大業九年身居知事有
俗爭地恐損僧利於俗無益苦諫不從便語彼云吾
爲汝死忽然倒臥示同僵屍諸俗固執云此道人多
詐以針刺甲可知眞僞針刺雖深死色轉變身心不
動將欲殯壞傍有智者教令歸懺誓不敢諍尋聲起

坐語笑如常又行至臺澤見池魚遊戲英曰吾與汝
共諍人我何者爲勝便即脫衣入水經于六宿弟子
持衣守之後出告曰吾在水中唯弊土坌不覺水氣
又屬嚴冬冰厚天雪復壯乃曰如此平淨之地何得
不眠遂露身仰臥經于三宿乃起笑曰幾不火炙殺
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不以爲難良曰唯
識之言洞曉心腑外事之質豈得礙乎晚還蒲州住
普濟寺置莊三所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處不與俗
事交爭故使八方四部其湊若林晝則營理僧務夜
則爲說禪觀或弊其勞者然不覺其疲常依攝論起

信用資心腑至於一日說起信論到心眞如門奄然不語衆怪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任不怪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身色怡泰如證初禪河東沙門道遜高德名僧素是同學祖習心道契友金蘭初在夏縣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此乃俗事心轉不可怪也及行中路便逢告使冥通來事類皆如此自及終前集衆告曰今日早須收積恐明日人畜衆聚損食穀草英亦自運催促極急衆但知助然不測其意至夜都了索水洗浴還本坐處被以

大衣告衆人曰諸人喚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俗語門人志袁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許袁以事荅之英言如是因説法要又曰無常常耶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經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現口云捨却故身奄然神逝人怪不動以手循摩從下而冷已經驗之縱是凡夫定升善處況嘉徵如是豈同凡僧即貞觀七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有七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荅曰佛有闡教但依行之則衆累盡矣當終之日感羣鳥集房數盈千計悲鳴相切哀慟人心慧袁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華而入

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燄繞梁及明露結周二十里人物交光三日方歇蒲晉一川行化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以英生平不樂喧譁但存道素便即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南鑿土龕安之始下一钁地忽大震人各攬草自防懼謂身落周十五里皆動大怖又感白虹兩道連亘樞所白鳥一頭翔鳴龕上旋顧徘徊哀聲而逝英開導人物存亡俱益自非位齊種性豈感嘉祥總萃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唐雍州梁山釋文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秀眉骨面
立清履白服麤素衣好遊化俗營搆福業而放言來
事多所宏奬年有凶暴毒氣疫癘者先勸四民令奉
三寶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
有不信者殃禍交及預記萌兆略如對日時遭亢旱
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撝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
至必如其言或記蟲蝗暴亂廣狹所及或記天澇潤
澤近遠淺深皆事符明鏡不泄纖毫且執志清慎不
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昔壯年在道唯遵十戒
而於篇聚雜相多所承循末於九嵕山南造阿耨達

滮并鐫石鉢即於滮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
於山舍百姓感戀爲起白塔迢然山表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雍州涇陽人三十出家栖止
無定乃入太白山不齎糧粒飢則食草渴則飲水息
則依樹坐則禪思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
塊破形銷既覩斯變廓然大悟既悟心路晚住律藏
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
經三十載縚帛雜飾未經冠體冬夏一服不避寒暑
常於講席評叙元奧不事宮商人無肖之初言矛盾
啗食此事難行世人悉伏左僕射房元齡聞而異焉

迎至第中敬重如父而達體道不拘形骸出言不簡
放暢心懷(元)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見貴如
是朝野皆遵不食五穀唯食蔬菜縱得蒿藿攬而食
之事同佳味若得桃杏穀果之屬合核而食不以爲
艱人恠問之荅言信施難棄貞觀已來轉顯神異屢
届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物功力隨命多
少即須依送若違來意後遭凶禍有人乗驢歷寺遊
看達從乞之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非一故京室
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雜著所得
財利爲主營寺有大將軍薛萬均初聞異行迎宅供

養百有餘日不遺僧執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内將軍兄弟其性麤武不識密行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汚不淨須作湯洗待水沸已脫衣入鑊身不傷爛狀如冷池傍人怖之猶催加火不暖我身合宅驚恭恣其寢宿因此已後若有病苦之者使令煮水涌沸先自入洗後教人入病無不愈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辨得錢無人可送乃將錢至寺門首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倩詣西市覓主還之付而以後勘不失一文

由達德行虛懷所以人不虧信又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放䟽請及至明旦來赴盈千而供度闕盡全無支擬大衆恥責深愧外客達曰他許送供計非虛妄臨時恐過僧尼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馳走而來皆充足餘長供庫更濟多人食訖須臾人車並散究尋來處畢竟不知良由賢愚難辯故冥感神供朝野具瞻叙事無盡右八驗出唐高僧傳

唐坊州人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亡歿其母孫氏及第懷善懷表並延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甦此人於地下見

懷智云見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為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為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通人兼白我娘懷智今為泰山錄事參軍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請早酬償之懷善即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之後即賫書故送其舍所論家事無不闇合至經三日懷善遂即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勲衛侯智純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音釋

鐫子全切刻也　慊苦簟切　儵式竹切儵忽也　淀正作澱堂練切滓也　犂居侯切取牛乳　闐亭年切　鍛都玩切鍛鍊也　倩七正切倩借倩也　螫施隻切蟲行毒也　圊七情切廁也　廁初吏切圊廁溷也　瓨戶江切罌也　揵梵語也此云磬亦云鐘隨有瓦木銅鐵鳴者皆曰揵椎　椎音地　祼郎果切赤體也　膩女利切肥也　蠕乳兗切蟲動貌　唄蒲拜切梵誦也　臠力兗切肉也　塊下楷切驚也　駭　啜姝悅切飲也　褫尺氏切正作褫　陟劣切　袥常隻切作攎　攎拆也　輟止也　蹟土革切　僵居良切　钁縛厥切大钁　吁爲切　撝徒弔切指麾也　藋草名　鉏也

河南分守河北道婺源王鳳生女玉芬出貲重刻

BL
1403
.T36
v.13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攝念篇第二十八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凡情難禁譬等山猿常隨外境類同狂象三業鼓動縁構滋彰故佛立教令常制御故經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身戒心慧不動如山又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然心性或倒我見爲先煩惑難攝亂使常行於一切時高舉頽屈自非託

處寂靜摧伏三毒身不遊行口默緘言少睡多覺常
坐省食思量正法知非有無直身正意繫念在前如
斯等教是名攝念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行十法
便成神通去衆亂想至致涅槃一謂念佛二謂念法
三謂念衆四謂念戒五謂念施六謂念天七謂念休
息八謂念安般九謂念身非常十謂念死當善修行

佛法聖衆念　戒施及天念　休息安般念
身死念在後

第一念佛者專精念佛如來形相功德具足身智無
崖周旋往來皆具知之修行一法自致涅槃不離念
佛便獲功德是名念佛○第二念法者專精念法除
諸欲愛無有塵勞渴愛之心永不復興於欲無欲離
諸結縛諸蓋之病猶如衆香之氣無有瑕疵亂想之
念便成神通自致涅槃思惟不離便獲功德是名念
法○第三念衆者謂專精念如來聖衆成就質直無
有邪曲上下和睦如來聖衆四雙八輩當敬承事除
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僧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僧○
第四念戒者所謂戒者息諸惡故戒能成道令人歡

喜戒瓔珞身現衆好故猶如吉祥瓶所願便尅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戒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戒○第五念施者諸專精念施所施之上永無悔心無反報想快得善利若人罵毀相加刀杖當起慈心不興瞋恚我所施者施意不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施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施○第六念天者謂專精念天身口意淨不造穢行行戒成身身放光明無所不照成彼天身善業果報成彼天身衆行具足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天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天○第七念休息者謂心意想息志性詳諦亦無卒暴恒專一心

意樂閑居常求方便入三昧定常念不貪勝光上達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休息便獲功德是名念休息○第八念安般者謂專精念安般者若息長時觀知我今息長若復息短亦當觀知我今息短若息極冷極熱亦當觀知我今息冷熱出入分別數息長短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安般便獲功德是名念安般○第九念身者謂專精念身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膽肝肺心脾腎大腸小腸匃直膀胱屎尿百葉滄蕩脾胞溺淚唾涕膿血脂羨髑髏腦等何者是身地種水種火種風種是也皆是父母所造從何處來爲誰

所造此之六根於此終已當生何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念身便獲功德是名念身○第十念死者謂專精念死此沒生彼往來諸趣命逝不停諸根散壞如腐敗木命根斷絕種族分離無形無響亦無相貌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死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死而說偈曰

佛法及聖衆　乃至竟死念　雖與上名同

其義各別異

又分別功德論云第一念佛何事佛身金剛無有諸漏若行時足離地四寸千輻相文跡現於地足下諸

蟲七日安隱若其命終皆得生天昔有一惡比丘本
是外道假服誹謗逐如來行自殺飛蟲著佛跡處言
佛蹈殺然蟲雖死遇佛跡處尋還得活若入城邑足
蹈門閾天地大動百種音樂不鼓自鳴諸聾盲瘂百
病自除覩佛相好隨行得度功德所濟不可稱計總
會萬行運載爲先所謂念佛其義如此○第二念法
者法是無漏道無爲無欲佛者是諸法之主法者是
結使之主法出諸佛法生佛道若然者何不先念法
後念佛耶荅曰法雖微妙無能知者猶若伏藏無處
不有要藉通人示處方得自濟窮乏法亦如是理雖

(元)妙非如來不暢是以念佛在先稱法在後○第三
念僧者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捨世貪諍開導天人
則是衆生良祐福田故昔有薄福比丘名梵摩達律名
羅旬喻比丘也在千二百五十衆中令衆僧不得食莫知誰
咎佛使分爲二部一部得一部不得復分不得爲二
部半得半不得如是展轉乃至二人一得食一不得
食乃知無福雖得至鉢自然消化佛愍其厄自手授
食在於鉢中神力所制不能化去佛欲令現身得福
故令二滅盡比丘以食飽此即時得福時波斯匿王
聞此薄福佛愍與食我今亦當爲其設福即遣粗米

時有一鳥飛來銜一粒米去使人訶曰王爲梵摩達
設福汝何以持去耶烏即持還本處所以然者此比
丘蒙僧福力鳥獸不能侵害也用是證知爲良福田
旣自度度人至三乘道念衆之法其義如此〇第四
念戒者從五戒十戒二百五十至五百戒皆禁制身
口斂諸邪非斂御六情斷諸欲念中表清淨乃應戒
性昔有二比丘共至佛所路經曠澤頓乏水槳時有
小池注水衆蟲滿中一比丘深思禁律以無犯爲首
若飲此水殺生甚多寧全戒殞命於是命終即生天
上一比丘自念飲水全命可至佛所焉知死後當生

何趣即飮蟲水所害甚多雖得見佛啼泣向佛自云同伴命終佛指一天曰汝識此天不此是汝伴以全戒功即生天上今來在此卿雖見我去我大遠彼雖喪命常在我所卿今見我正覩我肉形豈識眞戒乎以是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能持戒展轉行之即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夫戒有三種一是俗戒二是道戒三是定戒五八十具戒等爲俗戒無漏四諦爲道戒三昧禪思爲定戒以慧御戒使成無漏乃合道戒聲聞家戒喩若膝華動則解散大士持戒喩若頭上插花行止不動小乘檢形形動則越儀大

士領心不拘外軌大小軌異故以形心爲殊內外雖
殊俱至涅槃故曰念戒也又佛般泥洹經云又欲近
道當有四喜宜善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離二曰念
法意喜不離三曰念衆意喜不離四曰念戒意喜不
離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見當望正度求解身
要可以除斷地獄畜生餓鬼之道雖往來走天上人
中不過七生自得苦際又三千威儀云當念有五事
一當念佛功德二當念佛經戒三當念佛智慧四當
念佛恩大難報五當念佛精進乃至泥洹復有五事
一當念比丘僧二當念師恩三當念父母恩四當念

同學恩五當念一切人皆使解脫離一切苦又處處
經云譬如大海中沙不能計知如人所作善惡殃福
前後所作不可復計要在命盡作惡逢惡處作善逢
善處殃福皆預有處亦預有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等
得道便止若不得道便不斷絕佛語比丘當念自身
無常有一比丘即報佛言我念非常如人在世間極
可至五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三十
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十歲佛言莫說
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
比丘言可一月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

曰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時佛言莫說
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呼吸閒佛言是也佛言出息
不還則屬後世人命駿速在呼吸之閒又毗尼母經
云若說法比丘復應常念觀身苦空無常無我不淨
莫使有絶何以故當得十二念成聖法故何者十二
念一念成就巳身二念成就他人三念願得人身四
念生種姓家五念於佛法中得生信心六念所生處
不加其功而得悟法七念所生處諸根完其八念值
佛世尊出現於世九念所生處常得說正法十念願
所說法常得久住十一念願法久住得隨願修行十

二一念常得憐愍諸衆生心故得此十二念具足必得聖法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河中草有龜於中住止時有野干飢行覓食遥見龜蟲疾來捉取龜蟲見來即便藏六野干守伺冀出頭足欲取食之久守龜蟲永不出頭亦不出足野干飢乏瞋恚而去諸比丘汝等今日亦復如是知魔波旬常伺汝便冀汝眼著於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著觸意念法欲令出生染著六境是故比丘汝等今日常當執持眼律儀住執持眼根律儀惡魔不得其便隨出隨緣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於其六根若

出若緣不得其便猶如龜蟲野干不得其便爾時世
尊即說偈言

龜蟲畏野干　藏六於殼內　比丘善攝心
密藏諸覺想　不依不怖彼　覆心勿言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士夫遊空宅中得六種衆
生一者得狗即執其狗繫著一處次得其鳥次得毒
蛇次得野干次得失收摩羅次得獼猴得斯衆生悉
縛一處其狗者樂欲入村其鳥者常欲飛空其蛇者
常欲入穴其野干者樂向冡間失收摩羅者長欲入
海獼猴者欲入山林此六衆生悉縛一處各各嗜欲

到所安處各不相樂於他處所而繫縛故各用其力
向所樂方而不能脫如是六根種種境界各各自求
所樂境界不樂餘境界眼常求可愛之色不可意色
則生其猒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此六種根種種行
處各各不求異根境界其有力者堪能自在隨覺境
界如彼士夫繫六衆生是故當勤修習身念觀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四蚖蛇凶惡毒熾盛一篋中
時有士夫聰明求樂猒苦求生猒死時有一士夫語
向士夫言汝今取此篋蛇摩拭洗浴恩親養食出内
以時若四毒蛇脫有惱者或能殺汝或令近死汝當

防護爾時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仗驅驅而走入
復語言士夫內有六賊隨逐伺汝得便當殺汝當防
護爾時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怨及內六賊恐怖馳
走還入空村見彼空舍危朽腐毀有諸惡物但皆危
脆無有堅固人復語言士夫是空聚落當有六賊來
必奄汝爾時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賊內六惡賊空
村羣賊而復馳走忽爾道路臨一大河其水濬急但
見此岸有諸怖畏而見彼岸安隱快樂清淨無畏而
無橋舩可度得至彼岸作是思惟我取草木縛束成
栰手足方便度至彼岸作是念已即拾草木依於岸

傍縛束成栰手足方便截流橫度如是士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內惡賊復得脫於空村羣賊度於彼流離於此岸種種怖畏得至彼岸安隱快樂我說此譬當解其義比丘篋者譬此身色麤四大四大所造精血之體穢食長養沐浴衣服無常變壞危脆之法毒蛇者譬如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地若諍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風諍亦復如是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陰內六賊者譬六憂喜空村者譬六內入觀察眼入之處是無常變壞虛僞之法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空村羣賊者譬外六入處眼爲可意不可意色

所害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是瀀流者譬如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河譬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凉安樂者譬無餘涅槃栰者譬八正道手足方便截流度者譬精進勇猛得到彼岸婆羅門住處者譬如來應等正覺
又木槵子經云時有難國王名波瑠璃白佛言我國邊小頻歲寇賊五穀涌貴疫疾流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安法藏深廣不得修行唯願垂矜賜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者當貫木槵子一百八常以自隨至心無散稱南無佛陀南無達磨南無僧伽名乃

過一木槵子如是漸次度木槵子若十二十若百若
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徧身心不亂諸諂曲
者捨命得生第三燄摩天衣食自然常安樂行若復
能滿一百萬徧者當斷除百八結業獲無上果王聞
歡喜我當奉行佛告王曰有莎生比丘誦三寶名經
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
辟支佛王聞是巳倍復修行又賢愚經云波羅奈國
有居士字曰毱提此人有子名優波毱提後年長大
家貧樵煎父付財物居肆販賣有耶貰鞞阿羅漢往
到其邊而爲說法教使繫念以白黑石子用當籌算

善念下白惡念下黑優波毱提奉受其教善惡之念
輒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尠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
繫念不止更無黑石純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
又譬喻經云昔有人不信敬婦甚事佛婦白壻曰人
命無常可修福德壻無心嬾惰婦恐將來入地獄中
即復白壻欲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搖鈴作聲
稱南無佛壻曰甚善如是經久其壻命終獄卒扠之
擲鑊湯中扠撐鑊作聲謂是鈴聲稱南無佛獄官聞
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又雜譬喻經云昔
有五百賈客乘船入海值摩竭魚出頭張口欲食衆

生時日少風而舩去如箭薩薄主語衆人言舩去太疾可捨帆如言捨下舩去轉便不可得止薩薄主問樓上人言汝見何等我見上有兩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黒山薩薄主驚言此是大魚當柰何哉我與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魚腹無有活理汝等各隨所事一心求之於是衆人各隨所奉一心歸命求脫此厄所求逾篤舩去逾疾須臾不止當入魚口於是薩薄主告諸人言我有大神號名爲佛汝等各捨奉神一心稱之時五百人俱發大聲稱南無佛魚聞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間乃復有佛我當何忍傷害衆生即便閉

口水皆倒流轉得遠魚五百賈人善心即生皆得解
脫又大集經云譬如沙門自有頭髮生不自知日長
幾分如是菩薩罪生不能自知言我無罪者又雜阿
含經爾時世尊說偈言

善護於身口　及意一切業　慚愧而自防

是名善守護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爲二
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
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渾亂
如畜生趣即說偈言

世間若無有　慙愧二法者　違越清淨道
向生老病死　世間若成就　慙愧二法者
增長清淨者　永開生死門

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穢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頌曰

靜念遺忘慮　有慮非理盡　境來投虛空
虛空何所軫　託陰遊重冥　冥亡影迹隕

四果皆欣求　一乘獨(元)泯

發願篇第二十九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佛果夐絕登之有階法雲峻極届之有漸是以創發大誠則(元)福招於極果初立(宏)誓則妙願徧於來際一念興行遂感塵劫之瑞華半刻虔躬乃得大千之甘露蓋是大乘之根基種智之津衢也

引證部第二

如阿彌陀經云佛語阿難阿彌陀佛爲菩薩時常奉

行是二十四願珍寶愛重保持恭順何等爲二十四
願○第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泥犁禽獸
薜荔蜎飛蠕動之類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
作佛○第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婦人女
人欲來生我國中者即作男子諸無央數天人民蜎
飛蠕動之類來生我國者於七寶水池蓮華中化生
長大皆作菩薩阿羅漢都無央數得是願乃作佛不
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土
自然七寶廣縱甚大曠蕩無極自然軟好所居舍宅
被服飲食都皆自然比如第六天王所居處得是願

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四願使某作佛時
令我名字皆聞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皆令諸佛各
於比丘僧大座中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諸天人民蜎
飛蠕動之類聞我名字莫不慈心歡喜踊躍者皆令
來生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
五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諸無央數天人民及
蜎飛蠕動之類若前世作惡聞我名字欲來生我國
者即便反正自悔過爲道作善便持經戒願欲生我
國不斷絶壽終皆令不復泥犁禽獸薜荔即生我國
在心所願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

六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來生我國用我故益作善若分檀布施遶塔燒香散華然燈懸雜繒綵飯食沙門起塔作寺斷愛欲齋戒淸淨一心念我晝夜一日不斷絕皆令來生我國作菩薩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七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經若作沙門不毀經戒斷愛欲齋戒淸淨一心念欲生我國晝夜不斷絕若其人壽欲終時我卽與諸菩薩阿羅漢共飛行迎之卽來生我國

則作阿惟越致菩薩智慧勇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八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欲到他方佛國生者皆令不更泥犁禽獸薜荔皆令得佛道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九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面目皆端正淨潔姝妙悉同一色都一種類比如第六天人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同一心所念欲所言者預相知意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

羅漢皆無有婬泆之心終無念婦女意終無有瞋怒
愚癡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
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令心
相敬愛終無相嫉憎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
不作佛○第十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
欲共供養八方上下無央數諸佛皆令飛行即到欲
得自然萬種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養諸佛悉皆得
徧以後日未中時即飛行還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
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
中諸菩薩阿羅漢欲飯時即皆自然七寶鉢中有自

然百味飯食在前食已自然去得是願乃作佛不得

是願終不作佛○第十五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

諸菩薩身皆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令如

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六願

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語者如三百

鐘聲說經行道皆如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

不作佛○第十七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洞視徹聽飛

行十倍勝於諸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

佛○第十八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智慧說經行道十

倍於諸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

十九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
人民蜎飛蠕動之類皆令得人道悉作辟支佛阿羅
漢皆坐禪一心共欲計數知我年壽幾千億萬劫歲
數皆令無有能極知壽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
終不作佛○第二十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各
千億佛國中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皆令作辟支
佛阿羅漢皆坐禪一心共欲計數我國中諸菩薩阿
羅漢知有幾千億萬人皆令無有能知數者得是願
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一願使某作
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壽命無央數劫得是

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智慧勇猛自知前世億萬劫時宿命所作善惡卻知無極皆洞視徹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智慧勇猛頂中皆有光明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頂中光明絕好勝於日月之明百千億萬倍絕勝諸佛光明焰照諸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當大明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見我光明莫不慈心作

善者皆令來生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佛告阿難阿彌陀佛爲菩薩時常奉行是二十四願不犯道法絶去財色精明求願積功累德無央數劫今致作佛悉皆得之不亡其功也又佛說滅十方冥經云時有釋種童子名面善悅來白佛言唯天中天今我二親身不安和橫爲非人所見侵撓晝夜寤寐不得寧息出入行步亦見逼惱或遭非人妖蠱姦邪無以防護唯願世尊告示以法隨時救濟令無撓害佛告面善悅當爲汝說擁護之法○佛言東方去此過于八千那術佛土有世界名拔衆塵勞其佛

號等行如來今現在說法人若東行先當稽首歸命供養於東方佛則無恐懼莫敢侵撓有所與作悉當如願○佛告童子南方去此過于十億百千億土有世界名消冥等要脫其佛號初發心念離恐畏歸依超首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南行當遥稽首歸命彼佛專意不離則無恐懼不遇患難○佛告童子西方去此如恒河沙諸佛刹土有世界名善選擇其佛號金剛步迹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西行先當稽首禮於彼佛一心歸命則無恐懼不逢患難○佛告童子北方去此過二萬佛土有世界名覺壽其佛號寶智

首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行設在家居稽首作禮歸
命彼佛則無恐懼不遇患難○佛告童子東北方去
此過于百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持所念其佛號壞魔
慢獨步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詣東北方當遥稽首歸
命彼佛所在獲安則無所畏○佛告童子東南方去
此過二恒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常照曜其佛號初
發心不退轉輪成首如來今現在說經若東南行先
當稽首五體投地一心歸命然後乃進則無恐懼○
佛告童子西南方去此過于八萬佛土有世界名覆
白交露其佛號寶蓋照空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西南

行先當稽首彼方如來以華遥散念於無相然後乃
進則無恐懼○佛告童子西北方去此過六恒河沙
佛之刹土有世界名住清淨其佛號開花菩薩如來
今現在說法若西北方行先禮彼佛自歸悔過淨修
梵行然後出家則無恐懼○佛告童子下方去此過
九十二姟佛之刹土有世界名念無倒其佛號念初
發意斷疑拔欲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坐時若夜臥
時念斯如來稽首自歸常以普慈念救衆生然後坐
臥則無恐懼所願必果○佛告童子上方去此過六
十恒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離諸恐懼無有處所其

佛號消冥等超王如來今現在說法若從坐起常禮彼佛自歸供養則無恐懼所至獲安○佛言童子假使有人受此經典持諷讀誦爲他人說具足備悉令不缺減速成所願終無恐懼若到縣官不見侵枉若行賊中不見危害若行大火中即爲消滅若行大水中終不沒溺天龍鬼神弊惡之神無敢觸者諸惡獸無敢近者諸鬼魍魎無能撓者若在閑居獨處則爲如來之所擁護佛說如是帝釋面善悅童子等聞經歡喜作禮而退又地持論云菩薩發願略說五種一發心願二生願三境界願四平等願五大願彼菩薩

初發無上菩提心是名發心願願未來世爲衆生故
隨善趣生是名生願願正觀諸法無量等諸善根思
惟境界是名境界願願未來世一切菩薩善攝事是
名菩薩平等願大願者即平等願菩薩又說十種大
願一者願一切種供養供養無量諸佛二者願護持
一切諸佛正法三者願通達諸佛正法四者願生兜
率天乃至般涅槃五者願行菩薩一切種正行六者
願成熟一切衆生七者願一切世界悉能現化八者
願一切菩薩一心方便以大乘度九者願一切正行
方便無礙十者願成無上正覺是菩薩住於初地方

便淨信現在修行於未來事生十大願一者以淸淨心常願供養一切諸佛二者受持守護諸佛正法三者勸請諸佛轉未曾有法四者順行菩薩正行五者一切器界具足成熟六者一切世界悉能現化七者自淨佛土八者一切菩薩同一方便以大乘化九者利益衆生一切不空十者一切世界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如是大願能生無量百千大願不離衆生界不離世間此諸大願生生常行終不忘失又華嚴經云諸佛子菩薩住歡喜地以十願爲首生如是等百萬阿僧祇大願以不可盡法而生是願爲滿是願

勤行精進何等爲十一衆生不可盡二世界不可盡
三虛空不可盡四法界不可盡五涅槃不可盡六佛
出世不可盡七諸佛智慧不可盡八心所緣不可盡
九起智不可盡十世間轉法輪智轉不可盡若衆生
盡我願乃盡乃至起智轉盡我願乃盡而衆生乃至
起智諸轉實不可盡我諸願善根亦不可盡又文殊
師利問菩提經云爾時天子問文殊師利言菩薩有
幾心能攝因能攝果文殊荅言諸菩薩有四心能攝
因攝果何等爲四一初發心二行道心三不退轉心
四一生補處心初發心爲行道心作因緣行道心爲

不退轉心作因緣不退轉心爲一生補處心作因緣也又初發心如種穀田中行道心如穀子增長不退轉心如華果始成補處心如華果有用又初發心如車匠集材行道心如所治材木不退轉心如安施材木一生補處心如車成運致又初發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月五日不退轉心如月十日一生補處心如月十四日如來智慧如月十五日又初發心能過聲聞地行道心能過辟支佛地不退轉心能過不定地一生補處心安住定地又初發心如病者求藥行道心如分別藥不退轉心如病服藥補處心如病得瘥

又大集經云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聞諸衆生有如是行不驚不怖是事實難不可思議佛言舍利弗於意云何如師子雛復初産聞師子吼有怖畏不不也世尊菩薩摩訶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聞衆生行亦復如是舍利弗於意云何火熱雖小畏乾薪不不也世尊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已得智慧火亦復如是舍利弗今以非喻爲喻舍利弗譬如猛火與諸乾薪結期七日當大戰鬭爾時一切乾樹草木種種枝葉悉共合聚如須彌山爾時猛火有一親友而告之曰汝今何故不自莊嚴多

覓有救援助彼衆汝唯一己何能當之時火荅言彼
怨雖多我力能敵不須伴黨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亦
復如是雖諸煩惱悉共和合其勢熾盛菩薩智慧力
能消伏如阿伽陀一丸之藥能破大毒菩薩智慧亦
復如是小智慧藥能壞無量大煩惱毒又佛本行經
云爾時佛告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我念往
昔久遠之時有一貧人以乞自活從一城至波羅奈
城至彼城已其城所有乞人見者皆訶責言汝從何
來而至於此遂遮不聽遊行告乞爾時彼人見有障
礙作是思惟我於彼輩無有過失何故障我而乞告

也於是波羅柰城有一長者遺失銅鉢時彼長者求
覓銅鉢所在不獲因求鉢故至餘一村時彼乞人於
糞聚中得彼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往入波羅柰城從
街至街從巷至巷從此交巷至彼交巷從此嵎角至
彼嵎角口唱是言此之銅鉢是誰之物識者收取而
彼遊歷處處東西求覓其主了不能得既不得主便
即往至付梵德王乃至長者後聞有人從彼糞中得
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入彼波羅柰城處處遊訪不知
主處既不得主便付梵德王既聞是已到梵德王邊
到已白言大王當知前者乞人所奉銅鉢是我之物

時梵德王遣使往喚彼之乞人而語之言汝於前者所送銅鉢今此長者云是我許其事如何彼人即白梵德王言如是大王我本不知彼之銅鉢是誰之物在糞聚中我既得已即掛杖頭將來入城東西訪問不知主處遂奉大王任王所用爾時梵德聞彼語已心大歡喜而告彼言仁者汝今欲於我邊乞何等願我當與汝而彼銅鉢還其長者爾時彼人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若必欲歡喜與我願者願王於此波羅奈城所有乞人用我爲乞人王也時梵德王復告彼言今者何用與彼乞兒而爲王也但當更乞諸

餘好願或金或銀或索國中最勝村落用爲封邑我即與汝時彼乞人復白王言王若歡喜與我願者我今正欲彼前所願王遂報言任汝所樂隨汝作耳爾時在彼波羅柰城合有五百乞兒依住彼乞願者悉喚令集而告之言我今得與汝等爲王汝等必當聽我處分時諸乞人問彼王言汝今云何處分我等令作何事時彼人言汝等相共或有捉我置髆上者或有取我而背負者自餘皆悉爲我左右圍繞而行而彼五百諸乞兒輩聞彼證已即從處分或有舉者或背負者處處遊行所有飲食坐席之所即往彼乞乞

巳將向一處分張而共食噉如是方便多時活命時
有一乞人屏處獨食摩呼荼迦此言歡喜丸爾時乞王從
其人邊奪取彼食巳將走其王徒衆五百乞兒逐彼
王走至於遠處皆悉疲乏既疲乏之巳悉各迴還其彼
乞王身力壯健走而不乏更至遠巳迴頭望看五百
乞兒悉皆不見既不見巳入一園內取水洗手坐於
一邊欲食彼食未食之間便生悔心我今不善我今
何故於彼人邊奪取其食更復誑我隨從人輩此食
既多我食不盡若世間內有諸聖人願知我意而來
此者我即分與發是心巳有辟支佛名曰善賢從虛

空飛騰而來在彼人前從空直下去其不遠其人遥
見彼辟支佛威儀庠序行步齊亭舉動得所不緩不
急見如是已於彼辟支佛所心得淨信我淨信已作
如是念由我往昔所受貧煎及以現在皆悉不值如
是福田於如是人不行布施恭敬供養我昔若值如
是福田今日應不遭斯困頓亦不應被他逼切而得
活命我今將此食奉上仙人未審此仙受納以不若
蒙受者願我將來免此貧煎困厄之身作是念已即
將此食奉此仙人然辟支佛有如是法唯見神通教
化衆生更無別法時辟支佛受取彼食從此騰空而

去其人見彼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以歡喜故頂戴指掌遥禮彼尊辟支佛足作是禮已心發是願願我此身於未來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或勝此者而後世尊所説之法願我一聞速得證解又願我於未來世中在大成德豪族姓家爲王治化更莫在彼貧兒之内復作是願生生世世不墮惡道佛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有心疑於彼之時波羅柰城乞兒之王施辟支佛摩呼荼迦此是誰者莫作異見婆提唎迦比丘是也時乞兒王施辟支佛食因彼業果今生釋種大豪貴族資財無乏少由昔願故

今得王位又由昔願不墮惡道恒生人天多受快樂
又由昔願今值於我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
我又授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豪姓出家最第一者
婆提唎迦比丘是也頌曰

賢人慕高節　志願菩提因　御鶴翔伊水
策馬出王田　本祈立(宏)誓　感報彌陀身
能仁修八政　超逾九劫前　聲流徧三界
慈化通大千　掩塵息妄想　凡聖並欣然
含生同志趣　保益啟心神　生死必永盡
豈同莊老仙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音釋

膀胱 膀蒲光切胱姑黃 蹈徒到切 閾影逼切 柞郎
切膀胱水府也 踐也 門限也 各
切精細 槵胡慣切 貰始制 蘄居宜 夐翾正切 薜荔
米也 槵木名 貰切 蘄切 夐遠也
梵語也此云餓鬼 薜 隮緣切 魍魎 魍文紡切
蒲細切荔郎計切 蜎小飛也 魍魎 魎良奬切 髆
伯各切
肩髆也

河南開歸陳許道滿洲麟慶毋惲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法服篇第三十（此有六部）

述意部 功能部 會名部
濟難部 感報部 違損部

述意部第一

夫袈裟爲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爲襯身之衣尊之如法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衆魔亦喻蓮華不爲汙泥所染亦名幢相不爲邪衆所傾亦名田文之相不爲見者生惡亦名救龍

之服不爲金烏所食亦名降邪之衣不爲外道所壞亦名不正之色不爲俗染所貪是以教有内外之別人有道俗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蹈理叶儒津出家則依乎内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好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之重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之禮是故剃髮之辰天魔聞而遥怖染衣之日帝釋見而遠歡戲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前惡

縁即捨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怯故知三領法衣蔽身儉用三種壞色伏我愛情旣彷稻田自成應供之德遠同先佛寔遵和敬之道出塵反俗所貴如斯者乎

功能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也又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披著袈裟於彌勒佛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錯又悲華經云釋迦牟尼佛昔於過去寶藏佛所發菩提心願我成佛時令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我成佛已

若有衆生入我法中出家著袈裟者或犯重禁或犯
邪見若於三寶輕毀不信集諸重罪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若於一念中生恭敬心尊重佛法僧如
是衆生乃至一人必與授記於三乘中得不退轉二
者我成佛已天龍鬼神人及非人若能於此著袈裟
者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其人若得見此袈裟少分即
得不退於三乘中三者若有衆生爲飢渴所逼若貧
窮鬼神下賤諸人乃至餓鬼畜生若得袈裟少分乃
至四寸其人即得飲食充足隨其所願疾得成就四
者若有衆生共相違反起怨賊想展轉鬬諍若諸天

龍八部人及非人共鬪諍時念此袈裟尋生悲心柔
輭之心無怨賊心寂滅之心調伏善心五者有人若
在兵甲鬪訟斷事之中持此袈裟少分至此輩中為
自護故供養恭敬尊重袈裟是諸人等無能侵毀觸
嬈輕弄常得勝他過此諸難若我袈裟不能成就如
是五事聖功德者則為欺誑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於
未來世不成菩提作佛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
戒信心淸淨知僧福田為法衣故施一菓直為作衣
價心常愛樂而生隨喜命終生林戲天自在遊戲隨
意所至若生人中神德自在若有衆生心有淨信為

比丘僧染治袈裟法服命終生彩地天與諸天女五欲自娛飲食甘露無有醉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人所愛敬

會名部第三

如大方等陀羅尼經云佛言若趣向道場應如比丘法修諸淨行具於三衣楊枝澡水食器坐具行者如是應畜至於道場如比丘法佛告阿難衣有三種一出家衣者作於三世諸佛法式二俗服者令我弟子趣道場時當著一服常隨逐身寸尺不離若離此衣即得障道罪第三衣者具於俗服將至道場常用坐

起其名如是汝當受持又薩婆多論問佛常剃髮不
荅曰不爾佛髮常如剃髮後一七日狀問曰佛初得
道時著袈裟不荅曰無有白衣得佛者要有三十二
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捨離煩惱而復一切種智
入其身內袈裟者秦言染衣也結愛等亦名染也著
此服者在獸不畏是故獵師假服令獸遠見又舍利
弗問經云摩訶僧祇部勤學衆經宣講眞義以處本
居中應著黃衣曇無屈多迦部通達理味開導利益
表發殊勝應著赤色衣薩婆多部博通敏達以導法
化應著皂衣迦葉維部精勤勇猛攝護衆生應著木

蘭衣彌沙塞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應著青衣是故羅旬喻比丘分衞不能得食後以五種律衣更互著之便大得食何以故是其前世執性多嫉見沙門來急閉戸云大人不在見他布施歡喜攝念發心願作沙門是故今身雖得出家窮弊如此我法出家純服弊帛及死人衣因羅旬喻故受種種衣也又三千威儀云有四事到他國不著袈裟無罪一無塔寺二無比丘僧三有盜賊四國君不樂道

濟難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昔佛在世時尊者達尼迦聞取官材罪

在不捨時瓶沙王信敬三寶見達尼迦身著袈裟雖取官材釋然不問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達尼迦宿植何業爲瓶沙王原恕乃爾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爾時有一金翅鳥王其身極大兩翅相去六千餘里常入海中取龍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行食彼諸龍鳥食龍時以翅搏海水擗龍現而取食之時有一龍爲鳥所逐即取袈裟戴著頂上尋岸而走時金翅鳥化作婆羅門追逐龍後種種罵言汝今何不放此袈裟龍畏死故急捉不捨爾時海邊有一仙人龍時恐

怖投趣仙人烏見仙人不敢復前仙人即出爲烏說
法教烏向龍共相懺悔已各去佛告比丘昔仙人者
今我身是金翅烏者瓶沙王是爾時龍者達尼迦是
昔蒙袈裟得免烏食今復蒙我袈裟因緣得脫王難
出家修道獲阿羅漢是故當知袈裟威力不可思議
又海龍王經云爾時有龍王而白世尊曰於此海中
無數種龍有四種金翅烏常食斯龍及龍妻子願佛
擁護常得安隱於是世尊脫身皁衣告海龍王汝取
是衣分與諸龍皆令周徧有值一縷者金翅烏王不
能犯觸持禁戒者所願必得爾時諸龍各懷驚懼各

心念言是佛皂衣甚爲小少安得周徧大海諸龍時
佛即知龍心所疑告龍王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
有人民各分如來皂衣終不滅盡譬如虛空隨其所
欲則自然生時龍即取佛衣而分作無央數百千萬
段各各分與隨其所乏廣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
故終不知盡當敬此衣如敬世尊如敬塔寺佛言觀
如來衣者即脫龍身於是賢劫中皆得無著當般泥
洹爾時四金翅鳥王各與千眷屬俱白佛言今日吾
等自歸三寶悔過前犯奉持禁戒從今日始常以無
畏施一切龍擁護正法到于滅盡不違佛教佛告四

金翅鳥王汝等於金仁佛時爲四比丘名曰欣樂大欣樂上勝上友是四比丘違犯戒法貪於供養不護身口意作惡衆多供養金仁佛亦不可計以是之故不墮地獄墮此禽獸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佛現神足令識宿命所作罪福普悉念之我等寧沒身命不敢犯惡佛爲說經授其決言彌勒佛時在第一會皆當得度

感報部第五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有白氎衣裹身而生因

爲立字名曰淨年漸長大衣亦隨長鮮白淨潔不煩
浣染衆人見之競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俗
榮華願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佛所求索
入道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身上白衣化爲袈
裟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請問
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
比丘遊行聚落教化衆生時有女人見佛及僧心懷
歡喜持一張㲲布施佛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天上
人中常有淨衣裹身而生乃至今日遭值於我出家
得道比丘聞巳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波

羅奈國有梵摩達王其婦生女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爲立字名伽尸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相好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爲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復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所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加那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懷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三月受請

四事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
中尊榮豪貴常有袈裟隨身而生佛告比丘欲知王
女者今孫陀利比丘尼是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
緣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夫人生一男兒端正殊
妙世所希有身披袈裟生已能語問父王言如來世
尊今者在不大德迦葉舍利弗大目犍連如是徧問
悉爲在不父王答曰皆悉都在惟願大王爲我設供
諸佛及僧尋敕爲請佛入宮已見其太子而問之曰
汝自憶念迦葉佛時是三藏比丘不答言實是處此
胞胎爲安隱不蒙佛道恩得存性命得過日耳時王

夫人見此太子與佛世尊共相問荅喜不自勝而白
佛言今此太子宿植何福生便能語乃能與佛咸有
問荅惟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即便爲王說偈
言

宿造諸善緣　百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
到迦翅王國時王太子名曰善生見佛世尊深生信
敬歸白大王求索入道王不聽言我唯一子當繼王
位養育民衆終不聽汝出家入道時王太子聞已愁

頓斷穀不食巳經十六日恐命不全𢿱彼太子共作要
誓汝今若能讀誦三藏經書通利聽汝出家然後見
我時太子聞巳心懷喜悅尋即出家誦習三藏盡令
通利王大歡喜即語比丘我今庫藏所有財物隨汝
取用終不悋惜於是王子比丘聞巳取財設百味食
請迦葉佛及二萬比丘供養訖巳一一比丘各施三
衣十六物緣是功德不墮惡世天上人中常有袈裟裹
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有袈裟出家得道比
丘聞巳歡喜奉行

違損部第十六

如賢愚經云昔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提毗總領八萬四千小國時世無佛有辟支佛在山林中福度衆生禽獸亦附時有師子名曰堅誓軀體金色食果噉草不害羣生有一獵師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內佩弓箭行見師子而心念言可殺取皮以用上王足得脫貧值師子睡獵師便以毒箭射傷師子驚覺即往欲害見著袈裟便自念言著袈裟人不久在世必得解脫所以然者此袈裟乃是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起惡心向三世諸賢聖人念已息害毒箭入體命在不久即說偈言

耶囉羅　婆奢沙　沙訶
說此語時天地大動無雲而雨諸天觀見雨華供養
死已剝皮持以奉王求索賞募王見念言經書有云
若有禽獸金色身者必是菩薩我今云何與物賞之
若與賞者同彼無異王即問言師子死時有何瑞應
獵師荅言口說八字雨華動地無雲而雨王聞語已
悲喜交集即召諸臣令解是義無能解者時山林中
有一仙人名曰奢摩善解字義王即請來為王解說
耶囉羅者謂剃頭著袈裟者當於生死疾得解脫婆
奢沙者謂剃頭著染衣者皆是三世賢聖之相近於

涅槃沙訶者謂剃頭著染衣者當爲一切諸天世人
所見敬仰仙人解竟王大歡喜即召八萬四千小王
悉集共作七寶高車載師子皮燒香散華盡心供養
打金作棺盛師子皮以用起塔爾時人民因是善心
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佛告阿難爾時師子由發善心
向染衣人十億萬劫作轉輪王給足衆生廣植福業
致得成佛時師子者今我身是時王提毗由因供養
師子皮故十萬億劫天上人中尊貴第一修諸善本
今彌勒是時仙人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提婆
達多是以是義故若有衆生有惡心向諸沙門著袈

裟者當知是人則起惡心向於三世諸佛賢聖以起惡故獲無量罪若有衆生能發信心敬於出家著袈裟人獲無量福又大集月藏經云佛言我昔爲於一切衆生修諸苦行起大悲心捨身頭目耳鼻舌等各如毗福羅山及捨象馬國城妻子經於三大阿僧祇劫悲愍一切苦惱衆生及謗正法毀呰賢聖無慚無愧不善衆生及於一切淨佛國土所棄衆生爲如是等諸衆生故發願在於五濁惡世成無上道爲救三塗苦惱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若有衆生於我法中爲我出家剃除鬚髮被著袈裟雖不受戒及受毀

犯若有護持供養是人得大果報何況供養具持戒者若未來世國王大臣及斷事者於我弟子及著袈裟罵辱打縛或驅使及奪財物資生之具是人則壞三世諸佛眞實報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則隱一切諸佛正法令諸天人墮於地獄時憍陳如及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爲佛剃除鬚髮被著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若王大臣及斷事者罵辱打縛得幾許罪佛告梵王我今爲汝且略說之若人出於萬億佛血得罪多不梵王荅佛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其罪尚多無量無邊何況具出萬億佛血終無有能廣說彼人

罪業果報佛告梵王若有惱亂罵辱打縛爲我剃髮
被著袈裟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萬億佛血
何以故是人爲我出家剃髮被著袈裟雖不受戒或
受毀犯是人猶能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巳於
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能速
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俗人是故天人應當供養若
有國王見出家人作大罪業止得如法擯出國土及
在寺外不得鞭打及以罵辱一切不應如其身罪若
故打罵是人便巳退失解脫及離一切人天善道必
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爲佛出家具持戒者須

曰

外潔內明　同資淨土　戒品無虧　法服庠序

旣仿田文　亦救龍苦　威儀可觀　恩霑法雨

感應緣（略引五驗）

西域志云有佛袈裟

魏明帝有火浣布袈裟

宋沙門釋僧妙有袈裟

唐沙門釋慧光有袈裟

唐沙門道宣感通袈裟

西域志云婆羅雙林樹邊別有一牀是釋迦佛塑像

在上右脇而臥身長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
上今猶現在數放神光叉王舍城東北是耆闍崛山
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時將就池浴脫衣於此有鷲鳥
銜袈裟升飛既而墮地化成此石縱橫葉文今現分
明其南有佛觀日命弟子難陀製造袈裟處並數有
瑞光現大唐使人王元策等前後三迴往彼見者非
一
魏文帝時不信南方有火浣布帝云火功尚能鑠石
銷金何爲不燒其布文帝既崩至太子明帝時西國
有獻火浣布袈裟明帝初依父語不信以火試之火

燒不壞始知有徵言不虛也文帝前已著史籍上有不信火浣布之文者並私改之
宋沙門僧妙者上黨人也家姓馮氏居於江陵上明村妙至大明年初遊乞零陵因居郡治龍華精舍販貨蓄聚米至數千斛大明八年卒龍華寺災焚蕩盡妙臨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令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陀延日未時建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丘隨泉陵令高陽許靜慧在縣縣即郡治之邑也猛往省宗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桃華布裙單黃小被行且罵云小子法宗違處分不立

僧房費散財物云云既迴見道猛如驚羞狀以被蒙
頭入法宗房猛常往來此寺未嘗見此沙門不欲干
突之先告法超道人說所聞見超疑猛或詐妄撿問
形狀音氣猛具言之超曰即法宗之師也亡來數載
共歎悵之其夕即靈語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數罵
甚嚴猶以僧房爲言聲音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首
謝之既畢問和尚今生何處善惡云何妙曰生處復
麤可耳但應受小譴一二年外乃可得免兼有小抑橫
欲訴所司爲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爲製也法宗曰
袈裟可辦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曰汝可請僧設供

以袈裟爲嚫我即得也法宗如言飯僧嚫衣道猛時
在會又見僧妙倚于堂戶之外拱立聽經飯嚫既畢
猛即見袈裟已在妙身仍進堂中欲依僧次就坐問
猛年臘猛云吾忘其年是索虜臨江歲之二月也妙
云與吾同臘見大一月耳乃坐猛下猛即空一坐位
妙端默聽至座散乃不復見時一堂道俗百餘人零
陵太守泰山羊闡亦預法集自猛與妙講論往反衆
但聞猛獨言耳所以咸知驗實者猛與妙不相識說
其形色舉動年臘少宿莫不符同法宗始病厄困殆
命至靈語曰枕疾即愈靈語所著蓋是弱僮而聲氣

音詞聽者莫辯其殊故並信異之初聞不甚奉法因
是大興敬悟遂建福集即其年設講於此寺持齋布
施
唐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法師弟子母氏家貧
內無小衣入來子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隣母
同聚言笑忽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霹靂擲隣
母百步之外土泥兩耳悶絶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
母遂被震死火燒燋踐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
也其子收殯之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
知受持法服福利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

在深巖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内探
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右此二驗出唐高僧
傳

唐西明寺道宣律師乾封二年仲春二月住持感應
因緣具在第十卷初時有四天王臣子白宣律師曰
如來臨涅槃三月未至前命文殊師利汝往戒壇所
鳴鐘召四方菩薩并及比丘天龍八部等使集祇洹
文殊依命告集已世尊告文殊大衆言我初踰城入
山學道以無價寶衣貿得鹿裘著有樹神現身手執
僧伽梨告我言悉達太子汝今修道定得正覺過去

迦葉佛涅槃時將此布僧伽梨大衣付囑於我令善
守護待至仁者出世令我付悉達我於是時欲受大
衣地便大動樹神告言今爲汝開衣示福田相樹神
旣開我見福田相即入金剛三昧定地又大動樹神
又言汝今猶是俗人未合被此法衣當置于項上恭
敬供養令汝求佛道不爲魔撓我依樹神即以頭頂
戴之我初戴時大地震動不勝我身彼地神堅牢從
金剛際踴出金剛山隨我所行處處承我始得安住
我時六年苦行身體旣羸衣猶項上不敢辭疲唯有
梵王數來見我深起大悲愍我勞苦將我伽梨●上至

梵天地又大動日月無光地神又告梵言汝可持衣
還安頂上梵王依教大地乃安日月還明太子又告
梵王汝知僧伽梨在我頂上意不荅言不知太子言
此為未來諸惡比丘比丘尼等不敬我解脫法服故
以衣在頂上住為摧伏天魔外道故我入河浴受二
牧女乳糜時被著此大衣即得第三禪樂衆苦皆盡
我坐菩提樹初轉法輪爾時樹神將塔來奉上我令
我䟦此服安置塔中我自成佛來于今五十載敬重
此大衣守護自濯常使金剛神擎持寶塔未嘗置地
每轉法輪便被此服自成道來披著五十度我欲涅

槃須有付囑佛告文殊及諸比丘天龍八部等此是迦葉佛麤布僧伽梨有大威德我以佛眼觀諸天龍鬼神及十地菩薩等未能動此大衣如毛髮許既不能動唯有如來擎此衣塔三帀遶戒壇從南面西階昇于戒壇上從西面北轉至于北面上立世尊擲衣塔上空中衣塔放光徧照百億國土一切苦趣蒙光皆除猶如天樹妙樂國土如來發聲普告諸佛我欲涅槃有古迦葉佛麤布僧伽梨付我住持末法衆生諸來十方佛等願各捨一衣共持末法十方諸佛聞是語已即各脫僧伽梨以施牟尼佛世尊受已魔王

又白佛言伏願哀愍聽我欲施黃金珠寶用作盛衣
塔願見聽許世尊許已便以神力於一念頃衆塔皆
成成已世尊自將大衣一一內寶塔中魔衆白佛不
知此塔付囑何人安置何處於是如來臨欲涅槃即
告羅雲汝命阿難來阿難來已世尊放光徧照大千
百億釋迦俱集祇洹諸佛集已世尊即從座起昇于
戒壇又告阿難汝往震旦國於清涼山窟命文殊師
利我欲付囑迦葉僧迦梨諸來釋迦佛即與文殊於
一彈指頃來至戒壇佛告文殊及諸來大衆我今涅
槃欲付汝迦葉佛衣塔持我遺法我入涅槃後將迦

葉衣塔置我戒壇北經于十二年又告四天王汝將
天樂常供養衣塔佛告文殊有惡比丘共相鬬諍滅
我正法北天竺國有惡王治世信受小乘誹謗大乘
小乘學者更相煽惑惡魔所罥所以殺害大乘三藏
學者佛告文殊是以因緣聽住戒壇北十二年中惡
王治世正法滅時汝當以神力擎持衣塔遊行彼國
所有大乘教收內塔中彼持戒比丘爲王殺者各有
僧伽梨如法受持者汝亦收取內我衣塔中彼持戒
比丘命未盡者汝當以神力接取安須彌頂上爾時
魔王白佛言我於未來世護持正法至彼惡王出除

滅大乘時我從須彌頂下大石山壓彼惡王并惡比丘猶如微塵我有千子並大威力下生閻浮提爲彼諸國各造萬僧伽藍滿閻浮提及三天下爲滅憂慮護持正法佛告文殊汝持我衣鉢之塔周徧閻浮及三天下乃至大千世界處處安置鎮我遺法有阿育王塔亦勸令造徧三千土又佛告文殊師利汝以神力往祇洹中堂西寶樓上取我珠玉函將示大衆我初踰城離父王宮四十里到彼叢林身小疲怠權時止息時彼樹神現身告我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爲三界大師迦葉佛涅槃時付囑我珠函并絹僧伽

梨令我轉付囑汝我語神言汝綃僧伽梨非我所用
我聞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修道如何
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神告言汝大
智人何輒麤言諸佛慈悲實不著蠶衣此絲化出非
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開中有字我即開函具見諸
奇特事有大毗尼及脩多羅藏迦葉佛遺教並在此
中并見僧伽梨彼佛手迹遺書付囑樹神令付與我
迦葉佛書云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
出非是繅蠒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
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

道已來常披此衣未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佛取
我僧伽梨安置祇洹中若轉毗尼時當爲我著今留
此衣汝涅槃後一百年初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遂
爲五部從百年後分汝脩多羅當爲無量部諍論由
興令法速滅由彼愚僧不閑三藏聞開著繒衣即謂
殺蠒汝若成道後彼絲自出諸國非是殺蠶故我將
付樹神令轉付汝此函中並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
持遺法我既讀書已地即六種震動珠函自開又放
大光樹神又告我言可將此衣函置汝左肩上常起
恭敬勿安餘處珠函在肩能摧諸魔及伏外道令速

成佛我自受函來常在肩上乃至受乳糜菩提樹下
坐時帝釋來至我所從肩上取函開取僧伽梨令我
披著又取迦葉佛麤布僧伽梨安于綃衣上梵王將
帝釋復施布大衣我依前納受旣披三重衣二是迦
葉佛衣一是我許大梵天王來告我言我見過去諸
佛亦披三大衣地所不能勝世尊宜可去二大衣還
安本處著我所施衣大地方得安住我遂依王言大
地乃得安住爾○又釋迦佛初成道時乃至涅槃唯
服麤布僧伽梨及白氎三衣未曾著蠶衣繒帛何爲
惡比丘等謗黷我云毗尼教中開許著之初成道時

愛道比丘尼手執金縷袈裟持施與我我不敢受令
持施僧況我三界大師服著蠶衣我於三藏教中雖
聽用繒綵供養佛法僧然本非是蠶口出絲緜我此
閻浮洲及以大洲之外有千八百大國並有繒帛絲
緜皆從女口出之非是蠶口中出由不殺害衆生命
故福業所感故從女口中出問何以得知荅曰若欲
須絲作衣時即須然香至桑樹下便有二化女子從
彼樹下出形如八歲女從口中吐絲彼國人等但設
繅車從女口中取絲轉至繅車上取足便止化女即
滅我聽著繒綵者是此女絲及天繒綵本非害生取

絲而用云何謗我害生取絲用取○爾時文殊便白佛言今有小疑欲有所決未知許不佛告文殊可隨汝意我觀大衆心皆有疑前云迦葉佛小珠函唯長三寸三分盛彼僧伽梨一衣亦恐不受何況容受迦葉佛三藏教迹一切經典耶佛告文殊大衆等是諸佛力不可思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非汝等境界之所籌度世尊又令文殊師利捧函世尊起禮以指觸函如開大城門大衆咸覩一切衆事珠塔絹衣金銀樓觀其數十萬盛諸三藏復有天樂而常供養臺高四十里塔高十由旬然函無增減依本三寸十方諸

來佛等各讚牟尼能於惡世廣度衆生各施僧伽梨及一珠函用助牟尼尊者住持遺法佛命文殊令開佛函其中各有大衣臺觀三藏教迹一如迦葉佛塔平等無異佛告文殊汝將此塔還至祇洹戒壇北臺内安置待我涅槃時自當有付囑因此文殊重問世尊涅槃後此函塔等當付何人何處世尊對諸大衆令付文殊置戒壇上經三年已移置東南角經三十年住過是年已後移西印度頻伽羅山頂光明池南住如來滅度後經四十五年有一惡王出現於世破損佛法逼掠尼衆不可具說爾時有魔王兵衆及四

天王等便下大石壓殺惡王娑竭龍王陷彼宮殿成
大池水惡王種族無有遺餘唯有伽藍及諸民衆西
印度人甚宏熾盛寺有十三萬僧有六十萬及菩薩
衆亦有無量經有十三萬藏金縷經字有八萬藏金
銀七寶像大者高百尺小者丈六合有一百三十萬
軀自餘小者不可數不可量此之經像皆是忉利天
王工匠具相造之以是因緣故其衣塔等往彼山住
至法像末時一千七百年我此閻浮提及諸四天下
多惡比丘起造伽藍不修禪慧亦不讀經不識文字
縱有識者千有一二至彼惡世令文殊師利擎持衣

函塔等徧歷國土教化人民令造衣塔以神通力普
被大千令彼惡比丘等改惡修善習讀三藏令法久
住所作既已還將衣塔置于本處至彌勒下時令文
殊師利將塔付彌勒佛是爲安置處所以相付囑也
又如來成道後第二十一年佛告大目連汝往祇洹
戒壇北鳴鐘召十方僧如普賢觀音菩薩等并集我
分身百億釋迦佛各乘樓觀至戒壇所依教集已佛
告普賢菩薩汝往獼猴池所我常經行處有破僧伽
梨衣角有小珠塔可持將來普賢依教持至祇洹世
尊受此塔已即告大衆我初踰城至城樓上城神歎

我言我為此城神經今十三劫見過去諸佛皆踰城學道破恩愛網殺煩惱賊成無上道度脫一切汝今亦爾勿令有退迦葉佛時付我小珠塔待悉達踰城令我付汝此是拘留孫四牙印之塔展轉相付乃至樓至佛太子受已禮拜塔訖放大光明塔門自開便見四牙及佛遺教有金銀觀其數八萬普盛經律又有摩尼臺觀上常有香燈供養并傍有銀題字告釋迦文佛汝初成道時當取一牙印印汝脚足下千輻輪現次取一牙印印汝手掌中便有卍字現又取一牙印印汝胷臆上便有德相現又取一牙印印汝項

上便獲大圓光現我後成道依此四印隨印現相皆如前說印竟內塔中門自然閉塔基有銘文令置袈裟角自成道來置于左肩上又告諸來佛及人天衆各施一珠塔住待未來諸佛依言施已並付普賢守護待如來涅槃送至祇洹中安戒壇北至闍維舍利竟令普賢守護住二十年已後付文殊開塔取此四牙至正法末時令傳閻浮諸國佛法住持乃至一千一百年後將此四牙印百億界形像皆有光明生希有心後乃至四六欲天等流通化益後文殊師利將付彌勒佛○爾時世尊又告大衆我初成道時欲入

河洗爾時河神現身手執此寶塔內有黃金函盛一
安陀會并一尼師壇及有一鉢袋迦葉佛四牙並在
函中此是迦葉佛付我令付世尊令澡浴竟請披安
陀會我即受著地爲六種震動而安陀會四角放光
照千百億國土十方諸梵王尋光來至我所前白我
言此白氎五條是拘留孫佛衣佛涅槃已展轉相付
乃至樓至佛釋迦佛涅槃後付囑娑竭龍王令依此
法衣造八萬領仍造塔供養鎮後遺法而此安陀會
四角及條節頭皆安卍字此衣賢劫中最初而造而
此寶塔形同五寸而世尊開塔現眞珠樓觀其數八

萬盛拘留孫佛所說遺教又有彼佛三比丘坐禪佛命文殊汝吹我法螺至彼比丘所吹興出世典文殊依命吹螺入定比丘即起問文殊師利今有何佛出世文殊荅言此賢劫中第四釋迦佛出世彼三比丘俱來禮佛在一面住即白佛言拘留孫佛般涅槃時付我安陀會尼師壇及鉢袋令我住此塔中乃至樓至佛令我始入涅槃迦葉佛又付我四牙牟尼佛施我少爪髮並置塔中世尊涅槃後從塔中出於此閻浮提乃至大千界處處流布衣塔鎮後遺法也又問如來成道竟佛度迦葉兄弟徒衆漸多於迦蘭陀竹

園集二一部僧於水池邊令二一部衆並脫僧伽梨遣勅
尼師壇比丘在上坐令𢇁僧伽梨置比丘頭上爾時
世尊問比丘汝解我意不比丘荅不解我滅度後一
千一百年多有非法比丘毀滅我正法有惡國王殺
害比丘焚燒經像故如來從座起自脫僧伽梨𢇁置
頭上佛告諸比丘我此僧伽梨過去未來諸佛皆著
此衣得至解脫末時惡比丘不受持三衣亦不持戒
輕慢法衣令法速滅我今與汝合三千大衣願汝受
持勿令損失當用布褐作此伽梨不得用繒帛及細
輭者並用麤大布作之令末世比丘不樂好衣服世

尊發此言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歎息皆大歡喜令此諸大衣世尊教敕將付四天王及諸八使者令八部鬼神守護此衣勿令損失乃至彌勒下生付囑彼佛又付梵王帝釋若至六齋日年三長齋月掃洒天宮殿令將僧伽梨至彼天宮供養藏七寶匣中用牛頭栴檀沈水末香煮取香汁浣灌伽梨曝曬令乾已後取香屑安寶匣中用熏僧伽梨令彼大衣久住六齋七日長齋則一月過此日月後還付四天王是爲安置處也世尊又告阿難言往須彌山頂鳴鐘召集四方一切諸比丘皆集戒壇所各各自言得四果者

合得八百萬人皆令脫七條披著僧伽梨以前憂多
羅送至世尊前如來手自受之安置覆釜上世尊自
脫七條安置諸衣上如來發聲普告大衆天人龍神
等我於無量劫中捨頭目髓腦及內外財寶方得解
脫衣證無上菩提教化羣生我涅槃後諸惡比丘不
信我教不持禁戒不護解脫衣無有威德毀滅正法
諸惡比丘尼不順教敕於金剛道場內行不淨行猶
如婬舍不行八敬輕慢比丘速滅我正法令天人衆
滅諸惡充滿我今共汝發四宏願愍念來世諸惡僧
尼守護此衣勿令損失安置塔中住持佛法說此語

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龍神悲歎歡喜聲至大千世尊安陀會五條衣及尼師壇廣起問荅大同僧伽梨世尊皆從梵王帝釋魔王等索諸寶玉世尊造塔不盈七日寶塔皆成展轉相付乃至彌勒下時付彼流通又世尊初成道度五拘隣竟至第七年中諸聲聞弟子漸漸增多有一比丘名眞陀羅是閻浮洲北瞿陀羅國人因商賈爲業來至中天竺遇佛出家命善來度彼國無有布帛氈毛一切國人純著駮犢皮以爲上衣此眞陀羅比丘於王舍城見一駮犢皮從彼俗人索作袈裟彼俗譏謙有比丘白佛佛喚所責佛告諸大衆我此閻浮提及餘大千界如瞿陀羅國以皮爲袈裟總有二十萬國恐

我入涅槃後多惡比丘手害生命取皮爲衣○佛告目連汝至我父王所白父王言我爲童子時毀前四齒令父王收舉道我今須留住末時鎮我遺法目連依命取已來付世尊佛告諸來佛及以分身佛可施一齒及一金剛塔告諸鬼神龍王於一彈指頃各造金剛塔盛前四齒及十方諸來佛及我分身佛皆施我齒塔令婆竭龍王收在大海中供養又告文殊師利及觀音大士待我滅度後汝以神力分身取我齒塔擎往彼國至僧伽藍中令塔放光於光明中出諸布氎汝爲商客至彼貿易或施爲法衣汝復變爲三

藏比丘教化彼國比丘勿著皮衣若如佛教勤行精進諸天送衣并施飲食又我滅度後一千四百年後我此閻浮提及大千界多有惡比丘不修禪戒多造塔寺徧滿天下雖非皮國多有布氎縟綵不以爲衣手樂殺生取其斑駮色皮以爲上服汝至彼惡世時當以神力震動大千令塔放光觸彼惡人令生改悔不習惡法也

燃燈篇第三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日舒則夜卷月生則陰滅燈之破暗猶慧之銷障是以虔躬燈王克成彌陀之尊致力續明遂受定光之號茅照輕緣乃獲身色之暉燭施微因爰果眼根之淨況乃振此大智開彼勝光者哉是以育王臨終之日總造八萬四千之燈普照八萬四千之塔製窮機巧體極殊妙莫不名應法區事動眞境灼鑠電搖氛氳華列倒影淥水籠光碧樹曄曄交暎似朝霞之鏤白日昭昭聯暉若恒星之繡天漢睇金鋪以忘夜臨玉砌而疑曉可謂無盡之福常照盛明之徵恒皎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言我昔無數劫來放捨身命於閻浮提作大國王便持刀授與左右敕令剜身作千燈處出其身肉深如大錢以酥油灌中而作千燈安炷已訖語婆羅門言先説經法然後炙燈而婆羅門爲王説偈言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王聞偈已歡喜踊躍令爲法故以身爲燈不求世榮亦不求二乘之燈持是功德願求無上正眞之道發是願已即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身炙千燈一切諸

天帝釋梵王輪王等皆來慰問身炙千燈得無痛耶頗有悔耶王荅天帝不以爲痛亦無悔恨若無悔恨以何爲證王便誓言而我千燈用求無上之道審當成佛者諸瘡即愈作是語已身即平復無有瘡瘢帝釋諸天王臣眷屬無量庶民異口同音悉讚歡喜皆行十善如阿闍世王受決經云時阿闍世王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議曰佛飯已竟更復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敕具百斛麻油膏從宮門然至祇洹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以至油家買油膏膏主曰母人大貧

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爲母曰我
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
王作大功德雖實貧窮欲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
主嘉其至意與兩錢膏應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
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
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
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殊勝諸燈通
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
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一燈三
滅不盡便舉袈裟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隨

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熾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
悉見其光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
汝威神所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
受決務以經法未暇修檀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
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眞等正覺
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忉
利天母聞歡喜作禮而去王問耆婆我作功德巍巍
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者婆曰王所
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
闍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華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

劫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爲佛佛號淨其閣王太子名栴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衆寶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我當承續爲佛佛言必如願佛號栴檀又賢愚經云阿難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中作何善根致斯無極燈供果報佛告阿難過去二阿僧祇九十一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波塞奇大夫人生一太子身紫金色相好具足後漸長大出家成佛教化人民度者甚多爾時父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有一比丘字阿梨蜜羅（晉言聖及）於三月中作燈檀越日日

入城求索酥油燈炷之具時王女名曰牟尼登於高樓見此比丘日行入城經營所須心生敬愍遣人往問何所營理比丘報言我今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越求乞酥油燈炷之具使還報命王女歡喜自今已往莫復行乞我當給汝燈炷之具比丘可之於是已後常送酥油燈炷之具聖及比丘誠心款著佛授其記汝於來世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名曰定光（餘經名然燈佛）王女牟尼聞聖及比丘授記作佛心自念言佛燈之物悉是我有比丘已記我獨不得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自陳所懷佛復授記告牟尼曰汝於來世二阿僧

祇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名釋迦牟尼十號具足王女
聞記歡喜發心化成男子重禮佛足求爲沙門佛便
聽之精修不息由昔燈明布施從是巳來無數劫中
天上人間受福自然身體殊異超絶餘人至今成佛
受此燈明之報又施燈功德經云佛告舍利弗或有
人於佛塔廟諸形像前而設供養故奉施燈明乃至
以少燈炬或酥油塗然持以奉施其明唯照一道一
階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聲聞縁覺所能可知
唯佛如來乃能知也求世報者福德尚爾況以淸淨
深樂心相續無間念佛功德照道一階福德尚爾何

況全照一階道也或二三四階道或塔身一級二級
乃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乃至佛形像舍利弗
彼所然燈或時速滅或風吹滅或油盡滅或炷盡滅
或俱盡滅如是少時於佛塔廟奉施燈明爲信佛法
僧故如是少燈奉施福田所得果報福德之聚唯佛
能知少燈尚多不可筭數況我滅後於佛塔寺若自
作若教他作或然一燈二燈乃至多燈香華瓔珞寶
幢旛蓋及餘種種勝妙供養復次若人於佛塔廟施
燈明已臨命終時得三種明何等爲三一者彼人臨
命終時先所作福悉皆現前憶念善法而不忘失因

此念已心生踊悅二一者因此便能起念佛能行布施
得欣喜心無有死苦三者因此便得念法之心又舍
利弗彼人臨命終時更復得見四種光明何等爲四
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踊出二者見淨月輪圓滿
踊出三者見諸天衆一處而生四者見於如來應正
徧知坐菩提樹垂得菩提自見己身尊重如來合十
指掌恭敬而住又舍利弗於佛塔廟施燈明已於臨
終時得見如是四種光明死已便生三十三天生彼
天已於五種事而得清淨一者得淸淨力二者於諸
天中得殊勝威德三者常得淸淨念慧四者常得聞

於攝意之聲五者而得眷屬常護彼意心得欣喜於彼天宮捨壽命已不墮惡趣生於人中最上種姓信佛法家其時世間若無佛者亦不在輕賤吉凶邪見家生由施燈已復得四種可樂之法何等爲四一者色力二者資財三者大善四者智慧若人住於大乘施佛塔廟燈明已得於八種可樂勝法何等爲八一者獲勝肉眼二者得於勝念無能測量三者得於勝達淨分天眼四者爲於滿足修集道故得不缺戒五者得智滿足證於涅槃六者先所作善得無難處七者所作善業得值諸佛能爲一切衆生之眼八者以

彼善根得轉輪王所得輪寶不爲他障其身端正或爲帝釋得大威力具足千眼或爲梵王善宏梵事得大禪定舍利弗以其迴向菩提善根得是八種所樂勝法又舍利弗若人於如來前見他施燈信心淸淨合十指掌起隨喜心以此善根得於八種增上之法何等爲八一者得增上色二者得增上眷屬三者得增上戒四者於人天中得增上生五者得增上信六者得增上辯七者得增上聖道八者得阿耨菩提又告舍利弗有五種法最爲難得一者得人身難二者於佛正法得信樂難三者樂於佛法得出家難四者

具淸淨戒難五者得漏盡難一切衆生於是五法言爲難得汝等已得（此經一卷略取要書）又燈指經云昔王舍城五山圍遶於五摩伽陀最處其裏諸勝智人修梵行者咸以此地莊嚴殊特心生喜樂自遠而來雲集其中爾時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毗沙門然無子㊀禱祀神祇求乞有子其婦不久便覺有身滿足十月生一男兒是兒先世宿植福因初生之日其手一指出大光明明照十里父母歡喜即集親族及諸相師施設大會爲兒立字因其指光字曰燈指集諸會者覩其異相歎未曾有時此會中有婆羅

門名曰婆修博聞多知事無不曉見兒奇相非常含
笑而言此兒或是那羅延天帝釋提桓因日之天子
諸大德天來現生也時兒父母聞是語已倍增歡喜
七日設大施會舉國知聞上徹於王闍王聞已即敕
將來長者受教尋即抱兒詣王宮門值王讌會通啓
未得其兒指光照宮庭赫然大明照于王身及以宮
觀一切雜物斯皆金色其光徧照于王宮內王即怪
問此光何來忽照吾宮將非世尊欲化衆生至我明
耶又非大德諸天釋提桓因日天子等下降來耶王
尋遣人往門外看使人見已還入白王向者大王所

喚小兒今在門外此小兒手在乳母肩上其指出光明來徹照故有此光王敕使言速將兒來王既見已深異此兒自捉兒手觀其兒相諦瞻觀已而作是言外道六師稱無因果眞爲誑惑若無因果云何此兒得有指光以此觀之諸外道輩陷諸衆生顚墜惡趣定知此非自在天等自然而有必因宿福獲斯善報始知佛語審諦不虛而不修福一何怪哉王言今猶未審此指光曜或因於日而有此明或因於月而有此明必欲驗者須待夜半既至日暮即以小兒置于象上在前而行王將羣臣共入園中而此小兒指光

所照幽闇大明觀視園中鳥獸華果與晝無異王觀
此已喟然歎曰佛之所說何期眞妙我於今日於因
於果生大堅信深鄙六師愚迷之甚是故於佛倍生
宗仰於時耆域即白王言假令貧窮尚應罄竭而修
善業況復富饒而不作福如是語頃天已平曉還將
燈指入于王宮王甚歡喜大賜珍寶放令還家燈指
漸大其父長者爲求婚所選擇高門聘以爲婦長者
旣富禮教先備閨門雍穆資產轉盛夫盛有衰合會
有離長者及母俱時喪亡譬如日到沒處暉光潛翳
如日旣出月光不現如火爲灰熾燄永滅強健好色

爲病所壞少壯之年爲老所侵所愛之命爲死所奪父母既終生計漸損而此燈指少長富逸不閑家業惡伴交遊恣心放意躭惑酒色用錢無度倉庫貯積無人料理加月盈側闇轉就損時彼國法歲一大會集般舟山于時燈指服飾嚴從詣彼會所時後羣賊知燈指未還伺其空便往到其家劫掠錢財一切盡取燈指暮歸見己舍內爲賊劫掠唯有木石塼瓦等見此事已悶絶躃地傍人水灑方得惺悟憂愁啼哭而作是念我我昔來廣作方宜修治家業劬勞積聚倉庫財寶是父所爲生育我身見有委付如何至我

不紹父業浮遊嬾惰爲人欺陵父之餘財一旦喪失倉庫空虛畜産迸散當于爾時指光亦滅其妻猒賤捨棄而走僮僕逃失親里斷絕極厚者反如怨讎貧窮之人如起屍鬼一切怖畏能毀盛年好色氣力名聞種族門戸智慧仁義信行悉能壞之我之貧厄世間少比正欲捨身不能自殞當作何方以自存濟復作是念世人所鄙不過擔屍此事雖惡災無供世受苦之業有人聞語即顧擔屍燈指取直尋從其言擔負死人到於塜間意欲擲棄于時死人急抱燈指譬如小兒抱其父母急捉不放盡力挽却不能得去死

人著脊猶如胡膠不可得脫排推不離甚大怖畏作
是念言我於今日擔此死屍欲何處活即詣旃陀羅
村語言誰能卻我背上死屍當重相顧諸旃陀羅詳
共盡力共挽却之亦不肯去餘見之者罵蹬指言狂
人何爲擔負死屍入人村落競以杖石而擲之身體
傷破痛懼並至有人憐愍將其詣城旣到城門守門
之人逆遮打之不得近門此何癡人擔負死屍欲求
入城自見己身被諸杖木身體皆破甚懷懊惱發聲
大哭由我貧困不擇作處爲斯賤業如何一旦復值
苦毒(寧)作餘死不負屍生且哭且言時守門者深生

憐愍放令還家到自空室先同乞索諸貧人等共住之者遥見死屍在其背上悉皆捨去既到舍已屍自墮地燈指于時逾增惶怖悶絶躃地久乃得甦尋見死屍手指純是黃金雖復怖畏見是好金即前視之以刀試割實是眞金既得金已心生歡喜復前剪頭手足如是剪已尋復還生須臾之頃金頭手足其積過人譬如王者失國還復本位如盲得眼視照明了燈指歡喜亦復如是庫藏珍寶倍勝於前威德名譽有過先日親里朋友妻子童僕一切還來燈指歎曰嗚呼怪哉富有大力能使世人來歸極疾嗚呼怪哉

貧有大力能使所親捨我極遠我先貧時素所有親昵交遊道絶聊無一人與我語者今日一切顒顒承事合掌恭敬假使生處如天帝釋勇力如羅摩知見如天師若無錢財都無所直富者不問愚智皆稱好人實無所知人以爲智亦得勇健諸善名聞雖復醜陋老弊少壯婦女樂至其邊阿闍世王聞其還富尋即遣人來取其寶其所收者盡是死人還擲屋中見是眞金燈指如王欲得此寶即以金頭手足以用上王王既得已齋之還宮於後燈指作是思惟而說偈言

五欲極輕動　如電毒蛇蟲　榮樂不久停

即生猒患心

尋以珍寶施與衆人於佛法中出家求道精勤修習得阿羅漢雖獲道果而此屍寶常隨逐之比丘問佛燈指比丘以何因緣從生已來有是指光以何因緣受此貧困復以何因緣有此屍寶常隨逐之佛告比丘至心諦聽吾當爲汝說其宿緣燈指比丘乃往古世生波羅奈國大長者家爲小兒時乘車在外遊戲晚來門戶已閉大喚開門無人來應良久母來與兒開門嗔罵母言舉家擔死人去耶賊來劫耶何以無

人與我開門以是業緣死墮地獄地獄餘報還生人
中受斯貧困光指因緣屍寶因緣爲汝更說過去九
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入涅槃後法行住世燈
指爾時爲大長者其家大富往至塔寺恭敬禮拜見
有泥像一指破落尋治此指以全薄傅之修治已訖
尋發願言我以香華妓樂供養治像功德因緣願生
天上人間常得尊榮富貴假令漏失尋復得之使我
於佛法中出家得道以治佛指故得是指光及死屍
寶聚以惡口故從地獄出時貧窮果報以是因緣少
種福業於形像所得是福報乃至涅槃形像尙爾況

復如來法身者乎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揵連乘通往到忉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曜與衆超絶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荅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

幽不覩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
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
涅槃後此人爾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時
佛塔中佛前然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正燈使明見
佛威光歘然毛豎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
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從是以來九
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
家修道得阿羅漢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爲第一何
況有人至心割捨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又
智度論云若人盜佛塔中珠及盜燈明死墮地獄若

出爲人世世生盲又灌頂經云救脫菩薩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尫羸著牀痛惱無救護者我今當勸請諸衆生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徧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懸五色續命神旛阿難問言續命旛燈法則云何神旛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爾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旛燈放諸雜類衆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之難不爲諸横惡鬼所持又超日明三昧經云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爲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

爲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身愼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植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爲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光於君父師等又僧祇律云佛言從今日聽然燈時當置火一邊漸次然之當先然照舍利及佛形像先禮拜已當出次然餘處滅時不得卒滅當言諸大德欲滅燈不聽用口吹滅義云爲有食火蟲恐人口氣損蟲所以不聽口吹也聽以手扇滅及衣扇滅當羇折頭燋去入時不得卒入當唱言諸大德燈欲入始得入之若不如

是越威儀法也又三千威儀云然燈有五事一當持淨巾拭中外令淨二當作淨炷三當自作麻油四著膏不得令滿亦不得令少五當護令堅莫懸妨人行道又五百問事云續佛光明晝不得滅佛無明闇以本無言念齊限故滅有罪又大唐三藏波頗師云佛前燈無處取燈以物傍取不損光者得也頌曰

藕樹交無極　華雲衣數重　織竹能爲象

縛荻巧成龍　落灰然藥盛　垂油濕晝峯

天宮儻若照　燈王復可逢

感應緣　略引三驗

宋沙門釋道冏

隋沙門釋法純

唐漢州三學山寺神燈

宋京師南澗寺有釋道冏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甞遣冏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判無濟理冏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光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度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胡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人南遊

上京觀矚風化夜乘氷渡河中道氷破三人沒死冏
入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皷復見赤光在
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恒以般舟為業甞中夜
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冏欻不自覺已
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
人見冏驚起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語左右曰向止令
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冏
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
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右此一驗出
梁高僧傳

隋西京淨住寺釋法純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性愛定林情兼拯溺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焰經于一七夜不添油炷而光曜倍常私密異之爲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甕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爲幽奇所集故也至仁壽三年遂覺不悆閉室靜坐而無痛所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荅曰是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

教化衆生愼勿彰言死後門徒爲建齋修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鴿飛來入純房内在衣桁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與衆辭别不覺餘想卒于淨住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

唐蜀川漢州三學山寺至隋開皇十二年寺東壁有佛跡現長尺八寸闊七寸兼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現至今不絶初出一燈至大從此大燈流散四空千

有餘現還大風起吹此小燈還滅滅已大燈還出小燈流散四空迄至天明始滅每於月十六齋日常出如此至貞觀末有僧法藏以乞爲心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羽冑從門中拔出擲于寺外七里傷足餘無所損夜還返寺重門皆閉後遂改厲勤道業

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依道宣律師感通記云律師問天人曰其蜀地漢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因何而有荅曰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歡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此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特舊

蜀主故至正月處處然燈以供佛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音釋

襯初覲切近也 鎧可亥切甲也 縷隴主切綫也 鷲疾僦切大鵰也 鑠式灼切銷鑠也 謫陟革切責罰也 燋踡燋茲消切傷火也踡逵員切不伸也 罥扃縣切網也 蠶徂含切吐絲蟲也 黷徒谷切慁濁也 繀蘇對切織繀也 褺徒協切重衣也 駁北角切色不純也 鏤郎豆切雕刻也 睇大計切小視也 瘢蒲官切瘡痕也 允羊進切嗣也 躃毘赤切倒也 昵尼質切昵近也 顒魚容切仰也 歰所力切小怖也 攲去奇切不正也 欻許勿切欻猶忽也

河南開歸陳許道滿洲麟慶妻程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氏撰

懸旛篇第三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因事悟理必藉相以導眞瞻仰聖容敬神旛以薦奉是以育王創造遺身之塔架迥浮空巍起通天之臺仁祠切漢於是華旛飄颺糞騰翥於大千朱紫相映吐煇煥於百億惠風時動凊升之業有徵微吹時來輪王之報無盡也

引證部第二

如迦葉詰阿難經云昔阿育王自於境內立千二百塔王後病困有一沙門省王病王言前為千二百塔各織作金縷幡欲手自懸幡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病恐不遂願道人語王云王好叉手一心道人即現神足應時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幡金華懸諸剎上塔寺低仰即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即發大意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幡

又普廣經云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過命於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

十方諸佛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旛隨
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旛一轉時輪王位乃至吹
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衆
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
息　述曰何故經中爲亡人造黃旛掛於剎塔之上者
荅曰雖未見聖解可以義求此五大色中黃色居
中用表忠誠引生中陰不之邊趣冀生中國也又黃
色像金鬼神冥道將爲金用故解祠之時剪白紙錢
鬼得銀錢用剪黃紙錢得金錢用故譬喻經云時有
穀賊盜主人穀盡主人捉得責言汝何以盜我穀盡
汝是何神穀賊言將我至路有人知我道逢黃馬車
乘衣服皆黃黃衣人問云穀賊汝何在此主人方知
是穀賊主人問云適乘馬黃衣是誰穀賊言是黃金
之精以報主人食粟之直主人因此得金用不可盡
也良由人鬼趣殊感見各別故聖制黃旛爲
其亡人懸之塔令尋之得寶以救濟亡靈也　又百緣

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寳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衆超絶其兒初生於虛空中有一大旛徧覆城上父母見巳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巳而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植何福生便端正與衆超絶於虛空中有大旛蓋徧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寳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旛懸著

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旛覆蔭其上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從鬱卑羅延國遊行村落時天盛熱無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涉熱即起淨心編草作蓋用覆佛上遊隨佛行去羊大遠放蓋擲地還趣羊邊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草蓋用覆佛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頌曰

寶刹承高露　綺綵映空天　宛轉雲間颺

倒下似紅蓮　霞旛開錦色　香氣合鑪煙

飄颻無定所　秖爲本輕旋　池沼萬影現

泉弄百華鮮　夙夜風吹動　重疊輪王因

攀仰無猒足　結侶感留瞻　何知色中綵

招福壽長年

感應緣略引一驗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廣陵逢一沙門謂琛之曰

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飯餉衆僧則

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加祗信勿用爲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經七日便病時氣危頓殆死至九日方晝如夢非夢見有五層佛圖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遶塔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住忽有沙門先不相識直來入戸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遇荅曰此賔頭盧也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遥見惠汪精舍前旛蓋甚衆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華香篇第三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惟遍覺演惠明於百億注法雨於大千靈像周於十方寶塔徧於法界名香鬱馥似輕雲而散霧寶華含彩若倒藕而垂蓮虔誠供養同趣法筵叩頭彈指俱霑福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於如來滅度之後行於曠路見如來塔廟能持一華一燈若一

團泥用塗像前以用供養乃至能持一錢施於佛像爲補治故若以一掬水用灑佛塔除去不淨以華香供養舉足一步詣於塔寺若一稱南無佛欲使此人墮三惡道百千萬劫終無是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若持香塗佛塔命終生香樂天與諸天女常相娛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生大富家又阿闍世王經云過去無數劫有佛號一切度與其眷屬俱行分衛有三尊者子嚴服共戲見佛及諸菩薩光明巍巍互相指示而吾等當共供養二兒荅言旣無香華當用何物其一兒脫頭上白珠以著手中便謂二兒可以

供佛二兒效之解頭上白珠著其手中即至佛所一兒復問二兒持是功德以何求索其一兒言願如佛右面比丘其一兒言願如佛左面神足比丘二兒共問一兒報言我欲如佛八千天子皆言善哉善哉若如所言天上天下一切蒙恩是三小兒已到佛前各以白珠而散佛上二兒發聲聞意者珠在佛肩上其一兒發菩提心者珠在佛頭上化爲珠華交露之帳其中有佛佛告舍利弗中央兒者則我身是右面兒者舍利弗是左面兒者目連是舍利弗汝等本畏生死故不發菩薩心欲疾泥洹觀此一兒發阿耨菩提

故得成佛又採華授決經云時有羅閱國王使十餘人常採好華以給王家後宮貴人一日出城採華遇佛發心稽首爲禮心自念言寧棄身命以華上佛并散聖衆縱使見害不墮苦痛便以華散佛及聖衆却自歸命一心重禮佛知其念甚慈愍之具爲說法諸採華人皆發道意佛即授決後當得佛號曰妙華時採華夫還歸家中與二親別我今命盡爲王見殺父母愕然問何罪咎具荅所由無華貢王必見危命故辭別耳二親聞之益以愁慼發篋視之滿中好華香徹四面父母告曰可以進王時王大瞋見不時來將

人反縛罪當棄市入宮見王面色不變王怪問之汝等罪過命在當殺何故不懼即白王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無以非法不惜身命朝來採華值佛供上以知違命罪當合死寧以有德而死不以無德而存還視華篋續滿如故皆是如來恩仁所覆王甚怪之心不信然故詣佛所問佛是意佛言實然此人至心欲度十方不惜身命故取衆華以散佛上意無想報以得受決將來作佛號曰妙華王大歡喜解縛悔過自責愚意不及菩薩唯原其罪佛言善哉能自改者與無過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

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將詣乞食至一巷中有
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逢見世尊心
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
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華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
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
成正覺過度衆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
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
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
何因緣今日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
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

中常受快樂過十三阿僧祇成辟支佛號曰華盛廣
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作唱妓樂
而自娛樂爲波羅奈國作華會時彼會中遣於一人
詣林採波羅奈華作鬘時採華人還來會所路見世
尊相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
所採華散佛而去還復上樹採華枝折墮死命終生
忉利天端正殊妙以波羅奈華而作宫殿帝釋問曰
汝於何處造修福業而來生此以本因緣具報帝釋

爾時帝釋以偈讚曰

身如眞金色　照耀極鮮明　容顔貌端正

諸天中最勝

爾時天子即說偈荅帝釋曰

我蒙佛恩德　散以波羅華　由是善因緣

今得是果報

爾時天子即共帝釋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心開意解破二十億邪見業障得須陀洹果心懷欣慶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最上無有比　父母及師長

功德無有及　乾竭四大海　超越白骨山
閉塞三惡道　能開三善門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天女說偈曰
我昔以華鬘　奉迦葉佛塔　今生於天上
獲是勝功德　生在於天中　報得金色身
又薩婆多論云若四方僧地不得作塔爲佛法自爲
種植若僧和合者得不和合者不得作之若僧地有
種種華應淨人取次第與僧隨意供給不得私取自
供養三寶若華多僧取不盡若僧和合聽隨意取之
若僧坊內不得起塔作像以近人臭穢不清淨故若

重閣舍若經像在下重不得在上住若塔地華不得
供養僧法正應供養佛此華亦得賣取錢以供養塔
用若屬塔水以供塔用設用有殘若致功力是塔人
者應賣此水以錢屬塔不得餘用用則計錢犯若塔
內無人致水功力一由僧人殘水多少善好籌量用
之又文殊問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諸供
養餘華用治衆病其法云何佛告文殊華各別呪一
百八遍
誦佛華呪曰
南無佛闍寫治莎訶

般若波羅蜜華呪曰

那末柯盧履民言切般若波羅蜜多裒莎訶

佛足華呪曰

那莫波陀制點躭鹽莎訶

菩提樹華呪曰

南無菩提逼力龕嵐莎訶

轉法輪處華呪曰

南無達磨所柯羅夜莎訶

塔華呪曰

那莫鍮跋耶莎訶

菩薩華呪曰

南無菩提薩埵野莎訶

衆僧華呪曰

那莫僧伽野莎訶

佛像華呪曰

那莫波羅底耶莎訶

佛告文殊師利用此華若諸四衆能信修行應當早起清淨澡浴漱口念佛功德恭敬此華不以足蹈及跨華上如法執取安置淨器若人患寒熱頟痛皆以冷水摩華以用塗身若吐利出血或腹内煩疼以槃

飲摩華當服此華飲若口有瘡以暖水摩華含此華
汁若天雨不止於空閑處以火燒華令雨即止若天
亢旱在空閑處以華置水中復呪冷水更灑華上天
即降雨若牛馬等本性不調以華飴之即便調伏若
諸果樹華實不茂以冷水牛糞摩取華汁以灌其根
不得踐踏華實即多若田中多水苗稼損減擣華爲
末以散田中即得滋長若國中疾病以冷水摩華塗
蠡鼓等吹擊出聲聞者即愈若敵國怨賊欲來侵境
以水摩華在於彼處用灑散之即得退散若於高山
有盤石處衆多比丘於石上摩華摩華旣竟相與禮

拜火後后上自生珍寶[簡要畧述 餘廣依經]佛告文殊一一誦滿一百八遍此呪章句汝於處處當說如佛華法餘華亦爾又華嚴經云昔人中有香名大象藏因龍鬬生若燒一丸興大光明細雲覆上味如甘露七日七夜降香水雨若著身者身則金色若著衣服宮殿樓閣亦悉金色若有衆生得聞此七日七夜歡喜悅樂滅一切病無有橫枉遠離恐怖危害之心專向大慈普念衆生我知彼已而爲說法令無量衆生得不退轉又牛頭栴檀香從離垢山生若以塗身火不能燒也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

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罕有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栴檀香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栴檀香宿植何福生於豪族身口出香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入佛塔中見地破落和泥塗治以栴檀香坌散其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福

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又大莊嚴論云
佛言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
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
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迦王時爲大
法師得阿羅漢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王
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
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
乃爾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漱口猶有香氣比丘
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荅言我聞香氣心生
疑故使張口及以漱口香氣逾盛唯有此香口比丘

餘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爲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天地自在者　今當爲汝說　此非沈水香

復非華葉莖　栴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巳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絶

又日雲經云香煙不盡放地得越棄罪盡五百歲墮

糞屎地獄何以故由放恣心故又夜問經云莊嚴供

養具以口吹去灰者墮優鉢羅地獄傍報作風神王

又要用最經云鼻嗅香者由減香氣無其福德正報

墮波頭摩地獄未來世鼻根無香味又曰供養經云

供養香時口不合閉者墮黒糞屎地獄盡其半劫受

罪得無信惠報何以故由起不氣坌香故右三經雖無目録並感神報故別疏記也又三千威儀云燒香著佛前有三事一易

中故香二當自出香三當布與人具香爐有三事一

當先到去故火捨取中香聚一面二當拭令淨乃著

火還取故香著中三火著時熾然不得吹令炭滅須

曰

久厭無明樹　方欣柰苑華　始入香山路

仍逢火宅車　慈父屢引接　幼子背恩賒

雖悟危藤鼠　終悲在篋蛇　鹿苑禪林茂
鷲嶺動枝柯　定華發智果　乗空具度河
法雨時時落　香雲片片多　若爲將羽化
來濟在塵羅

感應緣 略引六驗

宋沙門求那跋摩
齊高士明僧紹
梁沙門釋惠釗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
唐沙門釋惠主

唐雍州渭南山倒狗谷神香兼出雜俗出香處

昔宋元嘉年中有外國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敕延祇洹寺每於講說四衆雲會嘗夏安居竟信心看採雜華施僧座下中竟撿視唯跋摩所坐鮮榮如初預知死時依日先洗浴又手誦經端坐而化身體香輭於坐下得手迹遺文一卷其偈曰

摩羅婆國界　阿蘭若寺中　我初得聖果

道迹離諸漏　若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文帝深加悅惜又於屍所見一物狀若龍蛇長一疋

許直上昇天僧衆悲戀乃依外國法香薪闍維起塔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齊栖霞寺在南徐州瑯瑘郡江乘北鄉頻佳里攝山之中齊高士平原明僧紹以宋泰始中起造嘗聞法鍾自響山舍去村五六里宋昇明中村民平旦並見半山有旛蓋羅列煙光五色映照虛空男女瞻望皆言是實競來觀視了無所見時有法度法師於山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寺於其光中如有臺館形像宏宣寺中僧衆及淨人等小不如法及白衣賓客有穢濁入寺者虎即出現吼叫巡房響振山谷

至今猶爾或有念誦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繩索僧衆驚懼誦習不懈

梁南冥眞寺在秣陵縣中興里普通五年沙門惠釗起造惠釗生緣姓徐齊初隨舅在廬陵於路拾得一襆襆中有繡帕帕裹有五色紙各爲一裹始開四重都無所見末開最下縫紙見光影如電晃曜一室因此仍感神瑞入水不沒入火不然家人以爲發狂始就籠檻關閉甚嚴俄而出外乃知神力因設虛座請福空中有言曰我是長生菩薩應利益國土汝可依佛法清淨供養於是競以香華貢奉每有靈驗南人

李叔獻結願乞本州後果爲交州刺史乃造沉香神影世人以神重名華因號爲華娘神百姓送供闐噎齋會所餘惠釰教化悉以起寺右二驗出梁京寺記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養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浸其華莖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利願佛之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靈華其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禮拜于

時以竹爲燈續其燈照曜訖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
茂盛母病尋愈事出吳均春秋
唐始州永安縣釋惠主姓賈持律第一兼營福業後
至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
有山神與送茯苓甘松香來六時行道一時不闕禽
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
有羣猴共爲治道主曰汝性躁擾而作此何爲獼猴
荅言時君異也佛日通也主深怪異畜生能言罕所
未有更有祥龍飛獸集持異香充塞山内後有入人
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

矣至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清卓不羣白日獨坐見
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主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
忽失半身將主律師先去不耶至明日食時俗人驚
云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所
在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九
唐雍州渭南縣南山倒狗谷崖有懸石文狀倒狗因
以名焉谷有巖像於佛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有
梵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昔有七佛曾
來此谷說法澗內有瞻蔔華常所供養近至永徽年
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

何所深訝香氣從澗内沙出即撥沙看形似茅根裏
甲沙土然極芬馥就水抖擻洗之一澗皆香將還龍
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極深美氣山下俗人時見此山
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頭之號非是
虛立傍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時王嘉所住也右二驗出
唐高僧傳
○搜神記曰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屍不臭而
香○續搜神記曰合淝口有一大白舡覆在水中漁
人夜宿其傍聞箏笛之音又香氣非常發相傳云曹
公載妓舡覆於此○異苑曰司州衞士度母常誦經

長齋非道不行曾出自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雲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大鉢滿中香飯舉座肅然一時敬禮毋自分賦齋人皆七日不飢○述異記曰昔有人發廬山採松聞人語云此未可取此人尋聲而上見一異華形甚可愛其香非常知是神異因掇而服之得壽三百歲也○幽冥錄曰陳相子吳興烏程人始見佛家經遂學昇霞之術及在人間齋輒聞空中殊音妙香芬芳清越○許邁别傳曰邁少名暎高平閻慶等皆就受業初慶等方去暎燒香皆五色煙出○佛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

青蓮華○博物志曰西域使獻香漢制獻香不滿斤不得受西使臨去乃發香器如大豆者試著宮門香氣聞長安四面數十里中經日乃歇○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恒以香華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葉華致華各遂華摩夷華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爲粉以傅身體○述征記曰北荒有張母墓舊說是王氏妻葬有年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然其家奉之稱清水道○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入武當山中學道所居有白煙香氣聞徹○麝香山海經曰翠山之陰多麝本草經曰麝香味辛辟惡氣

殺鬼精生中臺山○葳蕤香孫氏瑞應圖曰葳蕤者
王禮備至則生本一曰王者愛人命則生一名葳香
○鬱金香周禮春官上鬱人曰鬱人掌祼古亂切器凡
登禮賓客之祼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也
說文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所貢芳物鬱人合而釀
之以降神也○蘇合香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
其汁謂之蘇合廣志曰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
國國人採之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
云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物也傅子曰西
國胡言蘇合香者獸所作也中國皆以爲怪○鷄古

香吳時外國傳曰五馬州出鷄舌香續搜神記曰劉廣豫章人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夭爲西王母所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下得手巾裹鷄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布南州異物志曰鷄舌香出杜薄州云是草萎可含香口俞益期牋曰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大木木華爲鷄舌香也○雀頭香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薰陸香魏略曰大秦出薰陸南方草木狀曰薰陸香出大秦國云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時樹膠流涉沙上夷人採取

賣與人南州異物志同其異者唯云狀如桃膠典術又同唯云如陶松脂法長飲食之令通神靈
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膠爲薰陸○流黃香
吳時外國傳曰流黃香出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
里南州異物志同也廣志曰流黃香出南海邊國○青木香
廣志曰青木出交州徐衷南方記曰青木香出天竺
國不知形狀南州異物志曰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
狀如甘草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節是青木
○栴檀香竺法眞登羅山疏曰栴檀出外國元嘉末
僧成藤於山見一大樹圓蔭數畝三丈餘圍辛芳酷
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白栴檀也俞益期牋曰

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爲栴檀○甘松香廣志曰甘松出涼州諸山○兜納香魏略曰出大秦國廣志曰兜納出西方○艾納香廣志曰艾納香出剽國樂府歌曰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藿香廣志曰藿香出日南諸國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出藿香南州異物志藿香出典遜海邊國也屬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著衣服中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葉爲藿香○楓香南方記曰楓香樹子如鴨卵爆乾可燒魏武令曰房室不潔聽得燒楓膠及蕙草○棧香廣志曰棧香出日

南諸國○木蜜香異物志曰木蜜香名曰香樹生千
歲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歲乃往看歲月久樹根
惡者腐敗唯中節堅貞芬香獨在耳廣志曰木蜜出
交州及西方本草經曰木香一名蜜香味辛溫○耕
香南方草物狀曰耕香莖生烏滸○都梁香廣志曰
都梁出淮南○沈香異苑曰沙門支法存在廣州有
八尺毾㲪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太元中王漢爲州大
兒劭求二物不得乃殺而籍焉南州異物志曰木香
出日南欲取當先所壞樹著地積久外自朽爛其心
至堅者置水則沈名曰沈香其次在心白之間不甚

堅精置之水中不沈不浮與水平者名曰棧香其最
小麤白者名曰槧香顧徵廣州記曰新興縣悉是沈
香如同心草土人斫之經年朽爛盡心則爲沈香俞
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心爲沈香○甲香廣志
曰甲香出南方范(畦)和香方曰甲前煎棧香是也○
迷迭香魏略曰大秦出迷迭廣志曰迷迭出西海中
○苓陵香南越志曰苓陵香土人謂爲鷓草芸香大
戴禮夏小正月採芸爲廟菜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
芸始生鄭(元)曰芸香草也說文曰芸草似苜蓿淮南說芸可
以死而復生○蘭香周易繫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王弼曰蘭芳也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蘭始生說文曰蘭香草也本草經曰蘭草一名水香久服益氣輕身不老○槐香出蒙楚之間故嵇含述槐香賦序○兜末香漢武故事曰西王母當降上燒兜末香兜末香者兜渠國所獻如大豆塗門香聞百里關中甞大疫死者相係燒此香死者止○反生香眞人關尹傳曰老子曰眞人遊時各各坐蓮華之上華徑十丈有反生靈香逆風聞三十里○神香十州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吉光裘神香使者曰香起夭殘之死疾後元年長安城内大病死者日百數帝試取

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内其死未三日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帝使祕録餘後一旦失之○驚精香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上多眞仙靈館宮第北門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芳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樹能有聲如牛吼聞者駭振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煎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又名反生香或名人鳥精或名却死香香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仍活

唄讚第三十四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讚歎部

音樂部

述意部第一

夫褒述之志寄在詠歌之文詠歌之文依乎聲響故詠歌巧則褒述之志申聲響妙則詠歌之文暢言辭待聲相資之理也尋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聲歌讚於佛德斯之謂也昔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婆提颺唄清響激於淨居覺世至音固無得而稱矣至于末代修習極有明驗是以陳思精想感漁山之梵唱帛橋誓願通大士之

妙音篇練勤行受法韻於幽祇文宣勵誠發夢響於齋室並能寫氣天宮摹聲淨剎抑揚辭契吐納節之斯亦神應之顯徵學者之明範也原夫經音爲懿妙出自然製用可修而研響非習蓋所以炳發道聲移易俗聽當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趣發祇鷲之風韻結霄漢之氣遠聽則汪洋以峻雅近屬則縱容以和肅此其大致也經稱深遠雷音其在茲乎若夫稱講聯齋衆集永久夜緩晚遲香消燭揜睡蓋覆其六情嬾結纏其四體於是擇妙響以昇座選勝聲以啓軸宮商唄發動玉振金反折四飛

哀悅七衆同迦陵之聲等神鸞之響能使痲魂更開惰情還肅滿堂驚耳列癵歡心當爾時乃知經聲之爲貴矣

引證部第二

如長阿含經云其有音聲五種淸淨乃名梵聲何等爲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淸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徧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又梵摩喻經云如來說法聲有八種一最好聲二易聲三柔軟聲四和調聲五尊惠聲六不誤聲七深八不女聲言不漏闕無得其短者又十誦律云

爲諸天聞唄心喜故開唄聲也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唄唄者言說之辭雖聽言說未知說何等法佛言從脩多羅乃至優婆提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復有疑心若欲次第說文衆大文多恐生疲厭若略撰集好辭直示現義不知如何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卽聽諸比丘引經中要言妙辭直顯其義爾時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歌音誦經佛聞不聽用此音誦經有五過患同外道歌音說法一不名自持二不稱聽衆三諸天不悅四語不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五種過患又賢愚經云昔

佛在世時波斯匿王與兵衆至祇洹邊過聞一比丘
唄聲雅好軍衆立聽無有厭足象馬竪耳住不肯行
王與軍衆即入寺看見唄比丘形貌矬短醜陋極盛
王不忍看王即問佛今此比丘宿作何業得斯果報
佛告王曰乃往過去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
機里毗王收其舍利欲用起塔有四龍王化作人形
來到王所問起塔事爲用寶作爲用土耶王即荅言
欲令塔大無多寶物今欲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
里龍白王言我是龍王故來相問若用寶作我當佐
助王聞歡喜龍復語王四城門外有四泉水東門泉

水取用作甓變成瑠璃南門泉水取用作甓變成黃
金西門泉水取用作甓變成白銀北門泉水取用作
甓變成白玉王聞是語倍增歡喜即立四監各典一
廂其三監者作工欲成一監懈怠工獨不就王行看
見以理訶責其人懷怨而白王言此塔太大當何時
成王敕作人晝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衆寶莊
嚴極有異觀其監見已歡喜踊躍懺悔前過持一金
鈴著塔撐頭發其願言令我所生音聲極好一切衆
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號釋迦牟尼使我得見度脫
生死緣於往昔嫌塔大故生恒醜陋由持金鈴懸塔

撐頭及願見佛從是以來五百世世中極好音聲今復
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一切衆生見
他作福不應毀呰後得惡報悔無所及也
讃歎部第三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
現於世號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時彼佛在雜寶窟内我見彼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
翹於一脚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讃歎彼佛而說偈言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閒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阿難我以此偈歎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
者言是人過於九十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
於彼時得授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無量世中作
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
才具足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
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又涅槃經云時迦葉菩薩
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眞我　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又寶性論偈云

我今悉歸命　一切無上尊　爲開法王藏

廣利諸羣生　佛體無前際　及無中間際

亦復無後際　寂靜自覺知　旣自覺知巳

覺他令他覺　是故爲彼說　無畏常恒道

佛智慈悲力　能執金剛杵　摧破諸見山

故我今敬禮　不可思量法　非聞慧境界

出離言語道　內心智清涼　彼眞妙法日

清淨無塵垢　大智慧光明　普照諸世界

能破諸曀障　覺觀貪瞋癡　一切煩惱等
故我今敬禮　以能知於彼　自性清淨心
見煩惱無實　故離諸煩惱　無障淨智慧
如實見衆生　自性清淨心　佛法身境界
無礙淨智眼　見諸衆生性　徧無量境界
故我今敬禮
又發菩提心論論主讚佛偈云
敬禮無邊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吾師天中天兩行偈出普曜經云何得長壽兩行偈出涅槃經

如來妙色身兩行偈出勝鬘經處世界如虛空兩行偈出超日明經

大慈哀愍羣生　爲癃蓋盲冥者

開無目使視睇　化未聞以道明

處世界如虛空　猶蓮華不著水

心清淨超於彼　稽首禮無上尊

述曰漢地流行好爲刪略所以處衆作唄多爲半偈故毗尼母論云不得作半唄得突吉羅罪然此梵唄文辭未審依如西方出何典誥答但聖開作唄依經讚偈取用無妨然關內關外吳蜀唄辭各隨所好唄

讚多種但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至於宋朝有康僧會法師本康居國人博學辯才譯出經典又善梵音傳泥洹唄聲製哀雅擅美於世音聲之學咸取則焉又昔晉時有道安法師集製三科上經上講布薩等先賢立制不墜於地天下法則人皆習行又至魏時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合珪璋十歲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毎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讚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甞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

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皆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爲梵唄撰文製音傳爲後式梵聲顯世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有六契

音樂部第四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豪富長者各相率合設大節會作諸妓樂而自娛樂時有舞師夫婦二人從南來將一美女字青蓮華端正殊妙世所罕有聰明智慧難可酬對婦女所有六十四藝皆悉備知善解舞法迴轉俯仰曲得節解作是唱言今此城中頗有能舞如我者不明解經論能問荅不時人荅曰

有佛世尊在迦蘭陀竹林善能問荅使汝無疑舞女聞已尋將諸人共相隨逐且歌且舞到竹林中見佛世尊猶故憍慢放逸戲笑不敬如來爾時世尊見其如是即以神力變此舞女如百年老母髮白面皺牙齒踈闕俯僂而行行而舞女自觀其身形狀極老而作是言今此女身以何因緣卒有如是衰相現耶今者必是佛之威神使我故爾遂於佛前深心慚愧唯願世尊當見無怒爾時世尊知此舞女心已調伏以神通力變身如前大衆見此舞女卒老卒壯無有常定各生猒離解悟無常心開意解有得四沙門果者

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彼舞女及其父母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大衆見是事已請說因緣佛告大衆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柰國王有太子字孫陀利入山學道獲五神通見緊那羅女端正殊妙狀如諸天作諸姿態且歌且舞鼓動我心望使染著退失仙道我於彼時心遂堅固無有欲想語彼女言一切有爲無有常定我今觀汝形體臭穢充滿其中薄皮覆上不可久保正是當有髮白面皺俯僂而行汝今何爲憍

慢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聲其音巳變何故在此作
諸恣態於是緊那羅女聞是語巳尋向仙人懺悔罪
咎因發願言使我來世得斷生死我於汝邊獲得道
果佛告大衆欲知彼時王子學仙道者則我身是彼
緊那羅女者今青蓮華比丘尼是由於彼時發願力
故今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巳歡喜奉行又百緣經
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衞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
可稱計其婦生男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有
好音聲令衆樂聞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比丘等
請佛爲說得道因縁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

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塔故心懷歡喜便作音樂以遶供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好音聲今衆樂聞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利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妓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妓樂供養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此諸人等由作妓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世一百劫中不墮

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故法華經偈云

若使人作樂　擊鼓吹角貝　簫笛琴箜篌

琵琶鐃銅鈸　如是衆妙音　盡持以供養

皆巳成佛道

又菩薩處胎經云緊那羅住須彌山北過小鐵圍有大黑山亦在十寶山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甚長此王本人中有大長者興造佛塔此緊那羅施一剎柱成辦寺廟復以

淨食施於工匠壽盡作胷臆神在兩山間先在人中
爲大長者居財無量有一沙門乞食婦擎飯施之乃
大瞋怒云何乞人瞻視我婦當令此人手脚斷壞壽
終以後受此醜形八十四劫常無手足諸天讌會皆
悉與乾闥婆分番上下天欲奏樂而其腋下汗流便
自上天有一緊那羅名頭婁磨琴歌諸法實相以讚
世尊時須彌山及諸林樹皆悉震動迦葉在座不能
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又大樹緊那羅
王所問經云爾時大樹緊那羅王以己所彈瑠璃之
琴閻浮檀金華葉莊嚴善淨業報之所造作在如來

前善自調琴及餘八萬四千妓樂是大樹王當彈此琴鼓衆樂時其音普皆聞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琴音聲及妙歌聲隱蔽欲界諸天音樂所有諸山藥草叢林悉皆徧動如人極醉前却顛倒須彌岠峨涌沒不定一切凡聖唯除菩薩不退轉者其餘一切聞是琴聲及諸樂音各不自安從座起舞一切聲聞放舍威儀誕貌逸樂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爾時天冠菩薩語是聲聞大迦葉等汝諸大德已離煩惱得八解脫云何今者各捨威儀如彼小兒舉身動舞於時大德諸聲聞等荅言善男子我於是中不得自在如旋嵐

大風吹諸樹木彼無有力能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樂爾時天冠菩薩語大迦葉汝今觀是不退菩薩威德勢力誰見如是而當不發無上正真菩提道心琴聲威力皆說法音八千菩薩得無生忍頌曰

(元)亮吐清氣　神響徹幽聾　登臺發春詠

高興希遐縱　乘虛感靈覺　魚山振思童

摹寫天歌梵　冀布法音同　忘高故不下

飆颺數仞中　比丘歎聲唄　人畜振心鍾

斯由暢(元)句　即感應遊空　神期發筌悟

豁爾自靈通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沙門帛法橋

晉沙門支曇籥

齊沙門釋僧辯

齊沙門釋曇憑

齊有仕人姓梁

唐刺史任義方

晉中山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

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世也

晉有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精苦蔬食憩吳虎邱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響清美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還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

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齊安樂寺有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
好讀經哀婉折衷獨步齊初無人如之嘗在新亭劉
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
及辯度一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
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
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寤即起至
佛堂前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音韻流
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僧辯等次第
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

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失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
年卒
齊白馬寺有釋曇憑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
轉讚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
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尋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
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
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
製造銅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
此也後終所住吳景帝世烏程民有得固病及差能
以響言響言者於此而聞彼然自所聽之不覺其聲

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右此四驗出梁高僧傳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及馬皆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以爲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穌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其亡主被鎖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闚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

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
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善色謂奴曰今當爲汝
白也又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
此人死三日家人爲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
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官放奴即喚
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獲免大
苦然由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
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
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
行右一驗出冥
報拾遺記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温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案謂之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曾寫金剛般若千餘部義方自說右一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音釋

詰契吉切問也 琛丑林切 闥他達切 裔以制切 跨苦化切越也 擣都皓切春也 蠡盧戈切蚌屬 釗之遥切 襆房玉切帊也 躁則到切不安靜也 犳之若切 尌匹妙切 氍毹氍其俱切毹踈鳩切氍毹織毛也 毾㲪毾他盍切㲪都騰切毛席也 藿呼郭切香木生也 䎬比萌切 滸火五切 呴許厚切牛鳴也 褒補刀切揚美也 籥弋灼切 摹莫胡切規倣也 搨託盍切 矬才何切矮也 呰將此切口毀也 皺側救切皮縮也 僂隴主切傴僂也 岠峨岠普火切峨語可切岠峨傾側貌 殉辭閏切從死也

河南開歸陳許道滿洲麟慶女蓮寳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14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敬塔篇第三十五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興造部

感福部　旋遶部　故塔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如來應現妙色顯於三千正覺韜光遺形傳於八萬是以塔踊靈山影留石窟刻檀畫氍之儀鑄金鏤玉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塔散塔之奇而光曜重昏福資含識致使英聲遐美邪徒結信肇啓育王之

[seals]

始終傳有唐之初自歷代繁興神化非一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存茲乎

引證部第二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爲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迄今不滅待至彌勒又集經云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粗澀園中有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又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及衣於天上城

東門外立佛髮塔衣塔又育王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曰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荅曰唯有起塔供養衆僧救諸四徒賑濟貧乏（故譬喻經云王宮內常以四事供養二萬沙門盡心被禮不可具述）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光作八萬四千道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是也時王欲建舍利將四部兵衆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後修治此塔與先無異如是更取七佛塔中舍利至衆摩村中時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篋

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旛幢傘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敕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爲世尊立塔時有國名耆叉尸羅有三十六億家彼國人語鬼神言可三十六篋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中人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爲塔時巴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徧此閻浮提意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剋後十五日日正食時令此閻浮提一時起諸佛塔如是依數乃至一

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閒人民興慶無量共號曰
阿育王塔又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
王分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口髭還國道中逢難
頭禾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
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王怖畏即以佛髭與
之龍還於須彌山下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
阿闍世王得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
五恒河沙水中塔藏埋之後阿育王得其國土王娶
夫人身長八尺髮亦同等衆相具足王令相師覰之
師言當爲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爲第一夫人後還

有娠足滿十月王有緣事宜出外行王大皇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募覓猪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人言卿是少甫爾始產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即生金色之子光照宮中盜持兒去殺之即以猪子著其身邊便罵言汝云當爲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輪頭拍四内後園中令服菜王還聞之不悅久久之後王出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宮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驚怪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育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信悟問比丘

言殺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爲人起
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
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百人取本舍利王
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
萬四千剎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
但還治槃護刹安鈴我當使阿脩輪以手摸日四天
下亦同時震又阿育王經云塔成造千二百繖成旛
及雜華未得懸旛王身崩沒塔成已六日王請僧至
園供養時有優婆崛多羅漢將一萬八千阿羅漢受
王請尊者崛多顏貌端正身體柔輭而王體醜陋肌

膚粗澁尊者即說偈言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於佛

王告大臣我以沙施佛報獲如是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王後尋佛弟子迦葉阿難等所有佛在世時弟子塔廟躬到塔所具展哀情責心修敬各興種種供養更立大塔各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是塔次至薄拘羅塔應當供養王問彼有何功德崛多尊者荅曰彼無病第一乃至不為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

錢王告之日聽吾所說偈

雖除無明癡　智慧能鑒察　雖有薄拘羅

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須一錢王乃供養菩提樹不絕夫人名曰低舍羅絺多作念王極愛念於我念王今捨我珍寶至菩提樹問我方便殺樹令死王不得往可得與我相娛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枯葉落王聞是語迷悶躃地夫人見王憂愁不樂當悅王心白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

於彼樹得道彼樹既無何用活耶復以冷乳灌之彼
樹更生王聞歡喜詣於樹下目不暫捨以千甕香湯
溉灌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後王潔淨身心手
執香爐在於殿上向西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
弟子在諸方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如是語時有三
十萬比丘悉來集彼大衆中十萬是阿羅漢二十萬
是學人及凡夫宮人太子羣臣共王所作功德無量
不可述盡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比丘言誰於佛
法中能行大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
問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捨億千金王聞已彼長者

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
億百千金施乃至用私藏盡將此閻浮提夫人婇女
太子大臣總施與聖僧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
是計較總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
盡常願以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滿便就後世唯
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鷄頭摩寺乃至以
半阿摩勒果送與僧禮拜僧足問訊大聖衆等我領
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此半果
哀愍納受令我得福上座耶舍令研磨著石榴羮中
行之一切皆得周徧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

諸臣啓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功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爾時太子及諸人民興種種供養葬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又法益經云爾時諸大臣言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諸臣語已共議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將贖其地又善見論云阿育王以金錢九十六億起八萬四千寶塔復大種種布施

興造部第三

述曰上來所引經論興置所由其巳知乎然未識塔義是何復有幾種所爲之人復通凡不荅曰梵漢不同翻譯前後致有多名支有訛正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爲滅惡生善處或云斗藪波此云護讚若人讚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名爲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即是靈廟也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爲報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若立支提有其四種一生處二得道處三轉法輪處四涅槃處諸佛生處及得道處此二定有支提生必在阿輪柯樹下此云無憂

樹此是夫人生太子之處即號此樹爲生處支提如
來得道在於菩提樹下即呼此樹下爲得道支提如
來轉法轉及涅槃處此二無定初轉法輪爲五比丘
在於鹿苑縱廣各二十五尋一尋八尺古人身大故
一尋八尺合二十丈今天竺人處處多立轉法輪取
一好處而依此量豎三柱安三輪表佛昔日三轉法
輪相即名此處爲轉法輪支提如來入涅槃處安置
舍利即名此處爲涅槃支提現今立寺名涅槃寺此
則爲定若據舍利處處起塔則爲不定此四亦名窣
堵波又毗婆沙論云若人起大塔如來生處轉法輪

處若人取小石爲塔其福等前大塔所所爲尊故若爲
如來大梵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爲同故其福無量
又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
聲聞四輪王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
來二菩薩三緣覺四羅漢五阿那含六斯陀含七須
陀洹八輪王若輪王已下起塔安一露槃見之不得
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槃乃至如來安八露槃八
槃已上並是佛塔又僧祇律云初起僧迦藍時先規
度好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
北不侵佛地僧地應在西在南作僧房佛塔高顯處

作不得塔院內浣染曬衣唾地得爲佛塔四面作龕
作獅子鳥獸種種綵畫內懸旛蓋得爲佛塔四面造
種園林華果是中出華應供養塔若樹檀越自種檀
越言是中華供養佛果與僧食佛言應從檀越語若
華多者得與華鬘家語言爾許華作鬘與我餘者與
我爾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佛兼得治
塔若直多者得置佛無盡物中若人言佛無貪恚癡
但自莊嚴用是華果而受樂者得罪報重佛言亦得
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
得道處轉法輪處佛泥洹處菩薩像辟支佛像佛腳

跡處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養若供養中上者供
養佛塔下者供養支提若卒風雨來應收供養具隨
近安之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乞食大德等
得越毗尼罪若塔僧物賊來急時不得藏舉佛物應
莊嚴佛像僧座具應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見相若
起慈心賊問比丘莫畏出來年少應看若賊卒至不
得藏物者應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語已捨去是名難
法

感福部第四

如小未曾有經云佛告阿難若有一人盡四天下滿

中草木皆悉爲人得四道果及辟支佛盡壽四事供養所須具足至滅度後一一起塔香華幢旛寶蓋供養復造帝釋大莊嚴殿用八萬四千寶柱八萬四千寶窻八萬四千天井寶窻八萬四千樓櫓館閣四出園遶衆寶挍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上百千億大莊嚴殿用施四方僧其福雖多然不如有人於佛般涅槃後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如菴摩勒果其刹如針上施槃蓋如酸棗葉若佛形像如麨麥大勝前功德滿足百倍不及一千倍萬倍百千萬倍所不能及不可稱量阿難當知如來無量功德戒分定分智

慧分解脫分知見解脫分無量功德有大神通變化及六波羅蜜如是等無量功德又無上依經云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我於今日入王舍乞食見一大重閣莊嚴新成內外宛密若有清信人布施四方僧并具四事若如來滅後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中起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者爲勝佛告阿難如滿四天下四果聖人及辟支佛如甘蔗林竹荻麻田等若有一人盡壽供養四事具足及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衣服幢旛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

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阿難且置又如帝釋天
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裝各八萬四千
若有淸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
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
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刹如針大露盤如棗
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
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及譬喻
所不及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縱碎娑婆世界末
爲微塵以此次第悉是四沙門果及辟支佛若有淸
信男女盡形供養及以滅後起塔供養亦不如取舍

利如芥子大乃至造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前所說百
分千萬億分不及一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如
是阿難一切如來昔在因地知衆生界自性清淨客
塵煩惱之所汙濁然不入衆生清淨界中能爲一切
衆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不應生下劣心以大量故
於諸衆生生尊重心起大師敬起般若起闍那起大
悲依此五法菩薩得入阿鞞跋致位（此云不退）依如證大
方便得阿耨菩提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僧供養一
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
僧地造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

淨土常嚴不爲三災所動也又僧祇律云佛於拘薩羅國遊行時婆羅門耕地見世尊過持牛杖柱地禮佛世尊見已便發微笑諸比丘白佛何因緣故笑唯願欲聞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禮二佛諸比丘白言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禮我杖下有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願見迦葉佛塔佛告諸比丘汝從此婆羅門索土塊并是地即便索之時婆羅門便與之得已爾時世尊即現出迦葉佛七寶塔高一由延其面廣半由延婆羅門見已便白佛言我姓迦葉是我迦葉土埠爾時世尊即於彼處作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我

得授尼不佛言得授即說偈言

眞金百千擔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團泥

敬心治佛塔

爾時世尊敬過去佛故便自作禮諸比丘亦禮佛說

偈言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恭敬禮佛塔

爾時比丘即持香華來奉世尊敬過去佛故即持供

養塔佛即說偈言

百千車眞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香華供養塔

爾時大衆雲集佛告舍利弗汝爲諸人說法佛說偈言

百千閻浮提　滿中眞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令修行

爾時座中有得道者佛說偈言

百千世界中　滿中眞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見眞諦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曰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

羅漢旦夕燒香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
遶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于時
天雨山水瀑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忉利天七寶
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
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
獼猴由學衆僧戲笑作塔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
相將齎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屍迴詣佛所禮拜
問訊佛爲說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
果已還歸天上獼猴學僧戲笑作塔尚獲福報巍巍
乃爾豈況於人信心造塔寧無果報又譬喻經云昔

佛涅槃後阿育王國有迦羅越其人福德世間希有
意有所須應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寶所成閨內婦女
端正少雙晝夜娛樂使樂無極其人信心恒常供養
二萬餘僧阿育王聞便召見之而語之言聞卿大富
家有何物即荅王言家無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
使至唯見門閤七重舍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
使入室中不見餘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
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巳便於王前
以手東指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
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大福德王即詣寺請問此事

寺有上座得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
宿植何福所須自然應念即至上座荅王乃往過去
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爾時與其四
人同共造塔用心偏殷造塔成已復以七寶及取好
華上塔頭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
世食福自然恒不斷絶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
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樂無極爾時但
願食福無盡不願度脫故至今日唯受勝福未得道
迹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人樂著三有果報於佛
福田若行布施餘諸善根願我世世莫入涅槃以此

善根不入涅槃無有是處是人雖不樂求涅槃然於
佛所種諸善根我說是人必入涅槃也又百縁經云
昔佛在世時舍衞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
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兒兩
手各把金錢取已還生無有窮盡父母歡喜因爲立
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慈悲孝順好喜布施有人來
乞申其兩手出好金錢尋以施之後與諸人出城遊
觀前到祇洹見佛相好心懷歡喜頂禮請佛及比丘
僧願受我供阿難語言設供須財於是寶手即申兩
手金錢雨落須臾滿地積聚過人佛敕阿難令爲營

供飯食訖佛爲説法得須陀洹歸辭父母求乞出家旣出家已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而白佛言寶手比丘宿植何福生於豪族手出金錢取無窮盡又値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迦翅王收其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竪塔振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著塔下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錢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値於我出家得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懷妊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然其生時頂上自然有摩尼寶蓋徧覆城

上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蓋漸長值佛出家得羅漢果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遷神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商主入海採寶安隱得來即以摩尼寶珠蓋其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蓋隨共而生乃至今者得值於我出家獲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因爲立字名

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競來看之深自慚恥還歸所止白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爲人嗤笑願佛世尊見却此珠佛告比丘汝但語珠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比丘受教寶珠不現時諸比丘請佛爲說宿業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國王入塔禮拜持一摩尼寶珠繫著棖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

九十一劫不墮墮三塗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受天使樂至今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旋遶部第五

如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

僶那祇梨以是因縁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
得福無量也又提謂經云長者提謂白佛言散華燒
香然燈禮拜是爲供養旋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
五福德一後世得端正好色二得聲音好三得生天
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何因縁得端正好色
由見佛像歡喜故何縁得聲音好由旋塔說經故何
縁得生天上由當旋塔時意不犯戒故何縁得生王
侯家由頭面禮佛足何因縁得泥洹道由有餘福故
佛言旋塔有三法一足舉時當念足舉二足下時當
念足下三不得左右顧視唾寺中地左遠者經律之

中制令右旋若左遶行爲神所訶乃至右遶麥積爲俗所責其徒衆矣今時行事者順於天時面西北轉右肩袒膊向佛而恭也或旋百匝十匝七匝三匝各有所表且論常行三匝者表供養三尊止三毒淨三業滅三惡道得值三寶故華嚴經偈云

始欲旋塔　當願衆生　施行福祐　究暢道意

遶塔三匝　當願衆生　得一向意　不續四毒

又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匝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云遶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蹈蟲三不得左右顧

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音釋

賑之刃切賙也 髭即移切口上鬚也 漑居代切澆灌也 麯古猛切麥也 蔗之夜切甘蔗也 嗤充之切笑也 棖除庚切柱也

河南開封府祥河同知漢軍于卿保妻宗室文鸞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之二 敬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故塔部第六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塔寺損故伽藍堂殿朽壞舍屋崩摧席扇蓬戶靡隔煙塵甕牖茅茨無掩霜露是以門牆彫毀糞穢盈階路絕人蹤僧徒漂寄不修不飾日就衰羸造罪造僁無時暫捨夜暗燈燭本自無間晝日旛華元來非見堂絕梵唄鑪停海岸遂使惡鬼效靈善神捨衛伽藍無固直爲僧徒慢惰佛法旣衰亦

由白衣無敬此而不憂更欲何求又寶梁經云有一賢者面上有國王文相師見已嫁女與之後時賢者入僧寺中杖倚伽藍生憍慢故失國王文墮大地獄又薩遮經云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礙送置餘處者如是惡人攝在惡逆衆生分中上品治之又十輪經云若破寺殺害比丘其人壽終支節皆疼多日不語死墮阿鼻地獄具受諸苦又三千威儀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履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棄四不當下佛像上故華五當旦過澡手自持淨巾還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灑地二當使

調三當待燥四不逆掃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
不得去善土二當自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
四不得令四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六步使淨此處事務故限約六步若事閑豫多掃彌善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
養衆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躁天身無骨肉亦無汙
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又正法
念經云若有衆生識於福田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
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復教他人令治故塔命
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諸天女五欲自娛
業盡還退若生人中其身鮮白又雜寶藏經云若掃

僧房一閻浮提不如掃佛塔一手掌成論亦同又撰集百
緣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除心垢二除他垢三去
憍慢四調伏心五增長功德得生善處又無垢淨
女問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心清淨他人見生淨
心二爲他愛三天心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終生善
道天中又沙彌威儀經云掃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
二不得逆掃三當令淨四不得有迹五當即分却又
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地二除去瓦石三
平正其地四端意掃地五除去穢惡地既淨已隨能
持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養得福無量故華嚴偈云

散華莊嚴淨光明　莊嚴妙華以爲帳
散衆雜華徧十方　供養一切諸如來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到恒河邊見一故塔毀落崩壞比丘問佛此是何塔朽故乃爾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唯無子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困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華香身諸毛孔出栴檀香王及妃后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立字名栴檀香後悟非常成辟

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尋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
供養是彼塔耳比丘問佛宿植何福受斯果報佛告
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婬色見
一婬女心生躭著無財可與遂至塔中盜華與之乃
共夜宿曉即身體生其惡瘡痛不可言喚醫療治醫
占云須牛頭栴檀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即
賣家宅得於金錢滿六十萬尋用買香正得六兩擬
用塗瘡心自思惟即語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即
持所買牛頭栴檀擣以爲末入其塔中發誓願言如
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衆生隨其厄難我今此身隨

一生數唯願世尊慈悲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塗塔以償華價至心供養求哀懺悔瘡尋得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聞此香已歡喜禮拜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隨其行處蓮華承足身諸毛孔恒有香氣是故智者當作是學又小法滅盡經云後劫火起時曾作伽藍所不爲火焚乃至金剛界爲土臺也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梨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

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末時有一
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爲業向澤採薪遥見澤中有一
塔寺甚爲巍巍即到塔邊瞻覩形像歡喜作禮唯見
狐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迥絶
無人復無行跡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用愴然而不
曉知如來神德但以歡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
歡喜遶之八帀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光
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於諸天中巍巍最勝不可
計量盡其天壽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
天下後復壽盡常住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量顏

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愛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衆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宏大無有窮盡又譬喻經云祇陀太子昔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

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爲是誰夫尋荅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上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荅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爲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

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爲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
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爲夫婦夫婦相將來至
佛所佛爲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旣得果已還歸
天上又分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
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早亡由信敬故生
忉利天以爲天女面首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
極端正今此世間誰任我夫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
已出家年老暗短專信而已常勤掃除塔廟爲業見
其掃塔必應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住其夫前比
丘見已問其因緣天女荅曰我是君婦今爲天女我

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應生天若
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爲我夫是以故來陳其情狀白
意巳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巳從是以後倍
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
女憶夫復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
得君爲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巳倍更精進遂獲得阿
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又百縁經云佛在世時
迦毗羅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
殊妙見者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
諸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入涅槃後

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其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處和顏悅色集喚衆人共塗治塔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樂無極常爲天人所見敬仰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遺身八萬塔　寶飾高百丈　儀鳳異靈鳥
金盤代仙掌　積栱承彫角　高詹掛樹網
寶地若池沙　風鈴如積響　刻削生千變
丹青圖萬像　煙霞時出沒　神仙乍來往

晨霧半層生　飛旛接雲上　遊蜆不敢息

翔鵾詎能仰　聖變無窮端　感福豈三兩

願假舟航末　彼岸誰云廣

感應緣 略引二十一驗

西晉會稽鄮縣塔

東晉金陵長干塔

石趙青州東城塔

姚秦河東蒲坂塔

周岐州岐山南塔

周瓜州城東古塔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

周洛州故都西塔

周涼州姑臧故塔

周甘州刪丹縣故塔

周晉州霍山南塔

齊代州城東古塔

隋益州福感寺塔

隋益州晉源縣塔

隋鄭州超化寺塔

隋懷州妙樂寺塔

隋并州淨明寺塔

隋并州楡社縣塔

隋魏州臨黃縣塔

䋫明神州山川并海東塔

雜明西域所造之塔

右以前數内十九塔並是如來在日行化乞食因遇童子戲弄沙土以爲米麪宿祐冥會以土麪施佛佛感其善心爲受塗壁記此童子吾滅度後一百年滿作王出世號爲阿育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並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

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往前八塔所獲舍利役諸鬼神於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八萬四千塔具如上經故不備載今惟此神州即是東境故此漢地案諸典籍尋訪有十九塔並是育王所造八萬四千之數也若更具引佛法東流已來道俗所造感通者則有百千且述育王十九塔內逐要感徵并同見聞者略述者二十一條餘之不盡者備如廣傳也

初西晉會稽鄮縣塔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

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者生在田家弋獵爲業得病死甦云見一梵僧語訶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造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鍾聲即遷記其處刺木爲刹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槃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牕子四

周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鍾聲疑此磬也遶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轝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也以句章鄞鄮剡等四縣爲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爲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樟多在門階之側行位相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鍾磬之聲

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輿志云阿育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皆從地出

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造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揚越即有二塔廣統九域故有隱之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采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鄮縣下眞舍利起塔鎭之育王與諸眞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別一時俱墮化爲烏石石猶人

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蔥翠華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也有碑頌之著作郎顧（允）祖文寺東南三里山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三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池中有鰻鱺魚俗號為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至隨末賊過傷禮魚現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雖

嗅不出時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漬水而已初有一
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將食爲難有老姥患脚來爲
造食便去日日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内校量
即是池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爲瑞多
現聖僧遶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
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至唐貞觀十九年敬法
師者寓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
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繞
塔行道以事告衆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
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

梵僧行道誦經贊唄等相唐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元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元連牀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殺契其相若眞尋視無形明知神授也西京城内東西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帝造昔在晉藩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千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嚴寺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舍利乃在長千本寺道俗懷疑不測是非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其舍利塔無人守護時有道

宣律師門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長壽坊崇義寺乃發
掘塔下得舎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
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瑠璃古器等揔以
大銅函盛之撿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
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爾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
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理于地府南僧
咸曰此爪髮至梁武帝時已有疑焉據事以量則長
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矣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
所流蓋篋如也故兩述之但年歲緜遠後人莫測其
源故別流記爾此下闕青州河東二驗

周西京西扶風故縣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鄉曰鳳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佛法廟宇破壞唯有兩堂至大業末年四方賊起百姓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雜住失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焦黑尚存至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故塔基曾無上覆奏敕請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四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開聚衆不敢私開奏敕許開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既出舍利徧視道俗有一盲人積年目冥努眼

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數萬舍利高出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内外或見緑色或見佛形像或見菩薩聖僧或見赤光或見五色雜光或有全不見者問其本末爲一生已來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徹到懺悔或有燒頭煉指刺血灑地殷重之誠遂得見之種種不同不可備録至顯慶四年九月内有山僧智琮慧辯以解呪術見追入内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宏護帝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請更出之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

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貫絹五千匹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驗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火燒香懍厲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綠色旋遶而上至於衡角合成帳蓋琮大喜踊躍欲召僧看乃覩塔內側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羣僧方知聖隱敕使王長信等同覩瑞相流輝徧滿

赫奕瀾漫若有旋轉久方浪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
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粒揔置盤
本一枚獨轉遶餘七粒各放光明炫爍人目琮等以
所感瑞具狀上聞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匹
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
內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又敕僧智琮慧辯
鴻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舍利二十餘人同共下鑿
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人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
髮苦心邀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
是諸人恐不見骨不敢覩光寺東雲龍坊人敕使未

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晝且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上指初骨長可二寸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漸內外光淨以指內孔恰得受指便得勝戴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準于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續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慈恩寺僧惠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精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皆懾然喪膽更不重視至顯慶五年春三月下敕請舍利往東都入內供

養時西域又獻佛東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敕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眞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準價千匹絹爲舍利造金棺銀槨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下舍利于后室掩之俟三十年後非余所知至後開瑞冀補茲處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元嗣先來麤獷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用

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元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元嗣忽倒不覺暴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啄精噉舌入大火坑燒烙困苦覺身癢悶以手摩面眉髮隨落目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元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取道士之語教吾不信謗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怕懼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號走不曾暫

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哀慇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虔法師爲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數百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元)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巳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經一年方死其佛頂骨用珍寶贖之計直四千匹絹遂依其數以蕃練酬之頂骨今見在內供養即是螺髻束髮小頂骨然大頂骨猶未至此此下闕瓜州沙州洛州涼州甘州晉州代州七驗

隋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

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
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
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有人
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瑿玉問於識寳商云此
是眞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
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焉益州旱澇官人祈雨必於
此塔祈即有應特奇感徵故名福感寺近有人盜鈴
將下三級有神擎攎斗起以壓賊脞內中其人被壓
唱呼寺爲射斗起方得脱出至永徽元年有王顏子
者摽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

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有梵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至貞觀年初大地震動此塔摇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率以免壞觀瑞道俗歎未曾有塔上露盤猶來小短不稱塔形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靈瑞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梯下至覆盆香氣蓬勃如雲騰涌流芳城邑七日乃歇

隋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爲等泉寺本名大石其基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

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案蜀三塔同一石葢餘
不定準也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
寺中本名石基相亦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叉
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
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
右行動聲叉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
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之處擁護法師明日當見成
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别耳叉曰旣能遠送何不見形
神即見形叉爲人善畫便一一貌之旣徧形隱及至
成都禮大石塔訖読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

粧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門
道卓是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無人修葺纔有下基
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粧飾備矣塔爲龍護居在
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
之人莫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鬬雷霆震擊水火
交飛火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
黃赤可愛
隋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
東南十五里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
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

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泉上皆下安柏柱鋪
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交而重塡最上以大方石可
如八尺牀編交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
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百圍便
抽一圍長三丈徑四尺現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
爲何能辦此基搆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二
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
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四道
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
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聲乃遣善水

崑崙入泉尋討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現在

隋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自見咸驚訝其神鬼所造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出下有大水莫委眞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基掘下至泉源猶不見其際此下闕淨明榆社二驗

隋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爲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惟西開路基搆編石從水底上蓮花彌滿於三面其水際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塔在其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爲冀州大都督府

齊州臨濟縣東有甎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擁嵸驚人周滅法時令人百千用力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今現在○益州城南空慧寺內金藏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得一斗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

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甎身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甎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乃敕掘所立處深三丈獲得鉢杖而已王重之爲聖故爲起甎塔一十三級左側村虛常聞鍾聲至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慧貴法師聞之便往又聞鍾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悵無泉水懷惑猶豫貴又感祥雲護塔善神曰可

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是塔自古至今巳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唯須牢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甎塡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鍾聲時至恰今營搆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集僧上堂方法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

所造後周無謚文者前周大遥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甎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爲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厦屋崇峻玉堂眩目奇塔崇竦莫測是何循遠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現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

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二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荅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始至具知始末今更增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唐貞觀五年共本國道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

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使諸鬼神一億家爲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徧閻浮洲彼國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荅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

西域志云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搆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七寶裝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

迦菩薩幼年齓齒長一寸次其西南有王梵寺寺有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遠承露盤至其達曙西域志云波斯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聚云佛般泥洹五百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此寶塔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自昔以來有人求願者皆叩頭燒香獻華蓋其華蓋從地自起徘徊漸上當塔直上乃止空中經一宿變滅不知所在西域志云龍樹菩薩於波羅

柰國造塔七百所自餘凡聖造者無量直於禪連河上建塔千有餘所五年一設無遮大會○西域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推其本緣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諸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在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壘牛糞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矣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出地四百尺然後始定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從地搆木始得齊等上有鐵棖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施功

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時有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塡孔不可充滿今有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爲天火所災國王修之還復如本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暫發則寶鐸鏗鏘西域浮圖最爲第一○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舉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作吉凶之徵以指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亦不肯鳴○宣律師住持感應傳云律

師問四天王世尊舍利闍維始了舍利灰石當置幾塔天人龍鬼各得分不荅曰人得八分天得三分龍得十二分灰石分六分鬼神得二分脩羅得三分力士得一分汝等天人龍神愼勿起諍此是世尊教又問世尊僧伽梨當置何處鉢盂錫杖復置何處荅曰世尊僧伽梨付囑堅疾天令善護持鉢盂錫杖付囑頻伽天隨在供養世尊僧伽梨先遣在祇洹十二年中住鉢盂在鷲頭山十五年中住錫杖在龍泉四十年中住又問伽梨鉢杖等何故歷年住耶荅曰佛告我言初度比丘尼損我正法又爲末世多惡比丘貯

畜不淨物不受持三衣毀滅正法故令僧伽黎等六
年住僧戒壇六年住尼戒壇令正法久住又問何故
伽黎分爲二處住耶荅曰亦爲末世惡比丘比丘尼
等不受持衣多犯禁戒無有威德是故世尊令將僧
伽黎六年住戒壇令招威德天人龍神敬佛意故不
嫌比丘比丘尼伽黎六年住戒壇亦爲惡尼令修行
八敬供養比丘勿起婬意修持淨行令諸鬼神敬順
佛意日夜六時來至伽藍擁護尼衆故住六年又問
何故佛鉢在靈鷲山十五年住荅曰世尊未涅槃前
在鷲山精舍分析白毫光明以爲百千分留一分光

施末法弟子若持戒若破戒乃至天龍鬼神等於如來法中能作一念善者皆施此光明世尊初成道時四天王奉佛石鉢唯世尊得用餘人不能持用如來滅度後安鷲山與白毫光共爲利益於末法中當隨佛鉢於他方國施比丘食及以天龍等衆隨順佛意縱造非法終不見過又問何故十五年在鷲頭精舍荅曰初住五年者欲表諸比丘令觀五陰得證三昧十年欲令解了諸法得百法門自此隨緣流行諸國乃至法滅也又問何故錫杖在於龍窟中四十年住耶荅曰爲護諸外道及伏煩惱惡龍破諸結使開悟

大乘四諦法輪如來去世後四十年中有飛行羅刹
能說毗尼藏及十二部經詐爲善比丘食諸持戒者
日別四百爲斷此惡故鎮龍窟復令正法增住四百
年復令像法增住千五百年復令末法增住二萬年
爾時大梵天王來至世尊所白佛言如來初踰城至
洴沙王國問樹神道樹神請佛至宮巳白佛言我受
此神身經二十大劫過去諸佛皆來至此我此宮中
有過去諸佛四牙一千四塔我今請佛昔爲童子時
齓牙四枚請佛垂慈賜我四牙欲造塔供養佛即許
之即告阿難汝往父王所從彼典藏臣取我四牙阿

難依命即取佛告樹神令留一牙與汝供養汝可造
塔幷寫我經教我令四弟子在塔入滅盡定守我牙
塔爾時樹神即將七寶來至世尊所以神力故於一
念頃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眞珠樓觀及以白
銀臺於此四塔內各造臺觀具八萬四千即造臺塔
已待我涅槃後迦葉結集竟當寫我教令大毗尼藏
安彼塔中我留此塔汝好護持勿令損壞至我涅槃
時敕語文殊我於三大劫修無量苦行令得四牙已
造塔安竟令後末世法欲滅時令住利益正法興顯
佛告阿難我初成道時從河洗浴訖我苦行六年手

足爪甲不剪皆長七寸許時大梵天王見我爪甲長手執七寶刀剪我手足爪甲我將付父王令善護持王旣崩後轉付典藏臣汝可往至彼道我須爪甲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開函取爪甲普示大衆我之手足二十甲猶如赤銅色佛告大衆汝等天人龍神等可將我爪甲當細熟視恐未來世中諸魔及外道別將相似物換我眞甲汝若疑非者當以金剛鎚鉆以甲置鐵鉆上以鎚打擊無片損者乃眞我甲若以火燒煉變爲金色出五色光上照有頂見此相者是我眞爪甲也佛告文殊師利及四天王等從此未

法後多諸惡比丘滿閻浮提無有威德無有智慧至
千四百年後汝將我十爪塔遊歷四天下一國住經
七日如是周歷巳當至香山頂阿耨達池中金砂洲
上住至千五百歲我此大千界八百億國教初流行
彼汝文殊師利分身變爲國王金剛齊菩薩分身爲
大臣金剛幢菩薩分身爲比丘汝等三大士共流通
我教幸不生疲勞懈怠也又問漢地塔寺古迹云何
荅曰今諸處塔寺多是古佛遺教基育王表之福地
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無名藏者隨處亦有
如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古佛舍利及河州靈巖

寺佛殿下亦有舍利秦州麥積崖佛殿下舍利山神
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寺經四十年當有
人出荊州長寧寺塔是育王所造下有舍利入地一
丈餘石函五重盛碎身骨益州三塔大石今名武擔福感
今名靜亂駱縣等並有神異如別傳說有羅漢將往鐵圍
山留小塔其塔大有善神旦現二魚井中鰻鯬魚護
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蹈處也昔
周時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又問若爾周穆已後
諸王建置塔時何爲此土文記罕現耶荅曰立塔爲
於前緣多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楊

雄劉向尋於藏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已有也今衡岳南可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人住數十萬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二三丈下無草木深林可愛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覓之即得川南有谷北出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側多有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交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華捧之上以石籠覆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篆書可識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也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

院處處皆立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測其原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老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至貞觀巳來巳兩度出雖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狹陋若此答曰諸鬼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業如人不殊天中亦爾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自下云云

鼓山竹林寺名何代所出耶答曰是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素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此寺中即今現有二千聖僧遶寺左側現有五萬五通神仙供養此寺僧除事云云如後

伽藍驗說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音釋

蜺研奚切虹蜺也　鶤公渾切鳥名　鄮莫候切地名　瞬輸閏切目動也　鄞魚巾切縣名　剡時涂切縣名　鰻鯬鰻莫官切鯬力脂切魚名　篾莫結切正作蔑無也　燼徐刃切火餘也　懍力錦切危懼也　懾質涉切心服也　獷古猛切惡也　鷖烏兮切　詵疎臻切　櫨龍都切栟也　胜部禮切股也　雒歷各切與洛同　倭烏禾切國名　齓初覲切毀齒也　鏗鏘鏗丘耕切鏘七羊切鏗鏘金玉聲也　鉆其廉切鐵鉆也

江南河庫大使德清徐琮妻朱紋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伽藍篇第三十六（此有三部）

述意部　營造部　致敬部

述意部第一

原夫伽藍者昔布金西域肇樹福基締搆東川終祈淨業所以寶塔蘊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徧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建苦海之舟航爲信根之枝幹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爲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儔或眞或僞改

撰隨情或精或粗乃同蕃土遂令目覩其迹莫識厥
旨日用其事不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流
俗之徒於法無敬輕慢於是乎生陵蹈於是乎起欲
以此護法不亦難哉者乎是以古德寺誥乃有多名
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爲寺即公廷也或名淨
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
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
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名各有所表今道俗雜
居豈得稱名也

營造部第二

依宣律師祇洹寺感通記云經律大明祇洹寺之基趾多云八十頃地一百二十院准約東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餘步祇陀須達二人共造成之巳後經二百年被燒都盡則當此土周姬第十三王平王之三十一年祇陀太子初雖不許賣後見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長者吾自造寺不假於卿須達不許因此共造太子立願後若荒廢願樹還生恰至被燒屋宇頓盡所立樹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燒是由須達爲凡之時賣肉得財居賤出貴常願荒儉雖巨富財由穢心故以此造寺終遭煨燼太子願力淨心樹生業行有殊

表之染淨也於後五百年有旃育迦王依地而起十
不及一經于百年被賊燒盡經十三年有王六師迦
者依前重造屋宇壯麗皆寶莊嚴一百年後惡王壞
之爲殺人場四天王及娑竭龍王忿之以大石壓之
殺毀者經九十年荒無人物忉利天王令第二子下
爲人王又依地造莊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
魔天燒滅則當此土漢末獻帝二十九年以事往徵
顯宗巳後和安桓靈之代西域往來行人踵接則見
天王葺構之作祇樹載茂之緣後雖有造者僅接遺
基至于今日荒涼而巳依南天王子撰祇洹圖一百

卷北天王子撰五大精舍圖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
具述也○夫造寺法用不可揩定隨其施主物有豐
儉雖量力而作然須用心精誠而造寺物雖小得福
(宏)大故無上依經云雖造四果聖人塔廟滿四天下
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舍利造塔供養
所得功德勝前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可爲喻也一由
有優劣二由心有強弱若有眞心縱小尚得福多何
況於大若有僞心縱大尚得福少何況於小是故行
者若欲造作必須殷重不得輕慢也如賢愚經云天
竺須達長者云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

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正使令得百象珍寶
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滿中
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向世尊所得利益踰於彼
百千萬倍聞已歡喜佛爲說法成須陀洹果須達問
舍利弗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
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爾時須達長者即於道
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須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
陀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
須達曰諾謹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言
太子不應妄語即共與訟時首陀會天化作一人爲

評詳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價既巳決不宜中悔太子遂與之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少地雜阿含經殘五百步字經亦太子祇陀有園八十頃去城不遠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荅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得補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寳乃爾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爲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衆與共角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

也瞿曇徒衆住王舍城我等徒衆當住於此王報須達六師出如此言須達愁惱不樂舍利弗怪問不樂達具述報之舍利弗言正使六師滿閻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角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即報國王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時舍利弗共勞度差各現神變外道不如具在經文時舍利弗既見外道受屈即爲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六師徒衆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角技訖已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住圖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

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荅言汝始於此
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
宮殿問舍利弗言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
色染上二憍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
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
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
徙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荅言
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
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爲彼世尊起立
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爲佛

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爲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爲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爲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揵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即往白王王聞即遣請佛世尊與諸四衆前後圍遶放大光明震動天地徧照三千城中伎樂不鼓自鳴盲聾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來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爲說妙法各得道迹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

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陀樹給孤獨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爾時阿難及四部衆聞佛所說頂戴奉行又涅槃經云須達取金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徧祇陀即語須達餘未徧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爲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入出祇陀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廚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圊厠無不備足○問曰何故如來偏住此園耶荅曰依眞諦師傳云過去第四拘留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有長者名曰

毗沙此地廣一由旬純以金板布地徧滿其上奉施
如來以爲住處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時人壽三萬歲
有長者名大家主以此園地廣三十里純以銀衣等
徧布其地并以乳牛及犢子充滿其中奉施如來起
爲住處第六迦葉波佛時人壽二萬歲有長者名大
旛相以此園地廣二十里純以七寳徧布其地奉施
如來起爲住處第七今釋迦牟尼佛人壽百歲時有
長者名須達於此園地廣唯十里純以金餅布地周
滿園中金厚五寸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至
後彌勒佛出世時人壽八萬歲須達爾時爲蠰佉國

大臣名須達多此園地還廣一由旬純以七寶徧滿布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過去未來地雖延促終是一所能施之人雖有前後據體而論還是一人恒爲長者殷富熾盛常充供養諸佛不絕至釋迦時初得須陀洹果臨終時得阿那含果至彌勒佛出時方證阿羅漢果故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自往看病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陀天恒下來禮拜佛聽法已還歸天上此據迹中亦其小說論實是大菩薩又大集經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菩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

行度諸衆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爲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王非法惱亂爾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蘭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家人爲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臥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彭四名歎妙五名歎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歎十名梵

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歎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徧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怠恐招現報也

致敬部第三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已所遇先整衣服總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詳直進不得左右顧眄也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修行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

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又郁迦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五體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巳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也又自愛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迴時合身總迴行時先下脚跟後下脚指又智度論云先入來去安詳一心舉足下

足觀地而行爲避亂心爲護衆生故是名不退菩薩
相又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帀唄
讃三契禮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
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
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
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雜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
去瞋恚三寶心也捨雜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
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
遶恒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
常念體唯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

學佛道者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勿悞傷殺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却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禮佛塔次禮聲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別禮師餘人總禮而去又四分律云得禮出家五衆亡人塔及如來塔又五百問事云弟子得禮師冢以報恩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又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座上作禮今時數有諸寺

及以俗家見有道俗在牀上禮佛此大憍慢譬如欲拜人王豈得在牀拜人王尚自不許何況法王得相比耶毗尼母論云不得著革屣富羅入塔此是鞾履總名五百問事云若是淨潔鞾履鞋韈等得著禮拜僧祇律云若人禮拜不得如瘂羊不語當相問訊少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不已下廣明諸律

述曰若有士人或難因緣須至寺宿不得臥僧牀蓆必無私有借臥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牀臥故寶梁經云共僧同牀半身枯死墮地獄受其大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先眠不得調戲言笑說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衆心若有便利涕唾爲求法宿不得出外者無

犯眠時右脇著牀以脚相壘心係明相念當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經云仰臥者是脩羅臥伏地臥者是餓鬼臥左脇臥者是貪欲人臥若右脇臥者是出家人臥衆僧未起在前早起嚴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彌威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又三千威儀經云若入師房當具五法一於外彈指二當脫帽三作禮四正住教坐乃坐五不忘持經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脚入師房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故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

立當不近不遠側相而立令師小語得聞不費尊力也又欲行時威儀進止皆不得離師故善見論云弟子從師行不得遠師七尺又沙彌威儀經云弟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蹈師影

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上坐形相語笑脂粉塗面畫眉假飾非法調戲共相排盪持手振人必須攝心整容隨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養懺悔自責生女人中常成隔礙於此妙法修奉無因不得自專由他而辯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見沙彌禮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於大僧爲小在

俗爲尊如此等法竭力而行法用旣多具在士女篇
述○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訖須欲出寺佛塔前設禮
三拜還須右遶三帀合掌唄讚然後却行出寺門外
復設一禮若見僧時徒衆若少各禮三拜僧若多時
總辭三拜故善現論云禮佛時應遶三帀三拜四方
作禮合十指掌叉手於頂却行而出絕不見如來更
復作禮迴前而去表慕戀三寶重疊報恩也凡欲入寺之行爲作
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爲出離
之軌故惟穢俗之鄙質入伽藍之淨刹所有施爲恐
乖法式若也還家微捨自贖表僧有法施俗有財惠

舉動合宜内外俱益也頌曰

(元)風冠西土　内範軼東矜　大川開寶匣
福地下金繩　繡松髙可暎　畫栱氍相承
日馭非難假　雲師本易憑　陽樓疑難燧
陰軒類鑿氷　迴題飛星沒　長楣宿露凝
旌門曙光轉　輦道夕雲蒸　祇洹多靈物
竹園滿休徵　虛薄筆難紀　微軀竊自凌
優遊從可恃　恩蔭永難勝

感應緣　略引一十九寺

晉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

宋靈味寺在鍾山蔣林里

魏平等寺在南京

宋昇明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

晉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宋東海蓬萊山聖寺

晉枹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齊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齊晉陽冥寂山聖寺

漢代州五臺山大孚聖寺

魏太山丹嶺聖寺

唐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唐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唐子午關南獨聖寺

唐終南折谷炬明聖寺

唐終南庫谷內寺

西域志諸山感供聖寺

總述中邊化跡降靈記

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宮
人陳太妃造寺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

後畫迦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僧侶失儀童豎褻慢者無不影響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懺禮摽心懇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循遶翼衛其閒有請福祈願者莫不剋諧

宋靈味寺建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栖谷飲常在鍾山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旦履行唯見淸泉湛然因聚徒結宇號曰靈味

魏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

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垂淚徧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而觀有一比丘以淨緜拭其淚須臾之間緜濕都盡更以他緜換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京邑士庶復往觀視五月北海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復如初汗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視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

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晉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爲鳳凰臺至宋昇明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始咸以山高難於谷汲比丘法和爰發誓云若此地可居當使自然出水乃於食堂前試鑿井曾不數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淸美流未嘗竭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國王欲滅佛法宣令四遠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馬從西方來繞塔悲鳴騰躍空中或

復下地一日一夜鳴聲不絕以事白王王潛淚深自愧責即敕普停已毀之塔並更修復由此白馬大法更興因改招提為白馬此寺之號亦取是名焉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道猷統涉山水窮枯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而趣石梁周瞰崖隒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濶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冀援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

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爲庵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欽接宛同素識中食旣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汎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

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
飲水問以去留后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
任意后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后
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
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袋
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后并書
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
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
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航柁也於是
依言但聞颼颼風中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

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達楊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桁欄曰云馬馬齡石旣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由緣又將鉢與之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高僧傳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卽禹貢導河之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靑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搆室接梁通水遶寺華果蔬菜充

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濵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
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畧無定
止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爲唐述羌云鬼
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聖行住恍忽現
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款
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
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顰眉爲飲之患損
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
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

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飲酒乃是佳藥本非
所欲爲意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
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
恨至九月間翹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
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是山
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
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
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
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
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

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钁斵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钁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钁趁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水深茂間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敘濶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蓮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櫪飾以金鏽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

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
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拜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
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
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
宵屢求住彼曰一任和尚不敢爲礙待明爲諮報曰
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鄰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求
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
得乖否必欲求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悵
悵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寺塔林竹依然滿
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依

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翁乃至石窟備爲僧說之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駝向我寺取經函去
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
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爲冥寂山半有寺
有羣沙彌曰高洋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
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荅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爲
荅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取何用指示
北行東頭是其本房汝可彼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
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反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
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

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
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
代州東南五臺上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
巉巖崇峻有五臺上不生草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明
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地極嚴寒
多雪號曰清涼山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
迹靈崫即自極多中臺最高去頂七百里望如指掌
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是魏文帝宏所立也石
上人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
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

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二年下敕令長
安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
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
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華園二頃許四
時相間互相映發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貞觀年中有
禪師名解脫聚住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見文殊
師利菩薩翼從滿空羣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朗
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
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徧於峯岫俗號華山中有
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

遂遠其山甚近滯俗罕登登者必感勝緣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未詳氏族性多虛放好追靈迹譎詭之處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遊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因穴而入行可五六里便得出穴外有微逕其東北上可行數里得石渠闊三兩步水西流清澄徹上下藥草蔓莚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有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袠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瞻眺

唯見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之間逢一神僧年可
六十眉長丈餘槃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所
從來荅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
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内汝見之未今日
何姓爲主荅曰是魏家享國巳久不姓曹耶照云姓
元僧曰我不知之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
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之我不噉此又問
誦何經業照云吾誦法華經神僧叩頭曰大好精進
業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
掌曰唯敢聞命彼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

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還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瀑布覓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項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供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爲號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

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入山採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有餘但有行坐而不敘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宏)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擾山嗛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闕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空也足爲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有鐘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以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眞寺僧歸眞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眞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鐘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採樵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日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馳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鐘聲此寺去驛五里

又終南折谷內櫻薗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爲擎襆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嶺頭其人爲

荷襆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來可長五十尺相召來
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
餅食之不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恠
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瘂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
招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
明額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有異僧近有一僧聞已
遇見入谷僧疑是椶蔄寺問言大德是椶蔄寺僧不
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
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蹎頓我竊
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惱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

於遁世僧立精舍以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庫谷内西南又名胡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
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内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
不見僧人是衆僧供用具度其人徘徊顧眄記誌處
所以所齎瓠盧掛於室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内
樹上往往悉是瓠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云石門扇
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
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
彌勒下生方現於俗耳
西域志云烏萇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

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西域志云王(元)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龍爲漢使王(元)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華氎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眞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餘衆僧餞送使人西行五里與使泣涕而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況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處爲奏上於此存情預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 若廣明西域塔寺靈迹嘉祥徵瑞具如上感通篇述

敬尋佛法東流年向六百二三寶傳記卷盈三千其內
名僧德重可觀神通變化靈瑞感通向有千人自古
君臣隱道逸民負才傲俗之流並皆崇敬如賢如聖
備在傳記不可具述故入大乘論云尊者聖人賓頭
盧羅睺羅等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又有九億
無學聖人亦在此洲未入涅槃准此而詳今諸山海
所居衆僧多聞謦聲或尋遇寺豈非聖人之所處乎
今更約諸門以分三時一約住世二約賢劫三約釋
迦一佛爲候初約住劫用辯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
劫行事如薩埵捨身流血尙在達拏捨子杖捶遺血

布髮掩泥之所捨身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毗飼鷹斯等遺跡並惟古劫計數災蕩如何尚存天竺名僧亦疑斯致理如所問無宜獨留而往事迹有僧釋云此乃如來神力由菩薩志行雖有三災不可除滅後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災之化無往不除乃至無一鄰塵而得存焉今云塔在豈不乖乎諸德釋云但非聖跡者如無一鄰得住今云有者由聖力加被故得久住欲使後代師之鑽仰冀慕聖蹤依之得道世界初成昔古遺跡相似而現並是佛之神力變化所爲故五不可思議中一是佛神力也所以往劫

生事而列之第二約同劫以明相對有四具如一鉢千佛共同故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王毗舍離若干百年又至乾陀衛又至西月支于闐丘夷羨當達震旦返向師子國還來天竺上昇兜率彌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彌勒成佛四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留三者方石說法千佛同坐即揵陀界鉢樹下是也四者石塔盛衰千佛同候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跡准此未來抑亦可見第三明釋迦一代通而不等如天道寶階滅無遺緒吒王大塔七化已三道樹滅而更生

佛跡毀而還現楊枝擢而重出舍利試而逾靈諸如此例故應不通後佛至如雞足迦葉留化慈尊山宮明龢持身滅定之侶摩支應供之徒事局未來神化絕域皆爲明通開顯累俗慈導有情澄神諸有也依道宣律師感應記問天人曰荆州河東寺者此國甚大余與慈恩寺嵩法師交顧積年其人即河東羅雲法師之學士也云此寺本曾住萬僧震旦之最聞之欣然莫測河東之號請廣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觀也荅曰晉氏南遷郭璞多聞之士周訪地圖云此荆楚舊爲王都欲於硤州置之嫌逼山遂止便有宜都之

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像乃掘坑秤土嫌其
太輕覆寫本坑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氣於今
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建業仍於此置河東改
還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間類蒲州河曲
故有河東目也有東西二寺昔苻堅伐晉荊州北岸
並汲屬秦時桓沖爲荊牧邀翼法師度江造東寺安
長沙寺僧西寺安四層寺僧苻堅死後北岸諸地還
屬晉家長沙四層諸僧各還本寺西東二寺因舊廣
立自晉宋齊梁陳氏僧徒常數百人陳末隋初有名
者三千五百人淨人數千大殿一十三間惟兩行柱

通梁長五十五尺藥爐重疊國中京冠即彌天釋道安使弟子翼法師之所造也自晉至唐曾無虧損殿前四鐵鑊各受十餘斛以種蓮華殿前塔宋謙王義季所造塔內素像忉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銅像寶帳飛仙珠瓔華珮並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內僧衆兼於主客出萬餘人當途講說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聖果各領千僧餘小法師五百餘人十誦律師有四十人九人得聖大小乘禪師八百餘人其得聖人二百二十四人徒衆嚴肅説不可盡寺法立制誦經上八十紙者免維那誦法華度免直歲寺房五重

並皆七架別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莊嚴
最勝夏別常有千人四周廊廡咸一萬間寺開三門
兩重七間兩廈殿宇橫設並不重安約准地數取其
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餘無有損敗東川大寺
唯此為高映耀川原實稱壯觀也又問彌天釋氏宇
內式瞻云乘赤驢荊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荅曰虛
也又曰若爾虛傳何為東寺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
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荅曰非也後人築臺
於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驢耶又中驢之名
本是鄀國鄀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音釋

締丁計切結也　慘七感切慼也　蠰佉梵語也此云貝玉名也蠰汝陽切佉丘迦切

鞾許戈切有靿履也　靺莫葛切　盪徒黨切推盪也　振除庚切觸也　燧徐醉切火燧也

俘芳蕪切軍所虜獲也　瞰苦濫切俯視也　隒魚檢切山形如重甑曰隒　惋烏貫切懊歎也

瓌姑回切偉也　颼疏鳩切颼颼風聲也　顰毗賓切顰蹙也　斲竹角切劚也　榛鉏臻切木叢生也

簉初救切衝也　穗徐醉切禾穎也　鄠候古切縣名　蹠之石切

捶主蘂切杖擊也　飼祥吏切餧也

候選縣丞德清徐琨妻沈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舍利篇第三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佛影部

分法部　感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德遐邈冠絶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氏超羣有之遺蹤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旣終從俗韜光故雙樹八枝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逐緣感會入金剛定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

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囊括今古聖變無窮祥應荐臻瑞光頻朗賢愚共覩豈猜來惑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賢共遵共敬莫不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聲光寂寞孰識其縱罕知生福奚感來報豈比能仁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之風逾遠紹化迹於大千拔沈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道隨義或殊會空之言齊其一實也

引證部第二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

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
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
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
舍利椎擊便破矣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衆
念我古昔所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爲汝
說一形法諸佛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刹中金剛刹
厚八十四萬億里下有諸佛碎身舍利盡在彼刹彼
有佛刹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來十號具足今現在
說法佛告大衆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
清淨佛名徧光十號具足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

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復下有國土名法鼓佛名善見彼土乃有全身舍利過去億千萬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龍王經云爾時諸龍白佛言今世尊還閻浮利地海中諸龍無所依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衆類皆得供養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眞之道唯佛垂恩威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爾所志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徧普蒙獲濟卿等求願使佛舍利獨全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諸龍荅言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己身限礙之智以限如

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如日影現於水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默而無言佛歎諸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狹無遠無近譬如虛空不可為喻

佛影部第三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阿那斯山巖南有五羅刹女與毒龍通恒降雨雹百姓飢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呪龍羅刹女氣

盛呪術不行王長跪合掌讚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
慈悲光臨此國爾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興雷電鱗甲
煙焰五羅刹女眼如掣電時金剛神手把大杵杵頭
火然如旋火輪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
露灑見諸金剛極大惶怖爲佛作禮五羅刹女亦禮
如來龍王於其池中出寶臺奉佛佛言不須汝臺但
以羅刹石窟施我諸天各脫寶衣拂窟佛攝神足獨
入石室令此石上變爲七寶時龍爲四大弟子及阿
難造石窟爾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
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佛安

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迄今猶現

分法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八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八國王何爲興兵共相征伐爾時帝釋即現爲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爲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鄰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

力足相伏時臣優波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分甕受一后餘此臣以蜜塗甕裏以甕量分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臣優波吉著甕舍利并甕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閻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刃一刃七尺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曉喻以金甖分之閻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惟有佛口一髭無敢取者以閻王初來得舍利及髭還大歡喜作樂動天難

頭禾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闍王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王言我是難頭禾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闍王怖懼即奉佛髭與之龍王即還須彌山下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瑠璃塔闍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禾龍先輕闍王奪佛髭去阿育王聞大瞋怒即敕諸鬼神王作鐵網鐵罝縱罝須彌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伺其臥取宮殿移著須彌山下水中其瞋必息即便遣龍捧取育王宮殿王臥覺不知是何處見水

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悕交心龍自出謝言闍王自
與我佛髮我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
劫盡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
塔中彌勒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
知此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又善見
論云帝釋宮內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闕甕骨
又十誦律云佛般泥洹八國皆來求舍利各舉四兵
八軍圍遶有一婆羅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
利現在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更復唱言
盛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

延那婆羅門復請燒佛處炭還國起塔時拘尸城力
士得第一分起塔舍利即於國中起塔波婆國得第
二分舍利還國起塔羅摩聚落拘樓羅得第三分舍
利還歸起塔遮勒國諸刹帝利得第四分還國起塔
毗兜諸婆羅門得第五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利昌
得第六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釋子得第七分
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
城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
塔畢波羅延婆羅門得炭還國起塔爾時閻浮提中
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自此巳後起無量塔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世王著恒河中作大鐵劒輪使水輪轉著舍利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云何可得比丘荅言擲數千斛柰著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柰著於水中偶試一柰柰墮機關孔中劒輪即定更不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荅言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即時稱量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修福既修福已復更鑄像復更稱量王像龍像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鑄像

稱看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衆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竭舍利既出燈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荅言彼時有善筭者計百年中用爾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感福部第五

如大悲經云爾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謙下供養我

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造立形像塔廟乃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盡涅槃際佛告阿難若有衆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若有衆生以至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當得釋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於其福報亦不能盡施佛福田不以有爲果報所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盡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於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槃盡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

世界滿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如甘蔗竹葦若有人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若一劫若減一劫以諸稱意一切樂具恭敬尊重謙下供養若復有人於諸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以佛如來諸福田中爲最無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

神通威力頌曰

金軀遺散骨　寶塔徧天龍　創開於十塔
終成八萬輿　珠蓋靈光變　刹柱吐芙蓉
屢開朝霧露　數示曉靈徵　紅霓相映發

風搖響和鍾　仙鸞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超羣聖上　含識普生恭　砧椎擊不碎
方知聖叵窮
感應緣　略引一十六驗　隋有五十三州
漢僧道角法
魏外國沙門金盤貯舍利五色騰焰
吳康僧會祈舍利
孫皓毀法舍利揚彩
晉竺長舒以舍利投水中五色光現
晉董汪家木像舍利發光

晉廣陵舍利放光

晉北僧法開建寺求舍利

晉孟景建寺獲舍利三顆

晉義熙有一舍利自分爲三

宋賈道子於芙蓉内得一舍利

宋安千載家奉佛得舍利

宋張須元家於像前華上得舍利數十顆

宋劉凝之額下得舍利二枚

宋徐椿讀經得二舍利

漢法内傳云明帝旣宏佛法立寺度僧五岳山館諸

道士等諸求角試釋老優劣道經以火試焚隨火消盡道士衆首費才愧恥自感衆前而死張衍啓悟競共出家于時西域所將舍利五粒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居空如地履地如空神化自在爲衆說法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天樂異音大衆同聞度人無量廣如下破邪篇說

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舍利在旛刹之上輒斥見宮内帝患之將毁除壞時有外國沙門居寺乃齎金盤盛水水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見歎曰非夫神效安得爾乎乃於道東造

周閭百間名爲官佛圖精舍矣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騰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

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
寛假知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
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曰佛以緣
應感而必通旣給假請效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
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
僧恐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
前巳有驗今豈罔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來
金剛之骨志誠賫獲設以百鈞之杵終無微毀皓曰
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面欺抵速死耳乃更置之

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凹而舍利如固又以清水
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欣伏信革誠
膺化
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爲沙門名法顏每
欲還俗笑曰舍利是沙后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中
五色三币光高數尺見徵生信遂不歸俗長舒臨死
還發俗念輒病委頓卒爲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
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
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沈五色晃昱右行三币後
沙門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投恒懷中恒曰若

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躍于前於即恒建寺塔於潜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至于刹峯感動遠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貲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爲資欲立刹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巳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也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立寺於夕間牀頭

豁然視得舍利三枚因立寺刹元嘉十六年六月舍
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有光沙
門慧遂隨廣州刺史刁逵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
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爲二逵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
分爲三逵欲摸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
丈告曰像貴宣導何苟吝也明報聽摸既成逵以舍
利著像髻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
宋元嘉十八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
家聞華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眞珠焰照梁棟敬

之孽以箱案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像外來解所被
衣雖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汗漫之乃夢人告曰此
有釋迦眞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爲奴
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
枝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
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内云官使作佛圖忽
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
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
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時臨川王鎭江陵迎

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氷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之數日開㕑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氎裏舍利十枚光焰屬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反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揣光處

得舍利二枚割擊不損水行光出復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罌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劉馥馥私開之空罌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之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化潛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隋代一化之內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感德也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 二十八州起塔 五十三州感瑞

雍州仙遊寺　岐州鳳泉寺

華州思覺寺　同州大興國寺

涇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泰州岱岳寺　并州無量壽寺

定州恒岳寺　嵩州閑居寺

相州大慈寺　廓州連雲岳寺

衡州衡岳寺　襄州大興國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大禹寺

蘇州虎丘山寺

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
打刹物及正庫物造

秦州　瓜州　揚州
益州　亳州　桂州
交州　汝州　番州
蔣州　鄭州

右此十一州隨逐山水州縣寺
等清淨之處起塔出物同前也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歸
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
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
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

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給一人熏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本州内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本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在僧爲朕皇后太子諸王子孫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至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並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

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二十卷 隋著作郎王邵撰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旣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

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遶露盤赫若冶鑪之餤其一旬內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

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捧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琉瓶各三十以瑠琉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熏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各以舍利奉送諸州一切道俗各盡境內嚴持香華寶幢音樂掃灑道路盡誠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陳各感靈瑞備如廣傳今略寫十餘以示後人皇帝爾日共皇后太子宮內妃嬪精誠用心竭力懺悔普爲

含識共結善緣皇帝見一異僧被褐色覆膊以語左
右曰勿驚動他置之爾去巳重數之果不須現舍利
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
表奏皆如所言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次於齒
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盤盛水浮其一出示百官
須臾忽見有兩粒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
王暕蒙賜蜆敕令審視之各於蜆內得舍利一未過
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
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眞身諸沙門相與
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眞舍利鐵鎚而無損

雍州城西盩厔縣南仙遊寺立塔之日天降陰雪晦嶺重厚舍利將下昏雲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畢雲合如舊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為函又現雙樹鳥獸靈祥基石變如水精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色氣光高數十丈照覆塔上屬天降寶華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壅郭處及舍利入函忽然雲啓馳散日光照曜復有神光重遶於日至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
爲函恰然相可
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鍾鼓大聲又放光五道
至二百里皆見
泰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聲三重門自開有騎從廟
出迎光瑞非一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重將下舍利入函天
晴日照復放神光五道天神現形莫知多少
定州恒岳寺立塔之日有見異老公來施布負土畢
已失之舊此無水忽有水流前後非一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得白兔來至轝前初陰雪將下
日朗入巳復合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陰降雪將下舍利入函日
出下後復合天雨奇華遶注極多

鄜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鄜州光瑞高數丈
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雲闊
二丈直至基所三帀乃去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之一莖陰雪將下日開閑

訖還合
吳州會稽山大禹寺立塔舍利汎度五江風波皆不
起又放神光獲得紫芝
蘇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人皆
聞之井吼三日舍利方至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巳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華
入函光照聲贊此下爪州文缺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陰晦冥將下日朗奄巳便陰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基

至磐石二浪井夾之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烏有千許夾輿行飛入城乃散此下交州支缺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陰雲雪將下天晴入函畢已陰雲還合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現騰雲氣像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及至如夢

鄭州定覺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設供二千萬人食不盡

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黒蜂遶龜有符文此下非二十八州數

隨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發放之爲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隨州人於涓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既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效矣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盤石函將入塔有光瑞現

慶舍利感應表并荅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

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罌
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以
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唯皇帝積因曠刧宿
證菩薩降迹人皇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
毀慈燈滅影智海絶流皇祚旣興法鼓方振區宇之
内咸爲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
言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
時起塔而蒲州栖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
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内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
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

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燄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華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遶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遥望山頂如樓闕山峯澗谷昭然顯現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沈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

不勝抃躍謹奉拜表陳賀以聞謹奏○勅荅門下仰
惟正覺覆護羣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
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乃幽顯
同崇勝業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
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内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
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羣生多幸延此嘉福
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彌深朕與王
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真
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塗六道
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高麗百

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
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
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
風靜寶輿旛幢香華音樂種種供養彌徧街衢道俗
士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敘上柱國司
空公安德王雄以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
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於當人叢
而下都無所傷
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靈
塔令揔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

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無雲雨下天降瑞華徧城如此　泉州　循州　營州三放白光感得古石解作函　洪州白頭烏引路無窮　杭州掘基有白石窟容入石函　涼州　德州感得大鳥旋塔人皆不識　滄州　觀州塔上五色雲現從午至暮　瀛州基內有紫芝之現　冀州有患盲人及躄皆差　幽州函如水鏡放光衆像　徐州函現仙人聖僧等相　莒州三視神光基得古塔患啞能言　齊州　萊州　楚州野鹿來聽鴈翔塔上　江州地出銅像　潭州舍利至江神鳥干迎　毛州天雨金銀華　貝州　宋州井苦變甘旋光天雨瑞華如雪

趙州放赤光瑞像無量

濟州二放神光香氣鍾響出於雲際

兖州

壽

州

信州

荊州雲蓋塔上雨華不下

蘭州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銅像

梁州

千秋樂動

利州放光如月明

潞州靈泉自涌病遇得差

黎州地下凡聞

慈州靈蓋如飛仙靈泉涌病得愈

魏州數放光明天雨寶華人人得之

沇州

放光明見覆塔甘井踊現

汴州異香放光見像患差

梓州放光五色

許州去州九十

豫州五色光現文字金色

顯州

曹州光變最繁

安州感香一夕放光雲蓋兼集

晉州三度放五色光明

懷州雄莬自來

馴附放光異迹函作五州文現患腰不行間迎十里得差

陝州前後十一度現光靈瑞

洛州香氣如風數放光明

鄧

秦州重得舍利函變瑪瑙

衞州光照於外

洛州僧先

鄭州放光播內向明

杞州放光五色

右揔五十三州四十州已來皆有靈瑞不可備列具存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音釋

韜他刀切藏也 荐才甸切屢也 髭即移切口上須也 罝咨邪切罟也 儩斯義切盡也 燔符袁切爇也 凹於交切與坳同 奩力鹽切匣也 揣楚委切揣摩也 亳白各切地名 膊伯各切 暕古限切 蜆音顯蛤屬 窅烏甲切 盩厔盩之由切厔陟栗切盩厔縣名 湞于分切水名

候選員外郎清河汪敬妻程氏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15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供養篇第三十八（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平等曠若虛空理無怨親事絕貴賤是以隨力處誠普供內外務存遺相冀興普徧故昔毗舍佉母別請羅漢五百如來譏訶顯平等故知心無限極則徧及十方財無多少則心周法界也

引證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汙供養十至處道供養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爲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若菩薩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悕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

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福於無量大劫不墮惡趣無上菩提衆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功德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惰令他施住是名菩薩自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衆生令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爲是名他作供養自作

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若菩薩久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諂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

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一手
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
來眞實功德饒益衆生如是等名爲如意自在力供
養不待如來出現于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
一切佛剎未曾障礙故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
他求而爲供養然於他衆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
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養以淨信心勝
妙解心周徧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與大供養攝大
菩提乃至於聲牛頭於一切衆生修四無量心等是
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百倍

千倍乃至筭數譬喻不得爲比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爾當知於此三寶作十種供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恩德無上心於一切衆生無上心如優曇鉢華難遇心於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足依義心以此六心少想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又瑜伽論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有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制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七財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釋文大同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臥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讃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與之四爲聘上族五教以世事南方者即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尊重讃歎恭敬禮拜早起晚臥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令不盡三勝已不生嫉妬四將付嚴師善友五臨終

捨財與之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纓絡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盡心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常爲瞻視賓客六淨其房舍臥具七愛敬言則柔輭八僮使軟言教詔九善能守護財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設淨食十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事十四能瞻病苦北方者即是善知識若有人能供施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

修善法二一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爲救解四放逸
之時能令除捨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
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
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
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主雖貧窮終不捨
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
惡事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上方沙
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瘦醫藥怖時能救
饑饉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
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

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
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得
受持優婆塞戒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
法以法為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
問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養荅曰佛從無量劫中
修諸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敬功德故而作供養
如佛在世時阿那律未得天眼前盲無所見而以手
縫衣時針紝脫便言誰愛福德為我紝針是時佛到
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為汝紝來是比丘識
佛聲疾起著衣禮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

愛福德佛報言我雖功德已滿我深知功德恩報力故令我於一切衆生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爲欲教化弟子故語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伎家百歲老公而儛有人訶之言老公年已百歲何用是儛老公荅曰我不須儛但欲教子孫故耳佛亦如是功德雖滿爲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母大愛道亡四天王轝牀送佛在前擎鑪燒香供養爲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平等供養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論則智喜　智人能知智

如蛇知蛇足

又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云爾時摩竭國頻毗（此云顏色）娑羅（此云端正）往詣佛所白世尊我典此國界所有貧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衆衣被飲食牀座臥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民使得蒙度得離三塗永處安隱佛受諸已便說偈言

祠大最爲首　詩頌亦爲首　王爲人中首

衆流海爲首　衆星月爲首　光明日爲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最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又智度論云諸菩薩無量無盡功德成就以一食供養十方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歡喜丸供養八萬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復文菩薩於此以一鉢食供養十方諸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妻娶無婬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爲廬

蓬蒿爲席以水果爲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
意靜處無爲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絶於人路山有
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獺四名兔此之四獸日
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蓏皆悉訖盡
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
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
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麨來
以上道人可給一月糧願止莫去水獺亦復入水取
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兔自思念我
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然

火作炙往白道人言今我爲兔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爲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又僧祇律云佛住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有到水邊洗鉢水湔鉢中

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卻行而儛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榛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植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為受之
心悅歡喜卻行儛　腳跌墮岸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為供養佛法僧及父母兄弟得畜財物為起寺舍造像寫布施若有此因緣得

受金銀財物無有罪過頌曰

渺渺長津　遥遥遐轡　煩籠幽閉　難成出離
自非薦上　乘何高位　供養三寶　果超十地

受請篇第三十九（此有九部）

述意部　請僧部　聖僧部
施食部　食時部　食法部
食訖部　呪願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供會之法以不限爲本無適無莫乃應檀心故冥懷遣相與空際而爲極任時隨緣共法界而等量因

既不窮則果亦無盡也且俗儉財貧限物爲施物既有限心亦拘執或計人以擬供或選德而後請有涯之福未捨無邊之報未霑夫愚法施者雖物周而施寡善權惠者使物寡而施周是以外國設齋率廣無遮運心十方該羅法界也

請僧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織成大衣奉上如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姨母思念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爲我受之佛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宏廣若施

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若有檀越於十
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爲多何謂十六比丘
比丘尼各有八輩不如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
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垂盡時正使比
丘畜妻挾子四人已上名字衆僧應當敬視如舍利
弗目犍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即以其衣奉施
衆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到彌勒前尋爲受之爾時
彌勒問衆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
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十萬錢時憍陳如尋即
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淨

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宏)多舍利弗言假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利彌多目犍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滿中七寶實不如請一淸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彌多其餘比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時阿那律復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下寶其利猶復不如請一淸淨沙門詣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證自念過去世毗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焦煎復值歲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

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
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
節尊日一食但願爲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令發大
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
見一兔意欲捕取以鎌遥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
爲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卻不能令卻心
懷恐怖憧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卻復恐人見令
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
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
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即

問淚吒汝見是何荅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爲大臣如是諸尊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又像法決疑經云若檀越設食召請衆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人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又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

果道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
得正道無上涅槃又十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
漢佛言無智不善若於僧中次請一人者得大功德
果報利益勝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又
請僧福田經及仁王經種種訶責不許別請若別請
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
衆僧客僧有利養分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
先住僧獨受請而不差客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
異非沙門非釋種姓犯輕垢罪若佛子一切不得受
別請利養入己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

十方僧物入己用者犯輕垢罪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問知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別請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別請僧者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輕垢罪又智度論云如有一富貴長者信樂衆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日次請乃至沙彌執事不聽沙彌受請諸沙彌言以何意故不聽沙彌荅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便說偈言

鬚髮白如雪　齒落皮肉皺　僂步形體羸

樂請如是事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欻然從座起
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　見形不取德　捨是耆年相
　但取老瘦黑
上尊耆年之相者如佛說偈云
　所爲長老相　不必以年耆　形瘦鬚髮白
　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
　已離一切法　是名爲長老
是時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檀越量僧好惡

即說偈言

讚歎呵罵中　我等心雖一　是人毀佛法

不應不教誨　當疾到其舍　以法教語之

我等不度者　是則爲棄物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鬚髮白如雪　秀眉垂覆眼　皮皺如波浪

其脊曲如弓　兩手負杖行　次第而受請

舉身皆振掉　行止不自安　譬如白楊樹

隨風而動搖　檀越見此輩　歡喜迎入坐

坐已須臾頃還復年少形檀越驚怖言

如是耆老相　還變成少身　如服還年藥

是事何由然

諸沙彌言汝莫生疑平量是事甚可傷愍故現是化

汝當深識之聖衆不可量如偈說曰

譬如以蚊嘴　猶可測海底　一切天與人

無能量僧者　僧以功德貴　猶尚不分別

而汝以年歲　稱量諸大德　大小生於智

不在於老少　有智勤精進　雖少而是老

懈怠無智慧　雖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是則爲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

爲智者之所笑汝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
子雖小當爲國王是不可輕蛇子雖小毒能殺人亦
不可輕小火雖微能燒山野亦不可輕沙彌雖小得
聖神通最不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見是神通力身驚
毛竪合手白諸沙彌言諸聖人等我今懺悔我是凡
夫心常懷罪今欲請問於佛僧寶中信心清淨何者
福勝荅言我等初不見佛僧寶中有增減何以故如
佛一時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姓婆羅埵逝佛
數數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
負其債佛時說偈言

時雨數數墮　五穀數數成　數數修福業
數數受果報　數數受生法　故受數數死
聖法數數成　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聞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慚愧取鉢入舍盛滿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爲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當與誰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無蟲水中即如佛教持食著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禮佛懺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得阿羅漢

道復有摩訶憍曇彌以金色上上寶衣奉佛佛勸施僧能消能受故知佛寶僧寶福無多少故說偈言

若人愛敬佛　亦當愛敬僧　不當有分別

同皆爲寶故

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

人當念有意　每食自知少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蒲萄樹上有數穗念施道人時國王先前請食一月是貧家力勢不如王正懸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

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
夷已一月中施優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
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爲一月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音釋

饉具吝切菜不熟也　紝如鴆切縷也　儛罔古切以手曰舞　輂雲俱切對舉也　泆
弋質切淫放也　獺他達切水狗也　蓏魯果切草實也　麨尺少切乾糧也　跌徒結切蹶也
轡兵媚切馬韁也　紡妃兩切紡績也　挾胡頰切帶也　糴杜歷切買穀米也　稗薄邁
切草似穀者　糜忙皮切粥也　僂兩舉切傴也　欻叶勿切暴起也　穗徐醉切莖也

候選貟外郎清河汪敬妾張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供養之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聖僧部第三

自大覺泥洹法歸衆聖開士應眞導揚末教並飛化衆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顔宋泰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正喜寺釋法鏡寺始圖畫聖僧列坐摽擬迄至唐初亟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閒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愈雖和鵲薦術而茵褥猶滯乃潔心發誓歸

命聖僧敕於延昌殿内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映蔽燻爐無復芳勢又足影屣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𨵗外覩蹤聞香皆肅然䰟聳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徧朝歸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顯等道俗數人設齋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栴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内外道知欲現神通力挑頭而

去賔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爾不荅言實爾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賔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中申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逐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訶責云何比丘爲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賔頭盧如佛教勅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賔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勅令爲末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鑊乘空爲王說

偈云

汝身同人身　汝力過人力　應令我知之

爲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

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頗羅惰誓阿羅漢賓頭盧者

字也頗羅惰誓者姓也其人爲樹提長者現神足故

佛遏之不聽涅槃敕令末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

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
賓頭盧頗羅墮誓受佛教勑爲末法人作福田願受
我請於此處食者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
此舍牀敷上宿若普請衆僧澡浴時亦應請之言受
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
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
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
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屆近世有一長
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勑爲末法人作福
田即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頭盧氍毹下偏敷好

華欲以驗之大衆食訖發氍毹華皆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布華亦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産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僭咎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復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爲之何所懊惋

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爾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坐處華即不萎若新立房舍牀褥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褥褥上奮緜敷之以白繒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戸愼勿輕慢窺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褥上現有臥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

述曰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人全不

愛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先須預掃灑佛堂
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身燒上名香懸繒旛蓋散
衆雜華手執香鑪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
方法界一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
臨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
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然須臨時斟
酌僧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次好
處安聖僧座敷設氈物新白淨者布緜在上若施主
心重有感食訖候看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
相現但化身來若令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緣

畫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華置上雖是羅漢然共
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受雜綵金銀
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
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
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塑
形聖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卻塑像而坐
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可觸僧
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化報最爲
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匙箸銅椀
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

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常獻佛及
僧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
澡豆淨洗置故牀上以油肥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
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
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爲聖僧造房堂隨四時冬夏安
物供養若在夏内堂内日別敷好淨席襯身單敷銅
盆銅瓶澡豆淨巾若至午前并獻飲食夜中然燈燒
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帔氈縟炭
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
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

别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僧錢綵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别入若巳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如似巳物他人不問巳身餘人輙將作别用豈可得不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録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巳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爲受不殺戒已以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將終佛告鬼言我敕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眞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齊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鳥狗等並應量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比見道俗至於齋上施主儉約不與妻兒先供衆僧將爲福田僧等不量前食多少先自飽食多將施食乞飼鳥犬損他施主又自得罪若取分內或將已食任意多少不論限約又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乏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爲施主彼爲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興福救之莫墮慳

食持至空靜處減一段著淨石上施諸禽獸亦如上
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八萬戸蟲得此食皆
悉安隱我今以食施此諸蟲後得道時當以法施汝
是爲不捨衆生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
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饒事
業畢竟殘有餚饌噉食不盡皆當送與守寺中持法
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應各各
競分歸與妻子是爲種樹石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
今以布施者餘福重以施僧是爲施一得萬倍報又
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飢二除渴三消宿

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
利益故偈云

持戒淸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淸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爲藥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衆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
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
智者消息意度(宏)廓則獲五福何等爲五一曰施命
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

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
終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命其施命
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夭傷自然福
報財富無量是爲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
顦顇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
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暐(曄)人見
歡喜稽首作禮是爲施色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
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
爲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
入進止力不秏減是爲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

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傷是爲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辯口說流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爲五福食之報也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爲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蓏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

含乞施發心供養名下又長阿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敕阿難汝取水來阿難白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爲愍彼故爲受之

食時部第五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荅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相未出即是非時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爲法即是食時依僧祇律云過此午時影一髮一瞬草葉等即是非時四天下準此

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爲惠法菩薩說云食有四
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
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
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
天得過中食無罪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
耶尼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
此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三方
亦爾故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耶荅曰有
若往北鬱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爾若在閻浮
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東方是日沒西方是日出餘

方互轉可知又薩婆多論云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爲時從中巳後至後夜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巳後至於夜分是俗人醼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婬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巳後事務休息婬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事順應法故名爲時從中巳後冝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第六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爲檀越燒香三唄讃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鑪而唱時至佛言香爲佛使故須燒香徧請十方（既知燒香本擬請佛爲凡夫心隔目覩不知佛令燒香徧請十方一切凡聖表呈福事騰空普赴正行香作唄時一切道俗依華嚴經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臺徧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爲女人行香恐觸手

染著故開坐受若恐譏慢令懸放下亦得男子行香女人受香翻前即是

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道便合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世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爲行道不爲益身如養馬養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衆生　志在佛道　爲法供養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并

令父母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華香贖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正下食時復須作念初下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迴施衆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揔作一念亦得故摩德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鈍根者揔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十六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爲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

業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
脉不通令心壅塞坐臥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
懸意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寤　應時籌量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他受者

爲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爲斷竊盜因緣故自取而食亦同盜相二爲作證明故儻有失脫不干比丘三爲止誹謗故出家自取非是高勝四爲成少欲知足故若當不受非同儉素五爲生他信敬心故見受而食外道生信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叉語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搖樹落果外道聞已自上樹取果擲地與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不授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

道既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出世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漏盡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又十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切糞掃衣食有死人處衣食皆取持至水上淨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疫病時便不入城時人皆謂噉死人肉惡名流布諸比丘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

丘不受食著口中得罪又大方等陁羅尼經云又受
食時莫視女色但自念言我心中毒箭當云何拔用
視女色爲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
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不應著此如是
諸賊喪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普故僧
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
盡得爾許不答止上座得耳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
盡得者應受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徧唱等
供已然後得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

前出去應待行水隨順呪願已然後乃出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少婬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食

述曰若於食長貪增加煩惱即須觀猒作不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猒想者當觀是食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爲膿蟲住處如酥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廚人汗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煮如釜熟麋滓濁下沈清者在

上譬如釀酒滓濁爲屎淸者爲尿腰有三孔風吹膩
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爲肉從新肉生脂骨
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
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籌量好醜然後
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
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卽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爲屎尿
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此弊食我若食著
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猒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
淨潔法有事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

淨唯當乾食可得淸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
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
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
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爾耶母言癰
瘡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
生癰以麪酥揣之癰熟膿出和合酥餅日日如是以
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得
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推胷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
法我爲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爾著是飲
食歡喜樂噉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食訖部第七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爾者皆不成齋此經無目出要律儀云巨摩者牛糞是也若依此經豈用牛糞淨口耶依耶舍法師傳記云西方俗人外道等宗事梵天牛等以此二事能生萬物養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隨俗法亦以爲淨然不用淨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坐臥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

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
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酥油蜜及石蜜諸生果
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滴亦名爲淨
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謂藕根是摩
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祇律云人有四百
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
之水大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
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噉有五種人得非時食
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
飲五分律云聽飢渴二時得飲故知無病非時縱是石蜜酥油等亦不得

食也僧祇律云胡椒蓽鉢薑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鹹甘等不任為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為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

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邊方道俗等聞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乾棗汁或生梨蒲萄石榴不擣汁飲并子揔食雖有擣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或有聞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飢渴非時食酥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湯如

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準十誦非前遠行等五種
之人不得輒食食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别疏記
呪願部第八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日在東方著衣持鉢諸比
丘僧左右圍繞佛爲衆首來至輸頭檀王宮内到巳
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爾時
輸頭檀王以佛爲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巳自手行諸
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巳於時世尊教化輸頭檀王
令其解悟生歡喜巳從座而起還歸本處又十誦律
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

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爲施主唄讚呪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爲何等施當爲應時呪願若爲亡人施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一切衆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爲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施　尸棄毗葉婆
拘樓拘那含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家家諸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呪願云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衆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呪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病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爲娶婦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護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齎糧
若爲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持鉢家家乞　値瞋或遇喜　將適護其志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量其前事爲檀越呪願食施
得具足果又增一阿含經世尊爲女施園便呪願云
園果施淸涼　橋梁度人民　近道作圊廁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願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闍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餔養育因爲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歡喜合掌白母

言為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法佛即為說得須陀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長者

家設諸餚饌欲請賔客客未至頃有一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大家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衆僧後客來坐敕彼婢言辦設食來婢荅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使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荅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即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縁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
王將諸羣臣出城遥望如來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遥
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遊行詣摩竭提國
值諸羣鳥中有鸚䳇王遥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
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
請佛即然可時鸚䳇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敕諸鸚
䳇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䳇林各敷座
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䳇王見佛比丘寂然宴
坐甚懷喜悅通夜翱遶佛比丘僧四向顧視無諸師
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淸旦

世尊進引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
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
諸餚饍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敕設餚饍執持幢旛
香華伎樂將諸羣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
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是
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
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
冠著諸纓絡莊嚴其身齎持香華而供養佛卻坐一
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
三帀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

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
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
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
時毀犯一戒故生鸚鵡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
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鸚鵡是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發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
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爾
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
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
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

亡父更娉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
妬即捉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焦熱不能燒害父從外
來見薄拘羅在熱鏊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煮
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
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
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忿而作是
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捉
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
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
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

腹兒在魚腹出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開魚
腹抱兒而出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
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身熱頭痛由施藥
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鐵鑊不焦釜煮不爛水溺不
死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
事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
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毒疑沙門瞿曇有
一切智乃行到佛所白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
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
大火坑令火無煙燄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織坐牀

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
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
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
佛著衣持鉢前行比丘後從入尸利仇多舍佛變火
坑作蓮花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華徧覆水
上時佛與僧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織牀變令成織
告尸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士
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叉手白佛言此食毒
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病佛告阿難僧
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呪願婬欲瞋恚

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食即淸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衆僧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座具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已以是事集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上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又摩得勒伽論云衆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頌曰

法會設佳供　齋日感神靈　普召無別請
客主發休禎　凡聖俱晨往　災難普安寧
良由慈善力　翻惡就福城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尼竺道容

晉闕公則

晉南陽滕普

宋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於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

陋出自衆中逕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顔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惋恨稽懺累日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濮陽也第內其道舍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爲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

爲因事爲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佛道此尼力也當
時崇異號爲聖人新林寺即帝爲容所造也孝武初
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冢在焉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
于洛陽道俗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
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
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
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衞士度
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
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遥眺望

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
馨氣充敹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
皆七日不飢此鉢猶云尚存此土度善有文辭作八
關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
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
該日燭曰闕頁登霄衞度繼軌咸恬泊於無生俱蜕
骸以不死者也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
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
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䕃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

行食翻飯于地傾箪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
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内外皆得
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即
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
先倒踣云普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沙門竺
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
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
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
目黄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
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拌榛傾倒

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爲世將大亂法
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
其行意也

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種罽賓王子也幼而出家
號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
高莫與爲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
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
嘗赴請於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
下驗求眞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頓而跋摩席華鮮榮
若初於是京師歛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

八日卒都無病患但結跏趺坐斂衽叉手乃經信宿
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深禪旣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
沙門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煙京師赴會
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
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帀遶屍而去同集咸
覩云䟦末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
僧也右五驗出冥祥記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
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
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

惠詔爲屋所壓頭陷入胷琳爲詔祈請詔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音釋

誘云九切引也　屣踈士切履也　杙夷益切橛也　擯必刃切斥也　氍毹氍其

俱切氍毹霜俱切氍毹毛席也儭初覲切近身衣也帔部靡切寢衣纂作管切綜集也

瞬輸閏切目動貌醼伊甸切合飲也澡子皓切澡漱也漱先奏切蕩口也唄薄賣切梵

音也壅尹竦切塞也窖寤窖音教寤音悟釜扶古切鍑屬釀汝亮切醞也滓

祖似切澱也圊七情切溷也鏊魚到切餅鏊也敦蒲沒切敻呼正切踣步黑切

僵仆也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吉器切歙訐及切合也

太學生清河汪秉讓妻孫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輪王篇第四十此有五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七寶部
項生部　育王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飛行皇帝統御四洲邊鄙逆命則七寶威伏十善引化則千子咸隨囊括遐邇獨處中原發慈父之撫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遠貪逸彌繁峻極威戎遠思天報於是行轉輪之猛騰帝釋之宮圖度非分

退失輪王之位懷悲苦切劇同塗炭之殃哀斯痛矣深可嗟乎

會名部第二

依眞諦三藏法師云於成劫時人壽無量歳於住劫時人壽八萬歳時有輪王出世若滅不出輪王有三一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滅八萬財輪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壽命長遠即與壽相違故不出世若滅法輪王出世所以然者如來大悲令諸衆生知苦無常易可化故出世也故論云劫滅佛興世劫初轉輪王唯彌勒佛出世時人民福德二王俱

出世也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天下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西俱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局閻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輪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來爲法輪王言劫增轉輪王者此據財輪王也若論軍輪故通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輻銅輪有五百輻銀輪有七百五十輻金輪有千輻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王四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下習種性王乘銅輪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鐵輪王一天下

七寶部第三

如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世間有轉輪聖王成就七寶有四神德云何成就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餘經名典財寶七主兵寶云何金輪寶成就若轉輪聖王出閻浮提地刹利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上與婇女衆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輪王見已默自念言我曾從先宿諸舊聞如是語若刹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升法

殿上婇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

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是則名爲轉輪

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我今寧可試此輪寶時王

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右膝著地以右手摩

捫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

轉時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輪所住處王即止駕爾

時東方諸小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

粟來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

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順唯願聖

王於此治政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治當時輪王

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爲供養我巳但當以正
法治化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殺生教
人不殺生偷盜邪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瞋嫉妬
邪見之人此即名爲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是語巳
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
隨輪所至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比
此閻浮提所有國名曰沃壤豐樂多出珍寶林水清
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地圖度東西十二由旬南
北七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欄楯
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帀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

衆鳥相和造此城已金輪於城中圖度封地東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宮殿七寶所成乃至無數造宮殿已聖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眞爲我瑞我今眞爲聖王是爲輪寶成就云何名爲白象寶還淸旦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𦟛眞金間塡時王見已念言此象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淸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此眞我瑞是爲象寶成就云何名爲紺馬寶淸旦殿上坐自然馬寶忽現在前身紺青色珠鬉尾色頭頸如象善

能飛行時王見已此馬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
乘其上淸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而
言此眞我瑞是爲馬寶成就云何名爲神珠寶成就
還淸旦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淸徹無有
瑕穢時王見此神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宫内時王
欲試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齎幢
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爲
是晝時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神珠寶成就云
何名爲玉女寶成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姿容
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

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旃檀香口出優鉢
羅華香言語柔軟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儀則時
王見已心不暫捨況復親近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
爲玉女寶成就云何名爲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
忽然自出寶藏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
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爲擁護其無
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無
不足爲憂我自能辦聖王欲試即敕嚴船於水遊戲
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
須至岸上王言正爾須寶時居士寶即於船上長跪

以右手內著水中寶瓶隨出如蟲緣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寶者爲須幾許時王語言止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聞王語巳尋以寶物還沒水中聖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居士寶成就云何名爲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討代不足爲憂我自能辦王欲試兵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巳集者放未嚴者嚴巳嚴者解未去者去巳去者住時主兵寶即令四兵依如王語王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轉

輪聖王七寶成就謂四神德一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身強無患無能及者三顏容端正無能及者四寶藏盈溢無能及者王化國人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下金寶珍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王之國土安隱豐樂平正如掌衣食自然不須營覓唯行十善不爲非法猶如北單不可具述又十誦律云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繞池四邊種種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爲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爲象寶給輪王乘

又外大海內洲有明月山婆羅醯馬王宮殿住處有
八千馬以爲眷屬若輪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
小者出爲馬寶給輪王乘又起世經云此象馬寶於
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衆事爲試象馬於其晨朝日
初出時乘此象寶等周迴巡歷徧諸海岸盡大地際
旣周徧已是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又大樓炭
經云轉輪聖王有四種德一者大富珍寶田宅奴婢
等天下無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顏色無比
天下無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隱無有疾病亦無寒
熱諸所飲食食皆安隱四者王常安隱長壽天下無

有如王者是爲轉輪聖王四德具足七寶如法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爲輭寶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爲七一劒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園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劒寶者輪王所用國內若有違王命者彼寶劒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曜白日火燒不焦水漬不爛猛風吹不能動體含温涼能卻寒熱隨王去處皮寶亦去所有士衆滿十由旬徧覆其上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

用牀立能平正柔輭得所若王入禪即入解脫禪定
三昧能滅貪瞋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即皆得離貪
瞋癡心第四園寶者入彼園時即得定心若王欲受
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
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於王前第五屋舍寶者
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殊異珍玩伎樂屋中
悉聞即離憂惱一切疲勞於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
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絹布絲縷縱廣文章第
一柔輭一切塵垢不能點汙著彼寶衣即離寒熱飢
渴病憂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

謂韡等若王著者渉水不沒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旬不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輭寶是十善中少分習氣功德非正具足十善業道又中阿含經云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爲七一念覺支寶二擇法覺支寶三精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七捨覺支寶

頂生部第四

如賢愚經云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

提有一大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婇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欻生一皰其形如璽淨潔淸徹亦不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爲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爲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經八萬四千歲時有夜叉踊出殿前高聲唱言東方有國名弗婆提其中豐樂快善無比大王可往王即悅意欲行金輪復轉躡虛而進羣臣七寶皆悉隨從旣至彼土諸小王等盡來朝賀王於彼國五欲自恣經八千歲夜叉復言西方有國名瞿耶尼王可至彼還如前去經十四億歲夜叉復唱

北方有國名鬱單越王可到彼還如前去經十八億
歲夜叉復唱有四天王處其樂難量王可遊之王與
羣臣及四種兵乘空而上四天遥見甚懷恐怖即合
軍衆出外拒之竟不柰何頂生於中優游受樂經十
億歲意中復念欲升忉利即與羣臣蹈虛登上時有
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下落汙仙
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
頂生王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忿
恨便結神呪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後知
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王威

慼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至天上未到之頃遥覩天城名曰快見其色皦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諸天怖畏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關頂生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其初見者不能分別唯以視瞬遲疾知其異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三天末後欲害帝釋獨霸爲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來問頂生荅曰統領四域三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猒足故致墮落阿難

又問此頂生王宿殖何福而獲大報佛告之曰乃往過去不可計劫時世有佛號曰弗沙與其徒衆遊化世間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是其曩世俗之家禮於道值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頂由此因緣受無極福四粒入鉢王四天下一粒在頂受樂二天又頂生王故事經云爾時頂生適生是念即於釋提桓因坐處墮閻浮提及四部兵退失神足舉身皆痛如人欲死時七寶等皆亦命終爾時天王五處親屬皆悉雲集往頂生所白頂生曰大王命終後苦備有爾時頂生王

者即我身是當知乃至五欲而無猒足染著聚集貯欲無猒所謂足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不以錢財業　覺知欲猒足　樂少苦惱多
智者所不爲　設於五欲中　竟不愛樂彼
愛盡便得樂　是三佛弟子　食欲拘利歲
終便入地獄　本欲安所生　命爲苦所切
諸法悉無常　生者必壞敗　生生悉歸盡
彼滅第一樂

爾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起世經云輪

王捨命必生天上與三十三天同處共生命終巳後始經七日七寶並皆隱沒

育王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遥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麥麨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闍耶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繖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

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便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其有因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邑統領一方爲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如偈所說

於我滅度後　是人當作王　孔雀姓名育
譬如頂生王　於此閻浮提　獨王世所尊

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令

當生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曰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波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脩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爲端正令人樂見爲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爲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即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即爲夫人前夫人及諸婇女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所珍王棄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悉學巳爲王料

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夫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
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啓時王言我
是刹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
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
父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
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嫉女令我
學此王即敕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爲第一夫
人王恒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
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
離憂無憂者身體麤澀以其施沙得相似果父王不大附捉情

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賔伽羅阿時婆羅門言和
尙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
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
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誰
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啓言王旣不念我亦復
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啓母言今便
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
臣名曰阿㝹羅陀此臣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
育荅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
當作王今往詣彼王先敕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

乗老鈍象又復老人爲眷屬時阿育乗是老象乃至
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
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
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
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我若語言王
愁不樂即語言我今揔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
中若有乗好乗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報
各念言我乗好乗時阿育言我乗老象我得作王又
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
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我當作王又

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啓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爲乘以地爲座素器盛食秔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子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頻頭羅王邊國德义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衆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諸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爲王善根果報者

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
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
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
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
輩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請
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
爲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
與逆意彼國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
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脩師摩爲
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黃物

塗阿育體及面手脚已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爲王我等後徐徐當立脩師摩爲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繒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立阿㝹樓陀爲大臣時脩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爲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㝹樓陀作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如騎象安置東

門外又作無煙火坑以物覆之脩師摩既來到阿㝹樓陀大臣語脩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墮火坑便即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申陀聞脩師摩終亡猒世將無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荅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敕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

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婇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婇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婇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㝹樓陀大臣白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婇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教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棃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棃凶惡撾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

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者晉梨子時王使
語彼汝能爲王斬諸凶不彼荅曰一切閻浮提有罪
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
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荅言小忍先奉辭父
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敕彼生
不仁之心即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
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啓王王即
敕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知之彼啓王言爲
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
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

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荅言當以與願彼諸
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
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
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
復杻械枷鏁檢繫其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
復灰河次復刀山劒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
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住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
所說案此法則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
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羣賊殺於商主商主之
子見父死及失寶物猒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

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遥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地獄中尋生恐怖衣毛皆竪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爾時比丘以偈荅曰

我不恐畏死　志願求解脫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極難得　出家亦復然
遇釋師子王　自今不重覩

爾時凶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

哀言嗒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減止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臼中以杵搗之令成碎粖時比丘見是事極猒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

嗚呼大悲師　演說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
於義無有實　向者美女色　今將何所在
生死極可捨　愚人而貪著　係心緣彼處
今當脫鏁木　令度三有苦　畢竟不復生

如是勤方便　專精修佛法　斷除一切結
得成阿羅漢
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
爾之所說彼凶荅曰先期七日今旣已滿比丘以偈
荅曰
我心得解脫　無明大黑闇　斷除諸有蓋
以殺煩惱賊　慧日今已出　鑒察心意識
明了見生死　今者憨人時　隨順諸聖法
我今此身骸　任爾之所爲　無復有悋
爾時彼凶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

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
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見開鐵鑊蓋見彼比丘
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啓國王王即便嚴駕
將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升虛
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是比丘　身昇在虛空　心懷大歡喜
合掌觀彼聖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體無異人　神通未曾有　爲我分別說
修習何等法　今汝得清淨　爲我廣敷演
令得勝妙法　我了法相已　爲汝作弟子

畢竟無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於此閻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荅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爲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衆生

施其無畏令得安隱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
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
作甚爲不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命時
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
惡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
是王曰誰先入此中荅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
取死王即敕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
又敕壞此地獄施衆生無畏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
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
設於僧敕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衆

僧千甕香湯漑灌菩提樹集諸五衆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衆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衆僧復加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競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婇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集

諸比丘衆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　夫人及婇女　臣民一切衆
布施賢聖僧　我身及王子　亦復悉捨與

時王子座及比丘僧以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

王浴菩提樹　無上之所覺　樹增於茂盛
柯條葉柔輭

時王及諸羣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

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贖五部衆贖願巳復以四
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婇女及太子羣臣
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
諸比丘言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言給
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比丘
荅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巳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
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
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
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
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

眞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如是計校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令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爲太子諸臣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中今庫藏財寶以竭諸王法以物爲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敕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

器王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爲地主時諸臣啓白大王王爲地主王即說偈荅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坐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即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猒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貧至
如恒河駛流　一逝而不反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

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預盡無有財寶布施衆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敕已即持此半果至雞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合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猒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衆僧一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

曰誰是閻浮提王臣荅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
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
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晝
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便即就盡
爾時太子臣民葬送王已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中
有大臣名曰阿㝹樓陀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爲王
大王在時願滿億百千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
億百千以是之故全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
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時諸臣聞
已即送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爲王名

三波提頌曰

睿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寶來投　千子威併

十善御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盛

秉式康衢　昆蟲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光瑩

鬼神翔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輪王顯聖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音釋

劇竭戟切甚也　輻方六切輪轑也　臁丑中切圓直也　騣祖冬切馬鬣也　縷兩舉切綫也　韡毀遮切有勒履也　皰披教切　璽吉典切蠶衣也　瓠胡故切匏也　剺匹亦

切剖也　霸必駕切把也　貯直呂切積也　繖蘇簡切蓋也　秔古衡切不黏稻也
餉式亮切饋也　撾職瓜切擊也　膠居肴切黏膏也　䞋初覲切施也　緘古銜切封也

太學生錢塘許乃釗妻汪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君臣篇第四十一 此有六部

述意部 王德部 王過部

王業部 王福部 王都部

述意部第一

昔如來在世預以末法囑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以摧萬邪王威可以率兆度也今遺法可付者意在伎以流通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令有不肖者寢其瑕疵訕

黷者掩其紕紊助大猷以惟新扇皇風以遐暢一變告其漸再變滌區宇羣生佩聖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囑之謂也如俗曰昔者聖王之制意使陰陽有位君臣有章男女有别政令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於北宫居太子於東方天子立廟王后立市日蝕則王修德月蝕則后修形此體陰陽之位也故乾始於子故子爲天正坤始於未其衝在丑陰不專制往而承陽故丑爲地正聖王承天序地以成其功故寅爲人正三正迭用有變無絶是以王者必存三代之後體三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乎君女歸乎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使男貴左女貴右也

王德部第二

依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之功德略有十種王若成就如是功德雖無大府庫無大輔佐無大軍衆而可歸仰何等爲十一種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惡四情發輕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直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儀則八顧戀善法九善知差別知所住思十不自縱任不行放逸翻前十種雖有大庫大佐大軍不可歸仰大王當知

王之方便略有五種何等爲五一善觀察攝受羣臣二能以時行恩妙行三無放逸專思機務四無放逸善守府庫五無放逸專修法行若翻前五行便成五衰損門退失現法及失法利也大王當知略有五種可愛樂法何等爲五一世所敬愛二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敵四善攝養身五能往善趣復有五種能引可愛何等爲五一恩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善權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翻前五種名不可愛又諸國王有三種圓滿一果報圓滿二士用圓滿三功德圓滿若諸國王生富貴家長壽少病有大宗業成就俱生聰利之慧是王名爲果報圓滿

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所攝持故恒常成就圓滿英勇
是王名爲士用圓滿若諸國王住持正法名爲法王
安住正法與諸內宮王子羣臣英傑豪貴國人共修
惠施樹福受齋堅持禁戒是王名爲功德圓滿又果
報圓滿者受用先世淨業果報士用圓滿者受用現
法可愛之果功德圓滿者亦於當來受用圓滿淨業
果報若有國王三不具足名爲下士若有果報圓滿
或士用圓滿或俱圓滿名爲中士若三具足名爲上
士又中阿含經云若諸王刹利以水灌頂得爲人主
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劒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

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伎能智慧
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
士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
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

王過部第三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撾
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
薩遮尼揵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
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
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定墮地獄受

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飢餓刧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録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法不久又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過有十何等爲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惡四猛利憤發五恩惠奢薄六受邪

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順儀則八不顧善法九不知差
別忘所作恩十一向縱任專行放逸又百喻經云昔
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
聞是語旣大瞋恚竟不究悉信旁佞人捉此賢臣仰
使剝脊取百兩肉有人證明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
千兩肉用爲補脊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問
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陪與汝意不足耶何故苦
惱旁人荅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子死雖
十倍得肉不免苦痛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濁現樂
苦切衆生調發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

譬如彼王割人之脊取人之肉以餘肉補望使不痛
無有是處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敕廚
士曰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廚食以此爲常臣下
咸知即共斥逐捎於界外更取良賢以爲國王於是
噉人王經十三年後身生兩翅飛行噉人無復遠近
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
使我復還國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
之山谷以石塞口時有國王將諸後宮詣池浴戲始
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
銀時王入池當欲澡洗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

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
人王曰吾本捕人當持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
得卿一人其數已滿殺以祠天汝何不懼國王對曰
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何須愁耶
旦出宮時路逢道人爲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與
以是爲恨今王宏慈寬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違要
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
取汝亦無難也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
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爲王慇懃百姓辭決而去噉
人王逢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

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
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荅曰即日吾施
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
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爲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
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爲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
各令還國諸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
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爲立第一
舍雕文刻鏤光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
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徧一國中衆人
荅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遠布從此巳來故號爲王

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𠻘
人王者鴦崛摩是今還王舍城說法所度無量皆是
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

王業部第四

如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
界道過佛所爲佛作禮就座而坐佛告王曰王治當
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霸治
爲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統理民事不可偏枉
諸官公卿羣僚下吏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海
內皆忿身死神入太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

治國平政常以節度臣民歎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
皆聞王善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無奸婬泆以自荒
壞無以忿意有所殘賊當受忠臣剛直之諫夫與人
言常以寬詳無灼熱之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
行淸淨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寶與臣同
歡當以善心施惠於民無以讒言殘賊民命爲王之
法當宣聖道教民爲善唯守一心心存三尊王者如
斯諸聖咨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生有榮譽死得上
天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久保人欲死時諸家內
外聚會無邊椎胷呼天皆云柰何淚下交橫嗚呼痛

哉神靈獨逝捨吾之平聞之者莫不傷心覩之者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颰掣食之身中有蟲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爲乾往昔尊榮豪貴隱隱闐闐亦如大王今者霍然不復見之此是無常之明證也古尚如此況於今日王熟思之無念婬泆無受佞言證人入罪當受忠諫治以節度當畏地獄考治之痛諸含血蟲皆貪生活不當殺之佛說經竟王意即解願爲弟子即受五戒頭面著地爲佛作禮又摩達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時有比丘巳得羅漢道到國分衞並

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眞僞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爲是養馬今當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爲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巳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即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之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即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

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罪福乞歸命三寶受五戒作優婆塞佛便爲王及人民説法得須陀洹道又法句喩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爲憂愁佛來入國遵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爲王使忠信奉法不以爲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爲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爲太子父王命終習代爲王憍慢自恣不理國事臣寮慶調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會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今王自知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達不知先世佛告

大王本以五事得爲國王何等爲五一者布施得爲國王萬民奉獻宮觀貲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榻幃帳以是爲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爲王一切萬民莫不爲之作禮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爲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爲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之五事世世爲王王前世時爲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爲王子補王之第今者富貴而反懈

急夫爲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爲五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衆綱不舉民窮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則鬼神不助自用則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則心蕩放逸國王不理務民則多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後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爲世間將　修正不阿枉　心調勝諸惡

如是爲法王　見正能修慧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衆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陀洹
道又賔頭盧爲優陀延王說法經云昔輔相子賔頭
盧阿羅漢爲優陀延王說偈云
生老病死患　於中未解脫　無明愛毒箭
猶未得拔出　人帝汝云何　而生樂著想
如象處林中　四邊大火起　處此急難處
云何有歡喜　大王應當知　榮位須臾間
智者深觀察　不應於此事　而生希有想
汝何故錯解　未脫生死胎　橫生無畏想

欲賊劫諸根　橫生無畏想　無常不堅固

如芭蕉水沫　亦如浮雲散　天王尊勝位

危脆亦如是　人帝應當知　貪利極速駛

如水注深谷　嗜欲極輕疾　動轉如掉索

愚癡染爲欲　不覺致墮落

尊者言大王我今爲王略説譬喻王至心聽昔日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爲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牙齧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旁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

樹上有蜜五滴墮其口中于時動樹敲壞蜂窠衆蜂散飛唼螫其人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須彌味如螢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如太虛亦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鼠者喻於晝夜齧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蛇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觀野火燒者喻其老邁下有三毒龍者

喻其死亡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死於一切人皆得自在世間之人身心勞苦無歸依處衆苦所逼輕疾如電是可憂愁不應愛著

王福部第五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遶塔爲沙門作禮羣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羣臣曰有金在釡釡沸以手取得不荅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水投中可得取不臣白王曰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遶塔禮僧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爲但有惡無善乎又迦葉經

云佛告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刼有佛號妙華時有
輪王名曰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爾時大王見二
化生童子得出家巳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
九十九子八萬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
信心俱共出家爾時太子登位七日內自思惟我終
不捨薩婆若心何用王位作是念巳發心出家於十
五日遊四天下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　皆悉巳出家　無量億衆生
爲法亦出家　我今樂出家　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　欲詣導師所　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　應速隨我去　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　不遠離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住於實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衆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秔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一切衆生皆得道果

王都部第六

如十二遊經云波私匿王者晉言和悅迦維羅越國者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

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舍城鳩
留國者晉言智士波羅柰國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
國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
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
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西北有月支
天子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種人
萬物音響各別有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
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草
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雜香有四十三種寶
有百二十一種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

百八十國人噉五穀有三百三十國人噉魚鼈黿鼉
五大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
事佛不事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
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瑠璃第四王名閣耶
土地出蓽鉢胡椒第五王名那頞土地出白珠及七
色瑠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
從是以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
里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王舍何
故獨名此城爲王舍城荅曰有人言是摩迦陀國王
有子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爲不祥王即裂其身首

棄之曠野羅剎女鬼名闍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能并諸國王有天下取諸國王萬八千人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人因名此山爲王舍城復有人言摩迦陀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疲役王大憂怖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即更求住處見此五山周帀如城即作宮殿於中止住以是義故名王舍城復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藪、心猒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不應

天祀中殺生噉肉共共諍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諸居家婆羅門言信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爲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即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種種問已語婆藪仙人明日論議汝當助我如是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藪仙人天祀中應殺生噉肉不婆藪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於汝實心云何婆藪仙人言爲天祀故應殺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即唾之言罪人滅去是時婆藪仙人尋陷入

地沒踝是初開大罪門故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藪仙人言我知爲天故殺生噉肉無罪即後陷入地至膝如是漸漸稍沒至腰至項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者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爾時婆藪仙人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又婆羅門四韋陀法中種種因緣讚祠天法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天應天祀中殺生噉肉無罪諸出家人言汝重罪人催去不用見汝於是舉身沒地中從是已來乃至今日常用婆藪仙人王法於天祀中殺羊當下刀

時言婆藪仙人殺汝婆藪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爲王
後亦猒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先王出家
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如
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
是中作舍住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未經幾時王出
田獵見有鹿走疾如風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
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帀峻固其
地平政生草細軟好華徧地種種樹林華果茂盛溫
泉浴池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處有散天華天香聞
天伎樂爾時揵闥婆伎樂適見王來各自還去是處

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在中作舍住如是思惟已羣臣百官尋跡而到王告諸臣我前所聞空中聲言汝行若見希有難值之處汝於是中作舍住我今見此希有之處我應是中作舍住即捨本城於此山中住是王初始在此中住從是以後次第止住是王元起造立宮舍故名王舍城又智度論耆闍崛山者此名鷲頭山問曰何故名鷲頭山荅曰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而名之爲鷲頭山又王舍城南屍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是山於五山中最高

大多好林泉聖人住處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靈
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其
地道場諸菩薩衆所共咨嗟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
咸俱歸命稽首爲禮又智度論問曰佛普慈一切何
故獨住王舍城不住餘城荅曰亦住餘城希少而多
住王舍城舍婆提城爲諸城邊國又彌離車地多弊
惡人善根未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恩故多住此二城
問曰何故知恩多住二城荅曰憍薩羅國是佛生身
地舍婆提大城佛爲法主故亦在此城問曰若知恩
故多住舍婆提城者迦毗羅城近佛生處何以不住

荅曰佛無餘習近諸親屬亦無累想然釋種弟子多
未離欲若近親屬則染著心生以報生地恩故多住
舍婆提一切衆生皆念生地故如偈說
一切論議師　自受所知法　如人念生地
雖出家猶諍
以報法身地恩故多住王舍城諸佛皆愛法身故如
偈說
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　供養法身　師敬尊重
法身於生身勝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頌曰
君臣感德　靈篇金鏡　寶冊葳蕤　帝圖掩映

烏記稱祥　龍書表慶　萬國來朝　百辟作詠
肇髙武皇　後嗣宗聖　凶夷險阻　威感除併
慈陰蒼生　業隆壽命　至哉勝業　聖君啓政
感應緣略出五驗
燕臣莊子儀
漢王如意
漢靈帝
漢宣帝
漢靈帝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

巳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期年簡公祀於
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
觀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死於車上
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也立爲皇
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寵於帝帝數欲替太子而
立如意羣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嫉之
及高帝崩呂后候如意到長安而拉殺之又支斷戚
夫人手足號爲人彘後呂后祓除於灞上還道中見
物如蒼狗攫后腋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
遂病腋傷而崩右一驗出冤魂志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婇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行至舍閒婇女下酒因共飲食以爲戲樂蓋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謡也其後天子遂傳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方衆數

十萬人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眞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眞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荊楊尤甚棄財產流沇道路死者數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也

漢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其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延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

子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猒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應也

漢靈帝建寧三年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之體也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旣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傷殘骨肉爲讎生民之禍至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黍之論以測其情也右其三驗出搜神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音釋

訕讟 訕所晏切謗也讟杜谷切怨也 紕紊 紕篇夷切疏也飾也紊文運切亂也 疫癘 疫越逼切瘟疾也癘力霄切疥也 剝 伯各切削也 鏤 郎豆切雕刻也 爴 厥縛切爪持也 霍 忽郭切 濫 盧瞰切泛也 螫 施隻切行毒也 蟲唼 作荅切齧也 頞 阿葛切 踝 戶瓦切腿兩旁也 葳蕤 葳於非切蕤儒佳切草木盛貌 拉 落洽切折也 攫 厥縛切持也 祟 須銳切神禍也 篡 初患切逆而奪取也 眚 所景切災也

同知銜前江南徐州府宿南通判宛平程國樑妻張氏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16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納諫篇第四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納其理則言語絶乖其趣則諍論興然直言者德之本納受者行之原所以藉言而德顯納受而行全譬目短於自見借鏡以觀形鬚拙於自理必假櫛以自通故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鬚之所以理(元)櫛之功也行之所以芳蓋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將敗必

不納正諫之言命之將終必不可處於良醫也

引證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爲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賈客珍奇勝物皆稅奪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寶物遂至大貴諸人稱傳惡名流布爾時有鸚鵡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即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詣彼爲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王猶有善言柰何人王爲彼譏責儻能改修尋即高飛至王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入園遊觀于時鸚

鵡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萬民毒及鳥獸含識噭噭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苛剋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巳瞋恚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爾時鸚鵡不驚不畏人捕者手夫人得之即用與王王語鸚鵡何以罵我鸚鵡荅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荅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爲七荅言一者躭荒女色不敬貞正二者嗜酒醉亂不恤國事三者貪著碁博不修禮敬四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

賦役謫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劫奪民財有此
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
三事荅言一者親近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勝
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
之期非旦則夕夫爲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度
萬民王當如秤親踈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
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如父母恩育
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
如火爲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
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王聞其言深

自慙愧鸚鵡之言至誠至款我爲人王所行無道請
遵其教奉以師禮受修正行爾時國內風教旣行惡
名消滅夫人臣佐皆生忠敬一切人民無不歡喜爾
時鸚鵡者我身是也爾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今輔相
是也爾時夫人者今輔相夫人是也又薩遮尼乾子
經云時嚴熾王言大師頗有衆生聰明大智利根有
罪過不荅言有何者是荅言大王卽是王甚聰明大
智利根黠慧有大威力心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
足亦有罪過王言大師我之罪過云何荅言大王之
罪太極暴惡大嚴太忽太一太卒大王當知若王者

性太惡者彼爲一切多人不用多人不愛多人不喜
乃至父母亦不喜見何況餘人是故大王不應太惡
所爲作事當自安詳不應太卒而說偈言

若王行惡行　瞋心不見事　動則怖衆生
乃至父母畏　何況餘非親　而當有念愛
大王應當知　智者舍瞋恚

爾時嚴熾王在坐對面聞尼乾子毀呰自身心生不
忍瞋心不喜心生毒害即作是言薩遮尼乾子汝云
何於大衆中說我過患我從昔來無人敢正看我汝
今毀我罪應合死作是語已告諸臣言汝當捉此斷

其命根尼乾驚怖語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惡我
有善言願王暫時施我無畏聽我所說王言汝何所
說汝當速說尼乾荅言大王當知我亦有罪由太實
語不虛語稱事語以我如是大惡人前可畏人前急
性人前無慈悲人前卒作事人前如是行人前說如
是實語大王當知黠慧之人不應一切時一切處常
說實語應當善觀可與語人不可與語人可語時不
可語時當知實語世人不愛不善讚歎而說偈言
智者不知時　卒隨意說實　彼人智者訶
何況無智者　智者一切處　亦不皆實語

是實憍尸迦　實語入惡道
爾時王聞尼乾子說自身過罪即便開解歸誠懺悔
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羌老母入於林中
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邏人稅之時老母
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
若不爾者終不與汝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
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
某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
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
王荅言識彼亦羅漢老母亢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

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則名爲與王稅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爲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又舊雜譬喻經云

昔有沙門行至他國夜不得入城於外草中坐至夜

有閱叉鬼來持之當噉沙門言汝相離遠矣鬼言何
以爲遠沙門言汝欲害我我當生忉利天上汝當入
地獄是不爲遠耶鬼則致謝作禮而去又摩鄧女經
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
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
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鄧女便於家委臥而啼母問
何爲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
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誰荅字阿難我得阿難乃
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
承事佛人母已追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爲

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蠱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爲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爲夫者便欲自殺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爲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爲夫母便閉門以蠱道法縛阿難至於晡時母爲女布席臥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不爲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鄙爲佛作沙門今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呪心知阿難故救還佛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續念阿難女明

日自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
足視阿難面阿難慙避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鄧
女今日復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
何等所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欲爲作婦
也佛告女言阿難無鬚汝今有鬚汝能剃鬚我使阿
難爲汝作夫女言能剃佛言歸報汝母剃頭竟來女
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來護汝頭鬚何爲欲得沙
門作婦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爲
阿難作婦母言辱我種母爲下刀剃頭已女還到佛
所言我巳剃鬚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

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
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洟口中但有唾耳
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婦者便
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
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
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
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佛前言女實愚癡故
逐阿難今我心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
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
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

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世爲阿難作婦常相愛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爲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達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與耆舊長宿皆來諮啓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正覺教化衆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往詣佛所見佛發心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

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白佛言此須漫比
丘尼宿殖何福今值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此賢劫
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
丘尼心常喜樂說法教化精勤無替因發誓願使我
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發是願已便取
命終生天人中聰明智慧無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
道多聞第一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中阿含經云禪
以聲爲刺世尊亦說以聲爲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
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爲刺護諸根者以嚴飾身
爲刺修習淨相者以惡露爲刺修習慈心者以恚爲

刺離酒者以飲酒爲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爲刺入初禪者以聲爲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爲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爲刺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爲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爲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爲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爲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爲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爲刺復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絶根本滅不復生是爲阿羅訶無刺除此刺者是名納諫又大魚事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爾時大魚敕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備爲惡人

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處爾時魚師以飯網羅線捕諸魚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至他所不爾時小魚便荅大魚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敕小魚曰汝等旣至他所不爲羅網取捕耶小魚荅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爲人所捕然遥見長線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爲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遥見線尋後來者昔先祖父母等盡爲此線所害汝見必爲所害汝非我見爾時小魚盡爲魚師所捕舉著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爲不受語爲網所害又僧

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爲放牧行者皆就井飲井及洗浴時日向暮有羣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項諸野干輩語野干主若濕樹葉可用者常當護之況復此罐利益行人云何打破野干主言我作是樂但當使心那知他事時有行人語婆羅門汝罐已破復更著之猶如前法爲野干所破乃至十四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破罐當往伺之正

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罐堅固難破令頭易入難出持著井邊然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野干主如前入飲飲訖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打殺空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狠戾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罐苦

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羣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當知於過去時已曾不受知識軟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苦頌曰

智人受諫　愚夫拒違　譬同明鏡　影照瑕疵
見過須改　慕在知機　頑嚚固執　困厄何依

審察篇第四十三（此有四部）

述意部　審怒部　審過部
審學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人利物審境觀心調識情於寶所運假實於妄誠故審非慧無以窮其實慧非審無以察其照然則照察之源審定之要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乃知同趣於元功交養萬法也

瞋怒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家貧有婦不生兒家有那俱羅蟲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故養如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於後婦便有身滿月生子便作是念由那俱羅生吉祥子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乞食便敕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愼莫留後婦與兒食巳便至比舍借碓舂穀是時小兒有酥酥香時有毒蛇乘香來至張口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蛇欲殺我弟便殺毒蛇段爲七分父母

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
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見婦舍外便瞋恚言我教
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
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在將無殺食我兒徒養此
蟲即前打殺既入門內自見己兒嗽指而戲復見毒
蛇七分在地時婆羅門深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人
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卒便殺之可痛可憐迷悶躃
地空中有天即說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又佛說太子沐魄經云佛告諸比丘昔者有王名波羅柰王有太子字名沐魄生無窮極之明端正好潔無有雙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爲立字結舌不語十有三年澹泊拙朴志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聽音目不視色狀類瘖瘂聾盲之人於是父王患而苦之王語夫人當柰之何此子必爲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使相之王即召婆羅門師相之婆羅門言此子非世間人但熒惑耳外爲端正内懷不祥宜國剪棄將是不久不可育養宜當生埋誅而殺之令不除此子恐後無復立子於是夫人即隨王

所爲王即召國中大臣共議之一臣言但棄於深山之中無人之處一臣言投於深水之中一臣言但隨師所語掘地作深坑而生埋之王即召國中外陣兵二千餘人使掘地作藏給二十歲儲資糧時以太子奴僕珍寶瓔珞盡還太子於是夫人傷絕我獨無相子生薄命乃值此殃事不獲已於是送太子正殿上五百夫人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五百婇女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各爲太子作伎樂太子默然不觀不聽於是送

太子外殿上五百大臣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馳白大王此子非不語之人且見小留語在不久婆羅門師不可審信王言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藏巳訖來追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乘四望象車令國中人民使觀太子太子當語若語者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車在路時國中耆老大臣宛轉車前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者以車劈我上去諸龍虎憒扶侍使過時數千萬人皆圍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飛鳥走獸遶藏三帀復塞藏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便舉手住而言正欲不語而當生埋正欲發語恐入地獄所以

不語欲令全身避害濟神離苦所以不語而信欺詐之言謂我聾盲爲實瘖瘂爾時人民聞太子絕妙之音行者爲止坐者爲起皆前叩頭願赦我罪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王太子巳語上徹蒼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皆來伏聽於太子前太子以語歡喜踊躍王即與夫人乘四望象車往迎太子太子顧見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勞屈大王遠來見迎今父子相生捐棄恩愛巳離其義甚乖不可聽觀王語太子不可不可汝爲智者當原不及共還入國舉位與汝我自避退太子荅言我前身巳爲國王用行漏失下

入地獄六萬餘歲蒸煮割裂甚痛難忍父母寧能知
我苦痛以不我猒畏地獄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年
冀望免出塵埃之外不與罪會去道以遠高翔遠逝
自濟於世世間無常恍惚如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
憂苦延長歡樂暫有王知志固惟聽學道於是太子
棄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定命終即生兜率天上
福盡下生人間為迦夷國王作太子太子自知作佛
佛告阿難爾時太子沐魄者我身是也王者悅頭檀
是也夫人者摩耶是也五僕者闍居輪等是也時婆
羅門相師者調達是也調達與我世世有怨諸天龍

神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審過部第三

如付法藏因緣經云時室羅城中有一商主爲僧造作般遮于瑟大會有一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衆中誰爲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以斷煩惱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最居衆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未達其意便著淨衣剃髮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

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嚴者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爲輕劣長者設會多諸聖賢汝爲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比丘聞已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揀壯老聞此語已因向憂波毱多所即爲說法成阿羅漢復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憂波毱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水觀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比

丘荅言涎唾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語言凡一切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爲說法得羅漢道又百喻經云昔有二毗舍闍鬼共有一篋一杖一屐二鬼共諍各欲得之二鬼紛紜竟日不能使平時有一人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屐有何奇異汝等共諍瞋忿乃爾二鬼荅言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飲食床褥臥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怨敵歸伏無敢與諍著此屐者能令人飛行無有罣礙此人聞已即語鬼言汝等小遠我當爲爾平等分之鬼聞其語尋即遠避此人即時抱篋

捉杖躡屐而飛二鬼愕然竟無所得人語鬼言爾等所諍我已得去今使爾等更無所諍毗舍闍者喻於衆魔及以外道布施如篋人天五道資用之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魔怨煩惱之賊持戒如屐必昇天人諸魔外道諍篋者喻於有漏中強求果報空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

審學部第四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

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荅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爲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荅曰是師常所教常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跡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蹈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隱審乃達也又百喻經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

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爲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勝果勿求名譽憍慢貢高增長過患又智度論云有人一切時見有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行道逢羅刹執捉其人其人見捉定死不惑然見羅刹胷白背黑怪問所由羅刹荅言我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掣其手遂向日走羅刹過面背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脫因說偈言

勸學第一道　勸問第一方　道逢羅刹難

背陰向太陽

頌曰

審察是非　淸濁難測　善觀邪正　巧施軌則

内忿濫罰　外諍何息　願澄心府　詳審慧力

感應緣 略引三驗

博物志驗

白澤圖驗

抱朴子驗

博物志曰小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知禮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

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鬚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烏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詘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閒生精名曰必

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
岱委其狀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匕刺之而呼其名
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𠿒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
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
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
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
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
五彩文以其名呼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
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
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

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輼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精名曰賔滿其狀如

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鬭不休爲桃棘矢羽以鵄羽以射之狼鬼化爲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囷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劒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夜見堂下有兒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爲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爲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間見吏者名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貍也卯日稱丈夫者兎也稱東

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為害又熒惑火精生朱鳥辰星水精生元武歲星木精生青龍太白金精生白虎鎮星

土精生乘黃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竈河池酒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爲物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有神精則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網踈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音釋

嚶幺莖切鳥相命聲 嗷牛刀切衆口愁也 戇陟降切愚也 嗽色角切吮也 夔渠爲切獸似牛者 詘曲勿切 嘡土郎切 轀音温

署湖北荊州府同知宛平程福謙妻蔡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慎用部　慎禍部

慎境部　慎過部

述意部第一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誡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庶悟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棄其迹誡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

順物之道也

愼用部第二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爲

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之敕告臣吏盛

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

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

爾時羣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

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塡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

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

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地無雙

歌舞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
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舞最巧妙　一切人貪樂
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
來往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教言
避火莫墮坑塹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擎鉢
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
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爾時
擎油至彼園觀一滴不墮諸臣啓王具陳斯事王聞

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其王歡喜立爲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婬怒癡來擾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慧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衆中有一盲龍名曰頻羅機梨耆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爲種種諸蟲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耆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爲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加毀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

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爲諸蟲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生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棄巳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巳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敎立大誓願巳餘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

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入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爲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喫噉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喫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

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後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膖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唼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爲蚊虻諸

惡毒蠅之所唼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爲何業龍婦荅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刹那不停爲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

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犂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縁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爲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飢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縁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唼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

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生昔於飢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爲飲食可得不飢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眞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

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
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
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
如是三稱三寶身即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即爲
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支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爲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燄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燄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臥僧牀席
(寧)以大熱尖鐵錐　拳手掘持便焦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自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臠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淸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鍱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臥
不應瞋忿心妬嫉　而著衆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爍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衆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衆等悉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衆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

衆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久受
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
富饒解脫安樂旣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
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
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
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
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
愚瞋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敕沙門弟子念法
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眞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
信施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不

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貯積興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爲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比丘衆眞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雜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

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
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
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
行如我父王受樂最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
面當爲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
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裴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
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
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即發菩
提心并爲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娑
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

出家王報任意旣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
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
彼富沙子裴多樹帝妒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
彼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即自念言
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内衣服飲食有餘人來
即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
萬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
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
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
苦佛言華面彼裟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乃

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禍部第三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

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羣臣我聞天下有
禍何類荅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隣國求覓
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
鏁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荅曰禍母臣曰賣不荅
曰賣問索幾錢荅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荅曰食針
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
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憀
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
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硬不入斫則
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

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飢餓
困苦坐由耽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
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衆若有比丘畏於惡
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
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
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鬬人不近陰惡懷毒人
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
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

不近貪人不近貶賣欺誑人不近巧僞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膾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爲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人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今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愼過部第五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盛著劫貝緜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

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
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
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有一猫狸飢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
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疾取吞之
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
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
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
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
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

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閑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言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獲報或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剋賊皆

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爲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悲愚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乎微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心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間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

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籌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爲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内　若以外量内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

若稱量者則爲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鱉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鵠來住其邊鱉從求哀乞相濟度鵠啄噉之飛過都邑鱉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鵠便應之口開鱉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是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爲四一者年盛力壯愼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泆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

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鶴守
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爲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捨財
老羸氣竭　思欲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襤縷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已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忘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誡勗憂喜

感應緣 略引十一驗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縣吏吴詳

晉義興人姓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頤

周宣帝宇文贇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首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隣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

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不見連累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柰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曰

連緜葛上藤　一綏復一絚　汝欲知我姓

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説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悦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荅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瀑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

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然火作食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塚塚口有馬跡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右此三驗出

續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扇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屧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

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著而語擲之勢更猛
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
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黶而不
甚痛庇之有一老奴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
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
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得時死鬼每
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爲吃噓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
戶庇之問誰也荅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
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荅云君勿罵我我
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

議陶御史鬼云陶敬(元)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廨本是沈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揶狄猶忽君攘却太過乃至罵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當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絶依依曩

情故相白也

宋秦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岡取一髑髏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鑪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荅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鬚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醊之無復災異也右二驗出述異記

宋襄城李頤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

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蹟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蹟字景眞位至湘東太守 右一驗出續搜神記

周宣帝宇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督甚嚴恒使宦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瘢乃問成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爲郡遂敕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爲成慎何罪勃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録愆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便敕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㕛打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

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黒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臥之牀獨是直腳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愼死僅二十許日（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相寺少而務學徧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

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
蓋豫問覓誰荅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
了可申一年不荅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
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熲之(元)孫至
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參選日午還家舍
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
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旣出城已漸
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
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

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
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
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
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
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
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拒鬼
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髩附
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
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嗔守街人何因
聚衆守街人具述逗遛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家

人舉向舍至明始穌便語家内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内食常住僧果子宜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咸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鬬相趁力屈不如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焦捲變為紅色吞盡乃穌穌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説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犂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

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犂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獄卒所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穌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檀忍不虧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繆之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髣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於行所以研機適理實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竟濟四生一念一彈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第二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

杜多行舊云頭陀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荅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麤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麤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麤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臥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爲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

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
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
乞食來巳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
亦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
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
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
語未曾畜沙彌未曾憶爲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
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
訶梨勤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
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

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深自
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麤隨衆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
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
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
忽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

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並來共
輩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
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
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
往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
從水出以身七帀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
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
畏即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遊行恒水邊見其
如此即故問意具荅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
龍耶荅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荅言有摩

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
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
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
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爲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荅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之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爾時彼王爲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荅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捐有以補無

何爲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爲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王一頭及餘

千牛而施與之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攝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嶺停騶響　交枝落幔陰
池臺聚凍雪　簷牖參歸禽　石采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遂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泛慈舟寶
徒勞抒海深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

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
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開同學十人共
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追陵太守遣
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
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
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
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
當有高士入境虎普敕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
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
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貲給甚厚

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都不荅迺爲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　出家爲利世　利世須學明
學明能斷惡　山遠糧粒難　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　幸勿相傳說

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

在比間聞開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迺遥心敬挹及後汎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贊曰

肅哉善人　飄然絶塵　外軌小乘　内暢空身
元象暉曜　高步是臻　餐茹芝英　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蟬蛻耳迺爲贊曰

物儁招奇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遺屣在林　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出梁高僧傳錄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妻娶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爲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羣女漸相逼斥並云舉將擲置北澗裏遂摠近前同時執捉有攬著袈裟者遂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爲造阿彌陀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瘳愈出冥報拾遺錄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音釋

蓐而六切薦也　膾古外切切肉也　膜末各切肉間膜也　鍱弋涉切薄鍱也　塚知隴切墓也　轢郎狄切陵踐也　繿盧緘切敝衣也　邳蒲糜切下邳地名　竄取亂切逃也

嫗於語切老婦之稱　嚇呼格切怒也　吃嗑吃欺訖切嗑力合切　狡獪狡古巧切獪古外切狡獪狂猾也　醊朱劣切祭酹酒也　賾士格切　贇於倫切　瘢蒲官切痕也

暈王問切氣也　刷所劣切除也　頴庾頂切　銼寸臥切斫也　蠢尺允切蟲動貌　騶側鳩切瘦御也　駸七林切馬行疾也　綝丑林切　雋祖峻切絶

湖南乾州同知仁和嚴煥母沈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懲過篇第四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誡根識昏沈宜恒警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爲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慠不可長若縱慠高彌增惰慢徒施攻擊無奈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輿斯三業彌招

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爲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袪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瞥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惡不爲故成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第二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間諫如流斯言可録佷戾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間論致序心曲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

事不辦譬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渟淵澄海蛙黿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策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輭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爲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

苦偈云

少時意盛壯　爲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絶神逝　形骸蕭索　人物一統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戸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藥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

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
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亡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
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覩存亡有無
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四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又出曜經云昔有梵
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
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

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
也第一兒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
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
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
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
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
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
筭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
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
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

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

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

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揵

稚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阿難叉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著

何等名受歲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藏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揵稚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揵稚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雲集此
爾時阿難擊揵稚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時
唯願世尊何所敕使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
當坐草座時諸比丘各坐草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

比丘已便敕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
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
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
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
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
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盲者爲作眼目爲病者作大醫
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
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
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
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常如

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
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
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爲清淨無瑕穢
今此衆中最小下坐得須陀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
以是之故我不恐責此衆又佛本行經云爾時釋種
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
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遥見輸頭檀王
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
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
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

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衆生信並皆入道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

立爲白衣說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爲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臥何故但云一面立荅曰爲來故不應行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臥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脚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

足未淨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
叱咤唶唶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羣臥
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起不定當自責本起又臥有
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臥視佛三不得雙申兩
足四不得向壁臥亦不得伏臥五不得豎兩膝要當
拘手斂兩足累兩膝又臥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
牀不使牀有聲二著履先當叩藪三正住著法衣四
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中有佛像不
得背出當還向戶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又正法念
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

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
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國法受糞掃衣在家
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塜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
應取若於塜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
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念佛影像
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
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座不手
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指是
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
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滿口食亦不

太少若所摶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飯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悕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著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住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草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革屣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悕望王者之饍心

不甘著不親近於喜闘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又雜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婇女咸皆慙恥怪哉大惡耶輸陀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愼令我舉宮都被染汙悉達菩薩久巳出家今卒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椎胷拍脞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巳經六年生此小兒甚

爲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子時
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巳謂菩薩死憂箭
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
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今産
一子舉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
大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巳經六年云何
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萬
九千諸釋悉會即喚耶輸耶輸著白淨衣抱兒在懷
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爾凡鄙
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爲何處而得此子

耶輸陀羅都無慚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
悉達而得此子我子悉達本在家時閒有五欲耳尚
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諂曲非正直法以此
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
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
諸人皆言此事最良即掘火坑以佉陀羅木積於坑
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
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圍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
自責旣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
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

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
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
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
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我胎者火當消滅終
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
爲水池自見已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
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即焦死以今此兒實菩薩
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
畏而此火坑變爲淸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
等將耶輸陀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爲索乳母供事

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渇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陀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頂即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憎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重爲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學眞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是知高慕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釋門光麗景　俗務苦重縈
冀除五昏蓋　方悟六塵輕　自非乘寶輅
何以息𧷤寧
感應緣略引三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帀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

聚士庶騈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繫於戶外高座主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荅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荅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畨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遜退而止時王宏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戮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劫以臨危

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
宋元嘉中卒（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爲性疎誕不修細
行好遂流宕歡醼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
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
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
邊烏黚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
自咎責柰此殃譴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
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
夢見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

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怠鄉州所歸卒於本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部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襆衣來覶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匱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襆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

撤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竿扇稱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柰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旣能行福令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彌勤經業卒於所住 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和施部

和國部　和事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釁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鑄劒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劒無折必加其錫欲劒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爲善矣含性和平則爲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讚以美譽提婆麤行以獷惡故衆毀以過彰俗書云西

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第二

如蜜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爲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興麤、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爲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僞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爲世衆祐受異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爲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

行遠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爲十一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衆生三見於剛強難化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飢饉人以好美饍而充施之五覩諸恐懼勸慰安之六若有衆生得於重疾療以自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戀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是爲十事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爲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

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衆生見人破亡爲他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輭深心離一切垢涅槃解脫猶如在手輭心之人心如白鑞修行善業衆人所信麤鑛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衆人所憎不愛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輭　猶如成鍊金　斯人內外善

速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輭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鵰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爲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號字薩和達（此言一切施王）

爾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
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姉弟爲居家甚貧狹其母告子
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
丐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
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
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
家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
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
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
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

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荅母言當
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
一兩金其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甫復欲索
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爾乃
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爲奴婢便相
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
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爲債
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脚婆羅門子語債主言卿
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
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

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
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
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
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
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害此非
我宜便敕諸臣不須爲備亦勿恐怖但且嚴出逆逆
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敕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
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
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敕勿備我等俱然王言
大善各且安家愼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亡

而去彼王大國即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遥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何從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荅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寶還贖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儐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

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躃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㊄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

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
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婆羅門子
言若不爾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
羅門子能相知王還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言
王審欲爾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
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
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
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言一切施王爲他國婆羅
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躃地崩絕劇
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亡去

王一切施者爲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言便捉現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躃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躃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荅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躃地啼淚而言告勑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著其印綬還立爲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

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遥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揺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爲臣禮　不敢復憍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

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

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爲善師調達

却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字提和羅耶（此言天人王）

和國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爲作好屋具被蹋蹬敷著其下

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爲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

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鬬諍凡鬬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荅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説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
好爾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
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爾時孝
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
好今日亦爾

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
國名迦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煮不可熟持
著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
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

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貿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爲當取彼豆即便荅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沙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蹙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著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著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蚑虫毒蟲螫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爾時驢復以偈荅言

從先祖已來　行此儱㑦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荅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爲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輭愛語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麤獷　人畜遠慮

外違常策　内順恒御　萬代揚名　千齡失住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音釋

懲直陵切戒也創也　傲魚到切慢也　瞥匹蔑切暫見也　匍匐匍蒲胡切匐步黑切匍匐手行也　瀛餘輕切大海也　韉則前切鞍具也　厝倉故切施布也　輟朱劣切止也　鑞落合切錫也　鑛古猛切銅鐵朴也　券區願切契也　侮罔古切慢也　蹙子六切蹂也

湖南乾州同知仁和嚴煥妾林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誡勗篇第四十八（此有六部）

述意部　誡馬部　誡學部
誡盜部　誡罪部　雜誡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像表眞恒俗彝訓寄指筌月出道常規但以妄想倒情沿流固習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經云爲善淸升譬同爪土爲惡沈滯喻等地塵良由六賊俱至十使交縛或比行廁畫瓶或擬危城坏器

故將崩朽宅三火恒然逃隱空聚五刀常逐井河引喻逼形器於刹那屠肆牛羊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入牐角至窮何趣況復五濁交横四山常逼而能安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垂訓法喻所歸止在誡約身心無㳂逸欲鑒舉力勵專征省過但見臨死眼光失落眷屬叢聚對顔難救嗚呼涕泗慨彼沈淪既矚斯苦何不自誡過由我生改不藉他猶有微善宅報在人又逢遺法親見三寶脱生惡道對目莫知由此悲痛無由怠惰矣

誡馬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
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爲輕淺
猶如羣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
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
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
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爲三一者柔軟二者麤澀三
者柔軟麤澀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
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
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
夫爲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

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爲三一者一向柔輭二者一
向麤澀三者柔輭麤澀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輭
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
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
生是名涅槃是爲柔輭第一一向麤澀者如汝所說
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
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
趣是名如來麤澀教也第三彼柔輭麤澀俱者謂如
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
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

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
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
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
如來柔輭麤澀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
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
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
於世尊法爲不清淨世尊法中亦不殺生而今言殺
其義云何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亦不殺生然如來
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豈
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誡

眞爲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荅曰有三何謂爲三一者剛鈎鈎口著其䩭靽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鈎鈎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獷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爲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誡學部第三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
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衆善奉行
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顚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
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則不顚倒
以無顚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成就以成
道果豈非諸法乎

誡盜部第四

如雜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

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鉢曇摩華時
彼比丘受師教巳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
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
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爾時比丘說偈荅云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

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爲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眞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爾時比丘爲彼天

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陀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姧姣人　汝今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荅言

狂亂姧姣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且堪與汝語　袈裟汙不現　黑衣黑不汙

姧姣凶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脚汙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爲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爲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誡罪部第五

如閻羅正五天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

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

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

此人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處

罰閻羅王常先安德以忠正語爲現五使者而問言

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為嬰兒強臥㞍尿不能自護口
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荅已見王言汝自謂
不如是然人神從行終即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為善
自端三業奈何放心快志造過人荅愚暗不知王言
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
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
第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次到汝
能覺不人荅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
羸瘦僂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荅有是王曰汝謂獨
免可得不老凡人巳生法皆老耄常當為善端身口

心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荅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三閻王復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人荅言有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旣老法皆當病間身強健當勉爲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恣人荅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以爲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三天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

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
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
人荅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
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爲善事敕身口意奉行經戒奈
何自恣人荅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
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
爲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爲人時不
見世間弊人惡子爲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
斷手足或割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日炙或屠割支解
種種毒痛不人荅言有王曰汝謂爲惡獨可解耶眼

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敕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使人荅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爲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誡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雜誡部第六

大法局經偈云總十一誡

一誡信

士有信行　爲聖所譽　樂無爲者　一切縛解

比方世利　惠信爲明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二欲見諸眞　樂聽講法　能捨慳垢　此之謂信

無信不習　好剝正言　如掘取水　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要令不擾

信不染他　莫如斯載　如大象調　自調最勝

信財戒財　慚愧亦財　聞財施財　慧爲七財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以不貧　賢者識眞

二誡死

所以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爲樂

如河駛流　往而不還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生者日夜　命自刀削　壽之消盡　如滎穽水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剋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禍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爲老所逼　病條至際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爲病所困　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爲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蔽　爲自侵欺

三誡殺

爲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爲仁　愼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　見怒能忍　是爲梵行
至誠安徐　口無麤言　不瞋彼所　是爲梵行
垂拱無爲　不害衆生　無所嬈惱　是爲梵行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普及賢美　哀加衆生　常行慈心　所適者安
晝夜念慈　心無剋伐　不害衆生　是行無仇
臥安寤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升梵天　受樂自然

仁無亂志　慈最可行　愍傷衆生　此福無量

四誡意

惡言罵詈　憍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茲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諍爲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追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爲嫉妬　敏達善言

慍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慍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五誡邪

以眞爲僞　以僞爲眞　是爲邪見　不得眞利

知眞爲眞　見僞知僞　是爲正見　必得眞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爲穿

壁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慝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迷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較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常思念道　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尅己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恒明
生不爲惱　死而不慼　禍福路分　升沈殊趣

十八誡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愚矇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行　爲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愚惷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寢　憂慼長輿　昏昏暗室　如蠶處繭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讎
罪猶未熟　愚將爲觀　至其熟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猒　如焦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被瞋　雖加杖捶　猶不自止

七誡惡

深觀善惡　心知畏忌　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
故世有福　今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猒　信知陰德　久而必彰
喜法臥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惠常樂形
賢人智者　齋戒奉道　如星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深泉　澄靜淸明　慧人聞道　心淨欣然

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澄眞

抑制情欲　志樂無爲　攬受正教　冀法常存

八誠縛

去離憂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逍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枯涸　如鴈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　不求餘長　省事無爲　無所羇靽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憍棄慢　爲天所敬
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　眞人無垢　生死世絶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藏
棄惡無著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絶　是謂上智
在聚若野　處染不染　應眞所歎　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　衆人不逮　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
九誠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適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適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十誡行

人壽百歲　慳貪適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宏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十一誡口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愚　高慕欣朋儔　相與立宏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誠眞　亹亹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宏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入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晉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亡名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範

晉剡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覩遁才藻驚絕罕儔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情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

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
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内馳殉赴欽渴緬邈
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
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説
(元)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寮朗三蔽融治六疷空洞
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絶而莫離妙覺旣陳又(元)
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渭濵沙門亡名法師自誡云夫以迴天倒日之力
一旦草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
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

當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元)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猒形骸甚於桎梏思絶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爲正　不行何所說　若說不能行
不名爲智者

所以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絶學箴亦名息

心教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内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淳樸躭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猨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逕終迷修途永泥英賢才能

是日悟懵誇拙羨巧其德不宏名厚行薄其高速崩
塗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
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
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
迹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絶
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
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慚明
安夫岱山岳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焉翊故城人識悟
元明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遠乃作遺誡九章

以訓門人其辭曰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慝學問高遠志在元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棄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

明惔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眞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illegible]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

家夕[illegible]口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傭僕經道不明德行不

足如是出家徒自毁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其四曰卿巳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滅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其五曰卿巳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氷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幷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又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

巳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浪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淸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誡勵宜崇典謨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食雖踈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誡汝宜各自敦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

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
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
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
眞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
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
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鄉人也戒德清高守
禁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
衆議共傳說戒乃爲法集有僧升座將欲竪義敘云
竪論 以相深會聖言布薩常聞擊難爲勝忽見一神

形[illegible]八餘貌甚雄峻壅聳驚人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具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捐之曳之下座委頓垂死次問上座問答同前捐還將死陵害二三上座已神還掉臂而出當時道俗共覩非一範師既見斯異乃自勤力兼策大衆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有病重不堪勝轝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戒闔境僧尼承斯徵誡至布薩日亦不虧法右四誡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音釋

滎穽滎戶扃切絕小水也穽疾郢切坑也亹無匪切不倦之意殉松閏切以身從物也

簪弁簪緇深切冠簪也弁皮面切冠弁也斃毗意切死也搨託甲切手打也

湖南乾州同知仁和嚴煥女箜出貲重刻